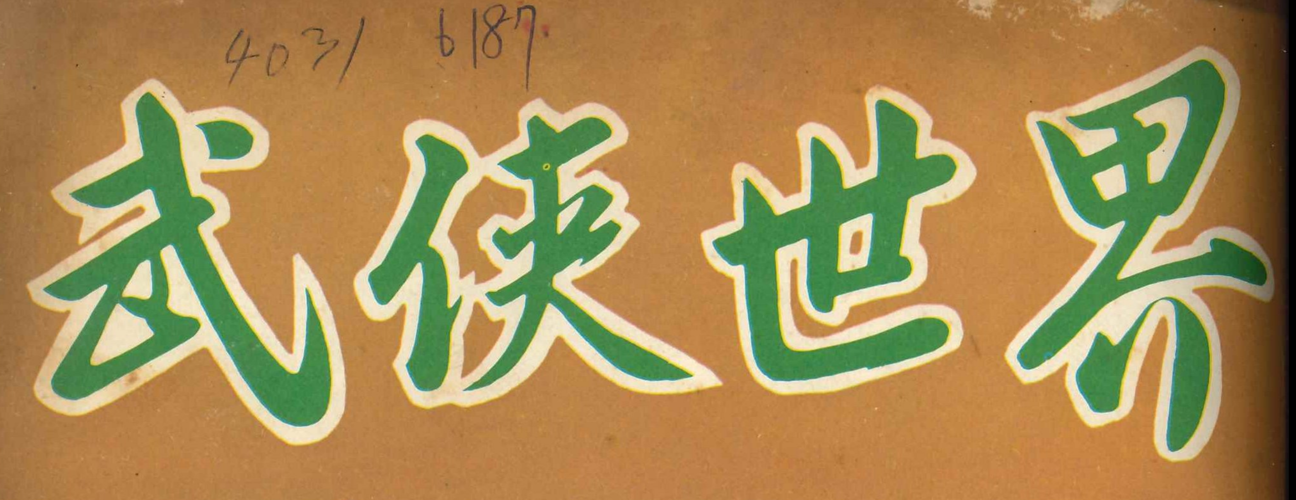


長安之虎（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著

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奉命找尋一個小和尚，居然會引起一場軒然巨波，長安城內發生連場血案，雪刀浪子與偷腦袋大俠各顯奇能破此血案………

$3.00

1008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特巨」小說，是由青年作家龍乘風担綱的雪刀浪子故事：「長安之虎」。是篇爲該故事集中刋出以來，作者以另一作風及構思所成，行文簡潔，暢順可愛，把書中主角人物描述得活靈活現，躍然紙上，情節緊湊，扣人心絃，全文超逾十萬大言，一氣呵成，編者並非有所誇譽，保証閱讀本文，已值回付出代價。

＊＊　　＊＊　　＊＊

俠情中篇「無情趕山鞭」及司馬洛故事「冷面財神」，今期均告續完，上述故事結局出人意表，難於忖測，精采非常，請切勿錯過兩大巨著的終結。

＊＊　　＊＊　　＊＊

由於我們稿源不斷從本港及東南亞各地名家之滾滾惠賜，下期除了固定刋出巨型古裝武俠故事「無名客」由東方英撰著外，同時高阜的中篇「雁南飛」與馬雲之雌虎狂龍故事「偸車黨」，相繼一併推出，原定另一司馬洛故事「鐵黃蜂」同期刋出的，篇幅關係，情非得已，迫於押後在１０１２期與各位見面，敬希垂注！愛好馮嘉刺激緊張作品讀者們，屆時還是先睹爲快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 1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0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鄭和（明太祖洪武四年－宣宗宣德十年，西元一三七一－一四三五）

鄭和，本姓馬，小字三保，雲南昆陽人。事成祖於燕王藩邸，從起靖難之兵，累擢太監，賜姓鄭，世稱三保太監。明成祖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命和通使西洋，先後七次，遍歷今東南亞、西南亞諸國，遠達非洲東岸，完成中國史上空前未有之航海壯舉。所率艦隊，縱橫於太平洋、印度洋，表現出中華民族大無畏精神。其遠航較新大陸之發現，歐人繞好望角東來，早約半個世紀以上，為海洋事業先驅者。

程光裕敬撰
曹緯初拜書

神秘客邸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長安之虎

龍乘風・文
子成・圖

（一）

北風怒號，大雪紛飛。

在這個凍得鼻子都快甩掉的時候，最好的享受是甚麼呢？

女人？

酒？

狗肉？

睡一大覺？

還是在熊熊烈火旁邊燒烤麋鹿腿子？

這當然是見仁見智的事。

但你若問杭州唐門的大少爺，他一定會毫不猶疑的就選擇第二種享受。

那是酒！

× × ×

羅網遍佈

有人覺得唐竹權很可憐。

有人說他簡直已成爲了酒的奴隸。

但他否認。

他反駁得很理直氣壯：「老子若是酒的奴隸，做奴隸的又豈有本領把主人吞下肚子裏？」

他無論反駁任何人的說話，通常都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他不怕任何人。

除了他的八姑媽！

× × ×

提起了八姑媽，唐竹權的腦袋彷彿立刻就會膨脹了十八倍。

八姑媽其實並不能算是一個兇惡的婦人，比起唐竹權的父親唐老人，她其實還算得上是個「溫和派」。

但她却有一套令唐竹權吃不消的本領，就算唐竹權變成了一條有十八隻角的野牛，他也一樣不敢頂撞八姑媽。

這個時候，杭州雖然也已天氣寒冷，但比起冰雪鎭來說，還是溫暖得多。

現在是十一月十八。

冰雪鎭名副其實，冰雪連天，寒冷得要命。

唐竹權並不怕冷，但却怕酒罈空空如也。

他的酒罈已空了整整三天！

× × ×

沒有酒，也就沒有了享受。

對於唐竹權來說，不是天堂就是地獄，不是享受就是受難。

沒酒可喝，這個苦頭比河馬的頭還要大。

唐竹權蹩了一肚子的氣，但他仍然不敢因此而埋怨八姑媽。

他來到這種連酒都找不着一滴的地方，就是爲了要替八姑媽找一個人。

八姑媽要他去找一個和尚。

（二）

八姑媽的命令，比唐老人的命令往往還更有效。

唐竹權甚至沒有問八姑媽爲甚麼要找那個和尚。

八姑媽要找的和尚，年紀很輕，只有十四歲。

那是一個小和尚。

他叫寶貝和尚。

× × ×

寶貝和尚是眞和尚還是假和尚，這一點，唐竹權不知道。

但他想來想去，都想不出這個和尚爲甚麼叫做寶貝和尚。

出家人四大皆空。

這個小和尚却叫「寶貝」，他眞的是個寶貝嗎？

唐竹權猜不透。

他的任務，就是要負責把寶貝和尚帶到杭州見八姑媽。

八姑媽已遷到杭州小住。

她小住，唐竹權的問題可就大了。

他最怕這個八姑媽，就算是每年見一次都已嫌太多，現在却要天天對着這個大尅星，倒不如跑到冰雪鎭捱捱苦頭好得多了。

唐竹權騎着的一匹馬，正是「物似主人型」，人固然胖得厲害，連那匹馬也胖得像頭大象。

不過，無論這匹馬是大象也好，寃大頭也好，牠總算揹着這位唐家的大少爺趕了好幾千里路。

馬跑的不快。

但毅力十足，好像不必喝水不必吃草也能跑個萬里路似的。

馬眞的能不喝水嗎？

當然不。

牠不是駱駝，牠不會貯水。

現在，唐竹權急急於要找兩種東西。

第一是水。

第二是酒。

馬要喝水，而唐竹權的嘴裏「淡出鳥來」，也非喝酒不可了。

但是，冰雪鎭眞是一個混帳得要命的地方。

這裏只有水，而沒有酒！

× × ×

冰雪鎭有客棧。

那是一間古老、殘舊、設備粗簡，一眼望去一塌糊塗的小客棧。

這間客棧，唯一的好處，就是並不霉臭。

不但不霉臭，而且花香撲鼻。

客棧裏居然有花。

十盤燦爛奪目的花，就擺在客棧門前的一張八仙桌上。

× × ×

馬已精神恢復充沛。

牠不但喝飽了水，也吃飽了草。

這間客棧對待馬匹的招呼相當不錯。

但對待客人，却反而冷得令唐竹權七竅生烟。

唐竹權的脾氣並不太好，他在這種情況之下，通常都會把客棧的店小二揪起，然後把他教訓一頓。

但他現在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有任務在身，凡事都不能太過魯莽。

他看來粗暴魯莽，但其實却是一個很細心的人。

當他看見那十盤花之後，就覺得這間客棧有點古怪。

唐竹權沒有大發脾氣，但距離大發脾氣的時間恐怕也不會太遠。

他坐在客棧地下的一副座頭上。

店小二懶洋洋的走過來，第一句就問：「有何貴幹？」

唐竹權的眼睛登時瞪得比銅鈴還大。

「這算是甚麼意思？人客上門，不是吃喝就是住店，難道還會來到這裏買花不成？」

唐竹權把酒罈向桌上一擱。

「我要酒！」

他不自稱「老子」，已是相當客氣，客氣得簡直是破例。

「酒？」店小二搖了搖頭，「這裏沒有酒。」

「連酒都沒有？」

「沒有就是沒有，你就算打賞小的十兩銀子，也還是那一句，這裏沒有酒。」

「這還算是客棧嗎？」

「有酒賣的地方才算是客棧？」

「老子走遍天南地北，像你這種連酒都沒有得賣的客棧，還是第一次遇見。」

「天下間沒有酒賣的客棧很多，又何獨以敝店爲然？」

唐竹權的臉色一變：「除非是死人住的客棧，才會沒有酒。」

店小二冷冷一笑：「你說對了，這裏正是供給死人居住的客棧。」

「義莊？」

「不錯。」

「這裏像是義莊嗎？」

「就算平時不像，但現在也已開始像了。」

「爲甚麼？」

「因爲你就是第一個住在本客棧的死人。」

唐竹權嘆了口氣。

「唉！倒霉！酒找不着，却找着一間義莊，看來老子還是離開這裏罷。」

他口裏說要離開，但却一點也沒有準備離開的樣子，他仍然坐得四平八穩，看來就算用兩條牛也很難把他從椅上拉起。

店小二也嘆了口氣：「你想離開這裏，本來是明智之舉，可惜現在已太遲了一些。」

唐竹權把瞳孔瞇成一綫，淡淡的道：「難道老子想打退堂鼓也不成？」

店二小道：「因爲種花的人已經把你的退路堵塞住。」

「種花的人？」

「不錯。」

「誰是種花的人？他種的到底是甚麼花？」

店小二指着八仙桌那十盤燦爛奪目的花，緩緩的道：「他種的就是這些花。」

唐竹權打量了一眼，道：「這些花很不錯，可惜就算它們再漂亮，也不能讓老子當作美酒般吞下去。」

店二小道：「敝店雖然沒有酒，但種花的人却有酒。」

唐竹權捧着胖大的肚子，目光轉向屋簷之下。

屋簷頂下有個人倒懸着，姿勢就像隻蝙蝠。

但他的臉孔却不像蝙蝠，而是像個沒有肉的骷髏骨頭。

× × ×

種花是一種易學難精的大學問。

從這十盤花看來，種花的人可算是個高手。

花是風雅的，可愛的。

但這種花却好像過份璀燦奪目，奇形怪狀得令人有一種「妖異」之感。

花妖異，種花的人亦然。

唐竹權忽然沉聲道：「這位就是種花的人？」

倒懸在屋簷下的人冷冷道：「你看我不像個花匠？」

唐竹權搖頭。

「不像。」

他再補充接下去：「一點也不像，如果你像個花匠，那麼老子就像個美女。」

簷下那人淡淡一笑：「你看我不像個種花的人，但我偏偏就是種花人。」

唐竹權目光一閃。

「這些花都是你種出來的？」

「如假包換。」

唐竹權冷冷一笑，道：「甚麼如假包換，老子又不是要買你的花，換個屁！」

種花人嘆了口氣：「看來你並不像個讀書人，一點也不斯文。」

唐竹權大笑道：「難道你這個人又很斯文了？」

種花人說：「最少我沒有你那般俗氣，我是個雅士。」

「雅士？甚麼雅士？」

「種花的雅士。」

「我看你不像個雅士，只像一條土瓦狗。」

「你的看法如何，並不重要，」種花人淡淡的道：「因爲這間客棧已爲你準備好居住的地方。」

唐竹權不再笑了。

因爲他忽然看見了一種討厭的東西。

是一副漆黑的棺木。

× × ×

這副棺木很沉重，最少也有三百多斤重。

但這副棺木居然是由一個只有四尺的矮漢，從客棧內扛出來的。

這個矮漢不但矮小，而且瘦骨嶙峋，整個人最多只有六七十斤。

但他的膂力却很不錯，他抬着這一副漆黑的棺木，居然還能健步如飛。

種花人淡淡的對唐竹權道：「這就是你要躺進去的客房。」

唐竹權冷冷一笑：「房錢貴不貴？」

種花人道：「便宜極了，因爲這是免費的。」

唐竹權道：「如此說來，老子豈非白住房間？」

種花人說道：「那也不能說是完全免費。」

唐竹權道：「老子不明白你意思。」

種花人的臉上，冒昇起一股神秘而殘酷的笑容：「在你躺進這副棺木之前，最少都先得流點血。」

唐竹權道：「老子的血有甚麼用？它可當作房錢繳付嗎？』

種花人陰陰一笑。

「你的身軀如此胖大，體內的鮮血一定不少，而我種的花，從來都不必淋水，但却需要淋血。」

淋血！

這些花原來竟是淋血才能生長得如此璀燦奪目的！

（三）

血！

種花人的眼睛，彷彿也已變成了一堆鮮紅的血球。

唐竹權嘆了口氣。

他想找寶貝和尙，但寶貝和尙還未找着，就碰上了一個大混蛋。

用血來種花。

「丕你娘個祖宗！」唐竹權再也忍耐不住，破口大罵道：「種花可以淋水，可以淋糞，也可以撒他媽的一泡大尿，豈有人以血澆花，你簡直是個大混蛋！」

種花人冷冷道：「你沒有酒喝，想必是酒癮難熬，我有一瓶酒，保證你喝下去之後，永遠都够癮頭。」

唐竹權並不是個渾人。

他當然聽得出，種花人已準備了一瓶毒酒，看來他很有決心要把自己置諸於死地。

但直到目前爲止，唐竹權仍然不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何以會在這種地方碰見這些奇異的怪人？

幸好唐竹權畢竟江湖經驗豐富，雖然明知對方的來頭並不簡單，但他仍能够保持相當的鎭靜。

從外表看來，他好像已有點急躁。

但他仍然沒有任何破綻露出，無論是誰想對付他，都絕不容易。

× × ×

一陣猛烈的北風吹過。

隨着這一陣北風，種花人彷彿像隻蝙蝠般，從屋簷下飛到客棧之內。

他雙足站立着的地點，是那副漆黑的棺木上。

棺木仍然被那矮漢扛着。

種花人飄然踏足在棺木上，矮漢居然面不改容，甚至全身上下都沒有爲之而搖幌一下。

唐竹權緩緩道：「好輕巧的輕功。」

種花人冷冷道：「棺木裏有一瓶酒，你若肯自動把它喝下，我一定會揀個很好的地方給你。」

他的意思唐竹權當然聽得懂。

唐竹權眼睛裏閃着光：「想埋葬老子，恐怕並不容易。」

種花人道：「雖然不容易，却也並不太難。」

矮漢突然沉聲道：「何必多說廢話，快把他抬進棺木裏！」

種花人竟似十分聽從矮漢的命令，果然立刻就把一瓶毒酒向唐竹權潑過去。

唐竹權袍袖一揮，毒酒四濺，觸及之處竟然冒出一道一道的青烟。

唐竹權的臉色一變：「這是靑魔勾魂露！」

種花人冷冷一笑：「果然不愧是唐家的大少爺，見識自非常人能及。」

冷笑聲中，種花人的右手中已亮出一支鐵筆，閃電般擊向唐竹權的胸腹十大要穴。

好快的點穴手法。

但唐竹權的身形更快。

十筆刺過，盡皆落空。

種花人右手虛揚，左手忽然又亮出一個毒弩筒。

這個毒弩筒體積並不大，只有半個拳頭般大小。

但它射出來的毒弩，數量竟然連唐竹權都沒法看得清楚。

這一手暗器出手更快。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已死在這一撮毒弩之下。

但唐竹權藝高人胆大，居然伸手把這些毒弩全部撥開。

這一手功夫，說來容易，辦起來是困難，稍有閃失，就會中弩身亡。

種花人兩襲未能得手後，似乎銳氣已洩。

他不再攻，反而退守。

唐竹權也不客氣，施展起唐門五絕指法，就向種花人施加壓力。

指影重重。

種花人的鐵筆亦非弱者。

這是一場很可觀，很燦爛的戰鬥。

外面的風雪越來越大。

客棧內的激戰越來越是激烈。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响。

唐竹權不管。

就算外面有八百隻老虎闖進來，他都絕不會分散自己的精神，削弱自己的攻擊力。

種花人彷彿有點支持不住。

他的武功並非平庸，但他的對手却是唐竹權。

矮漢的臉色很不好看。

「媽的，簡直是飯桶！」

他一面罵人，一面却乾脆坐了下來。

門外的馬蹄聲戛然停下。

不是一匹馬，而是兩匹。

馬鞍上的兩個人，一個是鬚長及腹的錦袍老者，而另一個却是美艷如花的紅衣少婦。

矮漢剛坐下來的身子，忽然又筆直的站立起來。

可惜他這個人長得實在太過矮小，雖然筆直的站着，仍然矮得令人有點滑稽的感覺。

但這個人絕不滑稽。

他捧着的一副棺木，好像一定可以把唐竹權埋葬在裏面。

在種花人的面前，他裝得威風凜凜。

然而，當錦袍老者和紅衣少婦來到的時候，他的神態又變得十分肅穆而恭謹。

錦袍老者剛走進來，種花人的左臂也恰好中了 竹權一指。

這一指雖然並不致命，但他的這條左臂却已從此被廢掉。

五絕指法，果然厲害。

種花人臉色大變，鐵筆直刺唐竹權的咽喉。

他想拚命，就算拚個同歸於盡都在所不惜。

錦袍老者忽然冷冷道：「老夫早就說過，你並非唐大少爺的敵手。」

紅衣少婦接道：「弓堂主一向都很少看錯人，也很少看錯事，這一次你又猜對了。」

種花人忽然踉蹌向後退。

只見他的咽喉上冒出了一股血柱。

他臉如土色。

錦袍老者却冷冷在笑。

「本堂主早就對你說過，唐大少爺的五絕指法比你的鐵筆强十倍，可是你不相信，那也沒有辦法。」

種花人喉際間發出「咯咯」怪响。

他再也站不穩，終放氣絕畢命。

矮漢放下棺木，躬身對紅衣少婦說：「稟告夫人，屬下已在這間客棧佈下天羅地網，唐竹權絕對逃不出本鎭。」

紅衣少婦倏然道：「可是他現在却比你還更神氣得多。」

矮漢的腰登時一彎。

他好像在忽然之間，又再矮了幾寸。

紅衣少婦又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些事也怪不了你們，唐大少爺的五絕指法，畢竟是杭州唐門三大絕技之一，這個斗栽得還不算太丟人。」

錦袍老者冷冷道：「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已是栽了一個觔斗。」

他緩緩地接道：「主人知道了一定會很不高興。」

唐竹權一直聽他們在講話，直到現在才插口道：「你們的主人是誰？」

錦袍老者冷冷的，說道：「憑你還不配問。」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聽你們的口氣，似乎已在冰雪鎭中佈下了一個陷阱，老子就算能够活着離開這間客棧，也未必能够離開冰雪鎭。」

錦袍老者道：「你若還不太笨，就應該聽咱們的說話。」

「聽你們的說話，把這毒酒喝進肚子裏？」

錦袍老人搖頭：「老夫從沒有說過這句話？」

唐竹權道：「然則你又有何企圖？」

錦袍老人道：「老夫只想你馬上離開冰雪鎭，離開得越遠越好。」

唐竹權嘆道：「這件事甚難，既然你要老子離開冰雪鎭，老子倒不如把你們都轟出去。」

紅衣少婦勃然變色：「放肆。」

唐竹權淡淡道：「妳很漂亮，可惜却像個婊子。」

錦袍老人也臉色一變：「姓唐的，你活膩了！」

唐竹權仰天長笑：「老子雖然身陷重圍，但從來都不搖尾乞憐，也不會狠狠地滾蛋。」

紅衣少婦怒道：「你憑甚麼說出這種話？」

唐竹權臉色一沉：「不憑甚麼，就只憑老子的十根手指。」

（四）

唐竹權就是這種不怕死的硬漢。

雖然他已身陷重圍，而且面對的是一羣神秘的惡勢力，但他仍然堅挺下去，不向對方屈服。

八姑媽交給他去辦的事，他看得很重要。

不找到寶貝和尙，決不罷休！

（五）

風未止，雪未停，官道上冰封千里，觸目俱是銀白之色的冰雪。

龍城璧策騎着一匹瘦骨嶙峋的怪馬，在路上奔馳。

這一匹馬，並不是龍城璧的。

牠的主人，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的。

衞空空非常寵愛這一匹馬。

牠就是曾經在馬王大賽中奪標的猴子馬。那一次，策騎猴子馬的人，並非衞空空，而是龍城璧。

現在，這一對人馬又在大路上奔馳。

雖然現在並非賽馬，但猴子馬奔跑的速度，絕對不慢。

這是一匹長相極難看的馬。

但牠却跑得極快。

不但快，而且韌力驚人。

猴子馬的主人衞空空在哪裏呢？

馬兒不知道。

牠畢竟只是一隻馬，而不是個人。

猴子馬不知道，但是龍城璧却是知道的。

衞空空在長安。

他在長安有甚麼事要辦？

龍城璧知道一點點，但又不　算是知道得很清楚。

衞空空到長安找人。

但他要找的人是否眞的在長安呢？

龍城璧不知道。

衞空空也不知道。

他們只知道，這個人可能在長安，但也有可能在冰雪鎭上。

他們要找的人，和唐竹權要找的人却是同一個，那是寶貝和尙！

× × ×

連續趕了兩天路，龍城璧終於來到了冰雪鎭。

當龍城璧還未來到冰雪鎭之前，他便已發覺到這裏附近有點異樣。

他彷彿嗅到一種很特別的氣息。

那很像是花的香氣。

又好像是足以把人的魂魄都勾去的殺氣。

這裏爲甚麼會同時有這兩種氣味湊在一起呢？

龍城璧不知道。

但他却有個預感。

冰雪鎭將會發生一件足以轟動江湖的大事。

預感這種事，本來是全無根據，甚至是有點跡近乎無稽的。

但龍城璧的預感，却往往都會靈驗。

沒有人能解釋這是甚麼道理。

就連龍城璧也不能。

× × ×

龍城璧的耳朶並不比別人長，但却比絕大多數人的耳朶都聽敏得多。

他忽然聽見一種厮殺的聲音。

龍城璧皺了皺眉。

他立刻拍了拍猴子馬的頸，向一間客棧疾馳而去。

（六）

但他還沒有去到客棧，就已看見一根絆馬索橫阻在路上。

絆馬索。

這是名副其實的絆馬索。

龍城璧不想猴子馬受到傷害，立刻制止住牠，不再奔跑。

馬兒靜了下來。

人也靜下來。

但風雪却更急猛。

大風雪中，一間古舊的大屋旁，突然閃出了兩個白衣人。

他們的衣裳，竟比地上的積雪更白。

但他們的一雙手，却是灰色的。

× × ×

如果他們的手套不是灰色，而是和皮膚顏色一樣的話，相信很少人能看得出他們的雙手已戴上了手套。

他們的手套其薄如紙，但却隱隱傳出一種刺鼻的腥臭。

這兩個白衣人的身材並不太高，也不太矮，臉孔也和普通人一樣，絕對沒有足以引人注目的地方。

但龍城璧却感到他們的身上，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殺氣。

他們的手，必然已曾殺人無數。

龍城璧沒有猜錯。

這兩個人，就是號稱冰山雙煞的端木兄弟。

× × ×

冰山，是指位於冰雪鎭西北十里外的保麻三達峯。

保麻三達是一個西藏武林高手的名字，他在三百年前到過這一座山峯，並在這山峯上的一個洞穴中居住了十五年。

在這十五年之中，保麻三達總共收錄了七十三名弟子，但其中七十一人都被他逐出牆門。

他的理由就是這七十一人都並不是塊理想的練武材料。爲了這件事，當時曾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有人認爲保麻三達太囂張，目中無人，於是向他挑戰。

向保麻三達挑戰的人，其中不乏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但是他們都敗在他的手下。

漸漸地，吃敗仗的人太多，敢向保麻三達挑戰的人也越來越少。

十五年過去之後，保麻三達回到西藏，從此再也沒有涉足中原武林。

唯一還未被保麻三達逐出牆門的兩個弟子，分別是一男一女。

那個男的，複姓端木，江湖中人稱之爲端木魔手。

端木魔手原名端木學，但由於他所練的灰魔手，太過厲害，可說是所向披靡，於是端木魔手之名，也就不脛而走。

端木魔手死後，把保麻三達的武功傳給兒子端木妙。

如是者一直代代相傳下去，現在已傳到第八代，那就是冰山雙煞端木兄弟。

冰山雙煞的老大是端木冰，而老二則是端木寒。

昔年端木魔手的武功，已漸漸失傳，到了他們這一代，一百八十六式西域天魔手，就只剩下了六十八式而已。

誰也不知道端木家族這套武功何以會越來越變得越少。

但縱然只有六十八式，也已足够稱雄江湖而有餘。

在北武林，端木雙煞的地位絕不等閒，死在他們四隻灰手的人也不算少。

龍城璧一來到冰雪鎭就碰上他們，眞是一件不幸的事。

× × ×

龍城璧不怕風雪。

但對於端木雙煞這兩兄弟，却感到有點討厭。

不是有點討厭，而具相當的討厭。

端木寒撫掌冷笑：「你是甚麼人？」

龍城璧默然半晌，才淡淡道：「這地方是你們的？」

端木冰搖搖頭：「不是。」

龍城璧嘴角泛起一絲冷笑：「既然這個地方不是你們的，你們又憑甚麼阻住我的去路？」

端木寒攤開雙手，冷冷道：「不憑甚麼，就只憑這一雙手。」

龍城璧神色不動，冷然地道：「灰魔手？」

「不錯，」端木冰接道：「既是灰魔手，也是西域天魔手。」

龍城璧道：「你們以爲一定可以把我嚇走？」

端木寒道：「那倒並不一定。」

端木冰道：「不過如果嚇不走閣下，咱們兄弟還有另一個法子。」

龍城璧道：「把我留下？」

端木寒點頭：「不錯，把你留下，永遠的留下！」

龍城璧說道：「是誰指使你們這樣做的？」

端木冰道：「你問得太多了，現在由我再問你一句。」

龍城璧冷笑。

端木冰再問：「你願不願意馬上離開這裏？」

龍城璧的答覆很簡單，只有一個字：「不！」

× × ×

冰雪鎭果然將會發生驚人的事。

就憑這一雙兄弟的行動看來，這裏已蘊藏着一種神秘莫測的氣氛。

龍城璧千里迢迢趕到冰雪鎭，當然絕不肯離開。

他不怕恫嚇。

他也不怕端木雙煞。

他唯一担心的，就是唐竹權。

× × ×

龍城璧沒有看見唐竹權。

他本來也不知道唐竹權原來竟然也到了冰雪鎭。

但他的耳朶實在太聰敏，他已聽到了客棧中傳出了唐竹權的聲音。

唐竹權在客棧中　人動手，而且戰況相當激烈。

是誰與唐竹權在動手？

× × ×

龍城璧雖然很想趕到客棧裏看個究竟，但他却被端木雙煞所緊緊纏住。

端木雙煞的灰魔手，手套上均淬上奇毒。

這並非是保麻三達傳授下來的方法，而是他們用毒手套來彌補天魔手招式之不足。

他們的出手很快捷，而且相當合作。

龍城璧被他們緊緊相逼，但他仍然沒有拔出風雪之刀。

他只是向端木雙煞提出警告：「十招後還不停手，別再怪我刀下無情。」

端木冰、端木寒同時冷笑。

在這種時候，任何警告對於他們來說，都絕對不會生效。

因爲他們的性命，早就置諸度外。

他們不認識龍城璧，也不知道這人就是龍城璧。

但他們却有一個責任。

這個責任就是阻止任何人接近那間客棧。

那是命令。

在他們的背後，還有一個强而有力的後台，他們只是一個神秘組織的一份子！

× × ×

無論怎樣看去，龍城璧都很難避得開這兩兄弟的灰魔手。

他們出手實在極快，而且出擊的方位奇準。

然而，他們四隻手，竟然連龍城璧的衣角也沒有沾着。

龍城璧就像是穿花蝴蝶般，在他們四隻灰手中穿來插去，但却一點也沒有受到傷害。

端木寒有點急。

他突出奇招，忽然一掌向猴子馬的頸上拍去！

× × ×

但是端木寒對猴子馬下手，却大是不對。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因爲龍城璧早已落馬，他並不在馬鞍之上。

端木寒忽然對猴子馬下毒手，顯然是志在分散龍城璧的注意力。

但他却沒有想到，這種卑劣的手段，立刻激怒了龍城璧。

鏗！

風雪之刀突然出鞘。

端木寒只覺得眼前一陣銀光亂閃，然後又聽到一陣奇怪的聲音。

這種聲音，就像是樵夫用斧頭把樹枝砍下來的時候一模一樣。

但風雪之刀是刀，不是斧。

而雪刀所砍下來的，也不是樹枝，而是端木寒的一隻左手！

× × ×

血激濺。

血染雪花紅。

端木寒又驚又怒。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樣快、狠、準的一刀。

他更從未見過如此鋒利的一把寶刀。

但他仍然沒有認出這一把刀的來歷。

然而，端木冰却認出了。

他突然失聲道：「風雪之刀！」

「風雪之刀」四字一出，端木寒的怒意全消，驚悸已把他整個人籠罩着。

「風雪之刀？」他連續後退八尺：「你就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淡淡一笑：「你雖然並不認識在下，但到底還是認出了這把刀。」

端木兄弟臉上的血跡刹那間褪得乾乾淨淨。

雖然他們在綠林中已很有名氣，但比起龍城璧，還是相差了一截。

龍城璧橫刀胸前，冷冷的道：「兩位如果還再阻攔在下的去路，恐怕後果將會比現在更糟百倍。」

端木兄弟面面相覷。

但他們最後的決定，是仍然要攔阻龍城璧進入冰雪鎮。

龍城璧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知道，這兩人是身不由主，但他更知道，這兩兄弟以前幹過的壞事，已足够他們被判死刑十次。

這種人，殺之不枉！

× × ×

龍城璧的殺機已露。

「在下再說一次，你們若還再阻攔的話……」

龍城璧的話還未說完，端木寒已右臂一翻，直取龍璧的胸膛。

龍城璧冷笑道：「如此休要怪我。」

冷笑聲中，端木寒突覺右手一凉，他這僅餘下來的一隻手也被雪刀削去。

端木寒面露駭然之色。

端木冰一聲大喝，運用眞力，揮掌向龍城璧迎頭壓下。

這一掌既毒且狠，招式變化多端，可算是武林中罕見的絕招。

但龍城璧的軀體，忽然就像是一縷輕烟般，霍聲拔身而起。

端木冰這一掌已施出了全身之力，但却擊了個空，如何能收得住勢子，只見他雙掌向前直衝，劈在一道青磚牆上。

「叭！」

整塊青磚牆居然塌下了一半。

端木冰一凜。

他要對付的不是這塊牆，而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龍城璧的人在那裏，他一時之間竟然弄不清楚。

等到他弄清楚龍城璧在何處的時候，銀光閃爍的雪刀已向他迎頭劈下。

端木冰兩眼發直。

他想回身反擊，但他的雙手還未提起，腦袋已被雪刀斬開兩段！

端木冰連一句悶哼也沒有發出，整個人就「噗」一聲栽倒下去。

端木寒魂飛魄散，不敢戀戰，拔足狂奔。

但他沒有走得太遠。

他只是掠開了七八丈距離，胸膛上就裂開了一個大血洞！

（七）

端木寒的胸膛爲甚麼會裂開一個大血洞？

因爲他中了一種火藥暗器。

那是霹靂堂的烈火神彈。

龍城璧的眉頭一皺。

這種烈火神彈的威力，他已非第一次見識。

在五年前，他曾與一個江湖劇盜交手，結果幾乎死在對方的手下，因爲他有三枚烈火神彈。

最後，那個劇盜終於還是死在龍城璧的雪刀之下。

但烈火神彈的威力，龍城璧至今仍然無法忘懷。

這種暗器是霹靂堂製造的，只要你付得起價錢，就可以把這種暗器買下。

但能够買得起這種暗器的人並不多。

這個使用烈火神彈把端木寒置諸死地的人，究竟是誰？

龍城璧很快就見到了這個人。

但他並不認識對方。

這人的衣衫很單薄，身材也很瘦削，但一雙眼睛却比普通人的眼睛最少大上三倍！

× × ×

龍城璧盯着他。

他也盯着龍城璧。

龍城璧彷彿在沉思，雖然他並未見過這個人，但從他的一雙大眼睛想下去，龍城璧又好像有點頭緒。

大眼睛的人忽然道：「你是不是在思索老夫是誰？」

龍城璧一呆。

這人的年紀看來只有四十歲，並不算老。

但他却自稱「老夫」。

難道他的年紀已不止四十歲？

龍城璧又沉思了一會，才慢慢的說道：「如果在下沒有猜錯的話，你就是西門慧眼。」

大眼睛的人冷冷一笑：「你只猜對了一半，我不錯是複姓西門，但是名字並非慧眼。」

「哦？」龍城璧淡淡笑道：「難道江湖傳言，西門慧眼已易名爲西門無珠，竟是事實不成？」

大眼睛的人目光逼視着龍城璧，冷冷道：「西門慧眼已死，我是西門無珠。」

「有眼無珠？」

「不錯，我若非有眼無珠，看錯一個小人，把他誤當作是個正人君子，又怎會弄到今日如斯田地？」

西門無珠說到這裏的時候，左腿向前

踏出一步。

「鐸」一聲响，滿是冰雪的地面上裂出了一個圓洞。

他的左脚竟是假的。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這一條假腿雖然用精鋼鑄造得很好，但畢竟還是眞腿好得多，倒不知道閣下這條腿是怎樣弄斷的。」

西門無珠咬牙道：「是老夫自己砍下來的。」

龍城璧道：「這條腿發臭？所以你要把他砍下來？」

西門無珠道：「老夫的腿比你的臉還乾淨十倍，怎會發臭？」

龍城璧道：「既然沒有發臭，爲甚麼你要把它砍下？」

西門無珠臉上掠過一絲悲痛的神色，半晌才緩緩說道：「我若不把它砍下，恐怕老夫整個人都會發臭。」

龍城璧總算明白過來：「你的左腿當時中了毒暗器？」

「不錯，那是穿腸蝕骨的蝎子鏢。」

「蝎子鏢？」

「難道你連蝎子鏢也沒有聽說過？」

龍城璧一陣淡笑，道：「蝎子鏢是江南毒蝎堡主孟一秋的獨門暗器，任何稍有江湖知識的人都應該知道。」

西門無珠臉色沉重，道：「當時老夫中了這種毒鏢，如果不當機立斷自斷一腿，現在又焉還有性命站在這裏？」

龍城璧嘆一口氣，道：「暗算閣下的人，莫非就是孟一秋？」

西門無珠搖頭說：「孟一秋這種人，老夫又怎會把他視如君子？」

龍城璧道：「既非孟一秋，却又是誰呢？」

西門無珠咬牙齒切地說道：「他姓貝，在江湖上的外號是宇內第一劍！」

龍城璧倒抽了口冷氣：「宇內第一劍貝美詹！」

西門無珠氣冲冲的說道：「正是貝美詹！」

龍城璧目光閃動：「他爲甚麼要暗算你？他又何以會擁有蝎子鏢？」

西門無珠冷冷一笑，道：「孟一秋曾經秘密出售過一百二十八枚蝎子鏢，買主就是貝美詹。」

龍城璧點了點頭。

「原來如此。」

「當時老夫一意以爲貝美詹是個正人君子，沒有對他存有提防之心，那知道當咱們聯手在長安幹了一票驚人的巨案後，他竟然存心獨吞，在背後用蝎子鏢暗算老夫，若非老夫拚死闖出長安城，並自斷左腿，現在早已變成一堆白骨。」

龍城璧又點點頭，道：「如此說來，貝美詹是個欺世盜名之輩，二十年前長安城在一夜之內，共有九戶巨富人家被洗刦，原來就是你和貝美詹幹的。」

西門無珠道：「貝美詹是個無恥的小人，但老夫却以爲他是個值得信任的朋友，結果給他暗算了，難道還不是有眼無珠嗎？」

龍城璧嘆道：「如果這是實情，閣下的確是有眼無珠，而貝美詹則是個出賣朋友的大奸賊。」

西門無珠冷哼一聲，說道：「這當然是實情。」

龍城璧忽然寒着臉。

他冷冷的說道：「可惜你的說話，在下連一個字也無法相信。」

西門無珠瞪眼道：「難道你以爲我這條假腿是假的？」

龍城璧搖搖頭，道：「假腿就是假腿，又何來眞假腿與假假腿之分，你的腿斷掉那是事實，但在下却無法相信是你自己削斷下來的。」

西門無珠勃然道：「你敢小覷老夫沒有這種勇氣？」

龍城璧又搖了搖頭。

「這並不是勇氣與否的問題，如果你眞的中了蝎子鏢的話，你很可能有勇氣把毒腿砍斷，但問題是你根本就沒有中過甚麼蝎子鏢。」

西門無珠沉聲道：「你憑那一點認爲老夫根本就沒有中過蝎子鏢？」

龍城璧道：「閣下剛才說孟一秋曾經秘密出售過一百二十八枚蝎子鏢給貝美詹，但你可知道蝎子鏢是怎樣製成的？」

西門無珠啞然。

他不知道蝎子鏢怎樣製造的。

龍城璧淡淡的說道：「在下也不知道蝎子鏢怎樣製造，但我却知道孟一秋爲了鑄造這種毒鏢，和煉製鏢上的蝎子毒，每年都最少花費了八個月的時光。」

西門無珠的臉色微微一凜。

龍城璧又緩緩的再說下去：「但儘管他花費了這麼多的時間，但每年他能製成的蝎子鏢，亦僅有四枚！」

西門無珠楞住了。

這一點他倒是完全不知道的。

龍城璧冷冷一笑：「每年只能製成四枚的蝎子鏢，若是一百二十八枚，該花去多少時間？」

西門無珠很快就已算出。

那是三十二年。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孟一秋出道江湖只不過是二十年間的事，就連他自己本身都沒有一百二十八枚蝎子鏢！」

西門無珠吸了口氣。

「你很聰明。」

「就算不太聰明，最少也不太笨。」

西門無珠冷然道：「但無論你是聰明也好，笨也好，你很快就會死在這裏。」

龍城璧道：「你的腿是給貝美詹弄斷的，但却不是因爲中了毒鏢，而是因爲他的劍太快！」

西門無珠承認。

龍城璧又道：「當年長安城的巨刦案，與貝大俠絕對無關，你想沾污他的名譽，你才是世間上最可恥的人。」

西門無珠的臉色變了。

龍城璧向端木寒的屍體上掃了一眼，冷笑道：「烈火神彈的威力果然不弱，但你爲甚麼要把他置諸死地？」

西門無珠冷冷道：「他臨陣退縮，辦事不力，那是罪有應得。」

龍城璧道：「他已斷了一雙手，還算辦事不力？」

西門無珠道：「在本教中，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算用唾沫吐向敵人作戰，也要堅持到底。」

龍城璧哼了一聲：「你們的教規太嚴厲了。」

西門無珠道：「國有國法，教有教規，不殺此人，老夫將來如何統領其他的手下？」

龍城璧道：「久聞毒花教行事手段兇殘暴戾，今日看來，果然不假。」

西門無珠道：「老夫現在還可以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

「甚麼機會？」

「給你離開冰雪鎭的機會。」

「爲甚麼一定要趕我走？」

「不爲甚麼，只因爲這裏已被本教列爲禁地。」

「禁地？」龍城璧仰天大笑，「龍某擅闖別人禁地的經驗，已足足十年。」

西門無珠冷冷道：「這一次將會是最後一次。」

就在他們談話的時候，客棧裏厮殺的聲音忽然停止下來。

龍城璧的目光一亮。

只見客棧中，有幾個人氣匆匆的走了出來，其中包括一個紅衣少婦和一個錦袍老者。

錦袍老者用左手掩住右胸，臉如土色，顯然已受了傷。

龍城璧一楞。

初時他以爲是唐竹權把他擊傷，但他立刻又否定了這個想法。

因爲這個錦袍老者的右胸前，插着一支銀箭。

唐竹權絕少用暗器。

就算他用暗器，也絕不會用這種銀箭的。

擊傷這個錦袍老者的人是誰呢？

× × ×

這個受了傷的錦袍老者，是毒花教錦簇堂的堂主。

他姓弓名滿弦。

弓滿弦在毒花教中，地位頗高。

毒花教的人平時很少在江湖中出現，但每次出現，都會替中原武林帶來極大的麻煩。

毒花教的教主是誰，江湖中人到現在還沒有人知道。

毒花教主，也是奇花宮的主人，奇花宮在甚麼地方，江湖中也是沒有多少人知道。

雖然有人知道奇花宮在何處，但這些人大都與奇花宮的主人有極密切的關係，他們也不會輕易把這個秘密告訴別人。

至於那個紅衣少婦，就是奇花宮主人的妻子。

她叫穆琵琶。

穆琵琶雖然是奇花宮的女主人，但論到權力和地位，是遠在丈夫之下的。

她的身份，僅比堂主爲高而已。

看她現在的神態，也很不好看。

跟着弓滿弦和穆琵琶走出來的，還有一個矮漢。

這個矮漢也是毒花教的高手，但他只走出了客棧兩步，就已「噗」的一聲倒在門前。

他的眉心上，也有一支銀亮如雪的銀箭。

西門無珠的臉色一變。

他料不到穆琵琶和弓滿弦竟然會慘敗至如此田地。

龍城璧冷冷一笑，對西門無珠道：「你現在是否還是需要攔阻在下的去路？」

西門無珠嘆了口氣。

他喃喃的道：「不必了。」

「了」字才出口，人已遠掠到十丈開外。

龍城璧微微一笑，說出了三個字：「好輕功。」

冰雪鎭很快就回復了昔日的平靜，毒花教的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剛才整個鎭好像還是他們的天下，但此刻已一個不留。

龍城璧輕輕一拍猴子馬，把牠身上的雪花和冰碴子掃下。

他和猴子馬，終於來到了這間客棧。

× × ×

客棧門前的十盤奇花，已支離破碎，花不成花的形狀，花盆也不再是花盆。

龍城璧搖頭一嘆：「毒花教的堂主每次出動殺人，都以毒花爲記，被殺者的鮮血，都會淋在花朵之上，但現在……」

「現在淋個屁！」客棧裏立刻傳出了一個人粗豪的聲音。

這人當然就是唐竹權！

× × ×

龍城璧又再與唐竹權在一起。

就在他們面碰面的時候，客棧裏忽然又響起了另一個人沙啞的笑聲。

笑聲雖然沙啞，但却比唐竹權的聲音還響亮。

龍城璧一凜，暗道：「這人的內功好深厚。」

大笑聲中，一個頭頂縛着一條寬大黃布，身上穿着一襲金色長袍的老人，從一張破爛的屏風後緩步而出。

他的腰間有一個紅色的箭壺。

箭壺裏有箭。

箭短小，數目極多。

那是寒光閃閃的銀箭。

× × ×

（八）

這一個金袍老人是誰？

龍城璧雖然以前從未見過他，但從他的銀箭，他已經猜出了這個金袍老人的來歷。

他既是杭州老祖宗唐老人的老朋友，也是唐老人的死對頭。

唐老人與這個金袍老人有數十年的交情，但也有數十年糾纏不清的仇怨，恩恩怨怨，連他們自己都沒法算得清楚。

原來這個金袍老人以前是個綠林大盜，提起了銀箭老魔金天害，就算是中原第一家大鏢局也爲之心驚胆顫。

唐老人一向嫉惡如仇，那是人盡皆知之事。

然而，人結人緣，唐老人不知如何，竟與金天害非常合得來，差點還結爲異姓兄弟。

但到最後，他們還是意見分歧。

畢竟金天害是個綠林大盜，而唐老人力勸之下，金天害仍然無法完全收手。

但金天害結識了唐老人之後，脾氣已改善了很多，而且犯案的次數也顯著地減少。

然而，唐老人仍然不滿，他要金天害完全改邪歸正。

金天害辦不到。

他們因此反目，還發生過幾次大戰，結果不分勝負。

他們之間是敵是友，別說是外人，便連他們自己也同樣弄不清楚。

× × ×

金天害一看見了龍城璧，就大聲說道：「倘若老朽眼未昏花，這位老弟必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緩緩點頭，道：「在下正是龍城璧。」

「好！果然一表人材！」金天害又是一陣狂笑：「唐竹君的眼光不錯，唯獨唐老人那個老烏龜……」

他的說話只說到這裏，便沒有說下去了。

因爲唐竹權已睜起銅鈴般的巨眼直瞪着他。

金天害正想改口，唐竹權已然道：「老子的老子若是老烏龜，那麼老子豈不是變了……」

他的說話也僅到此爲止，因爲金天害已伸出右掌，重重的在自己的面頰上刮了兩記耳光。

「龜嘴！龜舌！胡說八道！呸他奶奶個熊！混他媽媽的帳！該打！該打！」

唐竹權一笑。

龍城璧却怔住了。

他倒是未曾料到，銀箭老魔金天害居然是個如此古怪的老頭兒。

但他現在的神態並不滑稽，倒像是一本正經似的。

金天害把自己的面頰打得高高腫起，忽然又長嘆一聲，道：「還是唐老人說得對，多做善事積點福德，總比搶搶殺殺强得多。」

唐竹權道：「你並不是個吃齋菜的人，老子也不是，做善事積福德，痴人說夢而已。」

金天害這一次又不再客氣。

他也睜圓一雙眼睛，道：「痴人？誰是痴人？」

唐竹權摸了摸鼻子，道：「就算老子說你是痴人那又怎樣？」

金天害正想發作，但不知怎的，忽然又忍了下去。

唐竹權淡淡一笑，接道：「但就算你這個人再痴，腰間的銀箭却還是厲害得很，剛才那幾個人，並不容易打發。」

金天害道：「他們是奇花宮的人。」

唐竹權冷哼一聲。

「老子與他們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何以居然要來對付老子？」

金天害道：「你是不是來找人的？」

唐竹權說道：「是又如何？不是又怎樣？」

金天害道：「你要找的人是不是個和尚？」

唐竹權一愕：「你又何以知道？」

金天害悠悠說道：「湊巧得很，奇花宮的人，也是在找人，而且找的也是個和尚。」

「他們要找的是個大和尚？」

「不是大和尚，而是小和尚。」

「寶貝和尚？」

「不錯，你要找的是寶貝和尚，他們要找的也是寶貝和尚。」

唐竹權總算明白了。

龍城璧嘆了口氣：「實不相瞞，在下也是來找寶貝和尚的。」

× × ×

寶貝和尚是個小和尚。

但這個小和尚居然勞動到這許多武林高手來找他，這小和尚就眞的不簡單了。

這個小和尚現在在甚麼地方呢？

唐竹權和龍城璧何以會不約而同，來到冰雪鎭找寶貝和尚？

高齡老僧　大顯神通

冰雪鎭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但要在這裏找人也並不如想像中容易。

尤其是最令龍城璧感到迷惘的，就是寶貝和尚是否在這一個小鎭之上呢？

根據可靠的消息，寶貝和尚很可能會在冰雪鎭，但也有可能在長安。

這裏與長安相距遙遙千里。

寶貝和尚究竟是在長安，還是在冰雪鎭之中。

龍城璧一定要找到這個小和尚。

如果他找不到這個小和尚，一場可怕的災難恐怕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在中原武林發生。

因爲有一個人快要死了。這個垂死的人，唯一想見的就是寶貝和尚。

這個是甚麼人？

他爲甚麼一定要見寶貝和尚？

他和寶貝和尚之間有甚麼關係？

如果龍城璧找不到寶貝和尚，江湖中爲甚麼就會發生一場可怕的災難？

（九）

唐竹權奉了八姑媽之命，要找尋寶貝和尚。

龍城璧和衞空空也在分頭去找尋寶貝和尚。

毒花教的人也在找尋寶貝和尚。

那麼，金天害是否也在找尋寶貝和尚呢？

不錯。

金天害也在找尋寶貝和尚。

而且，他似乎比唐竹權和龍城璧都更有把握。

× × ×

和尚住的地方，當然應該是寺院。

但冰雪鎭沒有寺院。

大寺院和小寺院都沒有。

這裏有一個和尚絕不會到的地方。

那是洪美姑的香香園。

× × ×

香香園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在冰雪鎭方圓五百里內的人都知道。

這是附近唯一的妓院。

洪美姑並不老。

她的眼角上雖然有少許魚尾紋，但看來還是和十年前一般漂亮動人。

只不過，她更成熟，更迷人了。

十年前，她只不過是香香園的一個小妓女。

那時候香香園的老闆並不是個女人，而是個看起來很像個女人的男人。

這個不男不女的怪物，據說本來是個江湖大盜。

但不知如何，江湖大盜忽然間就會變成了一個很像女人的男人。

沒有人知道為甚麼。

但洪美姑知道。

因為這個老闆在一次與敵人決戰的時候，中了一種邪毒。

那邪毒是來自天竺妖女教的「變性烟幕」。

一股輕烟飄過，這個江湖大盜就變成了一個軟手軟脚的怪物，而且全身武功都彷彿在一刹那間消失得乾乾凈凈。

當時他自份必死。

但他沒有死。

他的敵人放過了他。

他經此巨變之後，以為武功盡失，但在半個月之後，他的武功又漸漸恢復了過來。

但他的性格已完全改變。

他的舉動完　女性化，而且漸漸變得憎恨女人。

他開設香香園的目的，就是為了要虐待女人。

在香香園的妓女，沒有一個是不給他蹂躪過的。

他的手段很兇殘。

結果，香香園不少妓女被他虐待直到死亡。

然而，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他虐待女人，結果收場比那些女人更慘。

在一個黃昏，當他吃完了晚飯之後，忽然覺得肚子有點痛，於是匆匆趕到香香園後面的一座茅厠。

當他從茅厠裏爬出來的時候，他最少瘦了三斤。

他不但瘦了三斤，而且全身武功忽然間就消失殆盡。

他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知道自己中了一種奇怪的毒。

這是他第二次武功消失的感覺。

前一次，他的武功消失，但半個月後却漸漸恢復過來。

但這一次，他武功消失了之後，就被人用一根粗大的鐵鍊鎖着。

把他用鐵鍊鎖着的人，就是洪美姑。

其實這個時候要綑縛他，根本就不必用鐵鍊，只消用一根普通的繩索便可。

他的武功已完全消失，堪稱手無縛鷄之力。

洪美姑笑盈盈的對他說：「老闆，剛才你吃的燉翅，裏面有一種很鮮味的調味品，那是無形散功粉。」

聽到了「無形散功粉」這五個字，這個老闆的臉色就變得像是一張白紙。

他知道自己的武功已不可能再復原。

他想早點獲得解脫。

然而，虐人者，人亦虐之。

他被洪美姑折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死去。

被他虐待的人固然極慘。

但他的下場却比別人更慘十倍。

自此之後，洪美姑就成為了香香園的老闆。

（十）

雖然風雪交加，但今天晚上香香園仍然和平時般熱鬧。

今夜的客人，還包括了方圓五百里內最富有的莊家兄弟。

莊家兄弟是一對自命風流的暴發戶，在十年之前，他們還是一間雜貨店裏的小伙計，但現在他們的財富，却可以用白花花的銀子塞滿整間雜貨店。

他們不但有錢，而且還懂得劍法。

在這裏，懂得武功的人並不太多，劍法能夠比得上這兩兄弟的人更少。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樣變成百萬鉅富的。

人們只知道這兩兄弟曾在十年前去過一次西藏，當他們回來的時候，就像個家財千萬的鉅富。

沒有人理會他們的錢是怎樣來的。

——英雄莫問出處。

在這個世間上，只要有財，就自然有勢。

有財有勢的人，又有誰敢去捋他們的虎鬚？

× × ×

莊家兄弟兩人的年紀相差是八年。

老大莊照羽，外號玲瓏劍客。

老二莊照烈，外號逍遙劍客。

他們覺得自己是個風流瀟洒的人。

他們也覺得自己的外號瀟洒脫俗。

但有人却認為這兩個人庸俗極了，而他們的外號，更是不堪入耳之至。

從來都沒有人敢在莊家兄弟的面前說出這種話，但就在這一天的晚上，他們的確聽見了。

說出這種話的人，是個和尚。

小和尚嗎？

不。

這人不是個小和尚，而是一個老得連腰都伸不直的老和尚。

× × ×

和尚也有很多種。

有的和尚戒絕七情六慾，除了敲經唸佛之外，其他塵世中的事情一概不懂。

既不懂，也不管。

這是如假包換的真正和尚。

這種和尚的道行當然很不錯。

但有些和尚却比較「多才多藝」。

他們不但敲經唸佛，而且還有一身武功。

他們有俠士之風，路見不平，拔戒刀而相助。

這些和尚並不一定戒殺。

有時候他們殺人的手段，會比江湖大盜更不留情。

然而，那是以殺止殺。

我佛如來，也難免有作獅子吼的時候，又何況是和尚？

不過，這些和尚大致上來說，仍然是比較遵守佛門戒律的。

最少，他們不喝酒，不吃葷，不貪財好色。

但還有另一種和尚，這種和尚比上述一種和尚更厲害百倍。

和尚不該喝酒？

他們照喝不虞。

和尚不吃葷？

對不起，他們連狗腿亦照吃可也。

和尚不貪財好色？

未必，有某些和尚居然腰纏萬貫，三妻四妾呢！

世上真的有這種和尚？

有！

最少在香香園中，就已出現了一個這樣子的和尚。

× × ×

這個和尚雖然已經很老了，但他除了禿頂披袈裟之外，一點也不像個和尚。

他的手指上有七八隻價值不菲的戒指，其中有一枚碧綠玉戒，那顆碧玉比荔枝還大。

他身上那一套袈裟，是少林寺著名的寶佛袈裟。

光是這一套袈裟的價值，便堪用價值連城四個字來形容。

他手中有一根金光燦爛的禪杖。

那是金杖，一柄全身都是用純金鑄造的。

這人似乎像個和尚，但他更像一個不倫不類的暴發戶。

比莊家兄弟更像暴發戶的暴發戶。

這種和尚畢竟是比較罕見的。

他居然還有隨從。

老和尚的隨從，却不是和尚，而是兩個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

當這三個人一踏進香香園的時候，洪美姑就已經知道，這裏將會有事情發生。

她的估計沒有錯誤。

這個有錢的老和尚果然是來生事的。

（十一）

老和尚一看見了莊家兄弟，立刻就把這兩個人說得一文不值。

莊家兄弟臉色同時一沉。

他們都在打量着這個看來命不久矣的老和尚。

但老和尚却連眼角都不瞧他們一眼，一雙眼睛只是發直的直盯着洪美姑。

洪美姑居然垂下了臉。

她的臉皮忽然就嫩得像個剛剝殼的鷄蛋。

老和尚淡淡一笑。

「不錯，真不錯！老僧早就聽人說過，香香園的洪老闆是個出色的美人兒。」

莊照烈冷冷一笑：「想不到這個老禿顱不但口沒遮攔，而且色心比年青的小伙子還更重。」

老和尚哈哈一笑：「臭小子，這一次總算你說對了。」

莊照烈冷冷一笑：「色心重的和尚，通常都不會活得太長久的。」

老和尚大笑。

他大聲道：「你也是個臭小子，但你的說話却錯了。」

莊照羽勉強忍住怒氣。

他當然已準備重重的教訓這個老和尚一頓，但在未曾教訓這個老和尚之前，他倒想聽聽對方的謬論。

但老和尚的說話，却似乎一點也不荒謬。

老和尚道：「色心越老的和尚活得越長久，老僧今年已整整一百歲！」

一百歲！

這個老和尚竟已一百歲？

而且，一百歲的老和尚竟然對女人還有這種興趣？

看來，這個老和尚真不是個普通的和尚。

（十二）

莊家兄弟早就對這個言出無狀的老和尚大為憎惡。

這個自稱一百歲的老和尚，準是活膩了。

莊照羽怒道：「就算你今年一千歲，莊某今日也要給你一個好好的教訓。」

老和尚大笑：「老僧正想找個人好好的教訓我，事實上老僧想找人教訓自己已找了很久，但找了好幾十年，除了風雪老祖之外，想教訓老僧的人，結果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風雪老祖」四個字一出口，莊家兄弟的臉色同時一變。

風雪老祖是甚麼人，他們雖然沒有見過，但總是聽人說過的。

風雪老祖是北極雪地第一高手，昔年縱橫天下，若以他的身份與少林寺方丈千藏大師相比，最少要高了兩輩。

雖然，現在風雪老祖已然物化，但是，這個武林大宗師的名字仍然是挺够嚇人的。

老和尚哈哈一笑，打量了兩人一眼。

「怎麼還不快出手？難道怕了老僧不成？」

莊家兄弟面面相覷。

事實上，他們的心中的確忐忑不安。

但他們仍然不甘示弱。

也可以說，他們已勢成騎虎，這個臉他們實在丟不下。

莊照羽首先揮劍，毫不留情地向老和尚的身上招呼，但老和尚却在這個時候把金杖拋到給背後的隨從。

他的劍極快。

不但快，而且毒辣非常。

然而，他的劍招剛使出，那柄「無堅不摧」的劍忽然就像脆餅一樣，「卜」的一聲斷了。

莊照羽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莊照烈大喝道：「老妖僧果然有點道行。」

老和尚笑道：「當老僧已經道行高深的時候，你們兩人還未出世。」

莊照烈怒道：「臭和尚，十八年後你就會再度出世！」

刷！刷！刷！刷！

刷！刷！刷！

刷！刷！

刷！

一連十劍快如電閃。

老和尚雙腿紋風不動，上半截身軀左閃右縮。

看他的身子閃動得並不怎樣快，莊照烈這十劍居然就完全刺了個空。

莊照羽站在一旁，他的臉色也是陰晴不定。

他連老和尚用甚麼手法弄斷自己的劍還看不清楚，只知道自己的玲瓏劍已經斷了。

莊照烈這十劍很快。

但莊照羽敢保證，就算莊照烈的劍再快一倍，也絕對無法把這個老和尚擊在劍下。

這個自稱已經有一百歲的老和尚，實在是個厲害之極的對手。

他自稱除了風雪老祖之外，江湖上已沒有甚麼人能「教訓」得了他，這件事看來恐怕並不假。

莊照羽一個照面之間便已斷了劍。

但莊照烈似乎好一點。

他十劍落空，跟着又是比剛才十劍更快，更狠的連環十九劍。

老和尚淡淡一笑。

劍風之中，他說出了三個字：

「好劍法！」

香香園每個人的臉色都已變了。

莊照烈果然不愧是個劍術高手。

但是，他這十九劍和他的外號並不相襯。

他的外號是逍遙劍客，但他的劍法並不怎樣逍遙洒脫，只是狠辣霸道，兼而有之。

他這十九劍已刺得極快，也極準。

他每一劍刺出，最少在一丈方圓之內的地方，都在他劍鋒威力的控制之下。

老和尚說他的劍法是「好劍法」，絕對沒有過份誇張。

但「好劍法」是一回事，能否把老和尚擊敗，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莊照烈已把他在劍鋒上的功力完全發揮。

就算給他第二次機會發劍，他也未必能夠再施展出這十九招精妙的劍法。

然而，這十九劍仍然還是落空了。

老和尚臉上的笑容，在莊照烈的眼中看來，簡直就比鬼魂的臉還可怕。

當他第十九劍刺空了之後，他的劍忽然也「卜」的一聲，宣告斷折。

直到現在，莊家兄弟總算清楚老和尚是怎樣把他們的劍弄斷的。

原來老和尚的左手有一把鐵鉗。

這把鐵鉗也不知道是用甚麼鑄造而成的，莊家兄弟的劍一碰上這把鐵鉗，立刻就被鉗斷。

莊家兄弟知道這一次遇上了一個厲害的高手。

他們原本是想來到香香園風流快活的，但現在他們的心中只有一個念頭。

他們在想：「如何逃命！」

× × ×

正當莊家兄弟在思量如何逃命之際，老和尚突然把金禪杖拿回。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令到莊家兄弟臉如土色的動作。

他忽然像隻飛鳥般，在香香園中左穿右插。

老和尚一面施展輕功，一面淡淡的對莊家兄弟說道：「老僧的輕功，雖然比風雪老祖差一點，但要抓住你們兩人，只怕還是輕鬆得很。」

莊家兄弟明白。

老和尚是在存心炫耀輕功，意思已擺得很明顯，他們是絕對沒有希望逃得掉的了。

這個老和尚的輕功，最少比莊家兄弟强上三倍！

（十三）

莊家兄弟認栽了。

他們各持斷劍，木然地站立着。

這是他們畢生以來感到最不愉快，也最尷尬的時刻。

老和尚很快又站在他們的面前。

他臉上的笑容漸漸消褪。

他冷冷的盯着莊照羽，道：「你們兩兄弟之中，還是你比較誠實一點，老僧現在只想問你一句說話，只要你老老實實回答，老僧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莊照羽平時的威風，現在已變成了額上的冷汗。

老和尚又冷冷的說下去：「你們的教主在甚麼地方？」

莊家兄弟的臉色同時變得更難看。

他們沒有回答。

老和尚冷冷道：「別以為你們的事能夠瞞得過全天下的人，昔年你們替毒花教主殺了西藏鉅富，搶走大批寶物，毒花教主只是把其中一成分給你們，兩位便已成為富甲一方的武林大豪。」

莊家兄弟一言不發。

無疑，他們已在默認。

老和尚又道：「老僧想找你們的教主，快把他的下落說出！」

莊家兄弟猶疑了半晌。

到最後，莊照羽終於嚅嚅說道：「他在——」

可是，他只是說出了兩個字，忽然就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老和尚神色一凜。

只見莊照羽的背心，已中了無數的毒針。

不但莊照羽倒下去，連莊照烈亦同時被毒針所殺。

老和尚的目光，立刻轉移到另一個人的身上。

發射毒針的人，赫然竟是香香園的老闆洪美姑。

× × ×

洪美姑的人漂亮。

她施放毒針的手法也同樣漂亮。

莊家兄弟本是這裏的常客，但現在，他們已永遠的留下。

× × ×

「好毒辣的毒針。」老和尚冷冷地一笑。

「毒針若不毒辣，又與綉枕頭的針何異？」洪美姑也在笑。

但她的笑容却很輕鬆，而且媚態萬千。好像想把這個老和尚的魂魄從七竅裏勾了出來。

老和尚道：「妳必須明白一件事。」

洪美姑道：「請說。」

老和尚道：「妳的毒針雖然毒辣，但老僧如果要留下他們兩人性命的話，妳的毒針暗算根本就無法得逞。」

洪美姑道：「既然如此，大師何不出手？」

老和尚嘿嘿一笑：「像他們這種人，並不值得老僧出手挽救他們的性命。」

洪美姑嫣然一笑：「倘若有人要殺我，大師也是否同樣見死不救？」

老和尚道：「那可不成。」

洪美姑道：「為甚麼？」

老和尚乾咳一聲，道：「妳畢竟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人，老僧正想要妳陪伴陪伴，共渡良宵。」

洪美姑的臉色沒有變。

她只是淡淡的道：「大師眞的有這個興趣？」

老和尚道：「老僧對於漂亮女人的興趣，向來都不少。」

洪美姑又是一笑。

「既然如此，大師不妨跟隨小妹到房中一敍。」

老和尚並不客氣。

他甚至吩咐兩個隨從在門外等候，不必相隨。

香香園每一個人的眼睛都瞪得很大。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種怪事。

（十四）

在一間修飾得不怎樣華麗，但却充滿一股迷人氣氛的房子裏，老和尚與洪美姑單獨相對。

洪美姑嘆了口氣，對老和尚道：「這件事與大師本來並無任何關係，大師又何苦一定要干涉敝教呢？」

老和尚忽然低喧一聲佛號。

他臉上的表情變得很嚴肅，不再像剛才般嘻皮笑臉。

「老僧已整整一百歲，本來任何事都不該再去多管，但貝大俠却與老僧有非同小可的交情，他的事也就是老僧的事。」

洪美姑冷笑：「貝美簷是個心狠手辣的江湖大盜，想不到大師居然與他有非同小可的交情。」

老和尚怒道：「誰說他是一個江湖大盜？」

洪美姑道：「長安城九大富戶被刼，這是西門無珠與貝美簷幹出來的。」

老和尚道：「西門無珠含血噴人，他的說話老僧豈會相信。」

洪美姑道：「無論大師是否相信，但大師若要與敝教作對，恐怕將會吃力不討好。」

老和尚緩緩道：「老僧從來就沒有為自己打算過，反正老僧已年逾過百，又還有甚麼事情是放不下，看不透的。」

洪美姑冷冷道：「大師眞的想找敝教教主？」

「不錯，他在哪裏？」

「大師找他，想必然不懷好意？」

「對毒花教來說，可以這麼說，但對整個武林同道而言，却是一件好事。」

洪美姑嘆了口氣。

「可惜大師忘記了我是甚麼人。」

老和尚搖頭：「老僧沒有忘記，妳是毒花教裏的迷花。」

洪美姑笑了：「大師既知小妹是迷花，而你居然敢跟隨我來到這裏，豈不是太過冒險了一點？」

老和尚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很好！說得很好！」

洪美姑吃吃的笑意更甚：「你很快就會入地獄了。」

× × ×

迷花。

洪美姑原來是毒花教裏，有「花中殺手」之稱的迷花。

迷花擅於「迷」！

以色迷人。

以毒迷人。

她的確是一個很迷人的女人，不少男人已名副其實的給她「迷死」了。

但她能否「迷死」眼前這一個老和尚呢？

（十五）

洪美姑的一雙眼睛很美。

迷人的美。

勾魂攝魄的美。

房中的香氣彷彿越來越濃厚。

但老和尚仍然很清醒，他一點也沒有被「迷倒」的樣子。

洪美姑忽然解開了胸脯前的衣扣。

她吃吃的對着老和尚笑道：「你自命是個風流和尚，你如果有胆量把我擁抱着，那麼我就服了你。」

老和尚淡淡一笑。

「好一個激將法。」

請將不如激將。

洪美姑並不愚蠢。

她知道要對付這個老和尚，一定要施展渾身解數的功夫。

而且，這畢竟還是很冒險的。

但洪美姑不怕。

她本來就是一個胆子比胸脯還大的女人。

× × ×

大胆的女人。

豐滿的胸脯。

房中已充滿迷藥，還有一個足以迷死絕大多數男人的女人。

這個老和尚是否能夠經受得起這種迷惑？

忽然間，老和尚也笑了。

他果然走上前，把洪美姑緊緊的擁抱着。

他上下其手，一點也不像個和尚。

他越是不像和尚，洪美姑就越是笑得愉快。

但忽然間，洪美姑的笑容僵住了。

原來老和尚在擁抱她的時候，已用一種很巧妙的手法，把她身上的十二個穴道完全制住。

老和尚微微一笑，然後鬆手。

「怎麼樣？很舒服了罷！」他笑着說道。

洪美姑沉聲道：「如果你以為已經得到勝利，那將會是一件愚不可及的事。」

老和尚道：「妳也沒有眞的把老僧迷倒，迷藥失効，妳的迷功也不能對老僧產生任何的作用。」

洪美姑冷冷道：「大師，你未免太自信了。」

老和尚道：「看妳的神態，似乎是老僧已經中了妳的甚麼詭計。」

「不是詭計，而是比你棋高一着。」

「老僧倒想聽聽妳的說話。」

洪美姑道：「大師可知道你現時正在甚麼地方？」

老和尚道：「香香園。」

洪美姑道：「大師可知道香香園之內，有一間死室？」

「死室？」

「不錯，死室。」

「甚麼叫死室？」

洪美姑冷冷道：「凡是進入死室的人，除我之外，誰都沒有可能活着離去。」

老和尚道：「難道這裏就是死室？」

洪美姑沒有回答。

因爲已有另一個人的聲音代替她回答老和尚的詢問。

那是一個令人聽來極不舒服的聲調。

這一個聲調，竟似是在這間房子的四周同時响起。

這聲音迴響着道：「不錯，這裏就是死室！」

× × ×

死室！

這個名詞的確令人聽來有點悚然的感覺。

但老和尚好像毫不動容。

死亡，對於他來說，彷彿已不是一件值得驚懼的事。

那聲音又再冷冷的响起——

「想不到昔年與風雪老祖齊名的不戒大師，居然會來到這種地方。」

老和尚悠然道：「老僧是佛門的大叛徒，將來圓寂之後，絕對沒有資格歸登極樂，必然是第十八層地獄的住客，既然如此又何必拘拘束束，香香園是美女如雲的地方，自然是老僧應該流連忘返之地。」

他的說話很冗贅。

冗贅得簡直是多餘。

他爲甚麼要說這麼多多餘的說話呢？

原因只有一個。

他在拖延時間，靜中觀察對方將會採取些甚麼行動。

有一點他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來者是個高手。

一個武功絕頂的武林高手。

最少，這個人的武功，絕不會在自己之下！

（十六）

能够與不戒大師相提並論的武林高手，當然並不會多。

但不戒大師也可以肯定，這個人的年紀最少比自己年輕五十歲。

這一點，從對方的嗓子他可以辨別出來。

這人的年紀，應該是五十歲左右。

但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不戒大師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的形勢並不有利。

因爲這一間「死室」，忽然就緩緩的向地下方面陷了下去！

× × ×

不戒大師沒有走避。

他並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

在幾十年前，他有一個綽號，就叫做「不怕死和尚」。

幾十年前他不怕死，現在更不怕死。

但他當然不會甘心讓自己不明不白的死在這裏。

他沉默着。

他正在等待敵人向自己發出致命的攻擊。

× × ×

死室不斷的向下沉。

從表面上看來，這間死室和普通的房子沒有任何特別之處。

但當這間房子的門一經鎖上之後，這間房子簡直就變成了一個最牢固的監獄。

然而，想困住不戒大師這種武林奇人，仍然是不足够的！

就算你把不戒大師困在京師裏最牢固的死囚牢，他也會很輕鬆的就溜之大吉。

別人看來很難辦到的事情，在不戒大師的眼中看來，也許就會變得比吃番薯還容易。

不戒大師不喜歡吃番薯。

他甚至看見了番薯的形狀，便會有胃口大倒的感覺。

他並非不吃齋，而是吃葷遠比吃齋菜多得多。

× × ×

死室中的燈光，忽然熄滅了一大半。

原本有十盞宮燈的房子，現在就只剩下了兩盞。

光綫是暗得多了。

但對於不戒大師這種人來說，有沒有燈光都絕不成問題。

黑暗中，房子東方忽然裂開了一個缺口。

那是一扇暗門，門前出現了一個人。

黑暗的背後更黑暗，但在暗門面前出現的人，他的臉居然是發亮的。

那是一種像磷火般的光亮。

這人的手中有一根蠟燭。

蠟燭在燃點着。

蠟燭的顏色是青綠的。

燭光也同樣青綠的，令人看來有一種說不出的妖異氣氛。

這人的臉發亮，因爲他的臉上戴有面具。

一種比死人臉色更可怕的面具。

× × ×

不戒大師雖然被人們視爲荒誕不經的和尚，但是，這個風流的和尚也有他的好處？

他的好處就是行事光明磊落，在他的一生之中，似乎眞的做到「事無不可對人言」的地步。

光明磊落的人，當然也是喜歡光明磊落的朋友。

貝美詹是他的朋友。

因爲貝美詹也是個光明磊落的人。

貝美詹一生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言行舉止，從不閃閃縮縮，鬼鬼祟祟。

但眼前在暗門中出現的人，却令到不戒大師討厭到了極點。

「老僧操你九族！」不戒大師甚麼都不戒，連粗話也同樣不戒：「在老僧面前蒙頭蒙面的人，通常很快都會被棺材蓋蒙着！」

蒙臉人冷冷一笑：「好一個不戒大師，果然不愧是風雪老祖的勁敵。」

不戒大師說道：「那個老不死已經死了。」

蒙臉人道：「你也認爲他該死，所以才叫他老不死？」

不戒大師的臉上忽然顯出了黯然的神色。

他沉默了良久，才緩緩的道：「風雪老祖活着的時候，老僧叫他老不死，現在老僧也是叫他老不死，但老不死現在已死了，如果老僧能够代替他死，就算一口氣連死一百次，却又何妨？」

他的聲綫漸漸變得很蒼涼。

蒙臉人冷冷的道：「大師不必過份傷心，你想見風雪老祖，並不是一件難事，你很快就會在地獄裏看見他。」

不戒大師道：「很好，如果你有本領把老僧送到地獄去，那眞是一件好事。」

蒙臉人忽然把青色的蠟燭吹熄。

就在同時，蒙臉人的蠟燭已向不戒大師的鼻尖之上拋去。

× × ×

這是一根很特別的蠟燭。

這一根蠟燭不但火焰是青色的，在蠟燭的底部，居然還有一截五寸長的刀鋒。

刀鋒也是青色的。

青藍的刀鋒，奪人眼目的光采。

蠟燭一拋出，刀鋒的殺氣就已把整間「死室」籠罩着。

不戒大師冷冷道：「來得好。」

三個字說話的時間，蒙臉人也已同時揮出了九掌。

這九掌配合着蠟燭的出擊，威力之大，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

洪美姑的身子，居然被蒙臉人這九掌所震開。

但不戒大師仍然是站在那裏，除了衣袂風聲獵獵作响之外，他整個人連一寸都沒有移動過。

那一根暗藏刀鋒的蠟燭，已被不戒大師的金禪杖所擊落。

至於蒙臉人同時發出的九掌，也被不戒大師用左掌一一化解開。

不戒大師接下蒙臉人九掌之後，立刻採取反擊。

他用金禪杖反擊，氣勢之猛烈，絕不在蒙臉人的攻勢之下。

洪美姑雖然被震開一旁，但眼前兩人的劇戰，仍然使她有心驚胆顫的感覺。

但她知道，不戒大師將會敗在這一個蒙臉人的掌下。

是否她認爲不戒大師的武功及不上蒙臉人呢？

不。

蒙臉人的武功雖然極高，但不戒大師是武林一等一的武學宗師，蒙臉人想擊敗他，絕不是一件易事。

但不戒大師却已中了一種足以削減他七成內功的奇毒。

那是死室裏散播着的散功花香。

散功花香是一種很特殊的香氣，最少要在一間密室中蘊藏半年才會生效。

一般毒氣，不容易把不戒大師這種武林高手毒倒。

但這種散功花香極其厲害，就算是內功最深厚的人，亦絕對無法可以抵擋得住的。

除非他事前已服下了解藥。

洪美姑和蒙臉人都已服下解藥，而不戒大師當然沒有服下。

不戒大師已中毒。

這種毒不能殺死他，但却足以把他的內力削減七八成。

內力削減七成，對於不戒大師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毫無疑問地會敗在蒙臉人的手下。

× × ×

不戒大師果然敗陣。

他的內力已大大被削減，雖然他餘下來的內力還極充沛，但已不足以抵禦蒙臉人的猛烈攻勢。

不戒大師沒有驚懼，他只是覺得很奇怪。

他在奇怪這個蒙臉人的武功何以會如此厲害？

但他並不呆。

他很快就發覺到，對方的內力固然深厚，但自己敗陣的主要因素，是因爲自己的內力已比平時削減了甚多。

不戒大師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

他只覺得自己的死期不會太遠了。

這裏是死室。

無論任何人來到這裏，都難逃一死的悲慘命運。

不戒大師是否被殺呢？

沒有。

雖然不戒大師敗在蒙臉人的手下，但他沒有被殺。

不戒大師的穴道被制，又被囚在一間地牢裏。

蒙臉人要向他逼問一個人的下落。

他要找的人，就是寶貝和尚。

（十七）

找寶貝和尚的人眞不少。

但寶貝和尚是否在冰雪鎮上呢？

× × ×

寶貝和尚本來的確在冰雪鎮上。

然而，那已是一個月前的事。

現在寶貝和尚在哪裏呢？

答案是：長安！

× × ×

龍城璧和衞空空都在到處尋找寶貝和尚。

他們知道，寶貝和尚有兩個師父。

這兩個師父，一個在冰雪鎮，而另一個則在長安。

他的兩個師父，一個是和尚。

在冰雪鎮上的和尚，是不戒大師。

不戒大師是佛門怪傑，年紀雖老，但仍然和以前一樣，喜歡惹事生非。

幸好他惹事生非所針對的對象，都是不平的事，不平的人。

寶貝和尚還有另一個師父。

這一個師父居住的地方是長安。

這個師父的年紀，比不戒大師年輕三分之一，現在大概六十八九歲左右。

他是長安十大鉅富之一。

他姓萬，名無一。

他有三個外號。

第一個外號是「萬中無一」。

第二個外號是「萬無一失」。

而第三個外號，却是長安城中人盡皆知的「長安之虎」！

× × ×

虎！

儘管世人經使常用「談虎變色」這一句詞語，但在長安的老百姓，却是剛剛相反。

他們對於長安之虎萬無一失極具好感的。

萬無一失在長安已居住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以來，他一直都是長安城中最受人尊敬的富翁。

他並不是個沽名釣譽的人。

但他的名譽却比任何沽名釣譽的人都好得多。

× × ×

在這一天的早上，萬無一正在後園子裏的一座涼亭下，喝着一杯濃茶。

這一杯茶，是他託人從九荑峯上葉氏山莊買回來的一葉香。

葉氏山莊並不是一個細小的山莊。

這一爿山莊每年的開銷都很大。

它唯一的收入，就是靠售賣茶葉。

葉氏山莊的後面，有一座小山峯，山峯的半腰能種茶。

這個地方只能種一種茶葉，那就是一葉香！

一葉香，每年的產量並不多，只有十斤。

但這十斤茶葉的價值，已足够葉氏山莊每年的鉅大開支。

× × ×

一葉香不但是茶葉，也是補品。

它對於練習內功的人，有極佳的補助作用。

能够買得起這種茶葉的人，當然是非富則貴的大人物。

萬無一就是其中一個顧客。

他每年向葉氏山莊購買五斤一葉香。

能够買得起五斤一葉香的人，固然不多。

能够每年捨得花二萬五千兩銀子去買幾斤茶葉的人，恐怕世間上很難找得出幾多個。

而萬無一喝一葉香這種茶葉，已整整十年。

茶香濃。

× × ×

萬無一在涼亭下喝茶，他喝得很慢。

他平時喝茶也是慢慢喝的。

但這一杯，他喝得更慢，因爲去年買回來的五斤一葉香，現在已只剩下了最後一壺。喝完了這一杯之後，又要買回新的一葉香才可以品嚐得到這種滋味了。

喝茶也和喝酒一樣，是「有癮」的。

世間上有茶癮的人，絕不會比有酒癮的人少。

萬無一的茶癮，看來已足與唐竹權的酒癮相比。

他已派了四個武功很不錯的弟子，到葉氏山莊去購買五斤一葉香。

葉氏山莊賣茶葉，有一項古老相傳下來的規定，一葉香雖然可以出售，但絕不「送貨」。

所以，凡是購買一葉香的人，都要親自到葉氏山莊。或是派人到葉氏山莊去購買。萬無一派出去購買一葉香的弟子，已去了足足兩個月。

平時，他們只消四十天便會把茶葉買回來，但現在已超過了二十天。

萬無一派了兩個更精明的弟子到葉氏山莊去查探他們的下落。

難道他們已遭遇到甚麼意外？

萬無一眞的有點担心。

喝完了這一壺茶之後，又要等到甚麼時候才會有機會再品嚐到這種茶葉的香味呢？

× × ×

茶已喝光。

萬無一的心情並不愉快。

就在他正想再派兩個弟子到葉氏山莊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了一個令他震驚的消息。

寶貝和尚回來了。

（十八）

寶貝和尚是他最後收錄的一個弟子。

他所有的弟子中，只有這一個弟子是個和尚。

萬無一對於和尚並無好感，但這個弟子還未拜在他的門下，便已經是個不折不扣的小和尚。

萬無一收錄寶貝和尚爲弟子的事，是一個極大的秘密。

外面的人絕不知道，萬無一的弟子當中，其中居然有一個是小和尚。

萬無一爲甚麼要收錄一個小和尚爲弟子呢？

寶貝和尚　行藏隱秘

寶貝和尚回來，並不是一個壞消息。

但寶貝和尚受了重傷，却是一件令到萬無一爲之震驚不已的事。

寶貝和尚雖然年紀輕輕，但他的武功如何，萬無一是心中有數的。

寶貝和尚不但是他的弟子，也是佛門怪傑不戒大師的弟子。

江湖上，號稱不戒大師的和尚共有三個。但年紀最老，行事最荒誕不經，武功也是最高的不戒大師，就是寶貝和尚的師父。

不戒大師與長安之虎萬無一調教出來的弟子居然受了重傷回來，又怎令到萬無一不爲之震驚？

× × ×

寶貝和尚的確受了傷。

他的胸膛，結結實實的捱了一掌。

他回到萬府的時候，整個人差不多已陷入昏迷的狀態。

但他仍然沒有忘記，自己在萬府中是一個「秘密弟子」。

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萬府中的人，甚至是萬無一的其他十八個弟子，都不知道萬無一居然收錄了一個和尚作爲關門弟子。

寶貝和尚次次到萬府，都是從後園的一間柴房裏出入的。

柴房是屬於賴老坤管轄的地方。

賴老坤是萬府的雜務總管，廚房、花園，柴房和馬房都由他管轄。

賴老坤在萬府中的地位，雖然比不上另一位總管郝伯襄，但萬無一對他是相當信任的。

賴老坤有個怪脾氣。

他甚麼地方都不肯住，只喜歡住在那間簡陋的柴房裏。

這一天，賴老坤比較遲一點起床。

昨夜他曾喝過半斤紹興酒。

他的酒量很差，只不過八兩紹興酒，就已經幾乎把他弄醉。

當賴老坤起床的時候，他忽然看見柴房門外有條人影在閃動。

賴老坤的酒量差，武功也同樣的不濟事。

但他有一個長處，就是無論遇上任何事情，他都會很鎮靜的去處理。

柴房門外人影閃動，他並沒有大驚小怪。

他很鎮靜的打開柴房的木門。

門外的那條人影就像個元寶般跌了進來。

跌進來的人，就是寶貝和尚。

寶貝和尚已受了重傷，他的胸膛捱了一掌。

那是震山掌的掌力！

× × ×

萬無一爲了治理寶貝和尚的傷勢，足足花了整個上午。

到了午晌時份，他才終於長長的吁了口氣。

「這個小和尚性命總算檢回來。」

賴老坤雙眉緊皺：「他的傷勢相當嚴重。」

萬無一點點頭，說道：「無論是誰中了震山掌，都非死不可，除非是練過鐵布衫和金鐘罩這些功夫的武林高手。方會例外。」

賴老坤神色凝重。

寶貝和尚並沒有例外。

雖然他的武功比賴老坤高得多，但他也同樣捱不起震山掌。

萬無一嘆了口氣，道：「剛才老夫給他餵了一劑靜心藥，他將會在床上睡到今夜，他實在很需要完全靜止的休息。」

賴老坤點點頭，道：「我會很小心的伺候他。」

萬無一道：「看來把他擊傷的人，必然是毒花敎的高手。」

賴老坤道：「毒花敎近來到處追殺他，似乎非把他殺掉不可。」

萬無一道：「這一點老夫早已知道，看來他還會遭遇到不少的災刦，照老夫的想法……」

賴老坤接着道：「未知道主人有何高見？」

萬無一沉吟半晌，道：「把他留在這裏，並不是妥善的辦法。」

賴老坤悚然說道：「他已經受重傷，如果主人不容許他在此地給治療傷勢，豈非……」

他的話還未說完，萬無一便揮手道：「你會錯意了，老夫並非把他趕出萬府，而是要找個更秘密的地方把他藏起。」

賴老坤沉吟半晌，道：「不若把他放在第三層地牢裏，那裏一定比較安全。」

萬無一考慮了片刻，道：「你的意思很不錯，老夫也正有這種想法。」

賴老坤回答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

萬無一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他隱藏的地點，絕不能洩漏給任何人知道。」

賴老坤恭聲道：「屬下知道。」

萬無一又嘆了口氣，道：「包括你在內，連你也不能知道這一個秘密。」

賴老坤的臉色變了。

萬無一沉聲道：「你很聰明，也很盡忠，可惜這一個秘密，除了老夫之外，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

賴老坤明白他的意思。

萬無一的臉上，以已出現了濃厚的殺機！

賴老坤閉上了眼睛。

他在等死。

× × ×

賴老坤並非故意作態。

他的確是在等死。

寶貝和尚的藏身地點，萬無一已說得很明白，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這是一個絕大的秘密，但賴老坤却已比萬無一更早說了出來。

賴老坤雖然略懂武功，但他又豈是萬無一的敵手？

就算他能够與萬無一交手，他也不會反抗。

他對萬無一這個主人，的確是非常的忠心。

世間上如果沒有萬無一這個人，賴老坤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死在長安城的一羣惡霸手下。

賴老坤的性命，是萬無一從一羣無賴手中搶救回來的。

而賴老坤現在略懂武功，這些武功也是萬無一傳授給他的。

賴老坤並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萬無一既然現在要他去死，那麼他也死而無怨。

他已多活了二十年。

他甚至很感激萬無一。

同時，他也相信萬無一要殺自己，必然是逼不得已才會動手的。

所以，他就在絕無反抗的情況之下等死。

等死並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

最少，現在賴老坤並無痛苦的感覺。

× × ×

然而，他也沒有死。

× × ×

賴老坤聽見了一陣掌風的聲响。

他以爲自己立刻就會歸登極樂世界。

接着，他又聽到一陣慘呼的聲音。

賴老坤一怔。

爲甚麼聽到這一陣慘呼之聲，但這慘呼之聲却又不是發自他的口中呢？」

一時之間，他給弄糊塗了。

他睜開眼睛一看，忽然發覺柴房的門外，直挺挺的站着了一個人。

這個人他認識。

因爲他就是萬無一萬府裏的總管郝伯襄。

× × ×

郝伯襄在平時的臉色，總是紅紅潤潤的。

他很少喝酒。

但無論是否已經喝酒，他的臉色通常都是很紅潤的。

紅潤的臉色，一向都認爲被人視爲健康的膚色。

但現在站在柴房門外的人，雖然賴老坤明知他就是郝總管，但他偏偏是不能相信，這個人眞的就是郝伯襄。

因爲郝伯襄的臉色現在已變成了一片青白，青白得就像個死人。

事實上，他已不折不扣的是個死人。

無論是誰，當他的咽喉上穿了五個大

洞的時候，都一定非死不可。

雖然賴老坤看見郝伯襄的時候。郝伯襄是站立着的，但他很快就倒了下去。

（十九）

柴房內外，忽然就變成了一片死寂的世界。

賴老坤沒有出聲。

他現在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他已知道了一件事，萬無一根本就不是想殺自己。

他要殺的人，其實就是郝伯襄。

他爲甚麼要殺郝伯襄呢？

答案很簡單，因爲郝伯襄一直都在柴房的門外，竊聽萬無一和賴老坤的談話。

竊聽主人的秘密，這條罪就算罪不致死，但也是嚴重得很。

賴老坤的心裏沒有想到，萬無一把郝伯襄殺掉了是否有點過份。

一個連自己性命都願意交在主人手裏的僕人，又怎麼會對一個竊聽者的生死關心？

他只覺得郝伯襄該死。

無論是誰對萬無一無禮，或者是對萬無一不忠實，這人都應該去死。

所以，現在郝伯襄死了，賴老坤也不覺得有何不妥之處。

× × ×

萬無一忽然把郝伯襄的屍體拖進柴房之中，然後把柴房的門戶緊緊關上。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

「老夫早就對他動了疑心，想不到他原來眞的是個奸細。」

「奸細？」賴老坤的神態有點緊張：「他是誰人派來的奸細？」

「毒花敎。」

「毒花敎？」

「不錯，」萬無一沉聲道：「毒花敎主，一直都與老夫不睦，他想殺我，我也想把他誅除。」

賴老坤道：「郝總管看來不像是個奸細。」

萬無一嘆了口氣，道：「最不像奸細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奸細。」

賴老坤搖了搖頭，頻頻在嘆氣。

萬無一忽然從懷中取出一個拳頭般大的小的藥瓶。

瓶裏有水。

這種水是藍色的。

這種藍色，就像是蔚藍的天空，蔚藍的大海。

但是這種藍色的水洒在郝伯襄的屍體上的時候，屍體立刻就冒出一層乳白色的烟霧。

一種腥刺的氣味，直湧向賴老坤的鼻孔。

賴老坤想咳。

但他沒有咳出來，他勉强的忍耐着。

乳白色的烟霧阻住賴老坤的視綫。

當賴老坤再向地上一看的時候，郝伯襄的屍體已不見了。

地上只有一灘黃水，和一撮灰白色的頭髮！

× × ×

賴老坤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已知道萬無一瓶子裏的，就是毀滅屍體最實用的化屍水。

萬無一嘆了一口氣，半晌才緩緩的說道：「郝伯襄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總管，可惜，唉……」

賴老坤一言不發，雖然萬無一剛才殺的是郝伯襄，但萬無一是否會連自己也一併殺掉，仍然是未可預知的事。

萬無一似乎已看穿了賴老坤的心事，他微微一笑，說：「你儘管放心，剛才老夫說要殺你，只不過是去引開郝伯襄的注意力而已，老夫絕不會殺你。」

賴老坤苦笑一聲：「但屬下已知道了寶貝的藏身地點。」

萬無一道：「老夫相信你絕不會把這個秘密洩露，你放心好了。」

賴老坤長長的吐了口氣，臉上露出了感激的神色。

「屬下很高興，畢竟主人還是相信我不會把秘密洩露，然而，這件事情關係重大，多一個人知道寶貝的藏身地點，他就會多增一分危險。」

他說到這裏，嘴角間突然沁出一絲血跡。

萬無一臉色一變。

「老坤！你已服下了毒藥？」

賴老坤露出了一個淡漠的笑容，緩緩的道：「不是毒藥，是……毒針……」

他攤開了左掌。

手掌上有一根藍浸浸的毒針，毒針前半截已染滿了鮮血。

萬無一臉如土色：「老坤！」

賴老坤含笑道：「這是浸在萬毒潭內已數十年的萬毒針，雖然毒力發作不算太快，但却絕對無藥可解其毒。」

萬無一神態黯然。

賴老坤的說話是事實。

這種毒針的確無藥可救。

賴老坤又道：「化屍水功效不錯，這是最佳的葬禮，乾淨俐落得很。」

說完了這三句之後，他的嘴巴已然僵硬。

片刻之後，賴老坤臉色變藍，倒斃在柴房之內。

× × ×

黃昏，晚霞並不燦爛，天色有點灰黯，好像想下雨了。

但雨點沒有落下，却有一陣冷風，吹亂了萬無一的頭髮。

平時，他總是喜歡戴着一頂高冠。

這一頂高冠的兩旁，却鑲着一顆色澤迷人的瑪瑙。

但今天黃昏，萬無一並沒有戴上這一頂瑪瑙高冠。

他彷彿有無限的心事，無限的憂慮。

在萬府中，有一座高樓。

那是萬無一平時很喜歡在上面喝茶的萬丈樓。

萬丈樓雖然沒有一萬丈，但在長安城中，建築得最高的就是這一幢萬丈樓。

（二十）

萬丈樓。

樓沒有萬丈。

但萬無一心中的憂愁，又何只萬丈而已。

他是寶貝和尚的師父，現在寶貝和尚受了重傷，他覺得自己應該負起絕對的責任，把他的傷勢完全治好。

經過了一番努力，寶貝和尚的性命總算保住了。

他中了一記震山掌，如果不是他本身武功有相當根底的話，他早已死在敵人的掌下。

寶貝和尚仍然未醒。

萬無一也不再在他身旁侍候，他悄悄的從地牢裏走了出來。

他在萬丈樓上，想喝一杯香濃的一葉香。

但茶葉已用罄，他的幾個弟子也一去無踪影。

他們是否遭遇到甚麼意外？

× × ×

萬丈樓是長安城最高的一幢建築物。

在萬丈樓上，可以俯覽長安城三分之一的景色。

雖然這一個黃昏有點冷，晚霞也並不燦爛奪目，但在萬丈樓上，風光仍然是美艷的。

然而，就在夜幕開始低垂的時候，萬無一看見長安城西南的一條大街道上，冒出了一陣濃厚的黑烟。

× × ×

有烟必有火。

失火了。

失火的地點，萬無一看得很清楚，那是萬鴻綢緞莊。

× × ×

萬鴻綢緞莊，是萬無一在長安城中十一間商號之中，生意做得最少的店號。

但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

只有萬無一和他的心腹手下，才知道這間綢緞莊是萬無一最重視的店號。

因爲在萬鴻綢緞莊裏的每一個人，都是萬無一旗下的精英高手。

綢緞莊內共有兩個掌櫃，一個帳房先生。

這三個人從外表看來，全是老糊塗，做起事來懶洋洋的，對待顧客更是禮貌差到了極點。

萬無一在長安城的十一間商號，最少有十間都是賺大錢的。

但萬鴻綢緞莊例外。

由於這三個老頭兒的脾氣實在太差，而這裏的貨色又劣又貴，所以就算是已經踏進門的顧客，也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溜之大吉。

萬鴻綢緞莊的生意，實在少得可憐。

但這三個老頭兒，並沒有被解僱。

除了這三個老頭兒之外，還有三個伙計。

這三個伙計也是懶洋洋的。

他們對於綢緞莊的生意一點也不關心，他們只關心自己的賭運。

他們經常都跑到吉記賭坊賭博，雖然賭的並不大，但賭的次數却比許多爛賭鬼還頻密。

這六個人，簡直就是商場上的飯桶。

有人背後批評，他們連飯桶都不像，只能算是像個馬桶。

「六馬桶」就是這六個人的外號。

當然，這個外號是附近的坊衆背後譏笑他們創造出來的，幸好他們的老闆是萬無一，在長安城的人緣又極好，所以坊衆才沒有更進一步的批評這三個人。

但，「六馬桶」這三個字，已難聽死了。

× × ×

「六馬桶」是否眞的是飯桶，甚至是馬桶呢？

如果是在商場而論，他們簡直就是飯桶！混蛋！

但是在武林中而論，他們却是一流高手。

那三個老頭兒，本是長白山厚冰峯下大義堡的乾坤三老。

乾坤三老在大義堡中已二十餘年，一向都極得堡主大義神君董無雙的重用。

但在十年前，董無雙病逝堡中，他臨終前囑咐三老，到長安城投靠在萬無一的旗下。

大義堡在董無雙逝世之後，羣龍無首，而且這一座堡壘亦久給風雪侵襲，早已搖搖欲墜，所以董無雙一死，這一爿基業就化作風流雲散。

現在，大義堡已成廢墟，而乾坤三老亦已遵從大義神君的遺言，投靠萬無一。

萬無一與大義神君雖然年紀有所差距，大義神君比萬無一年長二十餘歲，但他們却是一直以平輩論交，而且成爲摯友。

乾坤三老表面上看來昏庸無能，但却已暗中替萬無一解決不少困難。

萬無一在長安城中有今天這種地位，乾坤三老實在功不可沒。

還有那三個伙計，他們都是乾坤三老的弟子。

至於乾坤三老的名號及其弟子姓名如下：

裘之雲——外號金尺叟，擅用一把一尺二寸長的黃金尺，他是乾坤三老中的老大。

年紀：七十開外。

弟子：曾天鵬。

諸葛善——外號碎石刀王，他用的是「碎石金刀」，八八六十四式碎石追魄刀，罕逢敵手。

年紀：六十八。

弟子：姜方。

劉營——外號鐵指先生，他練的大力鷹王指功，招式快、狠、準，江湖中人早已聞名。

年紀：六十六。

弟子：趙小霸。

乾坤三老每人都只有一個弟子。

這三個弟子武功都不錯，就是好賭了一點。

這一天的黃昏，曾天鵬、姜方，趙小霸三人，又在吉記賭坊裏賭得天昏地暗。

很不幸，他們三個都輸得乾乾淨淨。

趙小霸甚至連褲子都輸掉。

他的褲子本來並不值錢，但莊家却和他賭氣，連他用褲子押注亦接受下來。

結果，趙小霸眞的連褲子都輸掉。

「媽的，眞箇『輸甩褲』了。」趙小霸喃喃地說道。

曾天鵬嘆了口氣：「我早就說過伍大帆今天的手風順得太厲害，不宜與他對賭，小姜偏不信邪，現在可舒服啦。」

是舒服？

還是輸服？

姜方笑了。

他的笑有點蒼凉的味道。

尤其是當他看見趙小霸那副狠狽的樣子，更是啼笑皆非。

× × ×

從這些景象看來，你能否相信這三個人居然都是武林高手？

武林高手是這副樣子的嗎？

但人不可以貌相。

這三個看來完全沒有出息的「年青飯桶」，其實他們有本事將整個吉記賭坊砸掉。

但他們絕不會幹這種無聊的事。

他們只要給人一個平凡的印象，那就行了。

在長安城內，他們實在平凡得很。

但就在這一個黃昏，這三個「平凡」的年青人，却遭遇到極不平凡是襲擊！

× × ×

當他們回到萬鴻綢緞莊的時候，就看見了一個臉上木無表情的白袍人。

這個白袍人的身旁，有一匹神駿的白馬，白馬拖着一輛木頭車。

馬車停在綢緞莊的門前。

車上有一大堆乾柴。

白袍人把這些乾柴逐一搬到綢緞莊的門前。

姜方立刻大喝道：「你是誰？你想縱火嗎？」

白袍人冷冷的盯着姜方，微微點頭：「不錯，你猜對了。」

姜方臉色一變。

他立刻衝前，迎面就向白袍人拍出一掌。

白袍人連看都不看他一眼，居然亮出火摺子，着亮了火光。

姜方連劈三掌，去勢急勁無與倫比，但白袍人却很輕易的就已一一避了開去。

白袍人好像對姜方的攻勢置諸不理，雖然姜方不停的向他襲擊，但他居然還能够把乾柴燃着。

這些乾柴一經燃着，火勢就迅速地蔓延開去。

曾天鵬和趙小霸看見情況不對，也各自亮出了兵器，加入了戰圈。

曾天鵬用的是一雙匕首，趙小霸用的是一雙短刺劍。

就在他們剛衝上前的時候，萬鴻綢緞莊內，突然也衝出了一條黑色的人影。

曾天鵬反手揮動匕首。

颼！

颼！

一雙匕首差點就要刺在這個人的咽喉上。

但就在千鈞一髮之際，曾天鵬突然急劇退後。

匕首沒有插在這個人的咽喉上，却反插在萬鴻綢緞莊的木門上。

因爲在最後一刹那間，曾天鵬已經看見這個衝出來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師父金尺叟裘天雲！

× × ×

裘天雲爲什麼會從綢緞莊裏衝出來？

他衝出來本來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門外有人縱火，他若還獃在綢緞莊之中，那才值得奇怪。

但就算他衝出來，也不應該撲向曾天鵬。

曾天鵬並不是他的敵人，而是他唯一的弟子。

難道裘天雲竟然要出手對付自己的衣砵弟子？

不。

裘天雲沒有瘋。

就算他瘋了，他也未必瘋到連自己的愛徒都認不出來。

他撲向曾天鵬，原因只有一個：

他已身不由主！

（二十一）

本是江湖第一頂尖高手的裘天雲，何以會身不由主？

答案更簡單。

因爲他並不是衝出來，也不是撲出來，而是被拋出來的。

裘天雲被人用內力，從綢緞莊之中拋出。

當他被拋出的時候，他的黃金尺並不在他的手上，而是在他的口中。

黃金尺居然在裘天雲的口中？

不錯。

這一把一尺二寸長的黃金尺，從他的口腔內插入，由他的後頸頸骨上插出。

這是一種絕對致命的傷勢。

所以，當裘天雲被拋出來的時候，他早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 × ×

曾天鵬呆住了。

他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更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他咬了咬自己的舌頭。

舌尖上傳來一陣劇痛。

這不是夢，而是活生生的事實，也是血淋淋的事實。

金尺叟裘天雲的武功如何，曾天鵬是知道的。

他對於師父的武功，一向都很佩服，也很有信心。

身爲裘天雲的弟子，曾天鵬感到很自豪。

但現在他的自豪已化爲一片空白，一片悲哀。

× × ×

白袍人縱火成功之後，姜方和趙小霸立時陷於窘境。

白袍人忽然冷冷的道：「萬無一旗下的精英高手，原來亦不外如是。」

他這兩句話剛出口，綢緞莊內立刻就有一個綠袍老人衝了出來。

這個綠袍老人，並不是被拋出來的。

他是趙小霸的師父劉營。

× ×

劉營鬚眉皆豎，十指箕張，直向白袍人衝至。

「惡魔，老夫與你拚了！」

他練的是大力鷹王指功，指力驚人已極。

但白袍人彷彿一點也不放在眼內。

因爲劉營衝出來的氣勢雖然駭人，但他身上也已受了傷。

不是輕傷，而是重傷。

他的背上，竟然明幌幌地插着了一把大刀！

× × ×

劉營雖然衝出來的氣勢極其兇悍，但他的攻勢並未使白袍人受到任何的傷害。

他的大力鷹王指功，現在只能使出三成的功力。

但即使他完全沒有受到損傷，他能否敵得過這一個白袍人，亦是大有疑問。

這個白袍人是誰呢？

在綢緞莊內把裘天雲殺死，把劉營擊至重傷的人，又是甚麼人呢？

曾天鵬想不出。

他也不敢想。

他的腦袋已變成一片空白。

劉營只是向白袍人攻出了十招，就再也支持不住。

白袍人沒有向他反擊。

因爲他不必反擊，劉營的脚步已越來越是凌亂。

劉營的確是拚盡了。

但他拚盡也無濟於事。

白袍人突然揚出一腿。

這一腿踢出之際，已是劉營筋疲力竭的時候。

劉營一聲驚呼未絕，整個身子已像球兒般被踢起。

白袍人的「脚法」很不錯，這一脚居然就把劉營踢進了熊熊烈火之中！

（二十二）

熊熊烈火，埋葬了劉營。

當萬無一從萬丈樓趕到萬鴻綢緞莊的時候，姜方、趙小霸都已死在白袍人的手下。

還有曾天鵬，他也身受重傷，連站立都不穩。

萬無一雙目如電般，厲射着白袍人。

「是你！」

「當然是我！」白袍人冷酷的一笑：「你現在已是長安城的鉅富，想不到你還記得我這個老朋友。」

「老朋友？」萬無一冷笑：「你若是老夫的朋友，又怎會把老夫的店舖一把火燒個清光？」

白袍人道：「燒掉一間綢緞店，對你來說算得了甚麼？」

萬無一指着躺在地下的死屍，道：「你不但燒了店舖，還殺了我的手下。」

白袍人答道：「那只好怪他們學藝不精。」

萬無一冷笑。

「如此一來，你的武功一定是很不錯了？」

白袍人道：「這一點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最好還是與萬大俠印證一二，便可分曉。」

萬無一勃然道：「毒花教的人，果然個個都是豺狠虎豹！」

白袍人冷冷道：「別忘記閣下也是一條猛虎，長安之虎的大名，我已聽聞多時了。」

萬無一喝道：「別多廢話，還是動手罷！」

白袍人淡然一笑，左手一翻，突然拍出一掌。

一掌之後，十八枚毒針如電般的向萬無一的身上射去。

萬無一大袖飛揚，十八枚毒針即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白袍人再展攻勢。

瞬息之間，兩人已混戰在一起。

× × ×

這一戰，是快速的一戰。

旁觀的人並不多，似乎就只有一個已經身受重傷的曾天鵬。

但除了曾天鵬之外，在另一幢房子的屋簷背後，還有另一個人，緊緊注視着萬鴻綢緞莊門前的激戰。

這人穿着一襲青淡長袍，相貌一表斯文。但他在屋簷上的舉止却是豪放的。

他的眼睛不停地注視着萬無一和白袍人的決戰，手裏却捧着一個牛皮酒囊，喝個不亦樂乎。

他的牛皮酒囊雖然比不上唐竹權慣用的大酒罈，但它的容量也是相當驚人的。

青袍人的腰間，有一把劍。

這只不過是一把很普通的精鋼長劍，沒有甚麼特別之處。

但江湖上的綠林大盜，魑魅魍魎，當他們看見了這把長劍在揮動的時候，不被嚇得魂飛魄散者，實在幾稀矣。

他是誰？爲甚麼會伏在別人的屋簷上呢？

江湖上不少人認識他。

而他的名號，更是威震武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就是江湖三大奇俠中的偸腦袋大俠蔔空空！

× × ×

偸腦袋是一件很刺激的事。

近年來，蔔空空仍然不斷地去偸取別人的腦袋。

三個月前，河西武林九大盜之首的千面盜王夏侯百變，在睡着的時候忽然被人喚醒。

當時，夏侯百變的臉上經過易容，他已變成了一個已經快要躺進棺材裏的老伯父。

他的把戲瞞得過別人，却瞞不過衞空空。

衞空空爲了要追殺夏侯百變，已足足花了大半年的時間，還花去了好幾千兩銀子。

說來眞是特別，一般江湖殺手殺人，往往都會得到巨額的報酬，但衞空空却恰好相反。

許多時候，他爲了要把一個作惡多端的江湖敗類置諸死地，他會不惜花費大量的金錢去找尋對方，當他們的腦袋被砍下來的時候，衞空空的任務便告完成，但他非但沒有得到任何報酬，反而還要賠本。

爲甚麼呢？

因爲他根本就並不是個殺手。

他殺人，並不是別人聘請他去殺人，而是他自己聘請自己。

夏侯百變很不幸，他被衞空空「看上」了。

衞空空爲甚麼會看上他呢？

那只好怪夏侯百變太殘忍，也太好色了。

他爲了要得到一個黃花閨女，與一個小市鎭的鎭長發生衝突，結果夏侯百變突然在深更半夜，用毒弩連殺三十餘人，將鎭長滿門老幼殺個乾乾淨淨。

這件事已發生了五年！

沒有人敢對夏侯百變報復，也沒人再見到夏侯百變。

但當衞空空在一年前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他就立下決心，無論如何都要替這個正義，但却無辜慘死的鎭長報仇。

八年前，衞空空曾在這個小鎭上露宿過一夜。

但在深夜兩更的時候，這個鎭長喚醒了他，還招呼他在屋中居住了一晚。

受人點滴之恩，報以湧泉。

衞空空沒有忘記這個鎭長，但當他第二次來到這個小鎭的時候，才知道這個小鎭發生了這件驚人的慘案。

就在三個月前，衞空空終於找到了夏侯百變。

他把夏侯百變從夢中喚醒。

當夏侯百變睜開眼睛的時候，衞空空就對他說：「朋友，我要砍掉你的腦袋，你同意嗎？」

夏侯百變立時驚起，反手就是一連八掌向衞空空襲擊。

在這一生之中，他好像從來都未曾如此驚懼過。

但無論他如何驚懼，他很快就一無所知。

身首異處的人，當然一無所知。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比夏侯百變的百變魔掌有效得多。

颼！

只是一劍，夏侯百變的腦袋就像一個已經熟透了的木瓜，從樹上「噗」的一聲跌了下來。

× × ×

殺了夏侯百變之後，衞空空的心情是舒朗了不少。

但他很快又遭遇到了另一件事。

他碰見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一看見衞空空，就把他的猴子馬借去。

如果是別人，就算碰一碰猴子馬也會給他怒目相視。

但龍城璧不同。

他一開口要借猴子馬，衞空空就馬上答應。

龍城璧又囑咐他馬上到長安城去找一個人。

當衞空空知道了事情的眞相之後，立刻就趕到長安。

龍城璧望北而去。

衞空空則南下長安。

他們要找的都是同一個人，那是寶貝和尚。

寶貝和尚究竟是在冰雪鎭，還是在長安呢？

在那個時候，龍城璧是完全不知道他在那裏。

但他却知道，寶貝和尚若不在冰雪鎭，就必定在長安！

× × ×

龍城璧的說話沒有錯。

寶貝和尚若不在冰雪鎭，就必定在長安城。

但衞空空趕到長安之後，並不急急去找寶貝和尚。

他不是不去找，而是找人也該有個方法，絕不能到處亂碰亂撞。

長安並不是一個小地方，如果胡亂盲目的去闖，可能三十年都未必找到寶貝和尚。

他知道寶貝和尚有兩個師父。

第一個師父是不戒大師，而第二個師父則是號稱長安之虎的萬無一。

不戒大師是北方的一個怪和尚，昔年風雪老祖也對他爲之頻呼奈何。

而萬無一也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他被稱爲「長安之虎」，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幸好這隻猛虎並不怎樣兇惡。

甚至有人稱呼他是一條善良的老虎。

× × ×

無論萬無一是一條兇惡的猛虎，還是一條善良的老虎，他終歸是虎。

但這一天黃昏，捋虎鬚的人來了。

萬鴻綢緞莊被搗亂縱火，衞空空看得很清楚。

他本來想出手相助，但萬無一却比他先一步現身。

於是，衞空空唯有在別人的屋簷上，痛痛快快的喝酒。

隔江觀火，還要喝酒觀戰，衞空空倒也風涼之至。

（二十三）

萬無一雖然號稱長安之虎，但白袍人的武功，比他更像一隻猛虎。

白袍人用的武功，是虎爪！

但除了虎爪之外，他還不停的施放暗器，在短短五十招之內，他已連續施放了十三種不同類型的歹毒暗器。

但萬無一身手靈活，雖然對方的暗器

花樣百出，但是仍然無法把萬無一暗算得手。

衞空空雖然以前從未見過這個白袍人，但他很快就已從白袍人的武功，認出了他的來歷。

這個白袍人，就是江湖上號稱毒手煞星的汪鐵。

汪鐵以前本是萬無一的朋友。

但汪鐵的行爲實在太卑劣，萬無一屢勸不從，反而變本加厲。

萬無一氣惱之餘，曾在一個宴會上把他痛罵一頓。

汪鐵不服氣，險些就在宴會中與萬無一動武。

後來，總算給人勸開了。

但汪鐵仍然懷恨在心，拂袖而去。

但臨走的時候，曾說過必定會向他報復。

這已是很多年前的事。

想不到汪鐵果然來了，而且一出現，就把萬鴻綢緞莊殺個片甲不留。

萬無一更知道這汪鐵已加入了毒花教，與西門無珠等人混在一起。

西門無珠武功極高，但比起汪鐵還是有所不如。

萬無一忍無可忍，他已決定要把汪鐵斃於掌下！

× × ×

雖然衞空空已喝了不少酒，但他仍然對目前的局勢看得很清楚。

汪鐵在毒花教的地位相當高，但在萬鴻綢緞莊之內，一定還有地位比他更高的人。

衞空空作出這種判決，是從裘天雲和劉營身上的傷勢瞧出來的。

汪鐵的武功雖高，但在萬鴻綢緞莊內，把裘天雲和劉營擊敗的人，他的武功也必定在汪鐵之上。

衞空空並不是亂猜的。

他的眼光一向都很準。

這一次，他也沒有看錯，雖然汪鐵在萬鴻綢緞莊門前的表現相當驚人，但眞正厲害的對手，仍然在萬鴻綢緞莊之內。

這人是誰呢？

× × ×

衞空空並不笨。

雖然他沒有看見行兇者，但他已料得到七七八八。

那人極可能就是碎石刀王諸葛善！

× × ×

裘天雲死了。

劉營也死在萬鴻綢緞莊的門前。

乾坤三老唯一還未見出現的人，就只有一個諸葛善。

諸葛善是否已然被殺？

衞空空認爲可能性不太大。

因爲他已看出，劉營背上被插的那柄刀，就是碎石刀王的碎石金刀！

連衞空空都已認出那是諸葛善的碎石金刀，那麼萬無一當然也已認出。

衞空空是覺得惋惜。

而萬無一的想法又怎樣呢？

他只覺得憤怒，但憤怒中，他又希望這把刀不是由諸葛善插進到劉營背後的。

但他的思想很矛盾。

從另一個想法看來，如果這把刀不是諸葛善插進劉營背後的話，那麼兇手當然並非諸葛善。

但倘若眞的如此的話，那麼諸葛善的處境，却又危險極了。

這一把碎石金刀，是諸葛善的心愛寶物，平時連給人瞧瞧都不捨得，但現在刀已不在他的手中，那麼諸葛善的處境如何，實在堪虞。

但他現在已無暇再想像下去。

汪鐵的武功極其刁鑽歹毒，加上暗器手法變化莫測，稍有閃失，隨時都會死在他的手下。

萬無一雖然不是個怕死的人，但他並不想死在汪鐵這種人的手下。

汪鐵近年來苦練武功，尤其是暗器方面，更是苦練不暇。

但萬無一是長安之虎。

他在長安享有盛名，並非倖致。

汪鐵屢攻不下，已是不吉的先兆。

萬無一並不急躁，他採取相當穩健的戰略，任由汪鐵向他展開攻擊。

不等到最有利的時機，他決不發出最致命的反擊。

但這一下致命的反擊，遲早都會降臨到汪鐵的身上。

衞空空早已看出了這一點。

除了他已看出這一點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在旁盯着這一戰的形勢。

這人也看出了這一點●

他的十指緊緊揑在一起，發出了「勒勒」的奇怪聲響。

這人站立在萬鴻綢緞莊之內，臉色紅得令人感到可怕。

他的臉色本來並不是紅色的，但在熊熊烈火的掩映下，把他本來青白的臉色改變了。

他就是碎石刀王諸葛善。

× × ×

諸葛善雖名爲「善」，但他絕對不是一個善良的人。

他不但不善良，簡直就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陰險到了極點的大惡魔。

乾坤三老在江湖上享有盛譽，雖然在長安城中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但他們以往行俠仗義的作風，早已膾炙人口。

但江湖上的人却不知道諸葛善的本來面目。

因爲他掩藏得很好。

不但江湖中人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就連乾坤三老的另外兩老，也想不到老二諸葛善，竟然是個心狠手辣，城府極深的惡魔。

他是具有雙重的面目，也具有雙重身份。

他不但是乾坤三老之一，同時，更是奇花宮的總管，更是毒花教的副教主！

× × ×

曾天鵬的武功，本來比諸葛善爲高。

至於劉營，雖然他比起諸葛善略有不如，但也差不到甚麼地方去。

但那是五年前的事。

五年後的諸葛善，他的武功有突飛猛進的進展。

這五年來，他一直都在奇花宮中，苦練武功。

但在萬鴻綢緞莊的諸葛善又是誰呢？

那當然是一個冒牌貨。

要冒充諸葛善，並不是一件易事，但却也並不太難，因爲諸葛善早就把自己的歷史和過往的大小事跡，都告訴給冒充自己的人，而這一個冒充諸葛善的人，是個精明能幹的易容高手，在這五年以來，居然並未在龔天雲和劉營面前露出過任何破綻。

然而，這一個冒牌貨的諸葛善，却忽然患了急病死去。

這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雖然他本來很健康，但奇花宮的主人要他患上「急症」，實在是太容易了。

他在不到半個時辰之內，就「急病」而死。

但他死的時候，並不在萬鴻綢緞莊之內，而是在一間酒家的茅厠之中。

他在茅厠裏「急病」而死，本來在酒家中的酒帳，是沒有人會付的了。

死人當然不會付帳。

但事實上，這間酒家並沒有發現這個客人的屍體。

茅厠還是那個老樣子，雖然好像比平時稍臭，但並沒有多了一具屍體。

而這個年老的客人，很快又從茅厠裏回到他原來的那副座頭上，還再吃了一斤熟牛肉。

吃飽之後，諸葛善付帳而去。

誰也想不到，先前走進這間酒店的諸葛善，是個冒牌貨，反而後來從茅厠裏走出來的，才是眞正的諸葛善。

這眞是一件很玄妙的事，說出來恐怕誰都不會相信。

但是，無論如何，眞正的諸葛善是回來了。

× × ×

冒牌的諸葛善在萬鴻綢緞莊中，完全沒有令到龔天雲和劉營生疑。

反而眞正的諸葛善回來之後，龔天雲却覺得這個老二有點奇怪。

他覺得諸葛善有點神態失常，例如他平時最關懷的一隻雙尾鶯，他居然好像對牠一點也沒有興趣，任由牠在鳥籠之中，險些餓死。

但雙尾鶯沒有死，劉營把牠餵養得很好。

但諸葛善對這件事一點也沒有反應，彷彿這一隻鳥兒本來就是劉營飼養似的。

龔天雲開始有點動疑。

但他怎樣也看不出，這個諸葛善是否冒牌的貨色。

他當然看不出來，因爲這個才是如假包換的諸葛善！

× × ×

冒牌的諸葛善死了。

眞正的諸葛善回來。

但對於乾坤三老的其他兩老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諸葛善回來之後，他們反而要去了。

他們去了西方極樂世界！

× × ×

有人開始救火。

幸好萬鴻綢緞莊的附近，只有一兩列矮小的樓房，火勢雖向外蔓延，但波及的範圍總不算太大。

烈火在焚燒，汪鐵的氣勢已不及剛才般旺盛。

萬無一仍然在消耗他的內力。

汪鐵已有打退堂鼓的打算。

然而萬無一已逐漸向他壓逼，雖然致命的一擊還未發動，但汪鐵這個人已在他的雙掌控制之下。

汪鐵擅用暗器。

可惜這一次暗器全部失靈，因爲他要對付的人實在是個强手。

「察！」

汪鐵再射出一把飛刀。

這一把飛刀，居然是色彩繽紛的。

但萬無一仍然是很輕易的就把它避開了。

汪鐵趁勢翻身，連退五丈。

五丈的距離並不算短，但那要看對手是甚麼人而定。

如果對方是個庸手的話，別說是相距五丈，就算是相距五尺，也已安全得很。

但汪鐵現在面對着的，却是萬無一！

× × ×

萬無一的另外一個外號，是「萬無一失」。

許多人都誤解這一個外號，以爲是指他做人穩健的程度，堪稱萬無一失。

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

萬無一做人處世的方針，無疑也是相當的穩健，但萬無一失這四個字，還是形容得太過份了。

「萬無一失」，是指他所練的掌法最後的一招！

這一招的名堂叫萬無一失，是因爲他每逢施展出這一招掌法之後，對手都必然會死在他的掌下。

這一掌專門向敵人的死穴下手，一擊即已足以絕對致命。

當汪鐵向後連退五丈的時候，萬無一就立刻施展出這一招掌法——

萬無一失！

（二十四）

萬無一失這一招掌法，彷彿像個急劇轉動的漩渦。

漩渦一轉動，漩渦裏的人就變成了網中之魚。

汪鐵的氣勢已弱。

正因他的氣勢已轉向衰弱的階段，萬無一失驀然擊出這一招掌法。

用最强的攻擊力，趁敵人氣勢衰弱的時候施以猛攻，永遠是最聰明的戰略。

萬無一這一招萬無一失，看來已必可萬無一失。

但就在連汪鐵都以爲自己非死不可的時候，半空突然亮起了一道燦爛的金光。

一把比碎石金刀更鋒利，更沉重的金刀，把萬無一的雙掌攔阻住。

霍！

霍！

刀聲霍霍，一個人連聲冷喝，直震撼了萬無一的心紘。

萬無一這一招萬無一失，居然就在這種情況下，被這把金刀所化解。

萬無一的臉色變了。

他的臉色在變，並不是因爲這一掌未能把汪鐵置諸死地，而是他直到現在，才驀然驚覺到諸葛善是一個怎樣的人！

× × ×

龔天雲的死，與劉營被刺重傷，果然都是諸葛善的傑作。

諸葛善兩刀就逼退了萬無一，並不是萬無一無法抵禦他的攻擊，而是萬無一實在感到很傷心。

龔天雲和劉營被諸葛善出賣。

萬無一也被諸葛善所出賣。

汪鐵死裏逃生，雖然神態仍然有點驚惶，但嘴角却又露出了一絲洋洋得意的微笑。

但他的笑容，是不是笑得太早了一點呢？

如果他知道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就在附近，而且已準備出劍把他的腦袋砍下，那麼他也許就笑不出來。

但他現在仍然不知道這一件事。

衞空空大皮酒囊內的酒已喝光。

他的手，他的劍，也已同時在躍躍欲動。

（二十五）

諸葛善老了。

最少，在五年前他的頭髮還沒有完全變成銀白。

現在，諸葛善的外貌，比起五年前更令人有肅然起敬之感。

但萬無一盯着他的目光，就像是在盯着一個兇惡、卑鄙下流的老惡魔。

「你的刀法是從哪裏學回來的？」萬無一冷冷的問道。

諸葛善神色不變，道：「這一點與你無關，反正這是老朽的刀法，你不必再多問。」

萬無一的臉色很不好看。

他說道：「你的刀法，老夫一向都很清楚，剛才你用的兩刀，絕不是碎石追魂刀。」

「當然不是八八六十四式碎石追魂刀」，諸葛善冷然一笑，「如果是那套刀法，又怎能阻止你的『萬無一失』？」

萬無一的神態彷彿黯淡下來。

他嘆了口氣，緩緩的道：「能够阻擋得住『萬無一失』這一招掌法的人，你似乎還是第一個。」

諸葛善道：「萬大俠，你太看高自己了，你以爲這招一經出手，就絕對沒有任何武功的招式可以把它破解？」

萬無一道：「但現在這一招已被你的刀法所破。」

諸葛善目中光芒閃動。

他捋鬚一笑：「你很聰明，一直都在稱讚老朽的刀法。」

「哦？」

「你想把老朽的戰意弄淡，又想把老朽變成一個驕兵，可惜老朽絕不會上你的當。」

萬無一道：「老夫若要殺你，又何必出此下策？」

諸葛善冷冷道：「難道你還會輕易把老朽放過？」

萬無一無言。

諸葛善接着說道：「不過，就算你不對老朽採取行動，老朽今天也絕不會放過你。」

萬無一瞪眼道：「好大的口氣。」

諸葛善道：「本教高手已雲集在長安城中，你跑不掉的。」

萬無一嘿嘿一笑：「老夫爲甚麼要跑呢？」

諸葛善道：「你就算想躲避，但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何況你現在根本就連和尙都跑不掉！」

萬無一冷冷道：「誰是和尙？」

諸葛善道：「你當然不是個和尙，但你的關門弟子，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和尙。」

萬無一沒有反駁。

對方既然已知道了這一件事，就算否認亦無濟於事。

諸葛善又冷冷的道：「實在的說一句，本教的目標，並非針對萬大俠，只要你把寶貝和尙交出來，老朽可以保證，今後本教絕不會再找你的麻煩。」

萬無一又默然半晌，才冷冷的，一字一字的說道：「休想老夫把他交出！」

諸葛善笑了。

「好一個萬無一失，好一個長安之虎！」他手裏的一把金刀又在霍聲揮動，眉宇間也充滿着濃厚的殺機。

終於，金刀如霹靂般向萬無一迎頭擊下！

汪鐵也笑了。

就在諸葛善出刀的時候，他的右爪也同時伸出，直抓向萬無一的咽喉。

× × ×

萬無一從萬府趕到這裏，身後還有十幾個萬府的高手跟隨着。

但他們剛趕到萬鴻綢緞莊，立刻就已被一羣青衣刀手所包圍着。

雙方在對峙着，誰也沒有動手。

但就在諸葛善一刀擊出之際，大火併也同時宣告開始。

那一羣青衣的刀手，都是毒花教的戰士。

他們的刀法並不太高明，但却人人都有一股拚死之心。

這些看來毫不起眼的青衣刀手，他們竟然對死亡這一回事，完全沒有恐懼的心理。

× × ×

衞空空在屋簷上暗暗的嘆了口氣。

他的江湖閱歷，並不會比別的老江湖爲淺薄，他已看出，這些青衣刀手，他們都已被一種特殊的藥物所控制。

這種藥物，把他們的思想都趨於麻木，使他們變成不怕死亡的人。

然而，一事有利必有害。

這些藥物使他們對死亡毫無所懼，但却也使到他們本身的武功，大大的打了一個折扣。

所以，雖然他們絕不怕死，但實際上也是吃了一個啞吧虧。

他們是沒有思想的人。

他們是毒花教下的犧牲者。

× × ×

汪鐵一直都很想親手把萬無一置諸死地。

現在，他配合着諸葛善的刀法，聯手向萬無一襲擊，對於汪鐵來說，這是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

但是他却想不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他想殺萬無一，但衞空空也已下定了主意，要把汪鐵的腦袋一劍砍了下來。

刀聲霍霍。

爪影重重。

諸葛善和汪鐵的攻勢，都極其兇悍猛烈。

尤其是汪鐵，他簡直恨不得一口就把萬無一吞進肚子裏。

但這一天，他的運氣好像很差。

他想殺萬無一，看來已很有機會得手，但結果萬無一仍然活着，而他自己却遭遇到偷腦袋大俠衞空空突如其來的砍腦袋劍法。

天下間最霸道的劍法，就是砍腦袋劍法。

當衞空空從對面屋簷上衝殺過來的時候，汪鐵已看得很清楚。

那是一個像飛鳥般的人，一把像雷電般的劍。

劍風呼嘯，劍網向他迎頭撒下。

汪鐵曾經見過衞空空，但却從未見識過他的劍法。

現在，他總算有機會大開眼界了。

他看得很眞切。

衞空空的劍，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他的腦袋上砍過來的。

汪鐵的臉色一變。

砍腦袋劍法果然厲害。

他不敢硬接。

他的胆汁就像在忽然之間完全不見了似的，在一息間之前，他還是氣勢洶洶地要取萬無一的性命，但現在，他變成了一隻急於逃命的狗。

連諸葛善也想不到這個人的變化忽然會變得這麼大。

衞空空一劍落空。

但他第二劍來得更快。

刷！

諸葛善的眼色彷彿也變了。

「法場斬首！」他輕聲驚呼。

不錯，這一招劍法，正是砍腦袋劍法中，具有極大威力的「法場斬首」。

汪鐵身形拔起。

他不是準備反擊，而是準備溜得更遠一些。

但他的身形剛拔起，衞空空的劍鋒已砍在他的頸子之上。

汪鐵慘呼未已，驀地一蓬血雨在熊熊烈燄前激射而出。

劍影森森。

汪鐵的腦袋應聲滾落。

衞空空回劍入鞘，坐在一旁，好像剛才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諸葛善也知道情況不妙。

他不知道何以忽然會殺出一個衞空空來。

他冷冷一笑，對萬無一道：「你果然深謀遠慮，早就把衞空空邀請到長安城中來。」

萬無一不回答他，兩人的激烈戰鬥趨於更激烈的境地。

他也知道把汪鐵腦袋砍下來的青袍人就是衞空空，但他也同樣不知道衞空空何以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萬無一的掌法更緊密，一掌復一掌，每一招每一式都一氣呵成，看來似乎絕無半點破綻。

就算他的武功有破綻，但由於招式太快了，當敵人看見他武功破綻的時候，已來不及一舉把他擊倒。

萬無一果然不愧號稱長安之虎，諸葛善雖然在奇花宮中苦練武功多年，但仍然無法把對傷制在手下。

衞空空坐在一旁，神態自若，好像這裏根本就沒有發生火災，也沒有人在火災現場展開生死決戰。

就在火光最猛烈，決戰陷於生死關頭的時候，衞空空忽然看見一羣黑衣人，分成兩個方向，一自東南，一自東北，作弧形般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二十六）

東南方的黑衣人，總共十七個。

東北方的黑衣人，總共十八個。

三十五個黑衣人，三十五把不同類型的武器。

這三十五個人一出現，連火光也彷彿在剎那之間黯淡下來。

他們是誰？

衞空空不知道。

但他却可以猜得出，他們都是毒花教的高手。

× × ×

衞空空沒有猜錯。

他們的確都是毒花宮的精英高手。

在東北方出現的十八個黑衣人，為首一人身穿黑袍，手中有一根手杖。

這一根手杖竟然也是黑色的。

這不是鋼杖，也不是木杖，而是一根玉杖。

黑玉杖！

玉杖的頂上，縛着一朵奇形怪狀的花朵。

這朵花也是黑色的。

但花蕊却有一點小小的紅色。

那是猩紅如血的紅色！

× × ×

這個穿黑袍的人，他的臉是發光的。

因為他的臉上，戴着一塊面具，這種面具也不知道是用甚麼造成的，居然會發出一種神秘妖異的光亮。

衞空空一看見這個蒙臉人，就知道好戲快要上演了。

他又在猜。

如果他沒有猜錯的話，那麼這個戴着面具的人，就是奇花宮的主人，也是毒花教的教主。

但這人究竟是誰呢？

衞空空沒有去猜。

那是一件猜無可猜的事。

× × ×

萬無一掌法的變化，好像越來越少。

到最後，他的掌法簡直就比小孩子寫個「一」字還簡單。

一掌就是一掌，絕不賣弄花巧，絕不迂迴曲折。

他好像忽然變成了一個完全不懂得武功的人。

但諸葛善並不感到輕鬆。

萬無一的掌法越是簡單，越是直接，諸葛善就越是無法捉摸得到對方的招式門路。

蒙臉人忽然暴喝一聲道：「萬大俠手

下留……」

但他只說出了六個字，就再也說不下去。

就算他的說話萬無一肯聽從，也已太遲了。

他畢竟是長安城中的第一高手，諸葛善雖然今非昔比，而且剛才還把萬無一的絕招萬無一失化解於無形，但眞正的相較下來，還是萬無一的武功略勝一籌。

武功之道，猶如對奕。

棋差一着，縛手縛脚，技遜一籌，只好認命。

諸葛善出賣了裘天雲和劉營，但善惡到頭終有報，他很快又面臨到失敗的悲慘命運。

「叭！」

勢如破竹的攻勢。

勢逾奔雷的雄猛掌力，把諸葛善整個人震飛到半空之中。

衞空空仰天大笑。

「這一掌打得好！」

諸葛善的身子，竟然被震飛到衞空空的面前。

衞空空從來都不喜歡乘人之危，也沒有棒打「落水狗」的習慣。

但這一次，他例外。

也許他對諸葛善的行為感到太不滿，同時他又喝了不少酒，血氣難免比平時旺盛，所以當諸葛善的身子落在他面前的時候，他突然雙腿踢出，「砰」的一聲，直把諸葛善踢進烈火之中。

諸葛善雖然武功極高，但此刻竟已無法招架，甚至連一聲慘呼也沒有發出，就被烈火所埋葬。

萬無一看了衞空空一眼。

他嘆了口氣，臉上却露出了感謝的神色。

蒙臉人僵立着，雖然他戴着一塊面具，但從他站立的姿勢看來，他顯然是在極度失望與憤怒之中。

他站立的姿勢很怪，好像隨時都會忽然暈倒過去，又好像隨時都會像一條惡獅般，飛撲過來一口就咬斷別人的咽喉。

衞空空閱人無數。

雖然對方戴着面具，但他已深深的體會到，這個人絕不好對付。

而且，他極可能就是奇花宮的主人，也就是毒花教的教主。

× × ×

諸葛善已化為飛灰。

蒙臉人忽然緩步地走了過去，冷冷地對着衞空空說道：「你為甚麼要補上這一脚？」

衞空空淡淡的道：「如果時光能够倒流，在下也將會毫不考慮一脚地把他踢進烈火之中。」

蒙臉人用黑玉杖虛指着衞空空，道：「他與你有仇？」

衞空空忽然冷冷一笑。

他盯了蒙臉人的面具半响才道：「你究竟是他的父親還是他的兒子？」

蒙臉人搖頭：「兩者都不是。」

衞空空道：「既然如此，你何必如此關心他的生死？」

蒙臉人嘿嘿一笑：「你殺了人，這裏是長安，難道你不怕王法？」

衞空空也同樣地嘿嘿一笑，道：「居然與在下談論王法，照在下看來，你還是快點挾着尾巴滾出長安城的好。」

蒙臉人道：「閣下憑甚麼對本座說出這種話？」

衞空空沒有開口回答，他只是亮出了長劍，代替了答覆。

「就憑你這把劍？」

衞空空點頭。

蒙臉人哈哈大笑：「好放肆的小子，本座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大笑聲中，蒙臉人的黑玉杖已向衞空空的長劍砸了過去。

× × ×

衞空空沒有猜錯。

這一個蒙臉人，就是毒花教的教主！

× × ×

萬鴻綢緞莊位在昌坪大街之南，長橋巷口之北。

長橋巷沒有長橋。

不論長橋或是短橋都沒有。

但這裏却有一口井。

這一口井早已乾涸，而且還被塡平。

所以，這口井看來是井，實際上已絕不能算是個井。

世事往往就是如此的奇妙。

分明是個井，但井中無水。

在這一口井旁，有一賣麵的攤檔。

這一個麵攤雖云麵攤，但今夜却無麵可賣。

這裏只有酒。

烈酒！

（二十七）

麵攤為甚麼會變了酒攤？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去理會。

但路經此地的人，都難免會覺得有點奇怪。

今天麵攤上居然出現了一個大胖子。

他的懷中抱着一個驚人的大酒罈，他不斷的喝酒，對於別人怎樣看他，好像半點也不在乎。

平時賣麵的梁老爹在那裏呢？

沒有人知道。

知道的只有一個人，這人正是這個麵攤前的唯一顧客——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梁老爹在長橋巷口賣麵已經整整二十年。

他是個老實人，苦幹了二十年，也白白的捱了二十年。

二十年來，他一直都備受當地的流氓市井所剝削，他每賺一兩銀子，就最少有一大半要「奉獻」給那些惡霸。

二十年來一直勒索梁老爹的，是一個叫「八顆痣」的惡漢。

「八顆痣」有七個手下，他們總共八個人，合稱為「八大天王」。

勒索小販的血汗錢，對於他們來說，根本就只是微不足道的事。

以前，長橋巷總共有兩個麵攤。

但那一個麵攤的主人，因為得罪了八顆痣，結果在一個風雨之夜，神秘失踪。

直到三個月後，他的屍體才被人在長安城西北三里外的一個小山丘下發現。

八顆痣並不好惹。

八大天王更不好惹。

但現在，八大天王已遭遇到他們應得的懲罰。

他們遇上了兩個惡人的煞星。

這兩個煞星，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和杭州唐門的大少爺唐竹權。

× × ×

從凍得要命的冰雪鎭，來到長安，是一段相當遙遠的路程。

但他們還是巴巴的趕到了。

龍城璧在冰雪鎭連番遭遇到毒花教高手的阻攔，制止他去找寶貝和尚。

但龍城璧偏偏更加不肯放鬆，他找寶貝和尚甚至比唐竹權還更落力。

經過了一番澈底的調查後，終於證實寶貝和尚已從冰雪鎭回到了長安。

龍城璧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於在冰雪鎭的香香園中，找到了不戒大師。

但不戒大師已然氣絕畢命。

他自盡。

× × ×

不戒大師寧願死，也絕不願意吐露出寶貝和尚的下落。

結果，他自盡成功。

江湖一代武術宗師，又弱一人。

龍城璧感到很憤怒，這又是拜毒花教所賜！

寶貝和尚既然已在長安，毒花教的教主自然不肯放過追尋的機會。

所以，龍城璧和唐竹權又匆匆的趕回長安。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要把寶貝和尚找到，然後帶他去見一個人。

那人就是寶貝和尚的親生父親——貝美詹！

× × ×

寶貝和尚是貝美詹的兒子。

不錯。

其實寶貝和尚並不是眞的想做和尚，但不戒大師却曾有一個奇怪的誓言：「若非和尚，老僧決不收錄任何俗家弟子。」

寶貝和尚就是因此而被逼要成爲一個小和尚的。

貝美詹把兒子交在不戒大師的手中，是希望寶貝和尚能練成一身驚人的武功。

他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替他的妻子報仇雪恨。

貝美詹的妻子，就是死在毒花教主那根黑玉杖下的。

不戒和尚與貝美詹交情頗深，他很爽快的就把寶貝和尚收錄爲弟子。

寶貝和尚能否還俗？

不戒和尚當時已曾表示：「絕對不成問題，只要你不喜歡，隨時都可以不做和尚。」

他這種說話，當時曾嚇壞了不少其他的和尚。

但不戒大師一點也不在乎別人怎樣看法，他的確是一個荒誕不經的佛門怪傑。

（二十八）

一塲可怕的風暴，已經在長安城中發生。

龍城璧和唐竹權在長橋巷口的麵攤上，他們不是賣麵，而是在喝酒。

龍城璧喝的不多。

但唐竹權却像牛喝水似的，「骨都骨都」的不停把酒猛喝。

說來奇怪，他這一罎酒居然是八姑媽送給他喝的。

原來八姑媽也到了長安。

她一直都反對唐竹權經常喝得天昏地暗。

但這一次她居然送了五罎烈酒給唐竹權喝。

「你要喝酒，今天八姑媽不反對，但別因喝酒而躭誤了大事。」八姑媽把酒送給唐竹權的時候，對唐竹權這樣說。

唐竹權笑得合不攏口：「倘若這些酒也能讓老子躭誤大事，老子早就該拉去地府重打八百大板。」

其實姑媽吩咐他去做的，也不是甚麼大事，她只是吩咐他在這個麵攤上把守着這條路，如果有可疑的人經過，就把他攔截住。

何謂何疑人物？

八姑媽沒有解釋，唐竹權也沒有要她解釋。

總之，他與龍城璧的任務，就是把守着這一道「關口」。

至於這個麵攤的梁老爹，他現在已告回鄉。

一直都欺負梁老爹的八大天王，他們已經被唐竹權的五絕指法重重的教訓了一頓。

這「八顆痣」，他拚死向龍城璧挑戰。他當然不知道這個衣着隨便的藍衣人，就是名震天下的雪刀浪子龍城璧。他不認識龍城璧，也不認識風雪之刀。

由於這個人實在死有餘辜，所以龍城璧並沒有刀下留情。

八顆痣向龍城璧苦纏了幾招，但龍城璧的刀只不過輕描淡寫的一揮，就把他的心臟砍碎。

他們之間的武功，實在相差太遠。

× × ×

現在，梁老爹的麵攤已經「賣」了給唐竹權。

唐竹權出手雖然並不太闊綽，只是給了梁老爹三千兩銀子，但梁老爹就算在這個麵攤上再熬五十年，也賺不到三千兩銀子。

梁老爹幾乎以爲自己在做夢。

但這不是夢，這是眞實的。

唐竹權給了他一張銀票，叫他到長安城中最大字號的瑞富錢莊兌換三千兩白花花的銀子。

梁老爹捧着三千兩銀子，立刻就僱用了一輛馬車，帶着幾個兒孫媳婦，匆匆的回鄉去了。

對於梁老爹來說，這當然是一件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好事。

但八大天王却想去搶他的銀子。

然而，他們不但沒有搶到那些銀子，反爲被唐竹權與龍城璧重重的教訓了一頓，八顆痣甚至還死在龍城璧的雪刀之下。

長安城內　血雨腥風

龍城璧喝的酒遠比唐竹權爲少。

他好像也比唐竹權較爲清醒。

他忽然看見長橋巷口不遠處，出現了一個衣衫很單薄，身材很瘦削，但一雙眼睛却比普通人的眼睛最小大上三倍的人。

龍城璧冷冷一笑。

「他又來了。」

唐竹權放下了大酒罎，道：「這個大眼睛的老而不是誰？」

龍城璧道：「他就是西門慧眼。」

× × ×

「西門慧眼」這四個字剛說出，那人立刻就提出了更正：「老夫並非西門慧眼，西門慧眼已經死了。」

「死了？」

唐竹權一呆：「西門慧眼若死了，那麼你又是誰？」

那人淡淡的回答道：「老夫是西門無珠。」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是西門慧眼也好，西門無珠也好，反正都是同一人。」

西門無珠冷笑道：「在冰雪鎭上老夫沒有出手，算你走運，但你的運氣不會永遠都是那麼好的。」

龍城璧道：「看來毒花教的精英高手，差不多都已來到了長安城中。」

西門無珠道：「但殺龍城璧，單獨老夫一人便已足够。」

龍城璧道：「你有這份把握？」

西門無珠道：「這個當然。」

唐竹權「呸」一聲：「你果然有眼無珠，有眼不識泰山，枉你娘把你的眼睛生得比牛眼還大。」

西門無珠嘿嘿一笑：「唐家大少爺的威風果然不小，居然在這裏賣麵！」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不賣麵，倒想賣人頭。」

龍城璧故意問道：「你想出賣誰的人頭？」

唐竹權道：「據說大眼睛的人頭割下來也同樣神氣十足，正好拿他來試試！」

西門無珠忽然嘆了口氣。

就在他嘆氣的時候，兩顆烈火神彈同時分別向龍城璧和唐竹權的身上射去。

烈火神彈的威力非同小可，一經爆炸，難免被它炸得血肉橫飛。

但這兩顆烈火神彈並沒有爆炸，却給一個突如其來的灰袍老人用一隻右手輕輕接住。

西門無珠的臉色忽然間就變得像一張白紙。

× × ×

單是龍城璧和唐竹權兩人，便已絕對不容易對付。

而這個灰袍老人的武功，看來更是令人吃驚。

他是誰？

西門無珠認識他嗎？

不。

西門無珠並不認識這個灰袍老人，但他却認出這個灰袍老人左手中的武器，是一桿松木紅纓槍。

「唐老人？」西門無珠脫口道。

灰袍老人的目光是森冷的，也是嚴峻的。他一言不發，只是冷冷的點了點頭。

這個灰袍老人，正是有杭州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 × ×

每逢看見了唐老人，龍城璧就有頭皮發炸，渾身不是滋味的感覺。

唐老人是個頑固到極點的老人，他一向都反對自己的兒女和這個有「浪子」之稱的年青刀客來往。

但他的女兒唐竹君，却與龍城璧在相戀。還有他的兒子唐竹權，更與龍城璧成爲老朋友。

他們經常一起喝酒，也一起去闖禍。

這兩個人闖禍的本領，就和喝酒的本領同樣大，同樣驚人。

唐老人雖然是個威嚴十足的長者，但對這兩個寶貝兒女，也有無可奈何之嘆。

唐竹君還好一點，雖然她與龍城璧相戀，但她畢竟是個很安份的女孩子，她一向都很少離開自己的家。

但唐竹權却經常不在唐家，而是到處喝酒，到處闖禍。

幸好他收拾殘局和保命的本領都很不錯，否則像唐竹權的性格，恐怕早就已死了不知多少次。

唐竹權沒有死。

只不過他的肚子更胖大，酒量也比以前更大了不少。

× × ×

西門無珠看見唐老人的時候，身子微微向後一退。

他想打退堂鼓？

不！

他沒有這個打算，因爲在他的身後，還有一大批强而有力的援兵。

那是奇花宮的女主人穆琵琶，還有十幾個身穿彩衣的劍手。

看見了這十幾個身穿彩衣的劍手，龍城璧就想起了七色地獄。

七色地獄也有幾十個彩衣劍手，但結果都死在七色地獄之內。

而毒花教彩衣劍手的下場，又會怎樣呢？

× × ×

這十幾個彩衣劍手，他們好像是專門對付雪刀浪子龍城璧似的。

總共十五個人，三十隻眼睛，一齊逼視着龍城璧。

龍城璧淡淡一笑：「在下有甚麼好看？難道你們能看得見我肚子裏的五臟？」

穆琵琶冷冷道：「我們很快就會看見，因爲你的五臟很快就會被人挖出來。」

十五個彩衣劍手忽然一齊衝前，舉劍就向龍城璧攻去。

唐老人臉上木無表情。

但他的松木紅纓槍，却已像驟雨般向這十五個彩衣劍手急刺。

嗤！嗤！

嗤！嗤！

嗤！嗤！

唐老人一發就是六槍。

每一槍刺出，立刻就响起了一陣慘叫聲。

十五個彩衣劍手，竟然立刻就倒下了六個。

× × ×

穆琵琶的神態絲毫不變。

她只是淡淡的說出了兩個字：

「退下！」

她在奇花宮中的地位，雖然遠不及他的丈夫，但她的命令仍然十分有效。

餘下來的九個彩衣劍手，立刻就像踩着了貓糞般，急退不迭。

唐老人連眼角都沒有看龍城壁一眼。

他把這些彩衣劍手擊退，是爲了龍城壁？還是爲了他的尊嚴呢？

無論是誰，在唐老人面前肆意殺人，都是大大的不敬。

唐老人的松木紅纓槍一下子就解決了六個彩衣劍手，是否表示毒花教的人都是飯桶？

當然絕不！

× × ×

在這個充滿血腥的晚上，誰也不知道長安城中總共死了多少人？

萬鴻綢緞莊的火已熄滅。

遺留下來的，只有那些一堆又一堆的焦炭。

這些焦炭可能是一條木樑，也可能是一張木桌。

但也有可能是一具燒焦了的屍體。

× × ×

烈火雖已熄滅，但決戰仍未停止。

衞空空與毒花教主的一戰，仍然在持續。

但毒花教主的武功，實在太令人感到意外，衞空空雖然劍法超羣，但面對着毒花教主，竟然處處落在下風。

一百招之內，衞空空已告受傷。

他傷的是左膝。

毒花教主用黑玉杖把他的左膝蓋骨撞斷。

但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仍然足以自保。

在三百招之內，毒花教主想把衞空空斃於黑玉杖下，並不是一件易事。

萬無一也已陷入了兇險的激戰漩渦之中。

毒花教果然傾巢而出，長安城每一塊土地，都幾乎有他們的人存在。

毒花教主攻勢大盛。

他忽然連環式的，一口氣攻出三十三杖。

這三十三杖一出手，就再也沒有給衞空空留下還手的餘地。

毒花教主果然不愧是一代梟雄，他的武功確在衞空空之上。

這三十三杖，快得令人有眼花繚亂之感。

但衞空空仍然沒有亂。

他的劍法仍然保持着龐大的威力，雖然他已被逼採取守勢，但守勢隨時也可化爲攻勢，而且任何一劍都足以致命。

毒花教這三十三杖好像又告無效了。

但就在他第三十三杖攻出的時候，兩旁突然「颼」聲掠出了兩個青衣人。

這兩個青衣人的衣服上，都綉上無數細小的花朵。

他們的衣服是青色的，但這些細小的花朵，則是鮮紅色的。

他們的相貌並不難看，甚至可以說是英俊得很。

但他們的臉上，卻散發出一股邪惡的殺氣，就像是兩條惡毒的蛇，一齊撲出來向衞空空襲擊。

他們撲出來的時候，無聲無息，顯然是配合着毒花教主，聯手突襲衞空空。

毒花教主沒有把握殺衞空空？

那倒不是。

眞正的原因很簡單，毒花教主不願花費太大的氣力。

能夠省得了一點工夫，總是省下來的好。

他還有不少事情要辦，他最主要的目標並不是爲了對付偷腦袋大俠衞空空，而是爲了要找尋寶貝和尚。

× × ×

萬無一就是唯一知道寶貝和尚下落的人。

毒花教主當然不會放過他。

萬無一在毒花教劍手苦纏之下，雖然沒有受傷，但卻也被弄得天旋地轉。

這並非萬無一不濟事，而是對方人數太多，而且又採取車輪戰法來消耗他的內力。

毒花教主突然一聲冷喝：「退下。」一聲退下，圍攻萬無一的人全部退開兩旁。

萬漢一冷冷一笑：「惡魔，你到底還是來了。」

毒花教主冷冷道：「貝美簷的兒子在那裏？快把他交出來。」

萬無一吸了口氣：「你休想。」

「休想？」毒花教主冷酷的一笑：「貝美簷是本座的大仇人，他的兒子本座是非殺不可的。」

萬無一道：「想殺貝大俠的兒子，首先問一問老夫！」

毒花教主冷冷道：「憑你的武功，也敢對本座如此無禮？」

萬無一道：「正義之所在，就算拚掉頭顱，也絕不向爾等奸邪之輩屈膝。」

毒花教主嘿嘿一笑。

「好！說得好！」他用黑玉杖杖虛指着萬無一的胸膛：「本座今天就要你嚐一嚐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霍！霍！

黑玉杖捲起一股狂飈，向萬無一的胸膛上掃去。

萬無一揮掌頑抗。

論武功，萬無一就算不及毒花教主，也不會相差得太遠。

但問題在於萬無一剛才已虛耗了不少內力，一時之間顯然還未能完全復原。

毒花教主氣勢咄咄逼人，似是立下決心，要把萬無一殺死。

但他是否會把萬無一殺掉？

不。

最少在找到寶貝和尚之前，他是絕對不會把萬無一置諸死地的。

萬無一苦戰之下，發覺到情況甚爲不妙。

但他卻在同時，看見遠處出現了一個身材高大的影子。

雖然只是一幌眼間，但萬無一已認出了這個人是誰。

剎那間，這條高大的人影已幾乎來到了萬無一的背後。

萬無一心中大喜。

因爲這個人就是他的老朋友——貝美簷！

（二十九）

萬無一沒有忘記貝美簷。

貝美簷也沒有忘記萬無一。

他們在十幾歲的時候，便已經是很要

好的朋友。

他們長大後，各有一番驕人的成就。

但很不幸，他們都愛上了一個女人。

結果，萬無一甘願退出這一個三角戀愛的漩渦，他把自己最心愛的一個女人，「讓」了給貝美簷。

然而，這一件事過去之後，並無損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

他們還是知己，還是一對老朋友。

但另一件不幸的事，又在數年之後突然發生。

毒花教在江湖中崛起，並與貝美簷夫婦發生多次的衝突。

結果，在一次血戰中，貝美簷的妻子，慘死在毒花教主的黑玉杖下，而貝美簷亦身受重傷，僅能死戰逃脫。

貝美簷當然絕對沒有忘記這一段的血仇。

萬無一也沒有忘記。

雖然他的意中人已嫁了給貝美簷，但他仍然無法忘記她的一顰一笑。

所以，貝美簷的仇恨，也就是萬無一的仇恨！

× × ×

寶貝和尚是貝美簷的兒子，他眞正的名字應該是貝天寶。

貝天寶是個很孝順的孩子，他從來都沒有違抗過父親的命令。

貝美簷囑咐他去跟隨不戒大師做和尚，他居然答應下來。

雖然那時候他還是個拖着一大把鼻涕的黃毛小子，但他似乎比許多成年人都還更懂事。

他的確很懂事。

他不但懂事，而且勤力。

他知道自己的母親，是死在毒花人魔手上的。

毒花人魔姓花。

他叫花蝎！

× × ×

花蝎是一個怎樣的人，江湖上對他眞正了解的人並不多。

甚至連花蝎這個姓名，知道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一般人都只知道奇花宮和毒花教都是同一個組織，但毒花人魔花蝎的名號，一般人都沒有聽說過。

但貝美簷與萬無一都很清楚。

因爲花蝎不但是他們的仇人，而且更是他們的同門師兄！

貝美簷與萬無一不但是老朋友，同時也是師兄弟。

花蝎的師父，也就是貝美簷與萬無一的師父。

他們的師父都同屬一人，但在江湖上一向都以多個不同身份的人物出現。

那是一個邪正不分，亦俠亦盜的武林怪傑。

他眞正的姓名，是丁小一。

丁小一這個名字，是他的父親丁鑿鱷給他的命名。

丁鑿鱷是個目不識丁的人，他爲了要寫自己的名字，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而且還寫得極差。

丁鑿鱷對自己的名字大爲不滿，「鑿鱷」這兩個字既不好聽，更是難寫萬分。

所以，他的兒子還未出世，他就已經向一間書塾的夫子請教，怎樣替自己的兒女弄一個容易寫的名字。

這個夫子隨口就回答：「就叫丁小一罷，這個名字保證連你都很快會寫。」

丁鑿鱷果然眞的就把自己的兒子命名爲丁小一！

× × ×

其實無論怎樣看來，丁小一都絕不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這個名字給人有一種簡陋，孤清清的感覺。

唯一的好處，就是書寫容易，筆劃快捷。

但丁鑿鱷沒有料到，他自己不識字，但自己的兒子居然會是個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的學者。

丁小一不但才學極佳，而且還高中狀元！

丁鑿鱷楞住了，那是他做夢都沒有想像得到的事。

然而，丁小一只是做了半年狀元，就突然神秘失踪。

朝廷大爲緊張，到處找尋這一個丁狀元。

但結果，丁狀元不見了，江湖上卻出現了一個鬼臉狀元。

鬼臉狀元平時絕少在江湖中出現，但每逢清明節與重陽節的時候，他就會在江湖中大開殺戒。

誰也想不到，這個鬼臉狀元，竟然就是失踪了的丁狀元。

丁狀元是個孱弱書生。

但鬼臉狀元的武功卻高得令人出奇，有人甚至認爲就算是北極異人風雪老祖，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當然，這只不過是以訛傳訛之說，倘若風雪老祖與他交手，還是風雪老祖勝算較高的。

但無論如何，鬼臉狀元的武功極高，那是事實。

然而，他的武功來歷如何，卻又是一個永遠都無法打破的啞謎。

世上不可理解的事情實在太多，又豈僅一個「文武全材」的丁小一而已。

× × ×

丁鑿鱷是個渾人，但他生下來的這個兒子，卻聰明得令人難以想像。

他不但聰明，而且勤力。

他不但勤力，而且際遇之佳，更是罕有人能冀及。

他成爲了一個文武雙全，但卻「過份聰明」的怪物。

常言也有道：「物無美惡，過則成災。」

比方說，老天不下雨，糟糕！

但老天若把雨水像塌天也似的潑下來，也是要命之至。

天降甘霖若降得太多，就會變成洪水泛濫。

「聰明」也像是雨水。

太過聰明的人，往往反而會被聰明所累。

這個丁小一就是其中一個比較古怪的例子。

由於他太聰明，也太勤力，更由於他

的際遇太好，終於物極必反，他的性格變得極其古怪。

有時候，他的心地很慈祥，連螞蟻也不忍心把牠踩死。

但有時候，他却像是一個從地獄裏鑽出來的惡魔，不分青紅皂白，不分正邪善惡，頻頻闖禍。

到了四十二歲的時候，他不但是個「鬼臉狀元」，也是個行俠仗義的「惡人煞星」。

他具有雙重性格，兩種面孔。

他是個聰明的人。

同時，也是一個善惡不分，忽邪忽正的怪人。

× × ×

丁小一有三個弟子。

第一個弟子，就是花蝎。

那時候，丁小一剛從京師裏撇下狀元這個官職不幹，跑到江南武林到處殺人，到處搶掠。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爲甚麼要搶掠別人的財產，毀滅不少大好的家庭。

他瘋了？

很可能他眞的瘋了。

但看他那冰冷的神態，又不像是個瘋子。

難道他的血已變成冰冷？

花蝎並非江南人氏，他是崑崙山百丈崖下的一個小無賴。

他不遠千里來到江南，是爲了要替他的一個朋友報仇。

他有一個賊朋友，因爲姦殺一個寡婦，而被江南天刀客郭平壤所殺。

他這個賊朋友本是死有餘辜，但花蝎却要替他報復。

但花蝎那時候的武功，根本就是三脚貓般的本領，如何是郭平壤的敵手？

結果，他險些死在郭平壤的刀下。

但到最後，眞正去地府會見閻王的，並不是花蝎，而是郭平壤。

因爲到了最後關頭，花蝎忽遇救星。

這個救星，就是鬼臉狀元丁小一！

丁小一不但把花蝎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而且還把郭平壤的頸子揑斷。

丁小一救花蝎，只有一個理由。

他想收錄一個年輕的弟子，他這個念頭剛冒起，恰巧就遇上了這件事。

結果，花蝎走運，但郭平壤却倒霉頂透。

雖然郭平壤是威名赫赫的江南武林大豪，但他又豈是丁小一的敵手？

在這種情況之下，花蝎無緣無故的就成爲了丁小一的第一個弟子。

× × ×

丁小一的性格越變越怪，有時候他很文靜，但有時候却比花和尚魯智深和黑旋風李逵還更粗鹵。

他的性格變化得如此之大，連花蝎也吃不消。

終於，花蝎在一個深夜裏，盜走了丁小一的兩本武功經典，然後連夜逃亡。

丁小一大怒，但他窮追了多天，仍然無法把花蝎抓回來。

花蝎逃走後，丁小一又分別以另外的幾個身份在江湖中出現。

在三年之內，他又收錄了兩個弟子，他們就是貝美詹和萬無一！

× × ×

貝美詹與萬無一拜在丁小一門下之後，不到五年，丁小一就遠赴天竺。

他去天竺，並沒有甚麼目的，而是他多年以來的心願。

他早就想到天竺遊歷。

他一去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

× × ×

丁小一去如黃鶴，但他的三個弟子的關係却弄到一團糟。

花蝎知道師父到天竺遠遊，於是就以大師兄的身份，想壓倒貝美詹和萬無一兩人。

但貝美詹與萬無一對這個大師兄，可謂毫無好感，而且師父也已囑咐下來，他日若有機會碰見花蝎，不必手下留情，儘管把他好好的教訓。

但丁小一沒有想到，花蝎盜走兩本武功經典之後，武功進展神速，貝美詹與萬無一如果單打獨鬥，根本就不是花蝎的敵手。

結果，貝美詹終於敗在毒花教的劍陣之下，而他的妻子給花蝎用黑玉杖殺死！

對於貝美詹來說，這是一個極沉痛的打擊。

他不願把自己的武功傳授給貝天寶，却把他交到不戒大師的手中，希望他能練成不戒大師的絕學，再與自己聯手對付花蝎。

但不戒大師又要求萬無一傳授掌法招式給貝天寶。

他認爲自己的內功心訣雖然是佛門正宗，但如要練成，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倒不如在掌法招式之上，能够給予他有所補助。

不戒大師雖然脾氣古怪，但他並不呆板。

事實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

貝天寶在兩大名師指點之下，武功進展一日千里。

以他的年紀而言，他的成就簡直已跡近乎奇跡。

然而，他現在還是受了重傷。

把他擊傷的，當然就是毒花教，他是在以寡敵衆的情況之下而敗陣的。

可以說，他雖敗不足爲辱。

花蝎爲人心狠手辣，他曾屢次派遣手下追殺貝美詹不果，忽然接獲到一個消息，知道寶貝和尚就是貝美詹的兒子貝天寶，於是毒花教就大擧出動，務求要把寶貝和尚擒下，或是殺掉亦可！

花蝎最終目的，還是要把貝美詹找出來。

他要找貝美詹，除了要斬草除根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目的。

當年他盜走了師父的兩本武功經典，只不過是整部經典的上、中兩卷。

還有下卷，仍然在師父的手中。

現在，師父已遠去天竺，一去不返，生死存亡未卜，但那部武功經典的下卷，最少有八分機會是落在貝美詹的手中！

花蝎現在的武功已相當驚人，但令他最遺憾的，就是他所練的武功，根本就並不完整。

對於一個練武的人來說，那種難熬心

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所以，他不但要追殺貝家父子，同時更希望從貝美詹的手中，把武功經典的下卷奪取過來。

（三十）

花蝎的年紀已不輕。但他的好勝之心，却彷彿也隨着歲月而逐漸的不斷增長。

他要對付貝美詹，更要殺貝天寶。

但有一點是他沒有想到的，就是貝美詹的朋友，遠比花蝎想像中爲多。

那不是指泛泛之交的朋友，而是甘願爲朋友而披肝瀝胆的熱血朋友。

唐竹權的八姑媽，也是其中之一！

× × ×

長安城中，亂七八糟，戰火在到處燃起。

長橋巷口的一戰，固然是「場面偉大，盛況空前」。而萬鴻綢緞莊的一戰，更是整個戰局的首要關鍵所在。

花蝎率領着毒花敎的高手，殺到長安，不但要對付貝家父子，同時也要把萬無一解決。

現在，貝美詹與萬無一已聯合在一起，花蝎是否能把他們兩人，一起斃諸黑玉杖下？

× × ×

在長橋巷口，激戰仍在持續。

毒花敎高手傾巢而出，其中有不少都是劍法極高的好手。

唐竹權放下了酒罈，大開殺戒。

穆琵琶却與唐老人耗上了。

唐老人的槍法，就算不能稱爲天下第一，但江湖上能够接得下他十招槍法的人，恐怕已然不多。

但穆琵琶只憑一雙七首，居然就與唐老人戰成了一個平手。

唐老人的攻勢並不過份猛烈，他好像一點也不着急。

他的確沒有着急。

毒花敎雖然佔了人數衆多之利，但他們面對着的，都是當今武林的第一流頂尖高手。

除了唐竹權、龍城璧之外，銀箭老魔金天害也來到這裏，並且立刻加入戰圈。

金天害與唐老人是老朋友，也是死對頭。

但現在，金天害已對唐老人表示，決心改過前非，並且要立功贖罪。

金天害與唐老人是老朋友，也是死對頭。

唐老人大喜。

他一直都很關心這個異姓兄弟，雖然他們一度之間曾經弄得很不愉快。

× × ×

正當長橋巷口的戰事最激烈的時候，龍城璧忽然悄悄的離開麵攤。

他從金天害的口中，知道萬鴻綢緞莊已化爲灰燼，同時萬無一與衞空空正陷入苦戰。

唐竹權是他的老朋友。衞空空亦然。

他關心唐竹權，也同樣關心衞空空。

他觀察長橋巷口的形勢，毒花敎雖然人數衆多，但憑唐家父子，再加上銀箭老魔金天害，已足够應付裕如。

既然衞空空與萬無一的情況不大妙，龍城璧自然急於替他們解圍。

但龍城璧剛離開麵攤五丈左右，立刻就有三個毒花敎的劍手截住了他的去路。

龍城璧雪刀橫胸，冷冷的說道：「在下給你們一個最後的機會。」

「甚麼機會？」其中一人冷笑着問。

「滾開！」

「否則又如何？」

「殺！」

「殺？」三個劍手同時大笑。

這三個劍手，是毒花敎中的用劍高手，他們的劍法，比起其他的劍手，確是出類拔萃，不同凡响。

正唯如此，他們一直都很自負。

花蝎對他們寵信有加，更形成他們養成了一股囂張跋扈之氣。

龍城璧不禁有點冒火了。

他還未動手，對方就已有一人，連續向他的咽喉刺出十二劍。

這十二劍毒辣異常，但龍城璧根本就沒有把他的劍法看在眼內。

其他的兩人見狀，同時出劍對付龍城璧。但龍城璧刀法之快，遠在他們意料之外。

颼！

刀光一閃，那個最先出手的劍士已應聲倒下。

其餘兩人臉色一變。

但他們仍然不知死活，繼續出擊。

龍城璧吸了口氣，八條龍刀法如風雷般展開。

這三個劍手雖然劍法不錯，但是與龍城璧的八條龍刀法相比，却是相差得太遠了。

龍城璧又解決了其餘兩個人。

他剛欲離去，背後又再撲出五個毒花敎的武士。

他們手中的武器並不相同，但來勢之兇悍却是完全一樣。

龍城璧不願再與他們週旋，施展出絕世輕功，很快就把他們抛於身後。

這五人仍欲再追。

但唐竹權却把他們留了下來。

永遠的留下！

× × ×

唐門的五絕指法，在唐竹權的「胖指」施展出來，威力之龐大眞是不可思議。

這五個毒花敎的武士想追趕龍城璧，但唐竹權却把他們一一趕進陰曹地府裏！

穆琵琶的神態有點變了。

她也已看出，毒花敎雖然以衆凌寡，但到頭來還是落了下風！

（三十一）

雖然萬鴻綢緞莊的火光已差不多完全熄滅，但萬無一的臉色却還是像烈火般殷紅。他的臉色變成紅色，有兩個因素。

第一：那是爲了乾坤三老中的諸葛善背叛了自己，雖然諸葛善已死，但裘天雲和劉營亦已慘遭毒手。

第二：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同門師兄貝美詹，終於又再回到長安，並與自己並肩作戰。

第一件事是令他憤怒的。

但第二件事却令他感到很興奮。

無論是憤怒，抑或是興奮，萬無一的臉色都很容易漲成殷紅之色。

還有第三件事，更是令他的情緒無法

抑制。

那就是威脅貝家父子多年，同時也威脅自己已久的毒花人魔花蝎，就在自己的面前。

這將是足以決定許多人畢生命運的一戰！

× × ×

貝美詹在這些歲月以來，並沒有把武功擱。

然而，他曾受過一次嚴重的創傷，這一個創傷使他在三年之內，根本無法再行練功。

對於一個練武的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挫折。

雖然貝美詹並沒有因此而心灰意冷，但他的武功進展已受到了極大的阻碍。

如果此刻他與花蝎單打獨鬥，必　無疑。

但現在，他與萬無一聯手對付花蝎，情況自然又有所分別。

花蝎絕對沒有看輕這兩個師弟所加起來的力量，他一出手就是凌厲已極的「千花萬絮攝魂杖法」！

千花萬絮攝魂杖法全套總共有三百三十九式，變化之多，招式之詭異，簡直就不是一般武林中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貝美詹用的武器是一把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的紫電飛霜劍。

這一把劍是三百年前隴西武林怪傑秦百恭的精心傑作。

秦百恭鑄造這一把劍的時候，他已九十一歲。

當這把劍鑄成之後，他已年逾過百。

為了鑄造這一把劍，秦百恭瘦了二十八斤。

他本來就只有七十多斤的重量，一瘦再瘦之下，自然變成了「皮包骨」。

秦百恭以為自己快要死了。

事實上，他已年紀老邁不堪，一切雄心早已消失。

但說來奇怪，劍鑄成後，秦百恭忽然又恢復了昔日的豪邁作風，居然還仗劍再闖江湖，直到二十一年之後才在武林中消失。

他只是失踪，而非死去。

但那時候，誰也不知道這個武林怪傑去了甚麼地方，連紫電飛霜劍亦隨着而消失。

直到鬼臉狀元出現在江湖之後，紫電飛霜劍才又告重現江湖，成為了鬼臉狀元的武器。

於是，有人忖測鬼臉狀元的武功，是與秦百恭有所關連的，也許鬼臉狀元無意中得到了他的武功秘笈，並得到了紫電飛霜劍。

但事實是否如此？

那卻是一個謎。

一個永遠都沒有人能解答的啞謎。

× × ×

花蝎以一敵二，但是，他沒有半點慌亂，反而越戰越勇，招式也越來越是陰險毒辣。

千花萬絮攝魂杖法是他近年來獨自閉門研創出來的武功，雖然招式花樣極為繁雜，但每一招每一式都可以單獨使用。

萬無一赤手空拳接戰，漸感力絀。

但貝美詹的紫電飛霜劍，卻給予花蝎頗大的威脅。

一時之間，劍幕重重，杖影如山，再加上萬無一的威猛拳力，場面兇險已極。

花蝎的杖法甚是邪門，但貝美詹亦不示弱，一杖一劍，似是戰個旗鼓相當。

但忽然間，花蝎的杖法大變，由邪門的路子，變成佛門正宗的瘋魔杖法。

瘋魔杖法本是少林絕技，想不到花蝎居然也使用得頭頭是道。

花蝎的杖法由邪變正，是否會令貝美詹和萬無一容易對付一點呢？

那又不然。

因為花蝎的杖法既能由邪變正，也就能够由正再而變邪。

忽邪忽正的杖法，更是令到貝美詹與萬無一無所適從。

× × ×

黑玉杖之上，縛着一朵奇形怪狀的花朵。

這朵花也是黑色的。

但這朵花的花蕊，卻有一點小小的紅色。

這朵花是裝飾品？

不。

這朵花是一種殺人的暗器。

× × ×

就在貝美詹與萬無一施展渾身解數本領，對付花蝎亦正亦邪杖法之際，花蝎突然將那朵黑色的花朵摘下，然後向貝美詹擲去。

這朵花竟然是用黑鐵鑄成的。

花朵一擲出，花瓣立刻就像螢火蟲般飛散開，分成數十道黑點撲向貝美詹。

貝美詹揮袖迎擊。

一時之間，叮叮噹噹之聲響個不絕。

貝美詹袖劍齊施，把所有的黑點全都擊落。

但在數十道黑點之中，還有一團小小的紅影，那正是花蕊的部份。

那真的是花蕊嗎？

不！

那是一個小小的鋼球，鋼球上有無數毒刺。

這一枚毒鋼球的份量，沉重得令人出奇，貝美詹雖然把那數十黑點全部擊落，但這枚小鋼球卻不偏不倚的，釘在他的鼻尖之上。

× × ×

鋼球是猩紅色的。

但當這個鋼球釘在貝美詹鼻尖的時候，他的臉色卻變成了青綠！

× × ×

青綠的臉，很快又變成墨綠。

墨綠的臉，在不到一瞬間又再變成了墨般漆黑！

萬無一的臉色卻蒼白如紙。

他們兩人的臉，一黑一白，你望我，我望你的，那是他們最後的一次相見！

× × ×

貝美詹中了毒鋼球之後，萬無一這個老江湖竟然為之一呆。

在如此重要的關節上，任何微小的疏忽也足以帶來殺身之禍。

萬無一並不是一個初出道的雛兒，這種道理他當然比誰都更明白。

但明白是一回事，無法自抑又是另一回事。

他居然真的呆住了。

因為他最關心的師兄，他最體懷的老朋友，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死在一枚小小的毒鋼球之下。

花蝎當然不會放過這種好機會。

他立刻利用黑玉杖，撞向萬無一的心臟。

這一撞之勢奇快無比，萬無一在錯愕之中，他如何能閃避開去。

花蝎嘴角間露出了冰冷的微笑。

他已是個勝利者。

貝美詹死了，萬無一也即將死在自己的杖下。

這兩人一除，他就再無任何顧慮，唯一還要做的事，就是斬草除根，殺貝天寶，並且找回武功經典的下卷。

他一切的願望，都彷彿已在這一剎那間全部達成。

但是他這樣洋洋自得，是否太早一點呢？

× × ×

不錯。

花蝎本來已攀登到一個高接雲霄的高峯。

但忽然間，他竟然會從這個高峯之上，直綫的倒墜下來。

黑玉杖還有一寸，就可以撞碎萬無一的胸膛，但就在這個時候，一蓬雪亮的刀光，從他的左側疾捲過來！

× × ×

黑玉杖快！

但這一蓬刀光的來勢更是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花蝎忽然又聽到三種聲音。

第一種聲音，是刀鋒在呼嘯。

第二種聲音，是一個人響亮的叱喝。

而第三種聲音，卻是刀鋒從他左胸穿過心臟時的可怕聲響。

刀比杖快，所以，黑玉杖在最後一剎那間被撞開！

× × ×

萬無一死裏逃生。

花蝎卻從高峯倒下，掉進了第十八層地獄。

直到他嚥氣的時候，他還是無法相信，天下間竟然有人能刺出如此精采絕倫的一刀。

他沒有說出半個字，就已死去。

他是否知道，把他從高峯摔下去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呢？

× × ×

花蝎伏法，毒花教是否全軍盡墨？

不。

毒花教仍然有不少高手在慌亂之中逃之夭夭。

但穆琵琶、西門無珠卻在長橋巷口，屍橫地上。

唐老人、唐竹權，再加上金天害，並不是好惹的。

至於衞空空，他卻比較倒霉。

雖然到最後，他還是把敵人的腦袋一砍下，但他卻受了傷。

傷勢不算嚴重，但也不算輕。

唐竹權說要把衞空空送到醫谷，讓醫谷的神醫給他治療傷勢。

衞空空連連要手不迭，他說怕了醫谷的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時九公是一個脾氣暴躁的怪醫，別說衞空空怕了他，連唐竹權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大胖子也怕了他三分。

幸好金天害這個銀箭老魔也是個醫術深湛的高手，衞空空的傷勢，金天害「一手包辦」，而且連唐老人亦覺得很滿意。

其實衞空空也是個放蕩不羈的江湖浪客，但唐老人對他的印象，卻比起對龍城璧好得多。

幸好龍城璧並不是個容易妒忌的人，他只是替衞空空慶幸。

× × ×

寶貝和尚的傷勢，也漸有起色。

他本來可以還俗了。

然而，他沒有還俗，他仍然做其小和尚。

不戒大師死了，他的父親貝美詹也死在花蝎的毒鋼球下，但這個年紀小小的小和尚居然沒有淌下一滴眼淚。

他對萬無一表示，貝美詹要他做一個堅強的人。

雖然他很悲傷，但他居然真的沒有掉下眼淚。

他一直都做其和尚，結果不戒大師的一切「優點」，幾乎都在這個小和尚的身上重現……

（三十二）

又是一個風雪之夜。

龍城璧撫摸着身上鵝毛般的白雪，他胯下的已不是猴子馬，而是一隻長滿厚毛的怪驢。

這一隻怪驢不怕冷。

龍城璧也不怕冷。

只要他想起唐竹君，心中永遠都暖洋洋。

× × ×

風雪不停。

怪驢的步伐也沒有停下。

浪子，你為甚麼不去杭州？

你為甚麼不去見一見朝思暮想的夢中人呢？（全文完）

短篇俠義傳奇故事

天下無敵

楊威·文
子成·圖



履險途　肩負天下安危

高逸凝立在花圃前面。

他剛打了兩套拳，一是少林伏虎拳，一是武當張三豐創作的太極拳。

大癲禪師是少林達摩院的首座，松月道長是武當掌門的師叔，二人在高府已有三年，高逸就苦練了三年，今天將這兩套拳打完，二位方外人，一致公認高逸先天稟賦及悟性，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學武奇材！

可是，高府幾位老人家，聽了當代兩位武學大師的評論，臉上愁容並未稍懈。

高府是三代武林世家，一直是主宰着江湖黑白兩道，聲勢赫赫，威震四方。

每一代高家主人，都是天縱奇材，將家傳神功絕學修習完成，立刻親入江湖，掌握武林命脈。

可是，這一代的主人十年前突然失踪了！

這消息封閉了十年，漸漸引起許多黑道巨擘的懷疑，高府也知道不能永遠瞞下去，於是暗中通知少林武當，謀取對策。

高府向來規矩，下一代繼承道統的弟子，必由上一代主人親自授藝，第三代主人突然失踪，第四代武功又由誰來傳授。

現在少林武當兩位武學大師親自教授，可說是極其難得，高逸所學得武功，確是不够！

因此，所有高家的人很憂戚！

令人窒息的沉靜橫亘在空中。

沒有人說話，由於彼此間都明白其中的底細，但困難擺在眼前，却沒有解決辦法。

突然，高逸抬頭向在座衆人望去，眼光堅定，似乎有了主意。

高逸現在只有十三歲，也許是先天性，他的智慧及悟性已令人震驚，所以他的意見，往往令人欽佩。

大癲上人首先出聲，慈祥問道：「孩子，你可是有什麼主意，不妨說出來，讓大家商量商量！」

「二位師父，各位伯叔父，」高逸的聲音平和而堅定：「我想出門訪師，同時執行任務，反正江湖上沒有人認識我，而且十來歲的小孩，多數不為人注意，是用智謀，或用武功，看情況而定，這樣做或者可以找出一條出路！」

大家面面相覷，高逸的武功，固然可以算得是一流高手，但碰上幾位黑道巨擘，江湖強寇，只怕仍嫌不足，江湖上的險惡，稍有失閃，那是性命攸關的事情。

沒有人回答，誰肯担上責任，但面臨的困難，也不容他們再拖下去。

高逸似乎也了解到這點，立刻又道：「眼前我只想學絕世武功，評斷是非曲直甚至執行法令，可以得過且過，只待我武功大成之日，才放手施為。」

「嗯！」松月道長微微點頭道：「這倒不失為一條可行之道，多學幾派不傳之秘，以小施主絕頂聰明，或可創出一套絕學。」

「既然這樣，」大癲上人接道：「我們可把宇內幾位高人。分別介紹給小施主，令他可以在最短時間，學成各項神功絕學，然後山林草莽之中，高人逸士，就靠小施主自己福緣智慧了！」

「事在緊急，」高逸平靜道：「晚輩立即辭行。」

「也好，」大癲上人聲音很沉重，「九大門派絕學失傳，正義力量越來越弱，而邪惡愈來愈猖狂，此消彼長，必須另出奇兵，小施主此行，或可找出一條正路，以你聰明，當知小不忍則亂大謀，務須於最快時間學取神功絕學，然後才可蕩寇除魔，切記不可鋒芒太露。」

「遵守大師教誨，各位叔伯尊長在座，晚輩告辭了！」高逸說罷，轉身走去。

衆人望着高逸的背影，心內感慨叢生，平常人家小孩出門，不說其它，行裝總有一套，高逸說走就走，茫茫江湖，靠他一人去闖，這等恆心毅力，令人益發欽佩，因此之故，衆人信心大增。

大癲上人突然轉頭對松月道長說道：「道長，看來我們也應該到紅塵去走一趟了！」

「好！」

二人說走就走，身形展處，已在蒼松翠柏中消失，留下滿園芳春，以及高府人士內心的憂鬱。

高府位居洛陽伊水之西，雄踞龍門，唐詩人韋應物有詩曰：「鑿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都門遠相望，佳氣生朝夕。」白居易又說過：「洛陽回塞山水之勝，龍門首焉。」

高逸走出大門口，信步往前走，心內仍然漫無目的，往前直走。

這兒山明水秀，風景佳絕，高逸幼讀經書，明白洛陽地當中原險要，自古以來兵家必爭之處，水系有河，洛，伊，瀍四條大河流，而有看（山旁）山，地勢險峻，東面為五嶽之嵩山，西南有熊耳山，為伏牛山的起點，為洛陽西南的障屏，邙山並不高，自西而東連綿不斷，圍繞在洛陽北境，構成一堵最堅固的天然城牆，歷來凡爭奪洛陽必先搶邙山，無論東西南北，山河天塹構成最穩固的鐵桶江山。

高逸懷古思情，看面前錦繡河山，歷來多少英雄豪傑之士，逐鹿中原，一次又一次的戰役，流血飄櫓，伏屍百萬，江山依舊，而這些前朝英雄，如今已化為塵土，名利與權位，的確是人類的最大禍害。

五日時光，高逸遍遊伊水，往北走抵達黃河，倒也未曾發生事故。

第六日，高逸住在三寶寺內，個人正在觀賞花卉及放生魚池。

由於佛教傳入中國第一寺院的白馬寺也在洛陽，城內外歷經數代，大大小小已建築了一千五百六十七所，其建築之宏偉，各種壁畫、雕刻、各有神技，龍門古陽洞經二十三年，用費約八十餘萬，至今仍傳誦天下。

所以，高逸根本不須担心食宿，任何院寺，齋宿都是很平常事情。

突然有兩名漢子走進院內，二人見高逸只是一個小孩子，竟然毫不顧忌，低聲談論機密。

高逸也裝作一副頑童像，拿着條竹枝趕打池中鯉魚，順手摘兩個橘子，花草只要是好看的，攀摘後又拋去，弄得殘枝遍地，落花遍遍。

「天河玉女尹鳳君這次暗鏢為數頗鉅，老頭子就地取材，拿來做經費也好！」一名肥頭大耳，濃眉粗眼的中年漢子低聲道。

「尹鳳君這妞兒一人無足懼，可是她與高府關係，老頭子仍然有顧忌！」另一名高高瘦瘦漢子道。

「據確實消息，這妞兒今晚到北邙交鏢，我們二人，再加上天殺手，力量足够，來得先斬後奏，老頭子見太平無事，還不高興笑納，到時我們哥兒倆的賞金還少得了！」又是那粗眉粗眼漢子聲音。

「嗯，看情況不會有麻煩，那麼就幹吧！」

高逸已聽出大概，不願再呆在此處，免得對方起疑，立刻跳着走出前殿，看其它東西。

大約半盞熱茶時分，二人由後院走出，一逕往廟外走去，高逸仍然呆在廟內，反正知道是今晚的事，而且北邙就在近郊，到時再去不遲。

高逸雖未入江湖，但他家裏來往的都是一流高手，自然什麼消息都容易聽到，瞧瞧人身形面像，大概是邙山雙鬼，老大奪命無常廖永清及鬼王何寧，只是他們口中的老頭子，似乎來頭不少，幸而邙山雙鬼想單獨行動，今晚倒要查個明白再說。

邙山歷經兵災，所以亂葬崗很多，高逸天黑就到，先找個適當地方躲好，邙山二鬼未到，高逸趁這時候細細思索應付之法，他天生的智慧，此處靜寂無聲，只要胆子大，到是個思考的佳絕地方。

大約兩個時辰，經已是相當長的時候，高逸心中已有了幾個應付的方法，究竟採用那個，到時再看了。

颼颼，兩條人影掠過一片荒墳，幾個起落，已找到隱蔽地方躲好！

高逸看清楚，來者正是邙山二鬼。

二人的確是老手，互打手勢，一句話也不說，分別躲在相距約十餘丈遠近地方，正可互相照應。

滿天星光燦爛，萬籟無聲。

直到五更，仍然毫無動靜，高逸愈來愈欽佩，邙山二鬼這份耐性和謹慎，就非常人可及！

突然，又有二人出現，毫無任何徵兆，就在視綫內出現，一男一女，不快不慢在荒郊小道上走着。

驟眼看起來，像是趕夜路，又像起絕早趕路，只是平常人的步法，毫無武林人的氣勢。

漸漸走近，高逸看清楚，那女的正是天河玉女尹鳳君，男的是個四十上下的瘦子，模模糊糊的看上去並無特出之處。

邙山二鬼眞好耐性，直等天河玉女尹鳳君到了面前，才猛地竄出，下手可眞狠辣。

七把柳葉刀，夾着一大把奪命神砂，全染上劇毒，只要沾上丁點兒，就別想活了！

高逸可眞為他們担心，抽冷子突如其來，眞叫人防不勝防，而且是那種要命的玩意兒。

天河玉女尹鳳君與同行的瘦子，表面似乎平靜，其實全神戒備，尤其像這險惡地方，怎會不防。

他們反應眞快，柳葉刀與毒砂還未打出，二人身形貼地前竄，直衝出三丈遠近，才翻身站好，兵刃已撤出，凝神朝邙山二鬼看去。

「好身手，做保鏢的實在可惜！」鬼王何寧冷冷道。

「哼，」天河玉女尹鳳君冷哼一聲，道：「邙山二鬼在此處出現，實在名符其實。」

「鬼躲在墳墓裏作怪，完全合理！」瘦子冷峻道。

「識相的，獻上背後包袱，不然的話，就留在這兒，明天就多兩座新墳了！」奪命無常廖永清道。

「廢話少說，手下分勝負！」天河玉女尹鳳君說幹就幹，揮劍直撲鬼王何寧。

瘦子使的是一對子母判官筆，也與奪命無常廖永清拚在一起。

高逸趁他們在拚命之際，漸漸摸近身去。

四人旗鼓相當，一時不易分勝負。又看了一會，高逸猛地竄出，右手伸處，已抓住鬼王何寧，往地上擲出，「吧！」的大響，鬼王何寧已跌得昏頭轉向，七葷八素了。

這一下，突如其來，在場四人無不大駭，尤其是高逸的武功，出手就將鬼王擲出，這是何等驚人的身手！

但是，高逸已幪上一塊布巾，所以看不出他的面目及年紀老幼。

他這時候行動如電，轉身又撲向奪命無常廖永清，明明看清對方出招，由於太快原故，奪命無常竟然只有束手就擒的份兒。

和他老弟一樣命運，全躺在地上了！

天河玉女尹鳳君與瘦子怔了半晌，定過神來，立即揮兵刃殺人。

高逸如一陣風在二人身旁掠過，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他們自己都有點莫明其妙，但手上兵刃已失去。

高逸悶聲不響，伸手又摘去天河玉女背上包袱，然後往前直跑！

這一來，天河玉女和瘦子顧不得殺人，拚命追去，怒喝道：「你是什麼人，爲何刧鏢！」

高逸直跑，根本不回答。

足足跑開二百餘丈，高逸陡地反折回來，將包袱往天河玉女手上一送。

「你……………是什麼人？」天河玉女驚問。

「不必多問！」高逸沉聲道。

「我……今日……」天河玉女正想說感激大恩，一時又想起尚不明對方底細及心意，這話又怎說出口。

高逸知道天河玉女今天所遭的事，無論如何也不易想清楚，自己何不將計就計，以此暗鏢爲進身之階，至於青雲鏢局出事，一定會去高府求救，自己……

思維電轉，高逸右手疾伸，又將包袱接過，輕聲道：「明日去高府，自有分曉，趕快離開此處，走！」

「你……」天河玉女尹鳳君一時問，頭昏腦脹，邙山雙鬼刧鏢早有預謀，半路上又殺出個程咬金，偏偏又幪面，送回暗鏢又奪去，並吩咐去高府，其中究竟有何變化，令人實在想不透！

高逸這時已提着包袱，趕去墳場！

天河玉女尹鳳君怔怔望着幪面人的背影，不知心內想什麼；好半晌，才蹬脚，咬牙怔怔道：「我會弄清楚，你跑不了！」說罷轉身回去，高瘦子也垂頭喪氣跟着，走了回頭路。

高逸提着包袱，除去面罩，施施然回到墳場，邙山二鬼已坐起身來！

高逸的出現，令得他們驚疑不定，兩人雖是老江湖，也被弄糊塗了！

高逸一句話不說，將包袱往地上一丟，散將開來，珍珠瑪瑙，四下散開，滾得滿地都是。

「你幹什麼？」鬼王何寧怔怔問。

「分贓！」高逸大聲道。

「什麼話！」奪命無常廖永清一時未聽清楚，出聲反問。同時也暗自奇怪，覺得這小孩子很面熟，究竟在什麼地方見過呢？

「二位不是想刧鏢麼，我這人別的不行，倒也不會忘本，所以我來了！」高逸笑道。

「小老弟究竟是誰，可否見告；是友是敵，至於這珠寶等等，是什麼一回事，我們眞給弄糊塗了！」鬼王何寧說出心內意思。

「小弟風華，三湘人士，自幼習武，流入江湖，昨日在五寶寺內，聽得二位講及暗鏢一事，也想分一杯羹，誰想來遲，剛好碰到一名黑衣人，正與一男一女大戰，小可待他們打得難解難分之際，趁機下手，三人全部受創，這包袱嗎，我就老實不客氣拿來啦！」

高逸這番話一說完，邙山雙鬼面面相覷，做事說話，眞個防不勝防，表面看起來，一個小孩子怕什麼；誰知竟然是江湖上人物，聽及剛才口氣，天河玉女及她手下鏢師雙戰幪面人，面前小孩竟能暗中下手，搶得鏢銀，可見身手不凡！

隔了好半晌，奪命無常廖永清試探道：「風老弟搶來鏢銀，自己不可以一人獨得，還要送來與我們兄弟分，這是從何說起！」

高逸朗聲一笑，豪邁道：「錢這玩意兒，到處都是，我個人拿了這筆，固然可以享受，但人單勢孤，人家尋仇，又如何招架，再來，消息是從二位傳來，人也不應該忘本，所以小弟來了！」

「好，很好，够義氣，小老弟，不說別的，憑你這股義氣，江湖上就不愁沒朋友，我們趕快離開這地方，到酒家好好痛飲百斤好酒，慶賀遇上老弟這位少年英雄！」鬼王何寧笑道。

「好，二位多多指教，小弟初入江湖什麼都不懂！」高逸抱拳道。

「我們等會再說！」奪命無常廖永清說時當先走去。留下鬼王何寧包好地上珠寶，急急趕回城去。

高逸假裝不知道，任由對方提着包袱，施施然跟在後面，看他們行事。

洛陽城內，何寧當然很熟，邙山二鬼不敢走大街，竟自來到西城雲來客棧，也不敲門，掠上高牆，直往一間房中竄去。

高逸自然不甘示弱，展開輕功，緊跟二人，也施展燕子穿簾身法，輕巧落在房中。

二人見高逸輕功極好，心內暗驚，想不到一個小孩子也有如此造詣，不知其他武功如何，想來也是不差，邙山二鬼已有意招攬高逸入夥。

第一，高逸送來這暗鏢，功蹟多大，在老頭子面前可以說得嘴响，再者，像高逸這樣少年英傑，稍加琢磨，前途不可限量！

高逸自然知道，自己表現得越好，他們愈重視，看來對方是一個陰謀不少的組織，趁此機會進入，倒是一個非常好的步驟！

第二天中午時分，邙山二鬼與高逸悄悄走出，而高逸往前看去，只見一名丐帮子弟，正站在路旁微微點頭，高逸心內才放下。

因爲這次離家，只怕要經歷非常風險，這還不去說它，但天河玉女的青雲鏢局，又那來許多錢賠償，所以昨晚高逸悄悄寫了封信，找名丐帮子弟送回家，先墊上賠欵，再令青雲鏢局暫時歇業，日後才重開，剛才丐帮子弟點頭，即是說明所有事情經已辦妥，所以高逸放下心了！

邙山二鬼直往西走，一天一晚，已進入絕險的肴山，又走了兩天，已來到一處絕峯。

高逸暗自奇怪，如此崇山峻嶺地方，一切食物如何辦置，而且有事發生之際，誰也無法知道，更別說什麼帮忙或者救助了！

「小老弟，這地方很難找，你以前大概未來吧！」鬼王何寧道。

「哦，」高逸道：「我在洛陽也不過三月時光，像這深山絕峯根本無法來，生活也困難，除非有人在此接待，否則，我來幹什麼！」

「老弟說得對，我們正因如此，在此山嶺建下了極其深厚基礎，你跟我來！」鬼王何寧笑說。

轉過一座高高山峯，陡地景色一變，清幽，明潔，地勢開朗，泉林處處，有如神仙境界。

靠左邊有一座極大院落，看上去像平常人家；但高逸知道不是！

其它石屋及竹籬茅舍也有，完完全全是座村落，甚至田陌分佈四周，菓林相間，農家氣息頗重！

這時，邙山二鬼已當先走進那大院落去，開門的是位滿頭白髮的老者，見了二人，和和氣氣道：「請進，老爺子已在大廳。」

邙山二鬼笑道：「今天眞巧！」

大廳很樸實，仍然是普通人家形狀，兩旁坐滿了人，上首一位老者，總有七十歲開外，滿面紅潤，此時正注視着高逸。

邙山二鬼趕緊上前拱身道：「老爺子，我給你帶來了一位少年英雄！」

「哈……」老者像是開心已極，放聲暢笑，滿臉慈祥注視着高逸，然後柔聲道：「孩子，今年幾歲！」

「回老爺子，小子今年已十五歲！」高逸恭恭敬敬道。

「好好好，擺宴歡迎！」老者揚聲吩咐。

「老爺子，這位小老弟武功極佳，他獨力打退天河玉女及其手下鏢師，並搶來五十萬両紅貨，我們兄弟倆，可以說是他救的！」鬼王何寧大聲報道。

「好，等會重重有賞！」老頭子越發高興。

「老爺子，今天大夥兒在座，小的自不量力，想試試這位小老弟的身手，不知可否？」一名卅來歲的壯漢站起來請命。

「好吧，既是自己人，切磋切磋，也是應該，而且這位小老弟大好身手，在座各位兄弟，必然心內也在想見識見識，你去試試，再好不過！」老頭子已經准許。

壯漢滿面笑容，轉身抱拳道：「在下方亦明，外號遊神，如今已請准老爺子，和小兄弟引證拳脚，反正我們一見如故，自家兄弟，別見外才好！」

「小弟風華正要請教！」高逸也抱拳爲禮。

大廳中間空地上已够二人比試，在座二十幾人，看來都是高手；剛才聽邙山二鬼所說，大家似乎有點不信，所以此時全神注視。

遊神方亦明不敢輕敵，繞着高逸遊走，窺隙進擊。但是，高逸凝立不動，眼光下垂，根本不看對方一眼，神色平靜，絲毫不現喜怒哀樂。上坐老者及廳中衆人見了，心內暗自折服，十二三歲小孩子，有此定力已經難能可貴了！

遊神方亦明遊走三匝，陡地身形微矮，欺進身去，喝道：「看掌！」右掌猛擊高逸後腰。

高逸屹立如山，左手臂微微揮動，手肘正好擋住遊神手腕。

這下舉重若輕，深得內家心法，廳上衆人見了，聳然動容，上座老者也是目中神光閃動，顯然心內也深深震動不已！

遊神方亦明不信邪，暗道：「你這手肘擋我鐵掌，太過不自力量了！」

雙方極快接觸，而遊神方亦明只覺對方手肘，陡地有股大力傳來，身不由己，猛地跌開去，「叭！」的聲大响，已給摔在三丈開外。

「好！」

「沾衣十八跌！」

廳上衆人頓時沸騰起來，叫好喝采，出聲評論，鬧成一片！

遊神方亦明並未受傷。甚至連絲毫疼痛都沒有，茫然站起來，弄不清楚是什麼回事！

別說旁人了，即是邙山雙鬼也未見過高逸武功，心內雖然相信他的武功好，却不知道有這樣好，一招就將遊神方亦明打敗，這的確令人震驚了！

「小老弟好深的功力！」上座老頭子讚道。

「老爺子，你不請秀雲姑娘試試這位老弟的劍法。」遊神方亦明定過神來，知道這高逸掌法高絕，山上衆人恐不易取勝，所以又叫人試劍法。

再說，這尹秀雲是老頭的愛徒，習得一身上乘劍法，在山上罕逢敵手，所以遊神提出這意見。

老頭子也未答話，只是靜靜注視着高逸。

「師父，讓我試試吧！」正在這時，一位明豔照人的少女由大門走進，剛好聽到遊神方亦明的話，怕老頭子反對，所以出聲要求。

「好吧，不答應的話，只怕廳內的人全恨上我啦，丫頭今兒可要小心在意，這位小兄弟智慧極高，兼且是位用功紮實之人，你看這點年紀，已有如此深厚內功，其它的可見一斑，拿兩把劍來！」老頭子說完，吩咐拿兵刄。

高逸這時候也不客氣，決定放手幹去，拿劍在手，立即拱手爲禮：「請姐姐賜招！」

這一聲姐姐，令得那少女十分受用；笑道：「哎喲，口這麼甜，等會手下可別太辣呀！」

「姐姐說笑了！」高逸道。

「看劍！」尹秀雲再不嚕囌，輕叱一聲，寶劍刺出，頓時劍光大盛，一招「鳳點頭」！輕刺天樞、太乙、粱門三大穴。

高逸見對方劍招快捷，兼有打穴功夫，不敢大意，揮劍相迎，鬥在一起。

大戰一百五十招，二人仍然未分勝負，尹秀雲似乎將劍招盡量發揮，招式越來越精奇快捷，等閒人根本無法接下三招。

高逸有攻有守，絲毫未露敗象！

但是，高逸施出的劍法，全是平常不過的招式，運用得恰到好處，簡直是化腐朽爲神奇，令人欽佩之外，還有點不信，却又不能不信！

突然，尹秀雲身形一凝，面上神色一片穆肅。

高逸似乎知道厲害，知道對方就要施展厲害殺手，因此全神戒備，不敢大意。

「颼！」尹秀雲劍尖突然吐出尺來長的劍芒。

「劍氣！」廳內衆人叫起來。

高逸一震，猛吸口清氣，右手疾振，寶劍也吐出道寒森森的劍氣。

「呀！」衆人驚叫起來。

「住手！」上座老者大喝一聲，身形陡地滑出，已站在大廳中間，擋住二人拚鬥。

高逸見老者露了這手縮地成寸上乘武功，心內暗駭，不知老者究竟是何來歷，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師父，你……」尹秀雲嬌嗔着叫起來。

「哈……」老頭子哈哈笑道：「自己人難道正拚命不成，而且人家還叫你姐姐，今天算了吧！」

「嗯！」尹秀雲一想也對，漫應了一聲，火氣全消，轉頭對高逸道：「改天我們好好比過！」

「我不是姐姐對手，倒是姐姐好好教我才是！」高逸規規矩矩道。

「還是請我師父教你吧！」尹秀雲顯然對高逸也有好感，正所謂惺惺相惜，不打不成相識了！

「丫頭又給我找痲煩了！」老頭子口內如此說，心內顯然也有此意。

「師父難道不教麼，你看人家還是小孩子，他學起來，才能學到師父的眞正武功呢！」尹秀雲道。

「傻丫頭，人家又有師父，只怕我這點玩藝兒，人家還不看在眼內的呢？」老頭笑道。

高逸看在眼內，立即嚴肅道：「我師父三年前就已去世，所以一個人胡練，幾年來東奔西蕩，尋訪高人，今日見這位姊姊所學，的確是神功絕學，宇內無雙，老前輩如肯收我爲徒，眞是晚輩大幸！」

「嗯……」老頭子對着高逸，當然越看越愛，像這樣根骨悟性的徒弟，確實難找，只是第一天見面，多少有些遲疑，但天河玉女留下來的一包珍寶，令老頭子心內也感到十分高興，所以心中也有意收徒弟，並未峻拒。

邙山雙鬼立刻湊趣道：「老爺子，擇日不如碰日，看來也是本門鴻運降臨，有這小兄弟參與，日後中原道上，只怕無人能敵，今日好日子老爺子就答應了吧？」

廳內衆人看情況也齊聲應說。

尹秀雲一見，立刻對高逸叫道：「還不快上前拜師叩頭，呆在那裏幹什麼，眞笨！」

高逸這時候，只有硬起頭皮走上前去，推金山，倒玉柱，拜倒地上，宏聲道：「弟子風華，叩見師父！」

「哈……罷了，起來，起來！」老頭子如獲至寶，眉開眼笑，顯然內心暢快已極。

「恭喜老爺子，賀喜老爺子！」衆人齊聲祝賀，霎時間，大廳內洋溢着一片喜氣。

「今天眞是好日子，吩咐厨房，準備大擺筵席，將後山狀元紅搬出來，慶賀這一非常日子。」遊神方亦明大聲吩咐，又引起一陣掌聲。

正中首席，由老頭坐主位，高逸與尹秀雲兩旁陪坐，其餘二十桌，全是山上的人。

「師父，今天我們自己人慶祝，明日可廣發帖子，通知江湖上英雄好漢，前來大大熱鬧一番可好？」尹秀雲突然提出這意見。

老頭子白眉軒動，顯然內心也想轟轟烈烈幹一番，但他突然雙目閉上，似在思考着，過了好半晌，才緩緩睜開眼來，沉聲道：「本門力量還未壯大，我們再埋頭苦幹個三年五年，待你們人人習成絕學，那才昭告天下武林，也就是本門揚威立萬之時！」

「老爺子，依你看這位小兄弟多久才可習得你一身武功呢？」遊神方亦明問。

「大約一二年時間吧，另外我還想另找一位師父，如果學全我們二人武功，再想法子加强內力，當今宇內，不易找到對手，至於九大門派，更不算什麼一回事！」老頭子愼重說出百年的大計。

「洛陽高府近年來似乎消聲匿跡，莫不是有了變化，我們可不能忽視這股力量？」尹秀雲突然道。

「此事已有萬全措施，你們可以放心，只要專心練好神功絕學，當今天下，就在我們掌握中，洛陽高府，哈哈……」老頭子越聽越高興，竟然縱聲狂笑起來。

高逸聽了這番話，心頭大震，這老頭話中有話，說不定父親失踪，與他們有關，而且圖謀已久，數十年來陰謀毒計，今日快要收功，天假其緣，竟然給邙山雙鬼引來，這難道上天恩賜，引導自己來到着

山。

× × ×

「師父，你說師弟兩年後，還要跟一位前輩學藝，他到底是誰，怎從未聽說，你老人家原來不愛惜我，還藏着我呢？」尹秀雲嬌嗔道。

「傻丫頭，爲師恨不得你能靑出於藍，怎會藏私，由於你天生體質較弱，有些武功不能學，所以沒有對你說，至於華兒，根骨稟賦，是塊練武的材料，而且是我平生罕見，由此之故，我們揚眉吐氣，威鎭武林，稱雄宇內的時刻指日可待。」老頭子此時說出心內凌雲壯志。

「師父好壞，剛才我還担了老半天心呢，師弟似乎沒有人要，許多人爲他求情，你才勉强收下，如今又要全都靠他才能成事，我又成爲廢人了？」尹秀雲道。

「丫頭片子，眞是的，小師弟才入門，便就吃他的醋，不大好看吧，以後都是一家人，別再開玩笑啦？」老頭子對這女徒兒也十分疼愛，多方呵護。

尹秀雲轉頭對高逸笑道：「師弟，你可別見怪，我只不高興師父不告訴我，其它的眞不在乎呢？」

「我明白師姊的意思，怎會怪你，多謝你還來不及呢？」高逸由衷的感謝她，今天所獲，固然是緣份，但尹秀雲的功勞，確不可滅！

這時，山上人個個高興，喜氣洋洋中，酒席直吃至深夜，才盡興而散。」

漸漸，高逸知道此處是看山東區，名之爲碧雲峯，這老頭正是五十年前風雲人物，顛倒魔神胡不羣，高逸出身武林世家，自然知道此等非常人物。

與顛倒神魔胡不羣同輩的，尚有雪山老怪魯宗岳，二人最爲投機，胡不羣說送去學藝，大概是雪山老怪其人了。

以二怪武功輩份，合力教得一位出色徒弟，再想法除去高府主人，稱雄武林並非不可能的事，只是陰錯陽差，高府弟子拜老魔爲師，事情變化就有了意外。

巧安排　神功妙計伏魔

高逸在看山碧雲峯呆了一個月，顛倒神魔胡不羣只傳此普通拳劍，他本身成名的大顛拳及七星劍法，一式未傳。

高逸知道很清楚，由於當日所報祖籍三湘人士，顛倒神魔定是派人去查，未有回音，老魔當然不會把自己平生絕學傳下，但是，高逸很放心，他所冒充的風華，眞有其人，而且也習得一身絕學，未逢敵手，後來突然失踪，似乎爲人殺害或遭軟禁，所以高逸才敢冒充。

當日自青雲鏢局失鏢，及遇上邙山雙鬼，然後可能深入虎穴等情由，高逸已說明原委，托丐帮子弟轉告高府，所以一切辦理妥當，高逸心內暗暗在笑。

果然，又過了半日，事情就已經清楚了。

這天晚上，月明如水，老魔院中留下高逸一人，然後滿面笑容問道：「華兒，今天我要開始傳你絕學，你可要化一番苦功，然後才能與天下英雄盡一日之長短，否則，就無法出人頭地。」

「徒兒知道！」高逸恭敬道。

「好，現在我先傳你一套大顛拳，共有七式，爲師出道以來，只有兩次用了七式，其它百戰百勝，可想而知，這套拳法的威力了！」顛倒神魔胡不羣得意洋洋地道。

高逸知道老魔到是實話，大顛拳的創立，是武林中第一智慧的結晶，這拳法脫胎於醉八仙，比醉八仙本身威力不知大了多少倍，拳路與正道拳法，反其道而行，普通人學武功，招架防守，完全是依正路練習，若是反其道而行，試想誰能防得了，即使防守，也不及正路防守熟練，所以這套拳法一出江湖，數十年來，多少英雄豪傑敗於其下，至今仍無人破得！

老鬼以這套拳法會遍大江南北，關內關外英雄，當者披靡，闖下了極大萬兒，奠定了江湖上崇高地位，普通人想看清楚拳路，再設法破解，但老魔武功高強，與平常對手根本不會用此拳法，除非碰上頂尖高手，那才施展大顛拳，而且出手如電，招式似是而非，令人極易產生錯覺，高手對敵，往往意在拳前，稍有失着，立陷絕境，懊悔已經遲了。

這套拳法變化極泛，外人根本無法捉摸，今日由左手出招，明天又可用右手出招，甚至上下顛倒過來，手足互換，試想，不明此理，如何招架對敵呢？

老魔如今已消去心內懷疑，原原本本解說清楚，將一套大顛拳精要，全部告訴高逸。

高逸悟性極强，心內也暗自震駭，要不是老魔自己說說，任何聰明絕頂的人，也是免不了吃虧上當。

反其道而行，尚不足說明其奧妙，快慢的運用，也是妙絕人寰，普通拳法，求快求勁，而大顛拳却在快時變爲慢着，令對方錯愕不知所措時，殺着連綿不斷攻到，你如何擋得了。

足足說了兩個時辰，才完完整整將一套大顛拳法精要講完。

高逸沉默着，心內反覆思索，其中每一環節，每一理路，都在推敲研究。

老魔似乎對高逸特別喜愛，很有耐性坐着等候，微笑望着他。

過了好半晌，高逸才從沉思中醒來，脫口道：「好厲害！」

「華兒想清楚了麼？」老魔含笑問。

「大致上已明白，這套拳法當眞是神乎其投，處處令人出乎意外之外，完全脫離常軌，偏偏又自成理路，使人防不勝防，只有挨打份兒，我相信大顛拳在江湖上可以稱王稱霸，難逢敵手。」高逸朗聲道。

「嗯，華兒的確是個練武奇材，只此幾句話，已掌握大顛拳訣要，好，我們來練練大顛拳的招式吧！」老魔說時走到院子中間，一招一式演出這套武林絕學。

拳理一條，招式却有十六套，交配運用，千變萬化，也即是說，先學會一套拳法，練習純熟，就可稱心應手，隨意產生變化。

說起來理路容易明白，招式運用起來，却不是那樣簡單，一個人要改變原來的習慣，確實很困難，再說，高逸本身武學根基深强，改變益發困難。

但是，高逸毅力極好，領悟力更是常人不及，足足半年功夫，大顛拳經已學成

了。

顚倒神魔胡不羣幾乎笑得合不攏嘴，這樣徒弟，打着燈籠也找不到，半年功夫，能將大顚拳法練成，恐怕千萬人當中，也不容易找到一個，而且高逸只有十三歲，再過幾年，武林中誰是他的敵手。

稱霸武林，是大多數特級武林高手的自然想法，老魔本人年事已高，能夠調教徒弟，令得手下創設的門派發揚光大，統治江湖，已是他內心最大願望。

就是高逸這樣一個徒弟，稱雄武林已有了信心，老魔心內暗自打算，一年之後，自己神功絕學，傾囊相授後，又介紹幾位老友，也叫他們傳授平生得意武學，高逸不出三年，身兼數家之長，嘿嘿，天下還有誰能抵擋，天下無敵，九大門派又算什麼呢？

高逸練好大顚拳，心內又想到家，半年未通訊息，不知家內人担心否，當日青雲鏢局失鏢後，大概自己家內人代爲付清，還好由邙山雙鬼引來此處，天假其緣，習得老魔大顚拳法，也總算還有交待。

最好將這個消息詳詳細細說明白，不然，武林稍有動蕩，即會釀起軒然大波，釀成血腥戳殺，那可懊悔莫及了。

高逸獨自沉思着，他只是一個十三歲小孩子，身負整個武林安危，看來上天不負苦心人，天假其緣，竟然來到看山碧雲峯，會見顚倒神魔胡不羣，又習得老魔絕學，高逸暗暗慶幸不已。

「師弟，你想什麼呀？」尹秀雲突然跳出來。

「呀，師妹，駭了我一跳了。」高逸眞個駭了一跳，還好未洩漏秘密。

「嗯，看來你心裏有鬼，人家說，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莫非你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心事麼？」尹秀雲頑皮笑道。

高逸對這位師姊十分投緣，所以言笑無忌，不僅如此，二人相處已久，漸漸覺得彼此感情越來越好，見時也有股異樣感覺。

「師姊別亂說，給人聽了，有了誤會可不是玩了。」高逸眞的怕令人起疑心。

「看你急成這樣子，胆小鬼，眞沒出息！」尹秀雲笑顏如花，加上她近來益發嬌艷，有如一枝含苞初放的鮮花，明艷不可方物，高逸不由看得癡了。

尹秀雲是女孩子，而且情竇初開，秉之對這位小師弟才華聰明，心內十分傾倒，所以自然而然產生情愫，此時見高逸癡呆形狀，也不禁粉面羞紅，垂首不語。

過了好大半晌，高逸才清醒過來，不由暗叫一聲糊塗，自己怎能有這想頭。

「師弟，我們去後山看看可好，那片梅林益發漂亮，聞聞那香氣叫人不捨得走呢？」尹秀雲道。

高逸轉急一想，點頭道：「好，我正想去看看，來這裏半年多，還未看清楚附近山勢，日後個人還不認得路呢，師姊帶路，最好不過！」

「我們走罷，你這半年埋頭練功夫，師父說，你目前的武功，江湖上已經少有敵手，看來日後終又會欺負我了，早曉得我就不叫師父教你，今天……」尹秀雲嘟起咀道。

高逸一面走一面急起來道：「師姊說的那裏話，我再混帳，也不敢對師姊不敬呀！」

「你知道就好！」尹秀雲嬌笑道。

看山險峻，奇峯突出，兼且道路崎嶇，普通人根本無法上下，所以歷來騷人雅士，題詠不及其它名山。

高逸與尹秀雲二人，自然不受限制，翻山越嶺，多少古柏蒼松，以及不知名的千年老樹，甚至許多未曾見的花卉，遍地皆是，高逸大爲嘆服，即使尹秀雲也讚歎不已，不捨離開。

二人一心貪玩，往前疾馳怕沒有幾十里。

突然，約有七八人圍在一株松樹下，似乎正在擧火燒野味，遠遠望去，隱約是頭大老虎！

「是武林中人！」尹秀雲道。

「由他去吧，只要不犯我們，任他們攪！」高逸淡淡道，他素性平淡，不喜爭强鬥勝，所以不願惹事！

「嗨，在我們山裏，豈可任人主宰，讓我去問！」尹秀雲說時人已騰身往前馳去，雖未施展絕頂輕功，但她此時一身內外功夫，豈是尋常可比，幾個起落，已到了那班人左近。

「咦，你是誰？」一個痲子首先發現，立即站起身詢問，臉上帶點兇霸霸的味道。

「嘿嘿，你們好大的胆，誰是帶頭的，站起來說話！」尹秀雲冷峻道。

八個大男人，本來是煞氣很重，尤其是尹秀雲的態度與說話太狂，令他們殺氣更重，但十六隻眼睛，一看到尹秀雲明麗的容貌，怒火頓時化爲烏有。

「聽到沒有，帶頭的站起來說話！」尹秀雲聲音更冷。

「嘿嘿，好漂亮的小姑娘，俺還是第一次見到，誰都知道，俺劉大痲子平生誰都不服，只對漂亮的姑娘恭敬得很，哈……哈……」

痲子說完，放聲大笑，其餘七名大漢也跟着嘩笑，他們根本不將尹秀雲放在眼內。

「颼！」尹秀雲身形如電，大痲子眼睛一花，鼻內聞到陣陣香氣，「吧！」的聲大响，吃了個巴掌！

這一來，八個大男人似乎弄不清楚，面前小姑娘可不是好吃的菓子，看來還辣手得很呢！

劉大痲子怔了半晌，立刻大怒，吼道：「丫頭找死！」鐵掌猛劈，再沒有絲毫憐香惜玉的心思，決心下毒手，置對方於死地。

尹秀雲右掌倏劈，迎接上去，劉大痲子自負鐵掌無敵，心內還在暗笑，推動掌力，去勢更快。

「吧！」雙掌相交，大响聲中，跟着又是「格咯！」聲响，手臂骨已給震斷，整個人滾了開去，慘叫的聲音令人不忍目睹。

「你……好毒的出手！」其餘七名漢子怒喝道。

「嘿嘿，識相的趕快報上名來，不然，你們別想活了！」尹秀雲冷峻道。

「殺！」七名大漢暴喝一聲，圍將上來手足翻飛，幾乎想將尹秀雲打成肉醬。

試想，尹秀雲是何等樣人，此時已動了殺機，纖掌微揚，正待施展殺手！

「颼！」高逸凌空飛來，伸手托住尹秀雲右臂，雙腿連環踢出，一連十二腿，七名大漢全躺下了。

「師弟，你……」尹秀雲見高逸擋住自己出手，忍不住叫將起來。

「對不起，師姊，這七人只怕與師父有關係，假如你打傷人，那時不好交待，師父責怪下來，如何是好！」高逸說明原委。

尹秀雲想想亦覺魯莽，只是給人攔住，心內不高興，所以只哼了聲，嘟起嘴不响。

高逸這時轉過身來，柔聲道：「各位到看山究竟有何貴幹，我們師姊弟二人居住碧雲峯，並不會有仇人呀！」

「哎喲，我們正要去拜望胡老前輩，何不早說，正是自家人，寃枉打了一架！」另一名壯漢叫將起來。

「你們是何來歷，請兄台明示！」高逸淡淡道。

「我們奉了魯老爺子之命，前來看山，誰知道與二位莫明其妙打了起來，劉大哥他手臂，唉！」大漢說明來歷，原來正是雪山老怪魯宗岳手下。

高逸聽清楚時，知道師姊闖了禍，眉頭微皺，心內已有了計較，當下朗聲道：「這位大哥，今天事純屬一場誤會，劉大哥手臂，我包醫好，爲了兩家和好，別告訴兩位老人家，我送千兩銀子給劉大哥，算是個醫藥費，另外，各位大哥每人二百兩，算是兄弟一番心意，日後在江湖上還希望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夠義氣，夠朋友，而且有銀子，再說自家人的一場誤會，莫不成還會反面成仇，尤其高逸身手，瞬即就將七人打倒，偏偏絲毫未傷，這份武功也令他們欽佩不已，所以七名大漢全答應密而不宣。

至於劉大痲子，就在此處等着養傷。

回到碧雲峯，顚倒神魔胡不羣已坐在大廳上，與衆人正在談天說地。

七名大漢呈上雪山老怪書信。

原來雪山老怪魯宗岳靜極思動，加上雪山天然冰雪，練成寒冰眞氣，其本身七彩斷雲刀法，更爲武林絕响；他與顚倒神魔胡不羣原本約定，二人合力，先培植勢力，然後進行一統天下武林！

將近五年，看山碧雲峯仍然是默默無聞，雪山老怪忍耐不住，所以派人前來中原詢問。

顚倒神魔胡不羣看完書信，頓時豪氣勃勃，雄心萬丈，對七人道：「你們先回去對老爺子說，日內我派小徒前來跟他學習神功絕學，功成之日，那是我們揚眉吐氣之時，中原武林道上，就是我們的天下了。」

「我們老爺子等待太久，希望早日拜會你老人家，那時我們兄弟也好有個出頭日子！」七人朗聲道。

「這日子快了！哈哈……」顚倒神魔胡不羣顯然心情極度暢快，與這七人閒談半天，然後設宴招待。

第三天，老魔在密室招來高逸，神色肅穆，莊容道：「華兒，自明日起，你可先到中原各地走走，五月後，即赴雪山，學好魯老爺子的絕學，寒冰眞氣跟七彩斷雲刀，那時中原武林，根本無法與你抗拒，也就是我們稱雄天下，一統武林之時，爲師在碧雲峯等你。」

「徒兒自當會全力以赴！」高逸恭敬道。

「很好，你已學成我的大顚拳及七星劍法，再加上雪山派的寒冰眞氣及七彩斷雲刀，相信你的武功，已是天下無敵！」顚倒神魔胡不羣道。

高逸恭敬答道：「這些都是師父的栽培！」

「我固然有傳授武功，但你的天分好，才有如此成就，如果平常人，我也無法；這也是機緣，也可說是天意，合該我們門中當興！」老魔頗有感慨道。

「我在中原走動，師父還有何指示？」高逸問。

「嗯，這兒有一份名單，全是我替你安排好的，各門各派潛伏的臥底，以及幾處暗中訓練的殺手，任你調用，等會我再將至尊令符交付給你，可以直接指揮，至於中原九大門派，有空也不妨去闖，一是揚威立萬，再者也應顯顯本門武功，令那些自命爲名門正派的人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他們坐井觀天，閉門稱王，是靠不住的！」老魔說出內心秘密。

高逸內心大大震駭，要不是陰差陽錯，碰上邙山二鬼刦鏢，混上碧雲峯，中原武林，只怕要遭遇空前浩刦，多少人性命難保。

「今晚我要大擺筵席，爲你餞行，令各路英雄明白碧雲峯上，已出了位天下無敵的高手！」老魔今天特別高興，所以說話比較多。

高逸心內老是想着一件事，自己父親是否與老魔有關，這件事如何探明白，但操之過急，引起老魔懷疑，將是功敗垂成，想到此處，高逸暗自咬緊牙齦，悶聲不响，强陪着老魔說笑。

第二天，高逸在盛大歡送行列中離開了看山。

尹秀雲依依不捨的倩影，在高逸心底引起波動，仍然牽不住他急急離去的心。

洛陽的繁華，高逸很熟悉，離別了一年光景，看來仍然別有一番滋味。

他不敢明目張胆的回家，竟自先找家客棧居下，仍然用風華這名字登記。

午飯後，高逸信步在街上走動，突然，他感到有人在後邊跟踪，而且是武林高手。

高逸不慌不忙，朝荒僻的星君寺走去，他裝作什麼也不知道，望着那彩漆剝落的廟門發怔。

颼颼颼，約有二十人，已將四路包圍住，高逸像木頭人似的站立不動。

「拿下！」一聲暴喝，似是發施號令人的聲音。

一個高瘦子橫掠過來，悶聲不响，伸手就抓，高逸凝立不動，任對方施展，高瘦子喝聲「着！」以爲可以手到擒來，但運勁之下，似乎在搖撼着一座山，絲毫不能動搖，高瘦子大怒，左掌運足勁力，朝高逸背上猛劈。

「砰！」聲音像是空殼子木桶發出，

高逸仍然木立，高瘦子手掌卻隱隱作痛，這是他從未遇到的事，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哈哈，我們看走眼了，遇上了高手，兄弟方寧，自不量力，討教高招！」

高逸知道這方寧，是少林俗家弟子中，最爲傑出的少年高手，今天只是初次下山，他怎會率領大隊人等候，莫非山上有他們的人臥底，想到此處，高逸明白，江湖上正派人士，仍然注意碧雲峯動靜，所以自己一下山，他們就全力圍殲！

這時高逸淡淡道：「我們無怨無仇，閣下何必大張旗鼓在此等待！」

「現在沒有仇，將來也會有，只要澈底消滅碧雲峯上的魔徒，那才是天下太平！」方寧宏聲道。

「好吧，讓我看看你的本領，是否够資格發此狂言！」高逸淡淡然回答。

「好！」方寧暴喝一聲，揮臂疾振，渾身骨骼發出爆豆般的聲響，高逸知道對方外家功夫已到極高境界，看來這方寧一身武學，果然不凡，這時，他運功完畢，雙掌一圈推出，勁氣排空，轟轟發發，聲勢赫赫，極爲驚人。

高逸不退反進，右掌疾拍，完全是以硬碰硬的打法，在場諸人自然知道方寧掌力，鮮逢敵手，而高逸竟然敢攖其鋒銳，看來是自尋死路了。

說來雖慢，而戰場上變化卻極快！

「砰！」大响聲中，方寧整個人陡地飛了起來，大叫一聲，直跌至兩丈開外，吐口鮮血，人事不省！

高逸凝立不動，平靜如故。

這一來，頓時令得在場人大吃一驚。

方寧一招受創，而且是他最拿手的掌法下；那麼這高逸的武功豈非駭人聽聞。

「大夥兒一齊上！」在場衆人見高逸如此武功，單打獨鬥決非敵手，而且又是危害江湖的邪惡勢力，自然不須講究什麼江湖規矩。

高逸冷眼旁觀，知道這二十人，全是當今各大名門正派的少年高手，高逸雖然很同情他們，而且是一條陣綫上的人，但目前情況下，必須要毫不容情，將這批人重創，老魔才會相信。

這二十人受命而來，他們一致認爲高逸是魔徒，是魔徒放下山的殺手，自然殺之爲快！

兵刄，暗器他們全拿出來，高逸此時身負絕世神功，仍然不敢托大，縱身飛起，折下一條竹枝，落在包圍圈中，含笑而立。

「殺！」暴喝聲中，二十人個個爭先，下手全是絕着，刀光劍影，集中焦點往高逸身上招呼。

高逸喝叱一聲，手中竹枝飛舞掃出，衆人這時才知道厲害，兵刄脫手，斷臂折骨，大顛拳施出，他們更加摸不清頭腦，砰砰之聲响不絕於耳。

前後不過霎眼時光，二十人全都躺下了。

高逸拍拍雙手，含笑道：「你們回去對師長說清楚，這點功夫是不行的，好好待在家裏練功夫，別妙想天開亂出主意，再見了。」

「小子，你干脆殺了我們吧！」方寧叫道。

「我不喜歡殺人，下次再犯，那就別怪我手段辣，今天小施懲戒，讓你們見識見識什麼叫武功，再會！」高逸含笑道，說罷揚長而去。

「你……敢……」方寧望住高逸，恨不得咬塊肉下來，一口氣鼈不過來，昏了過去。

高逸走出五十丈，用眼睛看，耳朵聽，知道沒有人暗中追踪，騰身而起，有如電光火石，一溜烟穿進樹林，施展絕頂輕功，馳出三十里，才躲在株大樹上。

一直等到三更，高逸凝耳運神，確定附近沒有夜行人，才跳下地，不敢縱高，怕給人看見，貼地往前掠去，那種快法，非親眼看到，叫人眞不容易相信。

繞了幾個圈子，高逸猶自小心觀察清楚，才飛身投入高府。

颼颼颼，孔明神箭連珠打出，高逸身法輕逸，一連施展七種身法才安全避過，心內暗道：「看來家內防守比以前嚴得多了！」

正在這時，一道劍光如經天長虹，挾着絲絲劍氣，捲將過來。

高逸不敢怠慢，喝道：「來得好！」身形滴溜溜轉了兩個圈子，那枝劍變化無方，招招不離要害，高逸暗讚，這大概是八叔，一年不見，他劍法已有了長足進步，連避三十六招，高逸叫道：「八叔，是我！」

「小逸子，是你！」

「正是！」高逸高興叫起來。

霎時間，四壁燈光齊明，將院子照亮得如同白晝，三叔和八叔，甚至四位姑姑全來了，他們到見高逸，不由大喜，齊叫起來：「小逸子，一年多你到那裏去了，令得大夥兒担了老大的心事！」

「各位叔叔姑姑們，我這次回來有極大機密要事，希望不給外人知道，快回內廳去吧！」高逸急道。

「好，去內廳，立刻嚴密戒備！」三叔下令。

高府領導江湖數百年，自然有其不可輕侮力量，這內廳可說是最隱密的地方，不怕秘密外洩。

坐定後高逸即將年來經過詳細說明，直說到當日大敗九大門派年青高手爲止。

高府衆人一時間，給這變化震住了，是天意還是巧合，世上眞有報應之神麼！

高逸不理衆人如何想法，繼續道：「老魔這套大顛拳，非同小可，我想趁此時間，傳授給家裏的人，到時可以出其不意，制敵機先，至於七星劍，也是不可多得的絕學，我想化一月時候呆在家裏！」

「很好，看來我們家裏祖先有福，碰到如此機緣，我們老兄弟六人，及四位妹子，在一月中全心全力學此拳法及劍法。」三叔高淵道。

「還有，」高逸又繼續說道：「老魔在中原的五十六處秘密分舵，各大門派潛伏的奸細，名單全在，一通知各大門派準備，待我自雪山回來，再利用各種法子，挑起雪山老怪及顛倒神魔自相殘殺，大夥兒就省了好多氣力！」

「好，就這樣辦！」

一月時光很快過去了！

高府的人，大致上已學會七星劍法及大顛拳，雖然領悟上有差別，但已非往日可比。

高逸不敢久留，當晚即離開家園，往雪山進發。

奔馳一夜，第二日已在百里外，中午時候，高逸在一家酒樓打尖，有兩名漢子見了，突然神色大變，急急趕出門去。

高逸反正是見怪不怪，逕自吃飯，根本不理那一套，天塌下來有人頂，有什麼可怕的！

果然，還不到半刻，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天崩地裂般衝到，颼颼颼，人影翻飛，將酒樓四路全封住了！

高逸嘆了口氣，這般人眞個愚蠢，何必自找苦吃，一來就是一大羣，人多固然勢衆，但也要看對什麼人，上次所吃苦頭還不知足，今天看他們又有什麼花頭！

「小子，有種的外邊來，別賴在屋內怕死！」說話正是剛才離去的一名漢子。

高逸懶得理他，竟自找店家算帳，然後施施然往外走去。這一來，天下大亂，人影翻飛，呼嘯連聲不絕，高逸暗自在笑，大搖大擺走出門去。

「颼！」一枝柳葉刀直往高逸背後射去，招呼也不打一個，存心要命來着。

高逸仍然沒事人一般，往前走去，而柳葉刀毫不容情穿進高逸背後。

「好！」歡聲雷動。

但是，那把柳葉刀未穿進去，却由高逸背後掉下，再看高逸，背後完整如初，沒有絲毫損傷。

這一來，頓時將他們震住了，亂嘈嘈的聲音一下變成鴉雀無聲。

高逸仍然往前走去，此時已來到了河邊，一塊大空地正好用作戰場。

「小賊，空自有一身害人的武功，今天只怕你要死無葬身之地，待俺老道來送你上路！」一名老道叫道。

「雲水道長，和這賊子有什話好說，一劍結果了算啦！」另一名壯漢道。

「嘿嘿！」高逸冷笑連連，已將背上寶劍抽出，他今天又準備施展絕世武功，將這班狂妄之輩，不知天高地厚的名門正派之士，痛痛快快懲罰一頓。

雲水老道長劍撤出，正是崆峒絕學，追雲七式，老道數十年功夫；此時全力施展開來，當眞有風雲變色，天崩地裂之感，端的不可小視！

高逸順手一抖，冷森森的劍氣，所向披靡，雲水老道大叫一聲，寶劍折斷，一條左臂齊腕斷去。

出手傷人，一招却敵，這是何等神奇的武功。

高逸懶得多說，施施然插回寶劍，逕自往前走去，再沒有人出手攔阻。

大約經過四十日，高逸已到雪山腳下，在這裏，雪山老怪詹宗岳是太上皇，財產，生命，全操之在他手裏，高逸盤算着，怎樣進行心內預定的計劃。

住着普通民房，裝着遊客，東溜溜，西蕩蕩，至第五天，來了五個牛高馬大的壯漢。

喝酒。

高逸連眼皮都未閃一下，端坐在桌前

「呔，小子，你可是高逸麼！」當頭大漢竟然說得一口漢語。

「正是，有何指教？」

「我們雪山五虎，聽說閣下武功好，特來請教請教，俺大虎先來，二虎三虎跟着來！」

「好吧，我們就到外邊空地上幹！」高逸夷然不懼，昂然走出，停在一片空地上。

「哼！」大虎悶哼一聲，上身衣服爆裂開去，渾身筋脈盤錯，眞氣走動，像幾隻小老鼠亂竄，端的不可小視。

高逸雖然發育好，這時還只十四五歲，比這大虎矮了小半截，外人看來，大虎只要一出手，高逸必然躺下不可，可是天虎本人却小心翼翼，繞了幾個圈子，似乎心內有很大畏懼，不敢貿然進擊。

其它四虎也是瞪着八隻牛眼，不敢少瞬。

「殺！」大虎暴喝一聲，右掌揮出，呼呼勁風，骨格劈劈拍拍，像爆豆般响，僅此聲勢，經已駭人聽聞了。

高逸右手自然伸出，已施展沾衣十八跌上乘功夫，大虎如何招架得了，「砰」的一聲暴响，地皮都震動了，平常人這一跌，只怕不容易爬起來，但大虎翻身跳起，連眉毛都未動，背上只見所跌皮膚，呈現一片灰白色。

「寒冰眞氣！」高逸心內暗叫，此時明白五虎原來是雪山老怪所差，不知是試試功夫，還是爲報劉大麻子看山受挫之仇，這倒要小心在意應付才好！

「大家上！」其餘四虎也圍上群毆。

高逸突然身形一凝，大虎雙臂已箍住高逸上身，二虎三虎臥倒地上，合二人之力，抱住高逸雙腿，三人運勁圈緊，但是高逸屹立不動，像生了根，任他們如何運勁，竟然紋風不動，更怪的是他整個人像鐵鑄的，大虎用盡吃奶之力，也不能令對方胸腹有半寸縮小。

五虎已盡全力，無法獲勝，他們又不願放手，所以就這樣僵持着。

突然，高逸笑笑道：「各位可以放手吧了！」

「沒那麼容易，除非你自己能令我們放手！」大虎道。

「好！」高逸怪叫聲中，全身突然脹大，來勢快，勁道奇大，五虎中三虎，環抱手臂，給震得寸寸裂斷。

那種叫聲，像狼號，像鬼叫，高逸又懶得理了，揚長而去，直往雪山走去。

高逸雖然初次來雪山，但顛倒神魔胡不羣曾來過幾次，所以一切路綫，有了詳細地圖說明，高逸很快就找到瓊樓——雪山老怪詹宗奇的宮殿。

雖然，胡不羣一再說明雪山老怪模樣，這時見他，高逸仍然免不了大吃一驚，滿頭白髮，眼睛火紅，滿面鬍鬚，除了兩隻眼睛，其餘地方長滿了毛髮，他的皮膚雪白得通明透亮，這模樣眞與鬼怪何異！

「好小子，你今天才來，呵……」老怪一見高逸，喜得跳起來，一把抱起來，轉了幾個圈子，然後雙手運勁，盡力往上拋去。

這時正在廣場空地上，高逸足足給拋上七八丈，他絲毫不用勁，任其自然，上拋力道用盡，身形又直墜下來，距地面只

五尺光量，才一挺腰，平穩站好，那種輕鬆自然法，好像從牀上坐起，容易得很！

自老怪以下，多是識貨的武林高手，見高逸化腐朽爲神奇露了這一手，采聲震動！

「好，胡老頭果然有眼光，我這寒冰眞氣與七彩斷雲刀法，十天之內必須學會，十天後我就走了！」雪山老怪快人快語，立時說出重點。

「多謝老前輩！」高逸尊重爲禮。

雪山瓊樓有一處寒冰洞，平常人受不了，進去片刻就要凍僵，但內功深厚之士，練寒冰眞氣，那眞是太好了，高逸本人內功好，老怪只將訣竅一說，五天時間，高逸已經練好了！

七彩斷雲刀呢，也是以內功爲輔翼，老怪一解說，不到三天，高逸招招見火候，反而有許多地方，比老怪還多悟出些奧妙！

「果然是一個練武奇材，我們中原再見！」

老怪的確够怪，什麼客套也沒有，平常人的慶功宴，歡送，迎賓等，他全不用，辦妥事立下逐客令，高逸自然從顚倒神魔胡不羣處了解清楚，所以絲毫不爲意，恭恭敬敬拜別下山。

高逸離開雪山，立刻兼程趕回洛陽，高府六老兄弟枕戈待旦，個個磨拳擦掌，高逸一衝進大門，立刻交出至尊令，將三十六處秘密分舵殺手，調至另一安排好的地區，各派臥底名單早已送至主事人的手中。

交待清楚，高逸立即問道：「各位叔叔姑姑，大顚拳及七星劍法可練好？」

「經已全部練好，雪山老怪的寒冰眞氣及七彩斷雲法，你也學會了？」三叔關心地問。

「完全學好，」高逸道：「這兩名老魔，功力非常，我已安排好離間計，令他們二人自相殘殺，我們可以坐山看虎門，然後才來收拾殘局，中原武林又可以安享太平！」

「計劃怎麼？」三叔問。

「我已經辦妥了，大家去看好戲吧！」高逸說時，當先領路走出，六位叔叔及四位姑姑，也高興跟在這位年少英雄姪兒後面。

× × ×

看山碧雲峯上，顚倒神魔接到密報，徒弟風華已給雪山老怪害死，並奪去至尊令，調動三十六處殺手，進軍中原，想奪得中原武林領導地位，然後再來殲滅碧雲峯。

尹秀雲一聽這個消息，整個人昏了過去。

「老怪，我要你命！」顚倒神魔胡不羣咬牙切齒道。

正說間，人報雪山老怪已來看山，這一切，自然是高逸的安排，一面引老怪上山，一山挑撥顚倒神魔。

碧雲峯上，風和日麗，自顚倒神魔以下，個個嚴陣以待；尤其是尹秀雲，心如刀紋，她今日誓與老怪同歸於盡，高逸一死，她已失去生存的意義！

雪山老怪魯宗奇，領着數十名高手，興冲冲掠上看山碧雲峯，顚倒神魔胡不羣與衆高手列陣以待。

雪山老怪一羣人快近峯時，兩谷突然箭如雨下，猝不提防，二十幾人已中箭受傷。

「你們幹什麼！」雪山老怪怒喝，轉念一想，他以爲顚倒神魔想要獨霸武林，所以才施毒手暗算，老怪如此想，再不多說，用手一招，同時喝道：「給我統統殺了！」

這時更加說不清，雙方拚命殘殺，雪山老怪與顚倒神魔，彼此心內恨如山海，出手全是殺着毒招。

殺殺殺，半天過去了，遍地血腥，滿處殘肢斷手，令人目不忍睹。

老魔與老怪此時什麼花招全不用，只用硬拚內力，一招一式，雙方額頭見汗，出手越來越慢，但是他們仍然咬緊牙齦硬拚！

數十年心血毁於一旦，老魔恨極，暗自忍口氣，對來招不顧，硬受一掌，右掌也運足十成功力，全力擊出。

「砰！砰！」二人全受了對方一掌，雙雙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看來去死不遠。

雙方帶來高手，也幾乎是同歸於盡局面。

這時，遠處山峯人影閃動，迅速來到近前。

高逸當先領路，後面正是九大門派高手，松月道長及大癲禪師也來了！

「你……」顚倒神魔胡不羣望着高逸，指住這徒弟，不知如何說好！

「他是洛陽高府當代主人！」松月道長朗聲道。

顚倒神魔及雪山老怪彼此望了一眼，垂頭喪氣道：「我們中計了！」

正在這時，尹秀雲却扶着一位老者，正是高府失踪多年的主人高明。

「爸爸。」高逸驚喜萬分，衝過去抱住老者。

「好孩子，你比我强得多了，還有秀雲，她眞是好女兒，我已經準備接回家去做媳婦，你不反對吧！」老人對高逸溫和道。

「我喜歡還來不及呢！」高逸高興回答道。

「恭喜高大俠！」

「賀喜高兄！」

一片喜氣瀰漫聲，蓋去了滿山血腥味，最少，中原武林，經過這一戰，又可以安享太平！

看山碧雲峯秀麗如故，從今以後，這地方將爲天下人所稱道！所歌頌！

經過這戰，高逸武功機智，毫無異議，爲天下武林人士尊爲第一。

「天下無敵！」純金的匾額，在鼓樂喧天聲中，送到了洛陽高府！

黑白兩道的推崇，九大門派連名，高逸謙讓再三，無法推辭之下，只有掛起匾額！

「天下無敵！」光芒萬丈，照亮天下武林，山川大地。

這四字的力量，令得天下邪惡遠避，黑暗低頭，安享太平的人，暗暗祝賀，希望這匾額能永垂不朽！

（完）

劍客傳奇故事

聶隱娘（上）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學藝十年歸來解父困

聶總兵府的大門口，四五個壯健的軍卒正在極力阻止一個老尼姑進門。

這個老尼姑披了一領灰色的袈裟，慈眉善目，滿臉紅潤，倒是個頗有修爲的樣子，在平常她是很受歡迎的人物，因爲總兵夫婦二人都是佛門信士。

尤其是總兵大人，半生戎馬，掙下了汗馬前程，遺憾的是膝下無後，常引以爲憾，結果總兵夫人茹素三年，五更起床，淨面後第一件事就是在觀音大士前燒一炷清香以求嗣，就是夫婦二人敦倫之前，也必定沐浴淨身，頂禮拜佛，才以極爲肅敬的心情而登牀。

這種虔敬心情，終於感動了上蒼，在聶總兵五十歲那年，夫人也四十七歲了，有一個西域的番僧，進上了一喜麟丸，說是服後必獲麟兒，但必須於服後兩個時辰內行房，萬萬不可延誤，否則反爲有害。

聶總兵在極端欣喜的心情下接受了這一顆丸藥，雖然那天是他的生日，賀客盈門，他也管不了。催着夫人服下了丸藥，然後循例沐浴淨身，準備作求後的敦倫。

一切都準備好了，偏偏不巧，來了個貴賓，是河洛節度使薛嵩薛大人，聶總兵駐守潼關，歸河洛節度使轄屬，但因爲薛嵩與聶大人爲童年知交，情誼頗洽，薛嵩是他的直屬上司，居然屈尊前來爲聶總兵賀壽，這是一個殊榮，也是他們的交情。

聶總兵在公在私，都不能冷落了這位貴賓，心內雖有急事，也祇好擱下來，打點精神去欵待嘉賓了。

本來上官爲部屬酬酢人情，最多也祇是人到一下，寒暄幾句就走，以示尊卑之分，偏偏薛節度使顧念舊情，來了之後，欵欵話舊，袍澤情長，而後繼以香茗，足足盤桓了一天，才依依話別。

送走了薛嵩之後，聶總兵回到後堂，已過了好幾個時辰了，聶夫人服藥之後，倒是爲藥性所催，興奮了好一陣子，可是此刻藥性已過，已平靜了下來。

聶總兵祇有自嘆命中無福份，再去找那個番僧，却已不知去向，萬般無奈之下，祇有聊盡人事，草草行房，心中已不存指望。

也不知是他們的誠意動天，還是藥力餘劾猶存，自那一度纏綣後，聶夫人竟然有了身孕，肚子一天天的大起來。

聶總兵這一喜非同小可，禮佛更勤，看看過了十個月，聶夫人的肚子大得像個西瓜，却沒有生產的象徵。

遍請城中名醫，把脈的結果都說胎氣很正常，對遲遲不產却說不出一個道理來，好容易熬到第十五個月，聶夫人才感到腹中震動，接生的穩婆請了五六個，一連三天，陣痛越來越急，越來越厲，就是生不下來。

聶總兵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守在產房外面，三天三夜都沒闔眼，聽見夫人一聲聲的痛叫，像巨錘擊在他的心上一樣，却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在這種情形下，門上的人怎肯放一個尼姑進門呢？何況這尼姑口口聲聲要來結一樁善緣。

門上人先是對老尼姑很客氣，說盡了好話，叫她改天再來，可是這老尼姑倔强得很，非要進去不可，而且强行內闖，門上的軍卒急了，五六個人想把她推出去。

說也奇怪，看來弱不經風的老尼姑，力氣却大得出奇，五六個人都攔不住，被她硬擠進了大門，直奔內堂。

這一來，那些軍卒都急了，總兵大人正在心煩的時候，這個老尼姑闖了進去，他們可眞的是担待不起！

一個親兵在情急之下，抽出腰刀就朝老尼姑的頭上砍去，那老尼姑在前衝，刀從背後砍到，說什麼也避不開的，可是這老尼姑後腦似乎是鐵鑄的，一刀砍下去，發出嗆然聲響，被砍的人絲毫無傷，倒是砍人的那個親兵虎口都震裂了，一柄鋼刀斷成兩截，那個親兵却捧着手痛叫起來。

這個異常的現象震懾住其他的人，眼看着那老尼已走到內堂門口，大家才一起呼喊起來：「是妖孽！捉拿妖人啊！」

喊叫歸喊叫，却沒人敢上前，不過喊聲驚動了內堂的聶總兵，一步跨了出來，沉聲問道：「什麼事？」

那個傷了手的親兵上前禀告：「將軍！這老尼是個妖人，她强行入內，小的阻擋不住，用刀砍了她一下，誰知她用妖法把小的手震傷了，刀也震斷了。」

聶總兵究竟有點見識，知道這老尼必非常人，乃喝退了親兵，上前拱拱手道：「屬下無知冒犯，請上人恕罪。」

老尼笑道：「沒關係，貧尼不會跟他們一般見識，貧尼此番前來見將軍，乃爲結一項善緣。」

聶總兵道：「上人要化緣，請向外府接洽好了，弟子禮佛最虔，但凡能力所及，弟子都可以答應的。」

老尼一笑道：「貧尼非爲化緣而來，必須與將軍一談。」

聶總兵皺眉道：「上人！對不起，弟子現在沒有心情接晤，家中正有要事。」

老尼笑道：「是不是夫人臨褥，三日不產？」

聶總兵不禁一怔，道：「上人怎麼知道的？」

老尼道：「此事巳遍傳全城，將軍仁愛爲懷，視民如子，全城軍民都在爲將軍馨首祝禱，貧尼正爲此事而來。」

聶總兵一怔道：「上人莫非有辦法解救拙荊？」

老尼道：「老尼此刻尚不得而知，須與將軍一談後才能決定，因爲此事本起自貧尼。」

聶總兵又是一怔，把老尼請到內堂，坐下後，老尼才道：「貧尼法名挹塵，曾遊方天下，數年前行脚過此，聞知將軍樂善好施，求後心切，本吾佛慈悲之旨，曾命敝師弟挹凡進上喜麟丸一顆，奉上一子爲將軍行善之報……」

聶總兵訝然道：「原來那位佛爺是上人的師弟。」

挹塵道：「貧尼曾學佛西土，因西土有靈藥可致佳兒，貧尼特地爲將軍往西土一行求藥，斯時因貧尼在西土尚有事逗留，爲恐將軍心切，故見敝師弟專程東來進藥，此藥靈驗極著，依照時日，將軍必巳早獲麟兒。」

聶總兵嘆了一聲，把那天因薛嵩來訪而躭誤的事說了一遍。

挹塵變色道：「難怪會這個樣子的，此藥乃採自西土佛祖所駐靈鷲峯上雪芝合成，禀陰陽二氣之精，如順時而服，不僅可獲麟兒，且將勇武過人，異日必爲國之干城，惜乎將軍躭誤了良辰，乃使陽盡而陰盛……」

聶總兵不懂這些，祇是急急地插嘴問道：「那會怎麼樣？」

挹塵道：「陽盛則得男，陰盛則得女。貧尼曾見過夫人，知夫人骨格卓異，唯禀賦中煞氣太重，生男可封侯拜相，爲國之良將，生女則……」

她沒有再說下去，聶總兵也沒心情聽，因爲聶夫人的叫聲更烈了，他急着作揖道：「不管是男是女，那怕從此無後也行，但求上人拯拙荊一命。」

挹塵一嘆道：「也罷！這或許是天命使然，此兒所禀煞氣太重，出世必將造成一片殺孽，故天心不忍，欲令之胎死腹中，貧尼見將軍夫婦俱是人間善士，不忍將軍中年喪偶，祇有逆天行事了。請將軍引貧尼入視夫人。」

依照慣例，男人是不准進血房的，聶總兵爲了心切妻子，竟然不理忌諱，帶着挹塵進了內房。

聶夫人在床上被四五個婆子按着，經過三日夜的痛苦折磨，已經憔悴不堪了。

挹塵看了一眼，伸手點了幾下，聶夫人靜止不動了，挹塵這才褪去她的下衣道：「胎兒在腹中日久，且因得靈藥受胎，骨格早成，無法由常路入世，貧尼要剖腹取胎，請將軍沉住氣，貧尼必可保夫人無恙。」

聶總兵見妻子雖在痛苦中掙扎却已遍體流血，去死不遠，心中只想妻子能早點脫離痛苦，就算救不活也不在乎了，因此沉重地點點頭。

挹塵也不用刀，伸出中指，在聶夫人的小腹上一劃，居然比刀還利，立刻劃破了一條尺來長的口子，然後見她伸手入內，取出胎盤剝去胎衣，裏面是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孩兒。

她把那女嬰交給聶總兵，立刻動手爲聶夫人合攏傷口，但見她用雙指一捏，就像包餃子一般，將破裂的皮肉都捏合起來，動作十分快速，很快就完成了手續，用白布裹上肚子，然後淨手來到外間，取出一瓶丸藥道：「這是貧尼採自深山的靈藥，功能生肌活血，每日服七丸，三天後，尊夫人必可恢復如常。」

聶總兵見夫人取出胎兒後，巳經恢復了平靜，剖腹之處不再流血，呼吸平順，大概是沒問題了。

心中十分感激，接過藥來，連連稱謝不止。

挹塵却笑笑道：「將軍巳見過令嬡了嗎？」

聶總兵眉開眼笑地道：「見到了，剛出世的小孩子，居然像平常一歲多的小兒那麼大，眞是可愛極了！」

挹塵輕嘆道：「貧尼本意是想請將軍割捨此兒。」

聶總兵忙道：「上人這話怎麼說？」

挹塵道：「殺了她，此女長成後必將爲禍人間。」

聶總兵不禁怔住了，挹塵道：「將軍可是不信貧尼的話？」

聶總兵吶吶地道：「弟子怎敢不信，祇是人定可以勝天，弟子當盡力教導她爲善，不叫她去做壞事。」

挹塵說道：「禀性天成，非人力可挽回。」

聶總兵不知如何說才好，想了半天才道：「上人！救人須救澈，拙荊爲思一兒幾將成瘋，好容易有了個女兒，如果殺了她，拙荊一定活不成了。」

挹塵輕輕嘆道：「貧尼知道將軍一定捨不得的，而且貧尼也不忍將一個初入世的嬰兒，無辜就奪去了她的生命。」

聶總兵道：「是啊！就是她該死，也不該在這時候死，王法雖嚴，不殺無罪之人，假如她將來爲惡，弟子一定親手殺了她，現在總不能無辜就奪其一命。」

挹塵道：「好吧！貧尼也逆天行事一次吧，將軍記住了，此女眉心有一顆痣，當此痣泛血紅之時，就是煞氣巳動，必有兇殺之事發生，將軍記住貧尼的話以觀其徵，到了必要的時候，就該採取斷然的措置，以免不及。」

聶總兵吶吶的稱是，挹塵就飄然而去了。

新生的小女孩長得很快，一歲多時，巳經能滿地亂走了，爬高跳遠，靈便數倍於尋常兒童。

聶總兵一直記住挹塵的話，十分注意她的行爲，在她兩歲的那一年，第一次兇徵發作了。

她有一隻最喜愛的花瓶，被一個使女不留心打破了，這小女孩兒眉心那顆淡紅色的痣突然轉爲血紅，抓起碎瓷片，向那使女擲過去。

誰也不相信兩歲的小女孩兒有這麼大的腕力，碎片居然嵌進了那使女的額頭，疼得那使女滿地打滾。

如果不是聶總兵及時阻止，她會繼續用瓷片割破那使女的喉管，聶總兵記起了挹塵的話，拉起劍來就想當時砍了下去。

可是看見她嬌美如花的面顏，黑亮如星的眼睛，心中不覺一軟，又下不了手，尤其是她一臉無邪的表情，使聶總兵更下不了手。

她似乎知道自己犯了錯，跪在聶總兵的脚下道：「爹！女兒下次不敢了，我不知道會把桂花傷得那麼重，我只是氣在頭上，輕輕地丟了一下……」

痣上的血紅色褪了下去，她立刻變成一個天眞而慈和的小女孩，扶起被打傷的使女，撕破了自己的衣服爲她擦拭血痕，聶總兵祇有嘆了一口氣。

隨着年齡的增長，這小女孩越長越可愛了，她一方面善良如天使，一方面又殘忍如魔鬼，她憐老恤貧，對上門求乞的乞丐十分慷慨，但有時却暴戾異常，動手就傷人。

她養了許多的小貓小狗，喜歡的時候，會抱着一起睡覺，可是有一次，一條貓抓了她一下，她就活活地扼殺了那條花貓，那時候她的眉心的痣就像血一般的紅。

不過她很孝順，也很重感情，聶總兵夫婦，以及侍候她的兩個使女，她都十分尊敬與喜愛，聶總兵夫婦管教她很嚴，那兩個使女也常常干涉她的頑皮，她都可以忍受，而且很聽話，祇有陌生人不能觸忤她，否則必有戾行。

這並不因爲她是總兵的女兒，而是她天賦的異禀，在五歲時，她巳身輕如燕，力大如牛，可以把一個健漢打得躺在地上，除了這四個人之外，祇有教她讀書的先生可以打她手心，不過她絕頂聰明，任何詩篇文章，一教之後就琅琅上口，兩遍之後，可以倒着背出來。

聶總兵爲這個女兒傷透了腦筋，愛極而又恨極，知道挹塵的預言完全正確，這個女孩子長大必爲禍害，却又下不了狠心除去她，唯一的辦法是不讓她見生人，而且爲她取了名字，叫隱娘，也是要她隱不見人的意思。

隱娘到了六歲時，巳經有常人十一二歲那麼高了，却比十一二歲的女孩子更聰慧懂事，不僅詩書背了一肚子，而且更會出些刁鑽的主意作弄人，因爲她天才橫溢，不知怎麼一時心血來潮，跟教她讀書的老夫子開起玩笑來了。

這天她呈上的窗課多了一個怪字，那位老夫子以爲她寫錯了，拿起紅筆給它勾了，隱娘却笑着捧出一本古書，翻出那個字正是古體，一點都沒錯。

書有未曾經我讀，那位老夫子雖然博學，也不能百學精通，居然被一個六歲的女學生考倒了，一時惱羞成怒，喝令她跪下，拿起戒尺要打她。

這次隱娘的戾性又發作了，她一把搶過戒尺，反而把老夫子打了一頓，厲聲道：「老師，以前我敬你，是因爲你的學識高於我，可是現在你巳經不如我了，該輪到你敬我了，而你居然不虛心受教，聖人聞過則喜，你則想懲罰我以遮羞，全沒有一點讀書人的氣質，所以你該打。」

她結結實實地把老夫子按在地下，打了一頓屁股，手又重力氣又大，老夫子如何掙得過她，十幾板下去，血肉綻開，爬起身來，抽出掛在壁間的寶劍，厲吼道：「妳這目無尊長的小畜生，我殺了妳。」

隱娘眉心的紅痣又充滿了血色，殺機又起，輕而易舉地奪過了寶劍道：「老匹夫，你自己要找死可怨不得我。」

寶劍一揮，一隻耳朵被割了下來，老夫子捧着頭逃着叫救命，可是隱娘在暴戾中還帶着捉狹！

她的身形利便，輕輕一跳就阻在老夫子的前面，然後又輕輕刺出一劍，出手極有分寸，既不傷他的命，也不讓他舒服，總在他身上留下一道不深不淺的劍痕！

她像一頭捕得老鼠的貓，一定要玩弄個够才肯把獵獲物吃下去，慢慢地享受着收穫的樂趣。

書房外有侍候的人，見事情鬧大了，小姐又發了兇性，飛也似的去禀告聶總兵去了。

等到聶總兵聞訊急急趕到，老夫子巳成了個血人，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聶總兵見狀大怒喝道：「畜生！妳還不住手！把劍給我。」

看見父親來了，聶隱娘兇焰頓歛，垂手道：「爹！今天錯不在女兒，是他自己先起的頭……」

聶總兵厲聲道：「畜生！還敢多嘴，跪下！」

聶隱娘跪了下來，聶總兵取過劍眼看着躺在血泊中的老夫子，想起挹塵的話，不禁潸然淚下，慘聲道：「畜生！我悔不該讓妳活到今天，妳的確是一條毒龍。」

聶隱娘跪在地下道：「爹！您可是要殺女兒？」

聶總兵道：「是的！妳才這麼大就已經無法無天，將來長大了，不知要成何禍害，我要為人間除害。」

聶隱娘坦然道：「爹！殺人一定要有罪名，女兒犯了什麼罪而致死呢？」

聶總兵怒道：「妳還要強嘴，妳目無尊長，行兇弒師，難道這還不該死嗎？」

聶隱娘笑道：「爹！您太不公平了，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他學不足為女兒之師，反而要女兒為他解惑，則女兒已是他的師長，他還不受教，無禮抗上，女兒才要打他，至於拔劍殺人，也是他先開始的，則是他弒師在先，女兒不過是誅一犯師的逆徒耳。」

一片歪理，把聶總兵的嘴也堵住了，半天才喝道：「一日為師，終身如父，師不必賢於弟子，而師道之尊却終身不可稍忤，妳也不過仗着些小聰明，就如此跋扈，聖賢的大道理，是妳這樣解釋的嗎？」

這一番話振然有力，說得聶隱娘低下頭道：「女兒知錯了。」

聶總兵道：「妳戾性不改，將來還會犯更大的錯，到那個時候，想追悔已經來不及了，我不能讓妳再去害人！」

舉起了劍，聶隱娘昂首睜目，毫無懼色，伸長了脖子，準備挨這一劍，聶總兵幾番不忍，可是看她眉心那顆血痣紅色更艷，知道她的戾性已深，將來必無悛悔之日，一硬心腸，閉起眼睛，正想砍下去。

忽而一聲佛號：「阿彌陀佛，將軍劍下留人！」

聶總兵睜開眼睛一看，不知什麼時候，挹塵老尼已來到身邊，雍容如昔，聶總兵乃垂手長嘆道：「上人來得正好。」

挹塵微微一笑道：「將軍當知貧尼所言非虛？」

聶總兵黯然道：「是的！弟子深悔未聽上人之言，及早除此禍害，幸好現在還來得及，弟子這就當着上人的面……」

說着又舉起了劍，但挹塵將他的劍擋住了道：「將軍且想，貧尼對女公子的事十分注意，六年前一別後，耿耿在懷，女公子雖天賦戾氣，所幸尚得將軍仁善之稟傳，宅心寬厚，事理分明，如能善加教誨，回天未必無望。」

聶總兵一怔道：「今日之事，上人還不知道。」

挹塵笑道：「貧尼知道，女公子固然過份一點，但這位老夫子也不能說沒有錯，為人師者，身教重於言教，終日談聖賢之道，却無聞過而喜的氣量，遷怒飾非，有失人師之尊，因此貧尼以為雙方都有理屈之處。」

聶總兵道：「可是她殺了人。」

挹塵道：「沒有！老夫子身上所受的都是浮傷，貧尼帶來了治傷的靈藥，善為將養，旬日可愈，將軍叫人把他抬出去，用這瓶藥迅加救活。」

說着又取出一個小瓷瓶奉上，早有家人接過，同時也把滿身浴血的老夫子抬了出去。

聶總兵心中並不想殺死自己的女兒，聽挹塵這樣一說，自然不加堅持，可是他嘆了一口氣，指指隱娘道：「這個孽畜，弟子實在拿她沒有辦法，萬望上人有以教我。」

挹塵道：「貧尼正為她而來，此女稟賦非常，天才橫溢，而且骨格奇特，只是命中無富貴之份，祇合湖山終老。」

聶總兵一嘆道：「弟子祇想她能有個平平安安的歸宿够了，那裏還指望她能富貴終身，以她這種性情，如果有富貴為依恃，不知會闖出什麼禍來呢？就以她從小的作為而言，如果不是生在總兵府中，早就被人打死了。」

挹塵一笑道：「女公子雖與富貴無緣，却可為風塵中的奇葩，善加磨練，必將為湖野奇俠，鋤奸仗義，濟危扶困，造福人間，積善尤勝於富貴，祇是將軍府中，無法造就這種人才，將軍能否割愛，交給貧尼幾年？」

聶總兵想了一下道：「上人是要她入空門？」

挹塵道：「非也，女公子亦非佛門中人，貧尼不過是帶她到深山之中，好好地造就她一番，將來還是要送還給將軍的，而且貧尼照卜理推測，幾年之後，天下大亂，將軍還要靠她的幫助，才能化解一番刦難。」

聶總兵道：「上人把她帶去吧，弟子只希望她能在上人無邊法力下，渡她入正果就於願已足。」

挹塵道：「難得將軍如此達觀，貧尼謝了。」

聶總兵忙道：「此女之生，全賴上人之力，何謝之有。」

挹塵道：「此女命中煞氣太盛，非得將軍之仁澤，無以沖化其戾性，貧尼是為天下蒼生而謝將軍。」

聶總兵聽不懂這些帶有禪機的言語，祇得含糊應了，然後道：「隱娘，妳聽見了，還不快叩見上人。」

聶隱娘自從挹塵出現後，變得非常地乖，聞言連忙叩頭，道：「弟子叩見師尊，多謝師尊慈悲收錄。」

挹塵輕輕一抬手，虛空有一股絕大的勁力，將她托了起來道：「罷了，妳我也是一段緣法。」

聶隱娘對上人這一招，流露出無限欽色道：「師尊！您的本事眞大，弟子將來也能練得跟您一樣嗎？」

挹塵笑道：「痴兒，為師乃方外之人，練的祇是延年益壽的功夫，妳將來要仗劍行俠人間，專攻技擊練氣馭劍之道，成就遠超過為師多倍。」

聶隱娘聽了，面呈喜色道：「眞的嗎？我們什麼時候走？」

挹塵道：「這一去恐怕要好幾年才能回來，妳在家裏跟妳母親好好聚一下，三天之後，為師的來接妳。」

聶隱娘又叩首禮拜道：「謝謝師尊，

弟子在家恭候法駕。」

挹塵轉向聶總兵道：「貧尼知道將軍是達人，必會俯允所請，本當早來相求了，唯念夫人母女情深，或不忍割捨，故而一再延誤，等待着機會，發生今天的事，固屬遺憾，但貧尼却頗為欣喜，這一來，夫人想必不會拒絕了。」

聶隱娘忽而笑道：「師尊，您老人家恐怕早就在我家裏等候着了，要不然剛才所發生的事，您一聲沒問，就知道得清清楚楚，應該是不可能的。」

聶總兵道：「上人已是仙佛一流的世外高人，凡事都可以未卜前知，何必要親見呢？」

聶隱娘却笑道：「女兒也瀏覽過卜易之學，天機精緻，雖然可以憑人力預測休咎，最多祇能知其大概而已，絕不可能把發生的細節都料得一絲不差。」

聶總兵斥喝道：「井底之蛙，信口胡言。」

挹塵笑道：「將軍，這一點隱娘倒是對的，貧尼心血來潮，知道這一兩天應是她離家入門之機，却並不知要採取什麼方法帶她走，所以這兩天就在府中花園的假山石洞中靜候，觀察她的一言一行。」

聶總兵一怔道：「她行兇弒師之時，上人是在場目睹的？」

挹塵點點頭，聶總兵惑然不解道：「上人為何不阻止她呢？」

挹塵道：「一飲一啄，俱由天定，那位老夫子該有此刦，借此良機，貧尼可斷尊夫人念女之念，好了！貧尼話說得太多了，預洩天機過多，當防天譴，貧尼走了，要記住，三天後，貧尼就來帶人了！」

語畢合什為禮，微微一彎腰，聶總兵但覺眼前一花，已經失去了挹塵的影子，室中祇留下一股淡淡的檀香氣味。

那是挹塵身上留下來的，在傳說中，仙佛過處，都會留下栴檀之機，聶總兵此刻就有這種想法。

人化為一陣清風不見了，室中留下了這股香味，不是佛菩薩是什麼，聶總兵身不由主地跪拜了下去。

聶隱娘却笑道：「爹！您對我的師尊這麼恭敬呀，其實她老人家是我的師長，你們的身份該是平輩。」

聶總兵肅容道：「別胡說，她是菩薩，為父祇是一個凡夫俗子，怎敢與菩薩相提平論。」

聶隱娘道：「爹！您入了魔道，佛、菩薩都是禪學的一種境界，那是指修為而言，您也可以達到那種境界的，祇要您用心研究佛理，悟透了就是佛，師尊她老人家還不能到那個境界，因為她分心到武功上去了。」

聶總兵忙道：「胡說，她明明是菩薩化身，要不然，怎會化成一陣清風就不見了。」

聶隱娘笑道：「那是一種武功，可不是佛法，佛法無邊，是指渡化世人的一種意志與精神，絕不是這種武功表現，師傅您只是身法太快，您沒看清她是怎麼走的而已。」

聶總兵愕然道：「難道妳看見了？」

聶隱娘笑笑道：「當然看見了，師傅是從門口走的，因為在屋子裏，被牆擋住了視綫，否則您也可以看見，師父的身形雖快，至少還有個踪跡可尋，絕不會眨眼消失的。」

「可是這室中留下的那股香味呢？」

「是檀香味，師傅是佛門弟子，終日焚香拜佛，身上為香煙所薰，總有一股香味的，在廟裏這股香味重得很，難道廟裏的和尚個個都是佛了嗎？」

經她這一解釋，聶總兵也明白了，輕輕一嘆道：「隱娘，妳實在太聰明了，塵間實在容不下妳。」

聶隱娘點點頭道：「是的！爹！我留在家裏，實在學不到什麼，難得有這麼一位名師，我一定要好好地學上幾年，眞正創一番事業來報答您老人家養育之恩。」

聶總兵苦笑道：「爹不指望妳報答，祇希望妳能步入正途，不要成為人世的一個禍患就於願已足了，孩子！妳要知道，妳的性情如不稍戢，實在是很可怕的。」

聶隱娘也陷入深思，不再說話了。

這三天對聶夫人而言，似乎是一生中過得最短促的時光，她當然捨不得離開愛女，但也知道非離開不可。

她沒有別的方法可以寄託這一份慈情，祇有物質上表現她的母愛了，召集了大堆的女紅裁工，為愛女添置四季的衣物，整整製了幾口大箱子。

聶隱娘却很冷淡，對一切都不感興趣，只是陪隨着母親，說幾句笑話，撒一會嬌……

到了第三天早上，聶夫人忙了一夜，把衣物箱籠準備妥當，裝上了車子，還指派兩個侍女跟去照料，最後才擁着愛女，迷迷糊糊地上牀靠了一靠，等她睜開眼睛，聶隱娘已經不見了，除了一片從小就帶着的袪邪玉玦，什麼都沒帶走，案上留着一張字條：「十年後，再相見！」

這十年是一個漫長的日子，也是個多變的時光。

聶總兵幾乎已忘却了愛女的歸期，因為朝廷突生變亂，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突然起兵反唐。

這個最受寵信的胡將終於暴露了他的野心，而且因為他早已有了準備，看準了承平日久，軍備廢弛的時候發動了攻擊，一發就勢如破竹，直逼京畿。

玄宗皇帝倉惶出走西蜀，詔令太子監國召兵勤王，可是太子還年輕，根本起不了作用，何況連朝中倚為長城的名將哥舒翰，也因兵敗而降了安祿山，國事益不可為。

勤王之詔雖經發出，各地節度使響應的却極少，大家都持着觀望的態度，不敢貿然有所決定。

因為大局未定，這等於是孤注於一擲，成固可喜，敗了却什麼都完了，自己這一點兵力投向那一邊都是冒險的，最牢靠的方法，莫過於按兵不動，坐觀成敗。

不管是那一邊成事，祇要掌握住手上的實力，就是富貴前程身家的保障，聶總兵的知己上司薛嵩就打的這個主意，所以給聶總兵的指示也是守關不動。

薛嵩胸無大志，聶總兵也是六十多歲的人，失去了進取的野心，只想保全目前的身家而已。

可是另有一批野心勃勃的將領却不是

這種想法，國無君，行動沒有了拘束，正是發展實力的好機會，把隣近的兵力併吞過來，無須什麼藉口，祇要吃得下就吃，吃定了之後，自己的實力更爲充實，不管那一方面得勢，自己的地位也就跟着提高，不僅是株守一地的節度使了。

晉州節度使田承嗣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領域與薛嵩相接，實力也相當，如果把薛嵩的勢力併吞過來，他就可以成爲舉足輕重的人物了。

但薛嵩也不簡單，這個人雖無雄心，却有用人的長處，他手下的部屬都是一手提拔起來的親近，不可能背叛他的，像他能以節度使之尊，前來爲聶總兵賀壽就是一個例子，他懂得收買人心，才可以穩保實力。

田承嗣想到如果要以軍力硬吃掉薛嵩，必將受到頑強的抵抗，縱能成功，也必是兩敗俱傷，剛好讓第三者趁虛而入，這是個得不償失的行動，他犯不着這麼幹。

那就要採用第二個辦法，刺殺元戎。派遣一個刺客，刺殺主將，羣龍無首，他可以用靖亂爲名，順利地接收對方的勢力，兵不血刃，而且對朝廷與情也有個交代，這才是上上之策。

所以他出重金禮聘，養了一大批精擅技擊，高來高去的好手，薛嵩不無警覺，也蓄了一批壯士。

這變成了以刺客暗拼的冷戰局面，田承嗣派了幾批人行刺薛嵩未果，改從他的部屬下手，先削弱他的黨羽，孤立薛嵩，這個計策不爲不毒，已經有兩名總兵被暗殺了。

幸好薛嵩也有了防備，立即派人補充，沒有因主將被刺而亂了軍心，而且還把自己的壯士分出一部份來，保護其餘的部將，聶總兵是他最親信的部屬，自然免不了的。

可是這批派來的好手恃寵而驕，行爲十分張狂，認爲他們是由節度使派出來的，對被保護者的態度已經十分跋扈，更因爲這些將軍的生命是靠他們而保全，益發不可一世，住在總兵府中，不但要求錦衣玉食，而且還在民間恣意胡爲，看見有姿色的女子，公然搶到府中來肆淫作樂。

聶總兵是個重視法紀的人，自然很看不慣他們的行爲，可是薛嵩一再致函，勸他容忍，以大局爲念。

聶總兵却不了長官的苦請，祇好委曲求全，他上過幾封請辭的信，都被薛嵩退了回來，而且每次總是附了一封情眞意摯的信，求他勉爲其難，以保殘局。

聶總兵的前程是薛嵩一手提拔起來的；位至總兵，並無勳績，上官有困難的時候，他說什麼也不好意思言退，唯一的辦法，祇好不理那些人，聽任他們胡鬧去。

這一天午後，四個護衞中之一的閃電手馬士元喝得半醺，擄來的那個女子又不當他的意，玩膩了想換換口味，趁着酒興，出門來想找個新對象。

才走出總兵府大門，他的眼睛一亮，當街來了一頭青驢，驢上騎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雖然稍嫌黑了一點，却黑得嬌美可愛，尤其是眉心的一顆淡紅的痣，平添嬌媚。

他大步走上去，一把就抽住了青驢的韁繩，涎着臉笑問道：「小娘子，妳要上那兒去？」

黑女郎沒理會他，只冷冷地道：「放開！」

馬士元哈哈大笑道：「我的小娘子，妳這是對誰說話？」

黑女郎冷冷地道：「對一頭畜生，叫你放開那隻爪子。」

總兵府前還有着不少人，馬士元頓感下不了台，但看了這女郎嬌美的模樣，又不捨得下狠心一巴掌揍上去，只是沉下臉道：「妳知道老爺是什麼人？」

黑女郎道：「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當街調戲良家婦女，你還配稱做人，你是一頭畜牲。」

馬士元的臉上泛起怒色，大聲喝道：「臭婆娘，老子不瞧妳長得俊，早就要妳的命了，下來！」

他伸手就去抓女郎的胸前，想把她揪下來，那知手才伸出去，臉上已熱辣辣的挨了兩巴掌。

出手很重，打得他兩邊臉頰都腫了起來，人也一個踉蹌摔出了丈許遠近，這個虧吃得不小，他一挺腰，手已按上腰間的劍柄，那女郎却從驢上下來了，站在他的面前厲聲道：「瞎了眼的狗頭，居然對本姑娘如此無禮，照小姑娘以前的脾氣，早就要你的腦袋了，滾！」

從那兩掌的勁道看來，馬士元已經知道對方是個會家子，但一口怨氣難忍，厲聲道：「騷蹄子，妳是不要命了。」

叫聲中，劍已出鞘，他的外號叫閃電劍手，出劍不爲不快，而且爲了扳回顏面，這次出手更是不凡。

刷刷刷，三朶劍花，却湧起十八道劍影，一起罩向黑女郎的身上，黑女郎根本沒動，劍影臨身，才輕輕一伸手，也不知她是怎麼使的手脚，一口長劍已經到了她的手中，跟着寒光一閃，馬士元的鼻子已經飛落一邊。

他捂着臉痛叫跳脚，黑女郎却屈指一彈，看她尖尖如玉葱般的手指，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威力，嗆然聲中，一柄精鋼長劍，已經斷爲數截，然後寒着臉道：「因爲你是從這個門裏出來的，我才饒你一命，回頭跟你再算帳。」

馬士元這才知道遇上了絕頂高手，飛也似的跑進總兵府裏去，黑女郎却木然牽了驢，走向大門，朝一個軍漢開口問道：「借問這是聶總兵府嗎？」

那軍漢被她的神技震得呆住了，半天才道：「是！是的！」

「聶總兵大人還在任嗎？」

問得很和氣，那軍漢也胆大了道：「在任！總兵大人二十年來一直在任，借問姑娘是……」

女郎一皺眉道：「跟你說不淸，你快去請總兵大人出來。」

雙目如電，不嚴而威，那軍漢不敢再問，飛也似的進去了，女郎却皺着眉頭道：「奇怪了，莫非爹上了年紀，不再管事了，居然縱容門下如此胡作胡爲。」

也不過站了片刻，門中出來了三條大漢，各挺兵器，後面跟着沒有鼻子的馬士元，嗡嗡地叫道：「就是這婆娘，一定是派來行刺的，哥兒們！別放過她。」

一個使鞭的漢子指着她道：「兀那女子，妳居然公然在總兵府前行兇傷人，還不束手就擒。」

女郎微微一怔，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馬士元叫道：「別跟她多談，剁翻了再說。」

女郎挺身前進：「我要見總兵。」

那三名大漢見她直往裏闖，三枝兵器同時出手，一起罩了上來，女郎却徒手相格，玉掌翻飛，居然在三件兵器中應付自如，不消幾個回合，已經把兩名漢子打得躺下，祇有那使鞭的漢子武功了得，尚能支撐。

正在纏戰時，聶總兵從裏面出來了，看看那女郎，又看清了她眉心的痣，才失聲叫道：「隱娘！是妳回來了。」

黑女郎正是聶隱娘，她一手奪過了使鞭漢子的兵器，跟着一脚，將他踢翻在地，從容地屈膝跪下請了個安道：「爹！不孝女兒隱娘回來了。」

站起身來，又指着那些大漢道：「爹！這些是什麼人？」

聶總兵道：「是妳薛伯父派來的護衞呀。」

聶隱娘哦了一聲，那三名漢子都爬了起來，那使鞭的漢子十分尷尬地道：「將軍，對不起，我們不知道是令嬡。」

聶隱娘却冷冷地道：「原來各位還是節度使派來的護衞，我還以爲潼關已經失手，你們都是安祿山的匪軍呢。」

使鞭的漢子尷尬地道：「小姐！那祇是誤會。」

聶隱娘輕輕一拍，將一枝鋼鞭拍成兩截，拋在地下道：「如果各位是護衞，憑這點本事也不堪借重，因爲各位是薛伯父的人，我不便懲誡，否則以那傢伙的行爲，我非殺了他不可，各位還是回到薛老伯那兒去吧，同時轉告薛老伯一聲，家父處有我保護，請他不必再派人來了。」

三名漢子連同受使的馬士元一言不發，悄然而去，聶總兵却皺眉道：「隱娘，妳薛老伯是一片好心，妳又何必呢？」

聶隱娘却冷哼一聲道：「這種好意，改天我們倒要問問他，究竟是何居心，爹！我們進去再談。」

她拉了聶總兵的手，一直向裏去了。

聶府中因隱娘的歸來，充滿了一片欣喜，尤其是聶總兵，他親眼見到了女兒的身手，知道她學成了一身非常的功夫，內心喜悅自不在話下，但最令她感到欣慰的是聶隱娘已改變了氣質，不再暴戾而輕易傷人了。

她眉心的血痣不再紅了，像馬士元那樣對付她，也祇削去一鼻示懲，由此足見這個女兒的性情已有了良好的改變。

一種可喜的改變。

而聶夫人却在興奮中又有點心疼，聶隱娘十六歲了，身材比六歲離家時高出多少，嬌嫩如花的臉，却變黑了，不過這黑使她英氣勃勃，一望就有點令人生畏。她嬌嫩雙手還是很細，祇是掌心有點粗，那是長時間握劍之故。

她最大而顯著的改變，却是沉默，未曾離家前，她終日喋喋不休，起先是問長問短，爲好奇而求知，到她懂得多了，則是處處與人辯論，非把對方駁倒不可。

然而這次回來，却變得深沉，不大愛開口，對她離去的那段日子，如何生活的情形談得很少。

聶總兵總知道她追隨着老尼姑挹塵去到一個不見人跡的深山之中，前兩年根本不教什麼武功，祇叫她做苦工，除了師徒二人生活之需要她負責外，還要做其他不必要的事。

挹塵茹素，她得滿山遍野地找野果，深山之中的果樹不多，採擷所得，僅敷一人所用，因此她還得爲自己狩獵，抓狐充飢，抓不到，就得餓一天。

除了這些事外，她還得建屋子，挹塵堅持在山上蓋一所石屋，她要下山去搬石塊，搬上來後，還得用斧頭鑿成方形，就這樣混了兩年，石屋終於建成了，寬大得足够住下幾十個人，實在是一種浪費。

可是，聶隱娘既未抱怨，她明白這是挹塵在磨練她的心志，培植她的體力與耐性。

兩年下來，她的氣力已大得驚人，兩三百斤的石塊，她已能雙手提着如飛而行，縱跳的功夫更紮實了基礎，一拔數丈，十來丈寬的山澗也能一躍而過了。

這時候挹塵才開始教她擊劍，擊劍的技藝沒有口授，也不是身教，給她一枝劍，一頁圖訣，讓她一個人在石屋中自己揣摸練習，把一招練成了才給她第二頁。

那些劍招都很艱深，饒是她天資聰穎過人，也要化不少時間才能練得精熟，有的是十來天，有時是一個多月，最後的一頁，足足化了她半年的時間。

一百零八頁劍笈，費了五年的時間才練成，算算已耗去七年了，挹塵對她的表現十分驚奇，也第一次對她露出了嘉許的笑容，道：「隱娘！妳練的這一套媧女補天劍式乃是天下最深奧的武學，爲師浸淫其中六十年了，也不過才領略到其中七八分精髓，想不到妳在短短的五年中就已大成了，看來可以更進一層，教妳練馭劍之術了。不過此術十分兇險，以妳先天的稟賦，如果練成之後，萬一涉身爲惡，恐怕很少有人能制妳，因此爲師必須先改善妳的氣質了。」

說完就交給她一册古典的經籍，說是一種十分深奧的武學，要她着意研摩，什麼時候參通了就可以開始。

那經典上都是一些玄奧的語句，聶隱娘拿書又在石室中靜靜地參研，這一來又是一年，她終日在石室中揣摩，越看越有興趣，因爲這部典籍像是一連串難解的謎題，而且是相連的，領悟了第一句才能解悟第二句。

每一句都似乎是武學上最高的境界，使人深入而忘倦，而且深知參悟全卷後，必將成爲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

她專心地參透到最後一句，方才知道受騙了，這根本就是一部虛玄的書，顯示了一個不可能的境界。

但她一點也不惱怒，因爲一年的靜悟，已經使她磨去了火性，當她把最後的答案拿出石室時，發現挹塵的旁邊多了一個滿頰虬髯，碧眼隆鼻的番僧。

經挹塵介紹，才知道這是她的師叔挹凡，也是早先送喜麟丸給她父母的那個人

，兩老聽完她的最後答案，感到十分高興，因爲這是他們天竺密宗門中的秘笈，必須要參透此笈，才能獲准進一步修習馭劍之術。

挹塵終身未能達此境界，挹凡則整整經過十年面壁才得悟透，沒想到聶隱娘在一年內就有了成績。

老師姊弟二人着手爲她傳授馭劍之道，首先破開她後腦骨，作爲藏劍之所，然後挹凡才贈給她一柄小劍，長約兩寸，寬才如指，是西方五金之精，功能與神氣相通。

其實這一番手續是不必要的，馭氣飛劍可藏之於腿，張口即能吐出，她們這麼做，祇是爲了要替她挑出腦骨後的一條兇煞之脈，那是她由母體中帶來的。

以前因爲她的功力不深，動這個手術有性命之虞，所以不敢造次，直到現在她基礎已穩，才可以施爲。

挹凡教了她三個月就走了，剩下的時間由她自己練習，約莫又是一年，她已能身劍合一，這柄劍也能由她的意志控制，任意所之，十里之內，憑意念而傷敵了。

接着挹塵又教她先天術數以及陣圖變化，河圖洛書之學，這些她幼時即有基礎，一年即有大成。

挹塵嘆道：「隱娘！爲師之能已經全部教給妳了，而且妳的能爲，也超過了爲師，沒有什麼可教給妳的了，明天妳就可以回家省親去，天下多亂，妳的父親也正需要妳的幫助，我只希望妳善體天心，少造殺孽，而且妳身負奇技，塵世非妳歸宿，了此紅塵一刦後，就趕快急流勇退，妳現在只是劍客的境界，更上則是劍仙，妳還要多努力。」

說完這些話，就給了她一頭青驢，讓她自己回來。

荒山十年，她已養成了安於寂寞，對離開師尊，她並無眷戀，就這麼一劍一驢，回到了家鄉。

十年契別，她說的祇有這些，却已經够驚人，然後，她又拿出了腦後的小劍，聶總兵本來想接過看一看的，但手才距離劍身數尺，就感到銳氣迫人，忙又縮了回來。

聶隱娘一笑道：「爹！此劍本性極兇，尚未餐飲過人血，所以見人就躍然欲搏，您還不能看，等它殺過幾個人後，性情安定下來，再慢慢觀賞吧。」

聶總兵忙搖手道：「那我寧可不看了，也希望別用到它。」

聶隱娘笑道：「凡師叔也告誡過我，輕易不得使用此劍，但女兒有個警覺，好像在近期內就會用到它。」

愛女歸來，聶總兵夫婦十分高興，當晚就設宴歡聚，聶隱娘的食量很驚人，一餐足足吃下去兩隻雞，一條尺來長的全魚，四斤肉，祇是點酒不嚐。

晚上，聶夫人想跟女兒同床多親熱一下，但聶隱娘推辭了說：「娘！女兒習慣了一個人獨眠，有人在旁邊反而睡不着，而且女兒每晚必要練劍，會驚動您老人家，還是給我準備一間空屋子，要寬大一點，什麼家具都不要，床帳被褥全免，只要一大壺清水，而且我的屋子裏不管有什麼響動，最好叫家裏的人不要過來。」

話是笑着講的，神氣却十分冷峻，就像是一柄鋼刀砍向一塊豆腐，一破兩片，絕不會有第二種可能。

因此聶總兵夫婦也有了這個感覺，回來的聶隱娘，不再是他們的女兒了，雖然聶隱娘的態度比離家前恭謹溫順了多倍，但他們寧可要以前那個嬌縱頑皮的女兒，而不是這個冷冰冰淡漠漠的聶隱娘。

老夫婦倆都沒有再開口，聶夫人起身召過一個使女，那是以前侍候隱娘的，祇輕輕地道：「替小姐準備房間去。」

那使女叫蘭花，怔怔地道：「夫人，屋子早就準備着了。」

然後回頭道：「小姐！那天從妳不聲不響地走了，夫人哭了好幾天，妳的屋子一直都保留着，每天都打掃着，還有替妳做那些衣服，也都在屋子裏擺着。」

聶夫人苦笑道：「蘭花，她走的時候還是個小孩，那些衣服也都是爲小孩準備的，現在還能穿嗎？」

蘭花道：「十年前小姐雖小，跟個大人差不多，現在似乎也沒有長大多少，住的房間更是現成的，婢子天天都去打掃，就像小姐在住着一樣。」

從這番安排上，也可以見到似海的親情，聶隱娘的臉上微微有點感動，但也祇是一刹那而已，遂即淡淡地道：「那間屋子留着，我白天去休息，晚上把我的書房騰空出來，放一大壺清水進去，其他什麼都不要。」

蘭花一怔道：「小姐！臥室留着白天休息，晚上却要歇在書房，您這是怎麼過日子的。」

聶隱娘不耐地道：「照我的話去做就是了，不必多問。」

聶總兵揮揮手，把蘭花打發走了，聶夫人究竟不放心，也跟着去了，女兒既作如此要求，祇好聽她的，下人也許不趁心，她要自己去張羅一下。

剩下父女兩人時，聶隱娘才問起目前的狀況，交談一陣後，聶隱娘憤然道：「薛老伯雖是好心，但他派來的人却太不像話，堂堂軍府，怎可容這批小人橫行。」

聶總兵一嘆道：「情勢不由人，目前各地重鎮守將的生命全靠這些人在暗中保全的，連薛伯父那兒也不例外。」

聶隱娘冷笑道：「薛伯父是病急亂投醫，其實這些人根本無濟於事，眞有本事的，絕不會這樣張狂而胡作非爲的。」

聶總兵聞言長嘆無語，聶隱娘又道：「爹！您是武將，國家有難，你應該挺身而出，爲朝廷肅奸才是。」

聶總兵道：「我何嘗無此心，但軍權不操在我，像妳薛伯父，他無意進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能保全自己不投向僞燕，已經算不錯了，有許多人更變節投敵了，連一朝重臣哥舒翰都在所不免，賊勢太盛，河洛這點兵力不堪一擊，何況還得防備別人乘亂打擊，倒也怪不得他。」

聶隱娘道：「爹！女兒在深山多年，昧於時事，但以爲朝廷養兵，乃爲濟危不是爲保全個人的榮利，武臣死節而已，我相信爹不是貪生怕事之人。」

聶總兵感慨地道：「我是有勤王之心，但我身不能自主，何況我這點力量不堪一擊，我固不辭一死，但我死了潼關必將

淪賊，燕軍報復的手段很殘忍，我不能遺禍百姓，更不能扯你薛伯父的後腿，我完了，他也完了，說不定反而會逼他向燕軍屈膝，則更助長賊勢了，所以我祇能按兵不動，如果安祿山打到這兒來，我必不惜與城偕亡。」

聶隱娘畢竟對現勢不夠了解，聽父親解釋後，也了然到老父的苦衷，片刻後才道：「爹！您這樣雖然問心無愧，但到底於職守有虧，與其屍位素餐，倒不如解甲歸田。」

聶總兵苦笑道：「我已經上過三次辭呈，都被妳薛伯父打了回來，他還親自來挽留過，請求我幫他撐下去，而且安賊已生內亂，他的部屬史思明與他的兒子安慶緒都有不穩之象，而朝中已起用大將軍郭子儀勤王，戰局頗有起色，朝中也不希望各地節度使輕易用兵，因爲大家都分得很散，又難於節制，只求大家能保全實力阻賊足矣，等忙過這一場亂事，我有了交代，立刻就上表請退。」

聶隱娘道：「那是沒問題的，有女兒在誰也別想動潼關的一草一木，女兒一個人就夠應付了。」

聶總兵苦笑道：「孩子！妳別說傻話了，雖然妳有一身本事，但也不足與千百萬大軍爲敵呀。」

聶隱娘笑道：「但女兒能在百萬軍中摘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賊兵來犯時，爹閉門拒守，女兒單身出城，刺殺其主帥偏將，祇要殺他十來個，賊勢不攻自亂。」

聶總兵笑了笑道：「這倒是好辦法，但目前用不上，逆燕的大軍此刻正在長安一帶迎戰天兵，一時還來不了。」

父女倆談了片刻，聶隱娘才回到她的書房中休息去了。

聶夫人果然聽她的話，把一切都搬個空，但還是怕她受寒，地上鋪了厚厚的一層毯子，以及放了一壺清水。

聶隱娘很滿意，關上門一個人在裏面，也不知在做些什麼，聶總兵到底不放心，半夜睡不着，悄悄起來，到書房外面去看看，但見雙扉緊閉，屋中却呼呼有聲。

爲了好奇，他悄悄地挨到窗下，用舌舔破了窗紙，湊上眼睛看去，書房一面靠着庭院，月色正明，透過窗紙的微亮，恰好隱約可辨屋內。

但見聶隱娘盤膝坐在屋子一隅，另一隅就放着那一壺清水，可是所發生的事情却令他看得呆了。

壺口的水像有一股力量在推激似的，自動噴出，如同一道飛虹，射入聶隱娘的口中，那壺很大，容水約十餘斤，水泉射入聶娘的口中後，似乎就流下她的咽喉，直到腹中，稍歇片刻，又成爲一道飛泉，射回水壺中。

人與壺相距有五六丈，但見水泉來往，綿綿不絕，聶總兵略有見識，知道是武家所謂的吐納之術。

用清水來洗滌體內混濁之氣，周而復始，其效用尤勝於睡眠，但沒有想到女兒的修爲已經如此之深。

他也知道這時候萬萬打擾不得。

他正想悄悄退去，忽而聶隱娘將口一張，盡吸水泉，然後又朝他偷窺的窗口噴來，十分急湍，聶總兵心中大驚，啊呀一聲驚呼出口，身子本能的往後一仰，想躲過那道水泉。

誰知水泉却一直不停，掠過他的面前，仍然激射過去，跟着又有人發出一聲痛呼。

總兵府中由於情況不同，經常是夜間燈炬不滅的。

書房外面的甬道上，點着五六支粗如人臂的火炬。

聶總兵看得很清楚，有兩個蒙面漢子正手執兵刄，就站在不遠的地方，一人被水泉噴中面目，滿臉流血。

另一人則武功比較高點，將手中的長劍舞，得成一片光幕，抵制那股水泉，水珠四濺。

看這兩人的衣着，都不是本府中的人，聶總兵連忙拔出腰間的長劍厲聲喝道：「你們是什麼人？」

那個大漢正在舞劍抵擋水泉，無暇答話，另一個臉部被水泉噴傷的漢子却手舞大刀撲上來喝道：「勾魂使者！」

一刀劈來，聶總兵用力舉劍迎去，噹的一聲，敵不住那人的勁大，長劍立刻脫手飛出。

那大漢繼續運刀進逼，書房的紙窗砰然而碎，一條纖小的人影，飛了出來，喝道：「賊子大胆，敢傷吾父。」

一手輕托，就架住了那大漢的胳膊，跟着，另一隻手的手指直戳進那大漢的咽喉。

大漢吭的一聲倒地，那舞劍的漢子恰好把水泉全部擋住，看見同伴被一個女子殺死，乃冷哼一聲道：「咱家祇道這兒僅有幾個飯桶護衛，沒想到居然還有高手暗伏，倒眞是看走眼了，小姑娘！妳是什麼人？」

出來的正是聶隱娘，她接住了父親的劍，指着那漢子喝問道：「別問我是什麼人，說你是誰，來此何爲？」

那漢子一笑道：「小姑娘！妳這不是明知故問嗎，爺們自然是來取聶老兒首級的，剛才那道水泉是妳發出的？」

聶隱娘道：「不錯！你那同伴也是我殺死的。」

漢子笑道：「難得！難得！看妳年紀不大，居然有這麼好的武功底子，姑娘的師門出身是那位高人。」

聶隱娘道：「這個你管不着。」

漢子道：「大爺是一片好意，怕妳是我的同門，大家傷了和氣，以後對妳的師門不好交代。」

聶隱娘沉聲道：「胡說，本姑娘豈會與爾等鼠輩同門。」

漢子一笑道：「小姑娘！妳的口氣太狂了，除了我們崆峒一脈，別處絕不會有這樣好的身手，妳是誰的門下。」

聶隱娘微微一怔道：「你是崆峒門下的？」

漢子笑道：「不錯！妳可能還不知道，我們崆峒派的老神仙已經受田帥的禮聘，照妳年紀看，必然是我那一個師兄弟的門人，快報出妳的師門……」

聶隱娘冷冷地道：「我的師門不是崆峒，但我知道崆峒派是武林中一大主脈，向有清譽，你們怎麼會投身到權貴門下做走狗，不怕辱沒了門楣嗎？」

那漢子嘿嘿一笑道：「這麼說來妳的確不是崆峒門下的了，難怪妳不知道，崆峒一派在武林中的地位已達頂點，再也沒什麼可發展了，掌門老神仙爲了求更進一步的發展，希望將本門的實力進展到官中去，方今天下大亂，正是我們武林中人大展其長的時候，所以……」

聶隱娘不等他說完，就冷冷地接口道：「所以你們就無恥地投身權貴門下做走狗刺客了！」

那漢子一笑道：「刺客不否認，走狗却絕無此事，方今一些藩鎭重將，身家性命全在我們控制之中，我們才是眞正的主宰，小姑娘，妳能運水成箭，武功還不錯，可惜妳投錯了主兒，在聶老兒這裏能有多大好處，不如投到我們這邊來，一定可以有更大的發展。」

聶隱娘怒聲叱道：「住嘴！你把本姑娘當作什麼人了？」

那大漢微怒道：「小姑娘！我是爲愛惜妳的本事，才對妳說這些，妳可別不識抬舉，自己找死。」

正說着，府中的護衞家將已聞聲而至，手挺干戈正待圍了上來，聶隱娘却知道這大漢的武術造詣極深，那些家將都不是敵手，上來也是白白的送死，忙喝道：「你們都退下去，這個傢伙交給我對付。」

一名家將道：「小姐！您能應付得了嗎？」

聶隱娘冷笑道：「如果我應付不了，你們更不行，人進入了內宅你們都不知道，我爹如果靠你們保護，早就完了，退下去看看有沒有別的人掩了進來？」

那大漢却頗感意外地道：「原來妳是聶老兒的女兒，那就難怪了，聽說妳在十年前跟那個俠尼挹塵去學武藝了，這麼快就藝成出山了嗎？」

聶隱娘微怔道：「你知道我師父？」

大漢哈哈一笑道：「當然知道，俠尼挹塵，還有一個自名俠僧挹凡的番僧，當世之間，除了崆峒之外，就他們兩人還够資格被稱爲劍客的，但妳可能還不知道妳的師父跟師叔都是崆峒的手下敗將，連老的都不行，妳還行嗎？」

聶隱娘被他說得心頭火發，挺劍直進，大漢揚劍反撲，兩人交手十數回合，都是疾如閃電，祇不過刹那之間，嗆然聲中，人影互分，大漢的肋下現出一條劍痕，鮮血滲出，以劍拄地吼道：「好！小妮子好精的劍法，今天看在妳的份上讓聶老兒多活幾天，哼！三天後，在潼關外的大悲嶺上，初更時分，我們再放手一戰！妳敢來嗎？」

聶隱娘冷笑一聲，然後道：「有什麼不敢的，你想找幫手嗎？」

大漢有點不好意思地道：「不錯！我自承劍技不如，但是崆峒門中，有的是好手，我們自然有人能勝過妳的。」

聶隱娘冷冷道：「你在崆峒是什麼身分？」

大漢頓了一頓才道：「二代弟子，三十六天殺星中排行第十八，名字就叫王十八。」

聶隱娘冷笑道：「原來祇是個末流脚色，殺了你祇怕汚我寶劍，回去把你們掌門老妖怪找來吧。」

王十八怒道：「對付妳一個小丫頭，無須老神仙親自出馬，我們三十六天殺星是以技業排列的，祇要排在十名以前的師兄們來一兩個，就足够宰掉妳了。」

聶隱娘冷笑道：「話不是靠吹的，到時候手底下拿出眞工夫來才是本事，滾吧！三天後我準到，但在這三天之內，你們若是再來騷擾，休怪我劍下無情。」

王十八沉聲道：「妳放心，崆峒言出有信，在未把妳擺平以前，絕不動聶老兒一根汗毛。」

聶隱娘一指地下另一個大漢的屍體，道：「把你這個死掉的同伴帶走，我們沒功夫爲一條走狗收殮，三天後，你們來幾個人，最好把棺木也準備了帶來。」

王十八一言不發，挾起地上的屍體，一陣風似的走了。

聶總兵驚魂乍定，上前道：「孩子！多虧妳了。」

聶隱娘却臉色凝重地道：「眞沒想到田承嗣會跟崆峒派的劍客弄在一起，事情倒有點扎手了。」

聶總兵聞言一驚道：「這些人很厲害嗎？」

聶隱娘笑道：「您自己親眼看見的，今天如不是恰好女兒在，就憑這兩個人，也足够把我們聶家一門屠盡。」

聶總兵憂形於色，關心地問道：「孩子！妳勝得過他們嗎？」

聶隱娘道：「像王十八這樣脚色，十個八個女兒也不放在心上，但他祇是列名十八的二代門人，也許他的師兄會高明一點，不過女兒相信能應付得了的。」

聶總兵道：「他說連妳師父都吃過他們的虧是眞的嗎？」

聶隱娘道：「不曉得，師父沒說起，但凡師叔說我如遇上崆峒門下的劍客，要多加小心，可能是眞的。」

聶總兵道：「那可怎麼辦？孩子！三天以後那一塲約會妳還是別去吧，萬一妳有了失閃……」

聶隱娘苦笑道：「不去行嗎？他們會找了來的，如果在府中動手，這些家將更不是敵手，反而會多傷人命，倒不如在曠野地方動手來得方便些，爹！您放心好了，女兒已練成了飛劍，不會怕他們的。」

聶總兵道：「他們恐怕來的不止一個人，要不要帶些人給妳助陣去，我的部屬雖然不善技擊，但他們久經戰陣，弓箭都很準，至少可以替妳擋住一些人。」

聶隱娘笑笑道：「沒有用的。這些劍客來去如飛，比箭還快，何況他們都有刀劍不入的氣功！帶人去反而增我累贅，女兒的對手都是劍客，不是普通人。」

聶總兵道：「那我就急告妳薛老伯，叫他派幾個善於技擊的人來給妳助陣，妳一個人去實在太危險了。」

聶隱娘道：「那或許會有用的，但女兒想，他身邊沒有什麼出色的好手，來了也是白送死，倒是田承嗣已得崆峒劍客爲助的事，您要告訴他一聲，叫他善爲防備，也不枉他對您的多年照顧之情。」

聶總兵連連答應了，當夜就修書，派遣急足送去了，薛嵩倒是很够交情，在第二天就派了他的兒子，帶了五名江湖好手前來了，薛公子單名叫琦，是個二十出頭

的翩翩少年，人長得很英武，也很俊秀，而且也練過武。他見到聶總兵後，致禮道：「家父聽說前次派來的四個人在老伯這兒很失禮，頗爲歉咎，認爲世妹懲誡他們得很對，特命小姪前來代表家父致意。」

然後又朝聶隱娘道：「聽說世妹藝出俠尼門下，小兄十分欽慕，小兄自幼好武，唯憾未能得名師指點，始終未能登堂入室，家父門下雖不乏武林名手，但與一代奇俠挹塵神尼相較就差得多了，小兄這次來是希望世妹能多指點。」

他說話的態度很謙虛，聶隱娘對他的印象也不錯，兩個年輕人頗爲談得來，話題轉到三天後決鬥的事，薛琦自告奮勇一定要去參加，同時介紹他帶來的五名好手道：「這五位都是家父門下的劍客，也是小兄的授業恩師，他們在江湖上久有盛名，聽說世妹邀鬥的是崆峒劍客，他們才有興趣前來一會，如果是尋常的江湖人，他們還不屑一戰呢？」

聶隱娘笑道：「列位前輩能不爲崆峒盛名所懾，想必都是技藝入化，尙祈多予賜助。」

其中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漢子，名號叫三手劍林沅道：「聶小姐過奬了，崆峒也不過是徒有其名而已，帥府中也遭到兩次崆峒門人的騷擾，都是敗北而歸。」

聶隱娘哦了一聲道：「來的是那些人呢？」

林沅道：「第一批是三代門下，七十二煞手中的四個人，薛公子單人一劍就把他們都解決了，第二次的是三十六天殺星中的李十一與排名二十六的江元霸，敝人正好遇上李十一，酣鬥百招，結果在下以三劍連擊削下一耳。」

聶隱娘聽說此人能劍挫列名十一的崆峒好手，倒是頗感詫然，因之對他們的態度也都十分恭敬。而且這五名武師也像是頗有修爲的樣子，不像先前的那四個人飛揚浮躁，聶總兵設宴欵待他們後，延入客室休息，心中感到很安慰，因爲女兒有了幫手了。

第三天，也就是決鬥的那一天，聶隱娘因爲久離家園，想上街玩玩，薛琦則是初來潼關，也想出去見識一番，聶總兵雖然不放心，可是林沅拍胸道：「將軍放心好了，有我們五個人在，絕不會有什麼問題，而且我們也應該先到決鬥的地方去看看，了解地形狀況以作準備，萬一對方在那兒設下什麼陰謀，也好有個底子。」

他說得很有道理，聶總兵也不便再事阻攔，爲他們準備七匹馬，讓他們走了。

薛琦見到聶隱娘之後，就十分傾倒，一路上獻盡殷勤，聶隱娘則因爲久處深山，有個年青人作伴談談也頗爲投契，這使得薛琦更加高興了。

到了大悲嶺，林沅顯出他老江湖的歷練之處，勘察了一下地形，指出幾個地方要注意，對方可能會設伏暗算，又分配了一下晚間各人的位置。

回程的時候，天已過午，他們不及回府用飯，就在嶺頭一家村店中，隨便叫了點酒菜食用。坐定不久，又來了個鄉下小伙子，挑了兩担粗瓷，穿了一身青布衣服，赤着脚，面目黧黑，個子倒長得不矮，約莫是十八九歲的樣子。

店裏祇有兩張桌子，一張被林沅等五個人坐了，另一張是薛琦與聶隱娘坐着，還空出兩副座頭。這小伙子進來後，看了一看，然後走到他們的桌子前笑道：「對不起，我能擠一擠嗎？」

薛琦談得正高興，突然來個人打岔，滿肚子惱火，要不是顧忌聶隱娘在座，他差點就想發作揍人了，因此立刻一沉臉道：「不行！這兒我們包下來了。」

那小伙子笑道：「公子！這是荒村野店，不是城裏的大酒樓有包座的規矩，都是有位子就坐，我問一聲，只是爲了禮貌，其實我不問，也一樣可以坐下來的！」

薛琦道：「混帳，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東西，配跟我們坐在一起，趁早滾遠一點。」

小伙子仍然笑道：「公子！我不是東西，是人，我的衣服雖然沒有你穿的漂亮，但我吃東西不比你少付一個子兒，進了門就是客人，你不能叫我滾。」

說着自己拉開一張椅子，逕自坐了下來，薛琦正待發作，聶隱娘却笑道：「世兄，他說的也是，店裏又沒有別的空座，就讓他坐着吧。」

薛琦不便在聶隱娘面前失儀，祇好忍氣吞聲地坐了下來，他爲了方便與聶隱娘談話，坐在聶隱娘的左手，這小伙子却坐在聶隱娘的對面，叫了一盤包子，一面吃包子，一面喝茶，兩隻眼睛却一直盯着聶隱娘看着。聶隱娘覺得很奇怪，居然對這小伙子十分感興趣，不住地望着他，連薛琦的談話都心不在焉地聽着。

薛琦實在忍不住了，一拍桌子道：「喂！你一雙賊眼緊盯着這位小姐看是什麼意思。」

小伙子一笑道：「公子！我沒盯着她看，她坐在我對面，睜眼就看見，總不能要我閉上眼睛吃東西。」

薛琦怒道：「我就不准，把你的眼移到旁邊去。」

小伙子笑道：「公子！你是讀書的人，應該知道聖人敎禮有目不斜視之規範，你怎麼叫我往旁邊看着？」

薛琦忍無可忍，一拳擊去，那小伙子却輕輕伸手托住了道：「公子！非禮勿言，非禮勿行，你出身世家，難道你的尊長老師沒敎過你一點做人的道理。」

薛琦的一隻拳頭在對方的手中如同鐵鑄一般，動既動不了，拔也拔不出，漲得滿臉通紅，聶隱娘忽然道：「薛世兄，這是你的不是，好好的怎麼動手打人呢？」

輕輕一伸手，搭在薛琦的腕上，勁力暗透，已把薛琦的拳頭拉了出來，明裏是在勸薛琦，暗中却已幫了他一個忙，免得他出醜了，薛琦又感激，又慚愧，憤火中起，跳出座位，一拉腰間長劍叫道：「小子！出來！本公子要敎訓你一番。」

林沅等五人見薛琦吃了暗虧，也知道這小伙子是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各拉兵刄，將那小伙子圍了起來。

那小伙子十分從容，看也不看他們，笑着道：「我又沒得罪你們，你們却又打人又要殺人，還說要敎訓我，看來你們還不如我這個鄉下人懂規矩，該是你們要好好受點敎訓。」

薛琦一劍刺出，直奔對方心口，那小

伙子手中正拿着一個包子，輕輕一擊，劍尖戳在包子上，居然刺不過去，小伙子憤然起立道：「看你衣冠楚楚，行事却全無道理，你我無怨無仇，你動劍就要傷人，難道你的父親化錢請師父教你的就是這些，你瞧我不順眼，我還羞於跟你這種人同座呢，位子讓給你，我要走了。」

他說走就走，站起來丟下兩文制錢，移身向店外而去，薛琦却持劍而立，狀若木偶，林沅急道：「公子怎麼了。」

聶隱娘笑道：「沒什麼，被人隔空制住了穴道！」

說着在薛琦背上輕輕一拍，薛琦已能恢復行動，大叫一聲，仗劍飛趕出去，林沅等五人也追了出去，六件兵刃同時對那小伙子身上罩去，那小伙子根本不理。

眼看着兵刃要接觸到他身上，忽地精光頓閃，一陣嗆啷之聲，把六個人的兵刃都擊飛脫手！是聶隱娘出了手，那小伙子微微一怔，然後笑道：「多謝小姐解圍，舍間就在嶺下的三槐村，我姓李，叫李鐵郎，小姐如果有暇，請到舍下坐坐。」

聶隱娘笑道：「同伴失禮，冒犯李兄多多，請看在小妹的薄面，勿予計較，改日一定登府拜候。」

李鐵郎笑道：「不敢當！不敢當！」

說着挑起担子揚長而去，薛琦呆住了，林沅等五個人也呆住了，等李鐵郎走出老遠，薛琦才道：「世妹！妳這是做什麼？為什麼放他走了？」

聶隱娘冷冷地道：「不放他走又怎麼樣，你攔得住他嗎，人家連手都沒動，就制住了你的穴道。」

薛琦滿臉通紅，想起剛才的情形，又羞又愧地道：「世妹，我的功夫不行，但妳可以攔下他的。」

林沅也道：「聶小姐一劍將我們的兵器都震脫了手，看來是比我們高明多了，這姓李的小子技藝也不錯，但聶小姐如果出手，一定能攔住他的！」

聶隱娘道：「不錯！我也許可以攔下他，但是為什麼呢？人家既沒得罪我，也沒有做錯什麼事。」

薛琦道：「可是妳總不能看我們受欺侮。」

聶隱娘冷冷地道：「薛世兄，你如果不改改這仗勢凌人的脾氣，吃虧的日子還多着呢，今天如果不是我在，你們這六個人就得躺下三對，林前輩，你是老江湖，應該看得出，薛世兄第一次用劍刺過去，被人用一隻包子擋住了，而且反被制了穴道，就知道對方一定練就了兩儀眞氣，你們還拿兵刃招呼上去，不是自己討沒趣了嗎？」

林沅羞得滿臉通紅地道：「是的，在下一時走眼未察，不過『兩儀眞氣』能者無多，在下僅見傳聞，從未目睹……」

聶隱娘淡淡地道：「我也練過，因此我認得出來，也因此架開了各位的兵刃，兩儀眞氣是一種王道而霸的護體神功，志在防身而兼能傷敵，受到多大的勁力就產生多大的回震力，各位全力出手，回震之力也必巨，恐怕自己也難以控制，縱然各位自己能保全不受傷害，薛世兄基礎太淺，難免不受波及。傷了他，各位難以交代，家父也愧對薛老伯，因此我不得不冒犯各位。」

林沅一張臉漲得通紅，再厚的臉皮也躭不下去了，訕然一拱手道：「聶小姐，林某等自不量力，厚顏前來助陣，現在看小姐功力之高，超出林某多倍，我們在此，不特於事無補，反而會貽累小姐，請容告辭了。」

聶隱娘居然不加挽留淡淡地一禮道：「那就麻煩各位上復薛老伯，謝謝他的關切了。」

薛琦大感意外道：「世妹！妳不要我們帮忙了？」

聶隱娘笑笑道：「我祇有一個人，却要面對不知名的强敵，自然是希望能有幾個帮手，但我更明白今夜這一戰是生死之搏，帮不了忙的人，雖多無益，何况，此地就有人手，世兄的一番感情，小妹心領了。」

薛琦更為驚奇地道：「世妹是請那個姓李的帮忙吧，妳知道他是什麼身份，或許他是對方的人呢？」

聶隱娘笑笑道：「這一點絕無可能，兩儀眞氣是崆峒派唯一尅星，身具此種功夫的人，絕非崆峒門人。」

薛琦開口還待辯說，聶隱娘道：「世兄！你對武林中事知道很少，林前輩會告訴你的，小妹祇有一句話奉勸，你的才華不適於在細巧功夫之上發展，還是在長槍大戟兵書陣法上多用功，將來繼承薛老伯的事業吧。」

薛琦呆了，聶隱娘的話雖然很客氣，但也明白地表示了對他的輕視，叵奈事實俱在，彼此相差太遠，心裏再不服氣也沒話說了。聶隱娘道：「我不回去了，李鐵郎既是住在附近，我這就去訪問他求助，然後在這兒養息一下，以便夜間赴約，麻煩你向家父說一聲。」

語畢，解下自己的馬，逕自向李鐵郎所去的方向走了。

薛琦滿臉通紅，林沅等人也感到面上無光，細聲勸慰了薛琦一陣，然後快快地走了。

回到了總兵府，他們不便多說，祇說聶隱娘另外找到了好帮手，用不着他們出力，遂立即告辭走了。

聶總兵十分詫異，還以為聶隱娘得罪了他們，一面致歉，一面追詢經過，林沅却笑道：「將軍，令嬡得高手為助，今夜之戰，必可無礙，你放心吧。而且薛公子對令嬡十分傾倒，想高攀絲蘿，先託在下致意一聲，等回去稟明薛帥，立即遣人前來求姻，尚祈玉成。」

聶總兵一聽這又不像嘔氣的樣子，却又有點作難，道：「林英雄，薛兄是我的恩主，世兄又年少英俊，能互結姻婭，我是求之不得的，祇是小女離家日久，彼此之間尚十分隔膜，我要問問她的意見。」

林沅道：「那當然，祇是請將軍多為美言。」

談了幾句閒話，一行六人就告辭而去，聶總兵這一夜眞是如坐針毯，不知如何度過的，他既心切女兒的安危，却又不敢違拗她的囑咐前去看一看。

那是老早就說好了的，大悲嶺之戰，聶隱娘絕對不准軍府中任何一人前去，因為派了人去，不特於事無補，反而要累她

分心，更可能被對方挾制作為人質，脅迫她不能全力出手。

這個限制主要是為聶總兵而設的，因為她知道父親仁心愛下，像這種危險的事，絕不忍叫部屬前往送死，要去一定是自己去，而且也祇有他自己去才安心，如果派個部屬前去，最多祇能傳遞消息，還不如聶隱娘自己行動快。

好容易熬到了快天亮的時分，聶隱娘雙人一騎，帶了個黑皮精壯的小伙子無恙地回來了。聶總兵如獲至寶，搶着上前迎住她道：「孩子！妳可回來了，決鬥的情形怎麼樣？」

聶隱娘一笑道：「女兒能安然而歸，自然是對方敗北全軍覆沒了，不過這一戰相當兇危，對方居然邀來了三十六天殺星中前十名高手，幸虧有李師兄為助……」

說着，介紹那小伙子道：「這是我師兄李鐵郎，他是挹凡師叔的弟子，入門尚在女兒之先，三年前就開始追隨師叔遊俠江湖，一年前奉命在潼關落脚，就是保護您的，崆峒門下已經兩次派人前來暗算您，都是師兄在暗中維護，沒等人進入家中就解決了。」

聶總兵忙一拱手道：「多承壯士維護，老朽感激萬分。」

李鐵郎連忙以子姪之禮拜見道：「聶老伯，不敢當，這是小侄份內之事，師妹不在小姪理應效勞，如果不是怕洩露身份引起對方注意，小姪早就前來拜謁了。」

聶隱娘一笑道：「我正奇怪，憑早先那四個活寶的一點微末技業，怎麼能保全家父安然無事的，崆峒門下的三代弟子，七十二煞星中人，也比他們强得多，直到今天看見師兄施展兩儀眞氣時，才知道一定是師兄暗中在維護，師兄，這一年眞多謝你了。」

李鐵郎道：「師妹怎麼也客氣起來了？撇開我們師門的關係不說，聶老伯主守潼關以來，仁民愛物，萬戶譽為生佛，站在桑梓的立場上，愚兄也該盡心的。」

大家進入內廳，談及決鬥經過，崆峒派這次盡出十大高手，聶隱娘首先孤身應戰，身陷重危時，李鐵郎自天而降，就以挑瓷的那一根扁担，挾風雷之勢，連斃六人，聶隱娘自己仗劍刺殺四人，對方全軍皆墨，無一生還，最後以化骨丹化去屍骸，連一點形跡都沒有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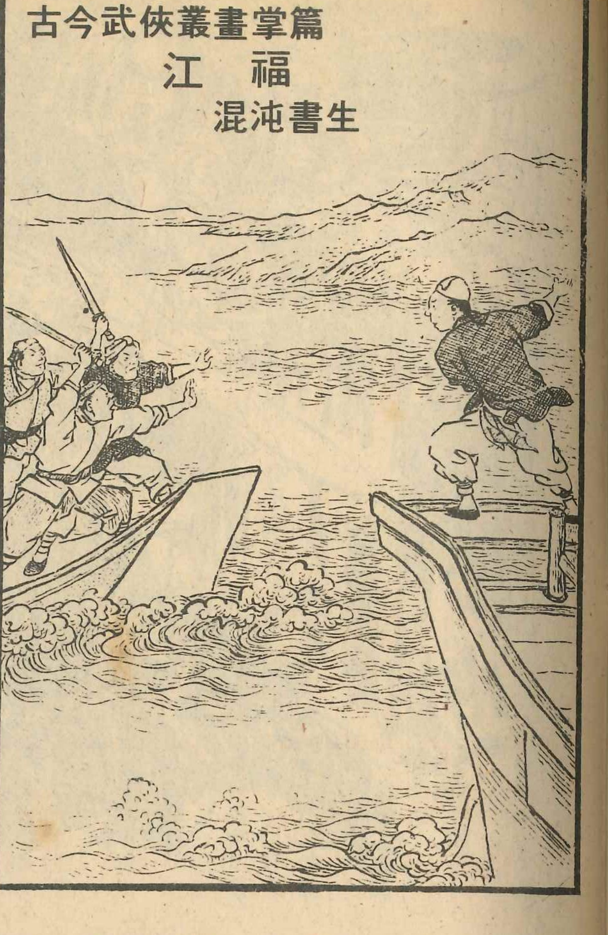
情形說來輕鬆，但聶總兵已經可以想像此戰的兇危了，因以再度向李鐵郎致謝。李鐵郎却笑道：「老伯！其實師妹不用小姪帮助，也不會有問題的，她的成就已經超過家師與師伯，尤其是馭劍之術，如若施展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盡殲對方。」

聶隱娘道：「那種功夫太霸道了，小妹不願輕易施展，而且崆峒老一輩的都練成了馭劍之術，小妹不想把底細洩露太多，要留着跟他們老一輩的週旋一番呢？」

李鐵郎神色凝重地道：「師妹打算跟崆峒派拚到底嗎？」

聶隱娘道：「我不想惹他們，但情形看來很難避免，我不犯人，人必犯我，尤其是昨夜一舉殲滅了他們下十大好手，他們一定不會干休的，因此我祇好儘量保全實力。」

（下期續完）



湘南江福，幼失怙恃，流落武林，傭於孔慶瑞家，貌黝黑，性忠實，每有患難事，身必先之，頗為主人所器重，孔暇時，輒以古今忠臣烈士，為之講解，福唯唯，傾聽無倦容，工作之餘，恒至花園中，以錢拋擲樹上為戲，日不已，繼之以夜，初着樹錢墮，繼着樹錢立，後竟深入樹中，孔有時見而責之，爾以寶貴之光陰，不用之於正途，專以擲錢嬉戲，何不自愛乃爾，福曰，此技雖小，然可衞吾殘軀，兼可護吾主人，孔有名慧僧，精拳術，見而謂之曰，此子性頗忠直，可教以拳，乃將各項技擊悉數授之，福惴惴焉恐技之不精，每於月明之夜潛至園中，練習不輟，直至鷄鳴，曉始返室臥，如是者三年，技大進，會大試，與主人赴京應考，經徐州過盜十數人，執刀攔路，孔驚惶失驚，福大怒，探囊出錢，或擲盜臂，或擲盜股，盜皆哀呼而遁，試畢，乘舟返，熟知淮北多水盜，性更兇悍，且均諳技擊，孔初不知，舟行數日，盜舟追蹤至，同舟皆大驚，福立船尾，見盜舟逼近，以錢射其篷紘，紘斷蓬落，舟行遂遲，盜大怒，發鏢射福，福以錢禦之，錢鏢均落於水，後卒脫險，孔嘆曰，吾平日視汝以此為戲嬉之事者，不圖竟續吾之命也，如是益器重，勸其出而為國家用，則以不敏對，卒不去，後年七十餘，無疾而卒，孔題其墓碣曰，義士江福之墓。



躍馬黃河（三）

劍氣長江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權力帮」沙千燈、孔揚秦、華孤墳等三人率衆來犯蕭家，經過一場斷殺，結果華孤墳陣亡，而蕭家方面，唐大、康出漁、蕭克人等均負傷。最後只剩下蕭西樓、朱俠武與沙千燈、孔揚秦對峙之局。朱俠武對抗孔揚秦，孔揚秦終於不敵，狼狽而退，蕭西樓對抗沙千燈，沙千燈見孔揚秦敗走，自料已無必勝把握，一時心慌意亂，急思脫身之計，只得把自己賴以成名的江燈籠迸裂，濺出「五毒血汁」，掩護脫逃，蕭西樓，朱俠武也不追擊……

唐大遭暗殺　唐朋浣花來

蕭西樓與孔揚秦，都是當世七大劍手之一，與康出漁，辛虎丘等齊名。

然而這一役，蕭西樓與孔揚秦都沒有動過劍。

他們動的只是步法，因爲眞正的劍手，練的當然不止是劍、步法、身法、氣概、眼神……等等無一非配合恰當不可。

有一配合不妥便只有死。高手相搏時，絕不允許有任何怠慢的。

蕭西樓、孔揚秦的一役，孔揚秦顯然是敗了，然而却不是敗在步法，而且敗在主動上。

蕭西樓比孔揚秦快了一步，所以蕭西樓走下去，孔揚秦就只好跟。

一是主動，一是被動。

再這樣子跟下去，破綻是一定露出來的。

然而蕭西樓已然發動，孔揚秦只有跟上。

不跟只有速死。

跟下去也是死。

——蕭西樓之所以馬上取得主動，係因孔揚秦太着重蕭西樓那未出鞘的劍，所以反被蕭西樓的步法所牽制。

——一個眞正的劍手，怎能只着重對方的劍而已？

所以孔揚秦只有敗。

他立即翻身逃走，連看都沒有再看一眼。

他這個決定只要再遲半步，氣勢俱爲蕭西樓所制時，就算要逃也來不及了。

當機立斷，正是一代劍手的本色。

×　×　×

蕭西樓與孔揚秦，當世二大劍手決戰却未動過劍，然而朱俠武與沙千燈，正邪二道兩大高手決鬥，却連動都沒有動過。

然而沙千燈却敗了。

他的姿態仍無瑕疵，他的飛刀仍一擊必殺，然而他的心却亂了。

他的心一亂，一擊必殺的，就是朱俠武。

然而他一旦發現了此點，立即毀燈而逃！

當機立斷，這也是一代飛刀高手的氣

概。

×　×　×

眞正打得天翻覆地的，反而是「權力帮」徒與浣花劍派的弟子。

「權力帮」收拾殘餘，全力用火攻；然而浣花蕭家，早已料到這點，集全部兵力，亦早有蓄水。

火來水滅，沒有了火，「權力帮」的火焰也正如被傾盆大雨一般，淋濕了、撲滅了。

浣花劍派的子弟們雖死傷不少，但「權力帮」的這次侵略，終於被打散了、擊退了。

他們再也沒有能力收拾、重振、再攻了。

蕭西樓、朱俠武回到「聽雨樓」時，看着力戰而疲的左丘超然，臉上的神色是欣慰的、愉悅的。

浣花劍派的弟子並沒有讓他們失望：他們不在的時候，浣花劍派也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勝仗。

×　×　×

康出漁的臉色更白，眉心一團紫烏之氣更濃：百毒神魔華孤墳的毒，的確是厲害！

康劫生雙目紅腫，跟張臨意說話時，幾乎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張前輩，您一定要設法救救我師父呀！」

張臨意不耐煩的揮揮手，蕭秋水過去扶住了康劫生，康劫生掩臉痛哭！

張臨意一直把着康出漁的脈，把了好久，又鬆開了手，沉吟了好久，又把住康出漁的脈門，把了好久，再鬆開手，又是沉吟了好久。

張臨意再沉吟了好久，終於長嘆了一聲，問道：「他中的是華孤墳的毒？」

康劫生肯定的點了點頭，張臨意歎道：「華百毒的毒又精深了。」

接着又把一會脈，終於鬆手，自懷裏取出紅、白、黑三顆藥丸，道：「只好先服這『三生大還丹』試試，泡在酒裏，烘熱調好，才可以食用。」

×　×　×

蕭秋水和張臨意走出「觀魚閣」時，心情都是沉重的。

他們在「七廻廊」處分手，張臨意趕去「振眉閣」，而蕭秋水，則趕去「聽雨樓」。

浣花蕭家位於成都浣花溪上游兩百二十四畝半地，佔地極廣，樓閣亭台，連綿不斷，所以當兩軍衝殺時，在浣花劍派十面埋伏下，除了那四名沙千燈親傳弟子，別人根本攻不進來，也沒有被火焰波及。

蕭秋水要走到「聽雨樓」，還須要一段路。

就在蕭秋水要經過「見天洞」時，蕭秋水忽然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那感覺很奇異，也很微妙，就像是鄧玉函面對南宮松當時一樣，但又說不出來是什麼感覺。

這時蕭秋水正好走到迴廊角處！

驟然劍光一閃！

×　×　×

黑夜沉沉，劍如旭日！

劍如日芒，其快如電！

這一劍來得如許突然，如許快速，按理說，蕭秋水是絕對避不開去。

可是蕭秋水因爲那奇異的感覺，所以提防了一下，這一劍迎面刺到，要把蕭秋水的眉心刺穿！

劍已撲面，蕭秋水不及拔劍，不及閃躲，亦不及後退，却及時一個大仰身，間不容髮的祛過一刺！

這人的出手不在蕭秋水之下，出劍在先，蕭秋水雖不及拔劍，但仰身還是來得及的！

但下一招就來不及了！

這人一劍順勢刺了下去！

蕭秋水既無法招架，又因勢盡不能閃躲，人急生智，居然一張口，用牙齒咬住了劍鋒！

這人一怔，萬未料到蕭秋水接得下這一劍，心裏一慌，猛抽劍身退！

其實這一下，十分微妙，蕭秋水張口咬住劍鋒，是挺而走險，最後一着，對方以爲這一劍蕭秋水隱實避不過去，所以也沒用全力，蕭秋水才能一口咬住。

但只要對方順勢一扳，或用力一扎，以蕭秋水的功力，牙齒必啣不住劍鋒，乃必死無疑。

只是對方見蕭秋水居然如此瀟洒，竟用牙齒咬住劍鋒，一時覺得莫測高深，心裏一慌，竟抽劍回鞘，返身就逃！

×　×　×

這人出劍快，身法更快，一轉身，便消失在黑暗處了，蕭秋水才從大仰身中彈身而起，驚出了一身冷汗。

蕭秋水除了疑慮以外，心中更有了一個決定，那就是要在他有生之年，必須要創出一招奇劍，能夠在剛才的情形下照樣出劍，而取勝敵人的劍招。

（按：這劍招後來就是「驚天一劍」，在「鐵血大旗」一文中，白衣方振眉擂台對陣，最後一擊震伏金太子就是用了這一劍。）

×　×　×

這人在轉角處出擊，其時天暗，又無火光，一招不中，再發一招，隨後便走，全不留痕跡，蕭秋水在驚魂之中，也沒看清對方是誰，甚至連男女也分不清。

而蕭秋水很快的查出，伏在此處的一道暗樁，兩名犬組劍手，已被人刺殺於迴廊之底。

這人到底是誰呢？

蕭秋水要去「聽雨樓」，「黃河小軒」是必經之地，蕭秋水一個人走着，但他知道自己不是一個人，浣花劍派虎組的高手都分批潛伏在附近每一個角落中。

浣花劍派之所以能名列當今武林三大劍派之一，絕對不是僥倖得來的。

蕭秋水想到這裏：突然間聽到一聲慘叫！

×　×　×

聲音自「黃河小軒」那邊傳來！

蕭秋水立時展動身法，就在這時，他已聽到叱喝聲與交手的聲音。

叱喝到了第三聲，蕭秋水已經到了現場。

到了現場，蕭秋水完全震住！

×　×　×

「黃河小軒」前面有座小亭，浣花溪

中游，在亭下流過。

有一個人，盤膝坐在亭上，面對溪水，像是運氣打坐。

——可是這人再也不能運氣打坐了。

因爲他的背後第七根脊椎骨處，已被人一劍刺了進去，劍還未完全拔出來之前，這人已經死了。

這人不是誰，正是唐大！

四川蜀中，唐門唐大！

× × ×

唐大被暗殺了！

對方背後一劍，刺中要穴而死。

而唐大居然死在錦江成都，浣花蕭家，劍廬內院，黃河小軒前的小亭中。

蕭秋水只覺得一股熱血上湧，唐大的話語言猶在耳：

「蕭大俠，你趕我也不走了，我與你的兒子已是朋友了。爲朋友兩脇插刀，在所不辭，這是古已有言的。」

然而唐大却死了。

蕭秋水心如刀割，大吼一聲，衝上去猛地奪過一名虎組劍手的劍，就加上戰團了！

× × ×

庭院裏面，鄧玉函臉白如紙，劍出如風。

南海劍法一向是辛辣的，南海門下大都是體弱的。

鄧玉函出劍已聞喘息，却並非因爲體力不支，而是因爲憤恨！

鄧玉函的對手是一位披着黑紗的黑衣人。

無論鄧玉函的劍法如何辛辣，如何歹毒，總是傷他不着，黑衣人騰挪、飛躍、急移、輕起，在鄧玉函的劍下猶如蝶飛翩翩。

所以駐紮在「黃河小軒」的八名劍手，有一名已奔去急報蕭西樓，另外七名出劍圍剿來人。

蕭秋水一來，便奪了一柄劍，劍氣立時大盛！

× × ×

蕭秋水一出劍，一劍直挑，其勢不可當！

那黑衣人猝不及防，嚇了一跳，猛地一側，那姿態十分曼妙，就像是舞蹈一般，然而臉上輕紗，還是給蕭秋水一劍挑了下來！這臉紗一挑下來，蕭秋水，鄧玉函却是呆住了。

× × ×

臉紗挑開，髮束也挑斷了，那黑瀑似的柔髮，花地佈落下來，在星光下，黑的白的，這女孩的目色分明；在月光下，這女孩的容華清明如水。

這女孩是憤怒的，但是因爲嗔怒而使她稚氣的臉帶了一股狠辣的殺意。就在這驚鴻一瞥中，蕭秋水只覺左臂一陣熱辣，已着了一鏢！

蕭秋水心裏勃然大怒，腦中轟地醒了一醒，心中暗呼：蕭秋水啊蕭秋水，你見到一個容色嬌秀的女子便如此失神，如何臨泰山崩而不變色，如何担當武林大事！

這時鄧玉函和那女子鬥了起來，在黑色下，那女子身法轉得極快，武功絕不在蕭夫人之下，但已看不清那絕世清亮的容色。

忽然之間，鄧玉函長劍「嗆」然落地，三枚飛蝗石震飛了他的長劍！

南海劍派以快劍成名，而這女子居然用暗器擊中疾刺中的劍身，這種暗器眼光、手法、速度、絕不在唐大之下。

蕭秋水却立時衝了過去，絲毫沒有畏懼！

× × ×

蕭秋水衝過去的時候，以這女子的身手至少有三次機會可以使暗器搏殺他的。

但在蕭秋水衝近來的時候，冷月下，猛照了一個臉，這女子認得他，他就是那個挑起她面紗的男子。

她在一個古老的家庭世族長大，然而很早已跟兄弟姊妹們出來江湖走動，在她幼小的心靈中，聽過很多傳說，更聽過美麗女子出嫁的時候，紅燭照華容，深院鎖清秋，那溫柔的丈夫，正用鈎子，拉起了美麗妻子臉上垂掛的鳳冠流蘇。

……故事後來是怎麼，她就不知道了，然而這故事依然動人心弦。而今這陌生、魯莽、英悍的男子，却在月色下，用一柄長劍，挑開了她的臉紗。

這女子心弦一震，竟遲了出手，這一遲疑不過是刹那間，然而這刹那間却使她放棄了三個絕好的出手機會，蕭秋水已衝了進去。

暗器只能打遠，不能打近，蕭秋水一旦衝近，這女子的暗器便已無效。

蕭秋水一拳擊出！

這女子雙腕一制！

這女子的武功，却遠不如她的暗器，手法雖然巧妙，但因事出倉促，不及蕭秋水力大，反肘之間，這女子雙臂一麻，蕭秋水用另一隻空着的手，一掌推出！

這隻手原給這女子射中了一鏢，蕭秋水正想用這一隻手討回一個公道。

蕭秋水這一掌推出去，這女子便避不了。

× × ×

蕭秋水這掌是仇恨的，唐大不單止是他的長輩，也是他的朋友。

沒有人可以殺蕭秋水的朋友。

誰殺了蕭秋水的朋友，蕭秋水就要和他拚命。

當日「鐵腕神魔」傅天義的部下「無形」殺了唐柔，蕭秋水也和傅天義拚命，合左丘超然、鄧玉函之力，把傅天義搏殺於九龍奔江之下！

蕭秋水全力一掌推出，眼看擊中的當兒，腦中却是一醒，他聞到一種淡淡的，如桂花般、在月色下，似有似無的香味。

就在此時，蕭秋水又與那女子打了一個照面。

這女子黑白分明如黑山白水的眼。

這女子白皙的鼻樑挺起美麗的弧型。

這女子衍執堅強而下抿的唇，沒有血色。

蕭秋水一震，不是因爲這女子的美麗，而是因爲這女子，跟他熟悉，跟他親近，但又從未謀面，天涯般遠。

這女子確是一名女子，這雖然無關宏旨，但在蕭秋水的深心裏，却如簫聲一般，在深夜裏的樓頭傳來，悲慟無限。

蕭秋水頹然一嘆，猛地收掌。

因爲她是女子，蕭秋水的掌不願意擊

在她的胸脯。

就算他要這女子死，他也不要敗壞這女子的名節；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女子因爲他而喪失了三次殺他的機會。

蕭秋水絕不是彬彬君子，而且更不是不近女色的聖賢高士，他跟左丘超然、康劫生、鐵星月、邱南顧、鄧玉函幾位兄弟，也常在閒談中談起女孩子。

談起女孩子的的愛俏，談起女孩子的愛撒嬌，談起女孩子的八卦多嘴，更談起女孩子的無聊無理。

然後他們又拍胸膛，喝乾酒，豪笑自己是男子漢！

雖然他們從來沒有過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女孩。

蕭秋水沒有一掌擊下，不僅是因爲憐香惜玉，更重要的是，這女子是一位女子，而蕭秋水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漢！

× × ×

蕭秋水沒有下殺手，這女子却猛下了殺手。

這女子臉色煞白，全無血色，連她自己也沒料到，竟會讓蕭秋水衝了近來，而她竟心甘情願地錯過了三次，三次下殺手的機會。

尤其因爲這女子瞭解到這點，更意識到這點，她心中更爲懊怒自己，眼見蕭秋水一掌拍來，立即便下了殺手！

她沒有直接下殺手，而是全手一分，左右四枚五稜鏢，往左右飛出，半途一轉，竟直往蕭秋水背後打到！

這種鏢快而有力，偏又不帶半絲風聲，蕭秋水根本不知道，知道也不一定能避得開去。

就在此時，蕭秋水撒掌往後退，這一後退，等於往四枚五稜鏢撞去！

這一下，連這女子也驚呼出口！

她也沒料到蕭秋水會撒掌，這刹那間，這女子是感激的，可是她也無法挽回她已射出去的暗器！

另一驚呼的人是鄧玉函，他只來得及抓住兩枚五稜鏢，左右雙掌都是血，但另兩枚，眼看便打入蕭秋水的背後！

鄧玉函全力出手抓鏢，尚且一掌是血，這鏢打入背門，蕭秋水還會有救嗎？

× × ×

就在此時，鏢光忽滅。

鏢已不見，鏢隱滅在一人的手裏。

一個如鐵一般的人的兩隻鐵一般的手裏。

這兩枚可令鄧玉函雙掌被震出血的五稜鏢，落在這人手裏，竟猶如石沉大海一般。

這人正是朱俠武。

「鐵手鐵臉鐵衣鐵羅網」朱俠武！

× × ×

「朱叔叔！」鄧玉函歡呼道。

蕭秋水只覺一陣赧然，回首只見場中又多了一人：蕭西樓。

蕭秋水不敢想像父親的震怒，怪責自己因美色而誤事，差點送了條性命！

然而看來蕭西樓雖是哀傷的，但却並不暴怒。

只聽蕭西樓問道：「唐大俠是怎麼死的？」

× × ×

鄧玉函臉色煞白，蕭西樓要他爲唐大護法，唐大却死了：「是她殺的！」

那女子一震，目光從驚怒，輕而訝異，成了迷惑。

蕭西樓看了那女子一眼，又問：「事情的經過是怎樣的？」

鄧玉函道：「我護送唐大俠到『黃河小軒』門前，唐大俠便已轉醒，他雖然中毒很深，但神智仍十分清醒，便跟我說：『在蕭家劍廬中很安全，在這兒逼毒便可。』又叫我不必担心。

「唐大俠自己服了幾顆藥丸後，便靜下來閉目調息，我便在一旁護法，心裏是想：浣花劍廬，鐵壁銅牆，誰能闖得進來？……沒料就在這時，一名黑衣人飛過，迎面就是給我一劍！」

蕭秋水聽到這兒，心裏一震，他穿過「迴廊」時，不也是被迎面刺了一劍嗎？

按照時間推計，那人是刺了蕭秋水一劍之後，再來行刺鄧玉函的。

只聽鄧玉函續道：「這人劍法雖高，但却似因逃避倉惶，劍快但架構稍呈凌亂，來得突然，但佈局未周，所以這一劍，我還接得下。

「我們交手三招，他搶主動在先，故得上風，但他三劍不下，立時逃遁，我急忙追出，沒幾步便猛想起唐大俠正在療毒，旁人驚擾不得，是以立即趕回，却不料見這黑衣人正在站在唐大俠身邊，而唐大俠已中暗算身亡，我……便是這女子害死唐大俠的！」

那女子英烈如眼神有七分冷淡，看了鄧玉函一眼。

蕭西樓道：「這位姑娘與你交手，有沒有用過劍？」

鄧玉函一怔道：「沒有。」

蕭西樓道：「這姑娘身上沒有劍，誰都看得出來，而唐大俠却是死於劍傷。」

鄧玉函還是悻然道：「就算不是元兇，也可能是同謀。」

忽然一個比鐵還冷的聲音，一字一句地道：「絕對不可能是同謀。」說話的人竟是「鐵衣鐵手鐵面鐵羅網」，朱俠武，只聽他斬釘截鐵地道：

「因爲她就是唐明，唐大的嫡親妹妹，唐門最飄忽的人，年青一代的高手。」

× × ×

唐朋，唐朋。

唐朋就是蜀中唐門最行踪飄忽、最神秘的一位青年弟子，至今仍無人知道他的容貌，武功的招數。

原來唐朋就是女的。

她就是唐朋。

朱俠武緩緩高舉起手，手指一鬆，「叮噹」兩聲，五稜鏢兩枚掉下來，在月芒映照下閃着銀光，一隻在鏢身刻着小小的一個「唐」字，一隻在鏢身刻着一個小小的「朋」字。

朱俠武道：「這種身前發鏢，身後命中的『子母迴魂鏢』，除唐家子弟之外，是沒有人能發得出來的。」

× × ×

蕭秋水忽然覺得很驚險、很解脫、很欣喜。

打從他要與這女子對敵開始，他就很負担，甚至出手很瘋狂。

而今知道她就是唐朋，唐大當然不是她殺的，蕭秋水放下心頭大石，很是解脫，一方面又慶幸自己沒下殺手，所以又覺得很驚險。

至於欣悅，他自己也分析不出所以然來。

他身心歡喜，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

這女子黑白分明的眼，却流下了悲傷的珠淚，月色下，她倔强的抿起了唇，却是不要讓人看見，向朱俠武拜道：「朱叔叔。」又向蕭西樓拜道：「蕭伯伯。」

× × ×

蕭西樓扶起她，歎道：「唐侄女，我們錯怪了妳，妳不要生氣。」

唐朋沒有說話，搖了搖頭，也沒有再流淚。

——大哥，你死了，而今我眞如你要我的，我獨立了，我堅强了，我不依賴人了，可是你却看不見！

蕭西樓黯然地道：「我們都知道，唐門中唐大俠最寵愛他的妹妹，而他的妹妹最瞭解唐大俠，唉……」

——大哥，江湖上的人還是這樣傳，還是這樣傳啊，大哥，然而妹妹却來遲了一步，來遲了一步。……

鄧玉函忍不住問道：「唐……唐姑娘，妳是怎麼……怎麼趕來這裏的呢？」

蜀中唐門年輕一輩中，唐朋的輕功最好，成都蕭家雖防衞森嚴，但仍難不倒這輕如飛燕的唐朋。

唐朋搖搖頭，淚花也在眼眶裏一陣幌搖：「我知悉大哥在這裏，特地趕來，看見權力帮的人包圍的劍廬，所以潛了進來，大哥的血還在流着，那時，這位……這位兄台還在與那黑衣人作戰，我方才定過神來，他也不打話，見我就殺。然後……然後又來了這位……這位。」

唐朋說話的聲音輕細，但又十分清晰，然而這話却像擊鼓一般，聲聲擊響在蕭秋水與鄧玉函的心裏，蕭秋水與鄧玉函唯有苦笑。

鄧玉函靦覥地道：「是我不好。……我先動手的。」

蕭秋水道：「我也……我也冒犯了姑娘。」

朱俠武忽然道：「秋水挑開面紗，玉函便不以二對一，很好；秋水一招得利，而不推擊，更好。你們都很好，以後武林，會有你們。」

朱俠武說話很少，可是這一番話，使鄧玉函與蕭秋水心裏十分感激。

蕭西樓喟然道：「可惜唐大俠……」

唐朋沒有說話，畢直走過去，走過迴廊，走到石階，走過拱橋，走上亭子，走到唐大身邊，靜靜的跪了下來，一句話也沒有說。

月光下，只見她如水柔如瀑散開而落的柔髮。

大家都靜了下來，就在這時，猛聽「觀魚閣」遠遠傳來一陣怒吼！

× × ×

蕭西樓疾道：「不好！」

蕭秋水、鄧玉函身形立時展動！

蕭秋水、鄧玉函身形方才閃動，朱俠武高大、碩巨、沉厚的身子，卻「呼」地一聲，越過了他們的頭頂，遮掉了大半月色。

朱俠武一提眞氣，遙遙領先，眼見前面就是「觀魚閣」，猛見一人，曼妙輕烟，曲綫玲瓏而勻美，已推門而入，正是唐朋。

× × ×

唐朋輕功最高，她居然是抱着唐大的屍首展開輕功的，她推門入閣，只見一少年，「鏘」地拔劍而起，一見她手上之人，「啊」了一聲，揮劍欲刺！

這時朱俠武已到了，猛喝一聲：「刦生，住手！」

康刦生住了手，但一張白臉已因憤怒而漲紅。忽聽蕭西樓道：「刦生，發生了什麼事？」

朱俠武心裏一凜，在康刦生怒吼時，蕭西樓身子未動，自己已然疾奔，而今方至，蕭西樓已在自己身側了，自己居然毫無所覺，不禁心中暗叫慚愧。

康刦生顫聲道：「爹他……」

蕭西樓一個箭步標過去，只見康出漁滿臉紫黑，不禁失聲道：「怎麼康兄……」一時竟接不下去。

這時蕭秋水，鄧玉函也已掠到，也是驚住了。

蕭西樓定了定神，再道：「以令尊的武功，那毒已經被迫住了，怎會？……」

康出漁大聲嘶道：「那藥……那藥……那藥！」

蕭西樓疾道：「什麼藥？」

蕭秋水目光一轉，瞥見桌上的酒壺：「張老前輩的藥？」

康刦生怒叫道：「就是他！……這藥滲酒喫了之後，爹就慘呼連連，變成這樣子了！就是他！就是他的藥！」

蕭秋水一看，只見康出漁一臉紫烏，已是出氣多，入氣少了，蕭西樓也一時爲之六神無主。

朱俠武忽然問：「這藥跟這瓶酒有無關係？」

康刦生一怔，憤怒中一時不知如何回答，蕭秋水代爲答道：「張老前輩說康師伯的毒中得很怪異，他也查不出來；這藥是要浸酒，燙燒了才能服的。」

朱俠武疾道：「藥浸酒中時，你有沒有出去過？」

康刦生呆了一呆，才道：「有。我去小解了一次。」

朱俠武道：「回來後才給令尊服食，是不是？」

康刦生惶然道：「是。」

朱俠武不說話了。

蕭西樓忍不住道：「朱兄是認爲康世侄出去時，別人在酒裏下毒？」

朱俠武沉吟了一陣，並無直接回答，反而問道：「張前輩怎會在府上？是否可靠？」

蕭西樓嘆了一聲，考慮再三，終於道：「實不相瞞，老夫人就在府中。」

朱俠武居然一驚道：「老夫人！」

蕭西樓頷首道：「是老夫人。」

朱俠武臉上竟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敬慕之色，喃喃地道：「原來是老夫人。」

蕭西樓接道：「張前輩實是老夫人的護衞。」

朱俠武即道：「那張前輩也應絕無問題。」

蕭秋水眉心也打了一個結，唐朋、鄧玉函更是大惑不解。

——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究竟是誰？

蕭西樓蹙眉道：「然則下毒的人是誰呢？」

便在此時，淸冷的月夜中，又傳來了一聲慘叫！

叫聲自「振眉閣」那端傳來。

蕭西樓的臉色立時變了，他的人也立時不見了。

唐朋幾乎是在同時間消失的。

朱俠武臨走時向康刦生拋下了一句話，道：「你留在這裏守護！」

× × ×

蕭秋水、鄧玉函趕至現場時，也爲之震住，驚愕無已。

「振眉閣」，有一人立在那兒，竟是一個死人。

他的劍方才自袖中抽出一半，敵人便一劍洞穿了他的咽喉，是以他雖死了，精氣却在，居然不倒。

這死者竟然是聲名猶在七大劍手之上，出道猶在七大名劍之先的「陰陽神劍」，張臨意！

× × ×

張臨意的眼睛是張大的，眼神充滿了驚疑與不信。

唐朋禁不住輕呼道：「他就是張老前輩？」

張臨意的臉容、神情，實是太可怖，太唬人了。

蕭西樓苦思道：「難道，難道有人的劍，比張前輩的劍還快！」

朱俠武忽然道：「不是。」

蕭西樓側身道：「不是？」

朱俠武斬釘截鐵地說道：「不是因爲敵手劍快，而是張前輩意料不到對方會出劍！」

蕭西樓轉身望向站立而歿的張臨意，只見他眼中充滿憤怒與不信，情不自禁的點了點頭。

朱俠武道：「不過，對方的劍確也不慢，否則，就算猝然發動，也殺不了張前輩。」

蕭西樓頷首道：「若是張前輩的劍一拔出來，這人便討不了便宜了。」

朱俠武斷然道：「所以，殺人者一定是張前輩意想不到的人。」

蕭西樓遊顧全場，道：「而且，而且也是與我們非常，」語音一頓，接道：「非常熟悉的人。」

朱俠武肯定地點頭，道：「這人殺了唐大俠，又向康先生下毒，更猝擊玉函、秋水，又刺殺張前輩——這個人！」

朱俠武雙眼一瞪，毫無表情的臉容忽然凌厲了起來。

蕭秋水等人都感覺一股迫人的、窒人的、壓人的殺氣，在夜風中，逐漸蔓延開來。

蕭秋水忽然一驚，大叫道：「振眉閣裏？」

——守護振眉閣的張臨意既然被殺，振眉閣裏豈有卵存？

——然而老夫人，蕭夫人還在不在閣內？

蕭西樓臉色一變，立時竄出，正想撞門而入，忽然嘶啞一聲，門打了開來，蕭夫人與老夫人，雙雙出現在門前。

老夫人、蕭夫人背後是燭光，那燭光就像是金花一般，誕放在她們背後，蕭西樓退了一步，慌忙長揖，沒料那鐵面鐵心的朱俠武，居然拜倒。

× × ×

老夫人柔聲道：「這位大叔，何必如此禮重？」

朱俠武恭聲道：「末將俠武，曾在大將軍麾下偵騎隊担任縱組副使將。」

老夫人恍然道：「是朱鐵心吧？」

朱俠武居然喜道：「正是鐵心，小人不知老夫人還記得小人。」

老夫人笑道：「現下又不是行軍中，飛兒又不在，鐵心何必如此多禮，什麼小人小人的啊！」

朱俠武依然恭敬地道：「小人不敢，小人敢問岳大將軍好！」

蕭秋水腦中「轟」地一聲，「飛兒」？「岳大將軍」！莫非是名震天下，氣動八表，大敗李成於西山樓子莊，怒斬傅慶，收復建康，敗金兵於常州，大破兀朮於牛頭山的岳鵬舉岳飛！

還我河山！

建炎二年，七月夏炎。

岳飛的上司是宗澤。宗澤是一位忠臣，岳飛志同。他官拜東京留守，無時無刻不圖恢復中原。他結義天下，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俠，渡河復國，指日可期，並向高宗連上二十餘奏本章，請帝還京。但鬱憤忠臣，椎心泣血，却被小人黃潛善，汪伯彥貶抑，並於宗澤身旁，令郭仲荀以副守爲名，以作監視，宗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臨危時，諸將入問疾，宗澤矍然道：「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吾死無恨。」諸將皆爲之痛泣。

諸將辭出，宗澤嘆道：「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其他無一語及私事，口中連呼「過河！過河！過河！」者，三次而卒。字歿後，岳飛是唯一能力挽狂瀾於既倒，在朝野靡蕩之時奮起反攻的勇將！

還我——河山！

建炎三年，大寒正冬。金兀朮已擊渡烏江，再佔馬家渡，引軍渡長江，岳飛由杜充發兵二萬，從都統制陳淬，迎戰金兵，戰鬥正酣，守將王燮竟率其部下數萬人先遁，其他各將也爲求保存實力，作鳥獸散。唯岳飛一宗，獨力死戰，孤掌難鳴，只得引兵屯於南京鐘山。次日會戰，斬首數千，越戰越勇，唯此時軍孤力單，各路兵將又不肯來援，部將戚萬叛變，部下亦有人軍心搖動，岳飛憤然洒淚厲聲對士衆道：「我等蒙國家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名竹帛，死而不朽，令若降敵，潰而爲盜，偸生苟活，身死名滅，豈大丈夫乎？建康乃江左形勢之地，若使胡虜竊國，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有出此門者斬。」岳飛義正詞嚴，士卒泣下，不敢有異志，及夜，飛用火攻，掩殺金兵，大敗金人於廣德，俘降其衆，從此金兵聞岳飛之名，皆呼「岳爺爺」！

還—我—河—山！

北宋淪亡，徽、欽二帝被擄，北方土地，都變了顏色，北方人民，莫不受盡金人的蹂躪，金人奸淫燒殺，無所不爲。同時，有一些無恥漢奸如劉豫等，甘心背棄祖國，在敵人卵翼下當「兒皇帝」，又有一些達官貴人如秦檜等，暗中勾結敵人，排除異己，主張議和，以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憂國志士，眼見這種慘痛的情景，國破山河的悲憤，於是義勇塡膺，奮袂而起，力主抗戰到底，收復失地，洗雪國恥，所在多有，而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史實。岳飛就是其中最爲驚天動地，可敬可佩的一人。

還我河山！

還我河山！

還我河山！

× × ×

蕭秋水心頭有一股熱血，也禁不住跪倒下去。

老夫人忽然正色道：「不可！鵬擧不過常人也，他跟你們，有着同樣的熱血，同樣的關愛家國，在這河山蒙難的時日，想挺身出來，爲國家做點事情，留得體魄，替國家多殺幾個仇敵！你們這樣待我，豈不把他當作神人了！然則鵬擧只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宋人，他的大志也正是諸位的大事，正要諸位匡扶完成，他所需求的是爲國爲民大丈夫，有忠有勇好兄弟，而不是亡國奴！」

這老夫人正是岳母，岳太夫人。

岳飛出生不久，相州洪水，岳太夫人抱他坐入甕中漂流，得以不死，岳飛幼時，岳太夫人就用針黹在岳飛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

精忠報國，在岳太夫人的教誨下，也正合當出了岳飛這樣的人傑。

岳太夫人繼續道：「鵬擧戰於筠州，平亂賊黨，金兀朮要捕捉老身與兒媳，以亂鵬擧作戰之心。我與兒媳，一走成都，一赴廣濟。我這一把年紀，生死並不足惜，只是擾亂了鵬擧的鬥志，說什麼也得逃離的。」

蕭西樓歎道：「岳將軍爲國殺敵，反使太夫人奔波，我等雖非軍人，自當爲國保護老夫人，但仍屢受驚嚇實是惶愧！」

岳太夫人道：「蕭大俠客氣了，叨擾貴派，以致權力帮大擧進犯，塗炭生靈，這是老身的罪孽。」

蕭西樓正色道：「大將軍勇赴沙場，在下未及萬一，但照顧太夫人，乃義不容辭，只要在下有一口氣在，定必死而後已。只是……只是這干來犯之徒，非同泛泛，權力帮除勾結金人外，還與奸相秦檜暗下私通，實力甚厚。」

岳太夫人嘆道：「正是。這一路上，我也遭到了屢次埋伏，可恨身無長技，不然也想殺得幾個賣國賊，以祭先烈。……這一路上，倒是張媽護我得緊。」

蕭西樓黯然道：「稟老太夫人……張……張媽他於適才爲人所殺……」

岳太夫人「哦」了一聲，蕭西樓等往左右靠站，岳太夫人便看見張臨意死而不倒的屍首。

岳太夫人拄杖幌搖了一下，蕭夫人慌忙扶住，道：「適才我在裏面，忽聽外面出劍之聲，因守護太夫人，不敢出看，沒料……」

岳太夫人眼中有淚，但竭力沒有使它流出來。好一會兒才道：「張媽不是女人，我是知道的。他是岳忠的結義兄弟，特地來保護我，但我仍喚他作『張媽』。

「我這條命不足惜，但我死了，鵬擧會覺得他的努力，便無人可以稟報，會影響他的鬥志的。

「記得金兀朮遣人來告，鵬擧已被殺死，我和兒媳兒一顆眼淚也沒掉，不是不怕，而是不信。山河未復，鵬擧不會死，也不能死！

「可是金人若抓到我，我就不會讓他們活着把我送到前綫去，我寧亂鵬擧之心，亦不能作人質勸降宋軍！」

岳太夫人一個字一個字，說出這幾句話，蕭秋水熱血塡膺，喝道：「岳太夫人，我們絕不讓您落於金人之手。」

岳太夫人看了蕭秋水一眼，目中凜威却帶慈藹，道：「好孩子！飛兒此時應在筠州，否則你眞該見他一見。」

這一句話，如一個霹靂在蕭秋水心中，幻化成一個龍遊九天的雷霆！

見岳飛！

見岳飛已成了蕭秋水畢生的心願。

× × ×

時正紹興二年。

一月，岳飛平范汝爲賊黨於江西建昌。其時岳飛三十歲，蕭秋水二十歲。

岳飛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屯洪州，兵隸李回節制，正月十四，詔命岳飛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荊、湖東路安撫都總管。

同年二月，朝廷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弩手將兵士軍弓手民兵與岳飛會師，助討賊黨曹成。

同年四月，岳飛大破曹成於賀州，武穆再進兵桂嶺，其他有北藏嶺、上梧關、蓬嶺，號稱之隘，形勢險要。

同年九月間，平馬友支黨於筠州，再平劉忠餘黨於廣濟，又平亡將李宗亮於筠州。

其時岳飛正圖出兵戰匪首羅減於虔州及固石洞。

× × ×

對方殺了張臨意，却並不闖入振眉閣，挾持岳太夫人，究竟是什麼原故？是因爲來不及？還是……？

蕭西樓也想不通，因怕岳太夫人難過，已請蕭夫人送太夫人回閣歇息。

「太夫人請安心，張老前輩的後事，我們自會妥爲辦理。」

岳太夫人與蕭夫人進去後，衆人面面相覷，一時也不知說什麼是好。

朱俠武忽道：「夜深了。」

蕭西樓道：「看來一切很平靖。」

朱俠武道：「以水淹火一役，權力帮已失主力。」

蕭西樓道：「看來如此。」

朱俠武道：「現在我們一定要做一件事。」

蕭西樓笑道：「睡覺？」

朱俠武也斬釘截鐵地道：「睡覺！」

× × ×

睡覺。

眞正高手決戰的時刻裏，不但可以緊，而且也要可以放。

爭取充足的食糧，充足的睡眠，可能對決生死於頃俄間，有決定性的帮助。

所以睡覺也是重要的。

雖然這羣武林高手的精神與體魄，五天五夜不眠不休，也絕沒有問題，但不到必要時，他們也絕不浪費他們的體力。

× × ×

朱俠武道：「你我之間，只有一人能睡。」

朱俠武、蕭西樓是目前在蕭府裏的兩大高手，權力帮匿伏在前，隨時出襲，劍廬中又有不名身份的殂殺手，所以這兩人中，只有一人能睡着。

蕭西樓笑道：「你先睡，我後睡。」

朱俠武道：「好，三更後，我醒來，你再睡。」

蕭西樓道：「一言爲定。三更我叫你。」望向站立中而歿的張臨意，仰天長嘆道：「張老前輩劍合陰陽，天地合一。康出漁劍如旭日，劍落日沉。南海劍派辛辣急奇，擧世無雙。孔揚秦劍快如電，出劍如雲。辛虎丘劍走偏鋒，尤重刺削。……只惜這些人，不是遭受暗殺，就是中毒受害，或投敵賣國，怎不能一齊復我山河呢！」

（未完）

玄機妙算

機智子



子產知絞夫之婦

一個名叫子產的人，一天清晨時分，經過一個木匠的房簷下時，聽得裏面隱隱約約有女子哭泣的聲音，子產推門進去看個究竟，發現有一個女子在一個男屍旁哭泣，女的雙手緊緊揑在一起，子產把女的手捉起來，發現脈膊跳得很快，於是找來官人把這個女人捉起來，經過盤問，那女子終於吐露實情，原來那死屍是她的丈夫，是她親手用繩子絞住丈夫的脖子勒死的。事後，大家問子產怎麼知道那個女人有問題！子產回答說：「說來簡單，我只是覺得那個女人的哭聲，充滿了恐懼之情。通常一個人要知道自己的親人生病了，剛開始時是憂心忡忡，心思煩亂，等到知道親人就要病死了，就會十分害怕，深怕親人從此一去不回，但是一當親人死了，就會變得十分消沉哀傷。這是人情緒的正常變化。然而那女人的哭聲，不是哀傷而是恐懼，與常理悖反，所以我知道其中有問題。」

蘇秦彌留誅賊

戰國時，洛陽人蘇秦以遊說六國合縱拒秦，而佩帶六國相印，當他由燕逃至齊時，受到齊王的賞識，齊王很遵從他的意見，因此招到齊國大夫對他的不滿，就暗中派人刺殺他而未成功，蘇秦受重傷，那兇手竟安然逃脫了，齊國雖嚴命緝捕，却沒有一點消息。蘇秦傷勢很嚴重，醫療無效，他自己知道已沒有生存的希望了，死前對齊王說：「我一定不久就會死去的，我請你把我用車裂的重刑公開處死，並且宣示：『蘇秦是燕國暗中派來齊國製造禍源的』，這樣，那個刺我的兇手，一定會抓到。」

齊王依他的話去做，那刺殺蘇秦的兇手，以爲自己除了國賊，一定會受奬賞，所以公開露面，並說自己有功，齊王立刻將兇手抓來處死，也替蘇秦報了仇。這正是蘇秦判斷無差，才得以報仇啊！

箕子料紂

商紂王登基不久，一天，要匠人製作一套象牙筷子。箕子是商紂王的臣子，他知道這件事後，心裏開始憂愁商將亡國了，他推測：商紂王既然想以象牙筷子用餐，而金枝必配玉葉，所以紂王絕不肯再用泥土燒成的陶杯了，一定會配合象牙筷子再叫匠人去製一套犀牛角鑲玉的杯子；有了象牙筷子、有了玉鑲的犀角杯，紂王那還肯盛些野菜、野豆煞風景呢？所以一定會叫人預備山珍海味；有了這麼美的食具，這麼貴的佳餚，還會穿粗布衣在茅舍下用餐嗎？他一定認爲不雅，再叫人製作華貴衣裳，命令上千的工人建築一座最大最舒適的宮室。像這樣窮奢極侈的生活，後果一定不堪設想，我不免憂心忡忡啊！

五年之後，商紂王已到了建造一座掛滿各種肉品的園圃，溢滿名酒的大水池的地步，天天迷戀其中，流連忘返，朝廷綱紀日益敗壞，不消幾年，商朝就被周所取代了。

大勇若怯

曹操的優越感使他非常忌妒也有大才之稱的劉備。某日，曹操欵宴劉備，在飲酒之際，曹操面色從容地說：「當今天下，能够稱英道雄的，恐怕只有你、我二人了，其他自命爲英雄豪傑的傢伙，簡直是堆破銅爛鐵，不值一提。」劉備聽曹操的口氣，知道有奸雄之稱的曹某人定有心機了，此時巧逢天際雷聲大作，於是僞裝驚嚇，把筷子掉落地上，並且向曹操解釋：「俗話說：『雷如果響得快，風又吹得猛烈，那一定是有災變要發生了。』這會兒可能有什麼災變要發生了吧？」曹操心裏暗自好笑：「我還以爲這小子是鐵漢，天不怕地不怕，今日一見，竟被區區小雷嚇得手輭身顫，沒什麼了不得，沒什麼了不得！」從此對劉備非常輕視，再也不認爲他够得上是眼中釘，從此，不再計較劉備了，劉備得以避開曹操的正面計算。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無情趕山鞭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情浪子和康元瑜、月兒在絕壑中結成夫妻，元瑜生了一個孩子天潭……後來，他們繼續向大相嶺進發，繼續尋找小螺庵主的踪跡，在草鞋坪，他們知道了追捜小螺庵主的竟是神鷹堡的人，元瑜爲之大感不安，次日，元瑜，天潭暫留店中，無情和月兒向貢噶山進發，途中還遇到雪崩，情況十分危險，他們躲在一巨石下避過雪崩，湊巧也在此處找到小螺庵主了。見面後，小螺庵主揭開無情浪子的身世，原來他就是羅量天的兒子，而小螺庵主是他親娘……

父子喜相逢　同聚天倫樂

數十年前，江湖之上强梁橫行，是一個羣魔亂舞，弱肉强食的混亂局面。

當時武林各派人材凋零，自顧尚且不暇，誰也不敢招惹江湖上的是非。

在如此情形之下，自然會形成一個道消魔長，動亂頻仍的江湖了。

×　　×

安樂窩，在洛水的南岸，與洛陽隔水相望，只要走過一條天津橋就到了。

不知道這個鎮集爲什麼叫「安樂窩」，但它確有令人樂而忘返之處。

第一是它的賭場，場面豪華，設備週到，只要你走進賭場，要什麼有什麼，自然使人樂不思蜀了。

第二是酒樓，它聘有天下的名廚，調製天下的名菜，任何一個饕餮客，都能讓他滿意。

第三是妓院，南方嬌娃，北地胭脂，燕瘦環肥，應有盡有。

像這樣一個地方，稱爲安樂窩倒也名符其實。

這天晌午時分，環翠酒樓高朋滿座，是它最爲熱鬧的時刻。有錢的大爺們酒酣耳熱之際，就得想個法子輕鬆一下，於是跑碼頭賣唱的也就應運而生了。

此時一縷珠圓玉潤的歌聲正由酒樓中飄出……

「片片蝶衣飛，點點猩紅小。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種千般巧……」

嗓音嬌嫩淸脆，聽來令人有繞樑三日之感，叫幾聲好倒也並不過份。

但那叫好的聲浪之中，偏偏有人說出過份的言語：「好，天公不惜大爺惜，過來，小妞，陪大爺喝幾盅如何？」

這些過份的言語，居然沒有人介意，因爲在酒興頭上，開點玩笑並不要緊。

賣唱的是一老一少，老的一臉病容，約莫五十上下，少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雖是荊釵布裙，姿色倒是不俗。

他們沒有理會那些叫好之聲，依然一個拉，一個唱的繼續着。

但……

「小賤人，居然給臉不要臉，鐵蛋，給我抓過來。」

原先沒有介意的酒客，這回可注意了，因爲那位大爺發了脾氣。

及擧目向發脾氣的大爺一瞧，所有的酒客幾乎全都噤如寒蟬，爲什麼？很簡單，這位大爺他們招惹不起。

三絕公子陳越，是河洛霸主陳夷安的獨子，在關洛一帶，陳家父子是跺跺脚地皮也會震動的人物。除非是壽星公吊頸嫌活得命長，誰敢出頭管這碼子閒事？

鐵蛋是三絕公子陳越的隨身武士，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一手流星趕月的鐵蛋功夫，在江湖道上闖下十分響亮的名頭。

鐵蛋肩寬背闊，臉肉橫生，單憑這副長像，已經足够叫人退避三舍了。何況他身後還跟着兩個手持長刀的同伴。

在如此情形之下，賣唱的父女自然唱不下去了，那少女心下一慌，就躲到病容老者的身後，說道：「爹！咱們走……」

她想走，別人怎會叫她如願，嘿嘿一聲怪笑，一隻蒲扇般的手掌已經向她搶了過來。

「大爺：請你高抬貴手，放過咱們父女……」

病容老者一面哀求，一面橫身攔阻，他總不能讓他的女兒活生生的被人抓走。

鐵蛋哼了一聲，橫肘一搗道：「去你的。」

病容老者的身子原本就十分虛弱，如何經得起鐵蛋這橫肘一搗，一聲慘呼地飛了起來，連續撞翻了幾張食桌，才爬到地上不動了。

病容老者被鐵蛋一肘撞死，人命關天，他却連正眼都不屑一顧，一伸手仍向那名少女抓去。少女無拳無勇，自然難逃他這快如電光石火般的一抓。

他抓到了，却忽然大喊一聲，同時一個虎跳，向後急退三步。

這是爲了什麼？莫非那少女的身上有刺，他一把抓到刺上去了？

這話也許有點道理，因爲鐵蛋手上還釘着一根長刺。其實那並不是長刺，只是一根竹製的筷子罷了。

以竹筷截穿鐵蛋的手掌，這份功力倒也不凡。莫非那少女深藏不露，原來是一位武林高人？

人不可貌相，誰敢說那少女不會武功呢？一般人不敢亂說，鐵蛋却敢，因爲他知道賞他一根竹筷的不是賣唱的少女。

「是那位朋友？好漢作事好漢當，有種的就給大爺站出來。」

鐵蛋有種，竹筷貫通掌心，痛得他冷汗直流，他不只是沒有哼出一聲，居然還敢向別人叫陣。

他這一叫果然被他叫出來了，是個約莫二十出頭，長相極爲清秀的藍衫少年。

「眞對不起，在下一時失手，十分抱歉。」

「有這麼便宜？上。」

鐵蛋伸手一揮，兩名持刀的大漢立即向藍衫少年衝了過去，雙刀並擧，摟頭就是兩刀。

這兩人的刀法十分凌厲，一刀揮出，快如閃電，幾乎連眨眼的工夫也沒有，刀鋒就已迫近藍衫少年的頭頂。

不用說，這將是一個鮮血四濺，五步橫屍的局面，一般胆小的食客，全都紛紛走避，再也不敢向藍衫少年瞧看一眼。

以後麼，那是噹噹兩聲脆响，以及兩聲悶哼，此時才有人偷偷向那兒一瞥。

這一瞥他們竟然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那是事實。

藍衫少年還是像一棵臨風玉樹，完完整整的站在那兒。

使刀的大漢却丢了刀，雙雙躺在地上直翻白眼。

怪，莫非那藍衫少年會使什麼邪術？

不管怎樣，三絕公子的手下栽了，這可是一樁十分罕見而又大快人心之事。

手下栽了，三絕公子可就掛不住了，一聲冷哼之後，他向藍衫少年走了過來。

「朋友好功夫，請教……」

「好說，在下羅量天。」

「羅量天？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像陌生得很。」

「這沒有什麼稀罕，羅某原是名不見經傳。」

「原來如此，你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可惜你非知道不可！」

「有這個必要？」

「有，因爲你傷了我的手下，我必須替他們要回公道。」

「好得很，閣下縱容手下行兇，你就跟我打人命官司去吧！」

「打人命官司？嘿嘿，殺一個人算得了什麼？朋友太小題大做了。」

「哦，閣下視人命如草芥，必是大有來頭之人了？」

「你說對了，三絕公子陳越，朋友應該有過耳聞。」

「河洛一霸陳夷安的兒子？」

「不錯，正是本公子。」

「聽說你們父子橫行河洛，魚肉鄉民，今日一見，傳言果然不假。」

「住口！」

「怎麼，你能做，我就不能說？」

「你還是留着到閻王那裏去說吧，接招。」

三絕公子名不虛傳，一掌飛出，狂飆陡生，掌力的雄渾，在年青一代之中實在不易多見。

可惜他碰到的是羅量天，一位深不可測的武林奇人。

三絕公子的碎碑掌，與追風刀，號稱二絕，當然，這只是他自己封的，是不是當眞空前絕後，那就很難說了。

還有一絕才是眞絕，他認爲天下的風流之士都太俗氣了，只有他才眞是千古風流。

不管怎麼說，三絕公子名震江湖，人人稱道，比他那雄霸河洛的老子，還要响亮三分。

現在他碰到一個不知死活的小子，居然想砸他三絕公子的招牌，那能不惹來他的殺機！

碎碑掌不僅變幻莫測，而且能號稱碎碑裂石，威力無與倫比，他這一掌是存心要將藍衫少年送往鬼門關上去的。

噗的一聲，這一掌果然擊中了藍衫少年的前胸，縱然不會立斃掌下，最起碼也會叫羅量天折斷幾條肋骨，躺個三五個月

的。

他沒有猜錯，掌力着肉，立即响起一陣折骨之聲，三絕公子如聽斯應，馬上捧着右腕嘷叫起來。

這是怎麼啦？打斷別人的肋骨，他爲什麼鬼叫狼嚎的？

如果當眞打斷了別人的肋骨，他決不會叫。

那麼打斷的是什麼？莫非是他自己的腕骨？

不錯，的確是他的腕骨，碎碑掌可以碎碑，却碎不了羅量天的血肉之軀。

這回三絕公子眞的栽了，他那响噹噹的金字招牌，竟被羅量天毫不容情予以砸碎。

「姓羅的，你敢對本公子行兇？好，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狠話說完了立即開溜，帶着他的爪牙，狼奔豕竄的奪門而去。

這齣好戲終於收塲了，環翠酒樓的食客，每一個人都大爲欣慰。

藍衫少年打斷了三絕公子的手腕，最起碼在兩三個月裏，他不會再在江湖爲惡了。

不過河洛一霸不是好惹的，羅量天廢了他的獨子，他怎能讓羅量天再活下去！

於是有幾個好心人勸羅量天快逃，以免遭到河洛一霸的毒手。

羅量天謝過那些人的好意，他却不願撒手一走，好漢作事好漢當，他不願牽累無辜之人。

約莫頓飯時間，河洛一霸陳夷安果然率衆前來，此人身材高大，長相獰惡，確有幾分一方霸主的威儀。

經鐵蛋指認，他向羅量天打量一眼道：「是你打傷老夫的兒子？」

羅量天道：「閣下就是威鎮河洛的陳前輩吧？一個人成名不易，前輩不應該來的。」

陳夷安怒叱道：「你在教訓老夫？」

羅量天道：「前輩誤會了，在下只是借箸代籌，爲前輩設想而已。」

陳夷安道：「哦，說下去。」

羅量天道：「令郎在大庭廣衆之中，公然調戲婦女並唆使手下殺死一條人命，此事如若傳入江湖，豈不有損前輩的清譽？再說，在下適才只是叫他們不要爲惡，令郎却以碎碑掌向在下行兇……」

陳夷安冷哼一聲道：「碎碑掌打不死你，足見你是一位十分罕見的高人，丟開咱們之間的恩怨不談，老夫要是不見識一下，豈不是虛渡此生。」

不待羅量天回答，他已在向隨來的一名中年大漢交待，寥寥數語，逕自轉身而去。

羅量天瞧得心頭一怔，不明白這位河洛霸主葫蘆賣的是什麼藥，他不是要見識武功麼，爲什麼又轉身一走？

這是羅量天心頭的疑問，這項疑問很快的就已獲得解答。

是那位中年大漢，他向羅量天雙拳一抱道：「家主人在河邊等你，在下還要處理賣唱老者身後事不能奉陪，朋友請。」

羅量天道：「多謝。」

出鎮北就是洛河，羅量天自然不必中年大漢帶路。而且他還未動身，已有人先期前往，待他離開酒樓，安樂窩早巳全鎮轟動，空羣而出了。

此時河邊一塊荒地巳然萬頭攢動，圍成了一個圓圈，圈內殺氣瀰漫，陳夷安巳然率領部屬，列陣相待了。

羅量天緩步而入，向陳夷安雙拳一抱道：「請前輩命題。」

陳夷安舉手一揮，兩名手持板斧的大漢立即併肩奔出。

這兩人是同胞兄弟，老大姜豪，老二姜霸，江湖道上稱他們爲河洛雙斧。

在陳夷安的部屬之中，他們號稱雙斧無敵，惡跡之多，也駕凌一般走狗之上。

距離羅量天約莫八尺，河洛雙斧停了下來，姜豪嘿了一聲說道：「姓羅的，撤劍。」

羅量天搖搖頭道：「不必。」

姜豪面色一變道：「你要徒手對付咱們兄弟的雙斧？」

羅量天道：「這個你們就不必管了，儘管出招就是。」

姜霸冷哼一聲道：「恭敬不如從命，大哥，咱們上。」

河洛雙斧功力過人，掌中一柄板斧，至少具有二十年以上的造詣，此時以兩敵一，對付一個徒手的羅量天，自然像探囊取物一般那麼容易。

可是這雙兄弟嗜殺成性，決不放過任何一個殺人的機會，兄弟倆左右一分，板斧帶着勁風，向羅量天全力猛劈。

這等打法十分不公，瞧熱鬧的全都有一種不平之感，只是對河洛一霸這一羣惡人誰也不敢開罪，雖然他們在替羅量天担心，也只有暗中禱告上蒼而已。

當寒光急閃，雙斧交會之際，瞧熱鬧的再也不敢瞧着了，有些低下了頭，有些甚至流出了淚水。

及聽到兩聲慘呼，他們才錯愕的抬起頭來，這一眼瞧出，竟暴起一陣歡呼。

敢情羅量天仍然藍衫飄飄，像臨風玉樹般站在那裏，地上躺着一對死狀極慘的屍體，却是河洛雙斧兄弟。

這是怎麼攪的，莫非這位藍衫公子當眞會仙法不成？

他自然不會仙法，只是在雙斧交會的刹那之間脫出他立身之處，讓姜氏兄弟自相殘殺罷了。

此等高明的身法，在武林中十分罕見，河洛一霸陳夷安不由心頭一震。

他知道這回的確碰到了一個絕世高人，如若不及早見機下台，自己的一世英名可能會砸在這兒。

只不過這個台他如何下法？再說那瞧熱鬧的對姜氏兄弟的慘死竟然發出歡呼，所謂羞刀難入鞘，如是不能除掉羅量天，今後的江湖他就無法再混了。

一橫心，他走了出來。

「姓羅的，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出招吧。」

羅量天微微一笑道：「前輩！你是一位長者，可不能栽赃嫁禍，他們分明是自相殘殺的，怎能要我償命？」

陳夷安怒叱道：「不必跟老夫逞口舌之利，老夫如若殺不了你，江湖之上就不會再有老夫的字號了，你出招吧。」

羅量天輕輕一嘆道：「放下屠刀，立

地成佛，閣下一生爲惡，到現在還不悔悟麼？」

他語音甫落，一片藍光忽然向他的咽喉及左右玄機重穴齊來，來勢之急，宛如飛雲逐電一般。

他冷冷哼了一聲，身形一旋，大袖輕揮，那三點藍光立即反彈出去，走勢之強，比來勢幾乎强了一倍。

藍光是陳夷安的另一名爪牙八手神魔胡昌所發，此人是一位暗器名家，能够在眨眼之間一舉發出數十種暗器，因而他如果要一個人躺下，那人多半會乖乖的躺在地上。

陳夷安是他的主人，他自然要暗算羅量天了，雖然他這次只發了三枚淬毒的天狼釘，以他那玄奧的手法推斷，他自信不會出什麼差錯。

他做夢也想不到天狼釘會忽然掉頭，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就一起插進他的前胸。

他睜着一雙震駭的鼠眼，被天狼釘帶得連退數步，最後一跤摔了下去，就這麼一瞑不視了。

對陳夷安來說，這又是一樁重大的打擊，他再也忍不住了，口中一聲怒叱，一片紫光巳然急湧而出。

陳夷安的成名兵刄是紫金刀，數十年來不知擺平過多少成名露臉的人物，現在金刀出來，威勢之强自非泛泛可比。

面對一方霸主，羅量天也不敢過於大意，伸手摘下長劍，迎向紫光挽了一個劍花。

這只是一個劍花，好像在作劍術表演，只是劍尖却逼出一股罡風，使得陳夷安立身不住。

試想，陳夷安連身形都無法立穩，他如何能够傷人？

在連退幾步之後，陳夷安傻了，他那張獰惡的面頰，呈現一片死灰。

他明白，以他數十年的功力，將難當羅量天長劍一擊，他栽了，而且栽得十分之慘。

河洛一霸竟然栽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輩手裏，他如何還能活得下去？

他沒有再說什麼，紫金刀反臂一抹，就在自己的脖子上開了一個缺口，鮮血像噴泉一樣的湧了出來，結束了他風雲的一生。

當人們陷於極端驚愕之際，羅量天悄悄的走了，他不願鋒芒太露，却禁不住江湖傳言不脛而走。

他不管這些，只是我行我素，足跡所到之處，必有一些惡人栽在他的手裏。

所謂樹大招風，名滿招忌，何况他專門找惡人的晦氣，別人自然要千方百計的暗算他了。

這天他到達泰安，在城裏一家「五大夫老店」歇了下來。

晚餐之後，店小二領來一名身材瘦小的漢子，道：「客官：有人求見。」

羅量天先揮手叫店小二退去，才目注來人道：「朋友找我？」

瘦小漢子道：「小的受人之託，替公子送來一件東西。」

羅量天道：「哦。」

瘦小子由懷中取出一隻木匣道：「就是這個，請公子收下。」

羅量天道：「這裏面裝的是什麼？」

瘦小漢子道：「不知道。」

羅量天又問道：「是什麼人叫你送來的？」

瘦小漢子道：「是一位穿黃衫的大爺，他沒有說他是誰。」

羅量天取出一錠銀兩交給瘦小漢子，叫他將木匣放到客房的桌子之上。

待瘦小漢子退出客房，他瞧着那隻雕刻精美，方圓約莫五寸的木匣發起怔來。

黃衫人是誰？他爲什麼送來這隻木匣呢？

這些問題無從解答，除非打開這隻木匣，也許可以找出它的原因。

不過他一路之上，闖過不少陷阱，受過不少暗算，有人不願讓他活下去，他怎能不處處小心。

於是他拔出長劍，輕輕向匣蓋一挑，同時急退五尺。

他退的够快，可是匣中忽然竄出一綫綠影，竟如影隨形的向他迎面射到。

他目光銳利，一瞥之間已然瞧出那是一條色作碧綠的異種怪蛇，如是被牠咬上一口，只怕就會當塲斃命！

於是長劍一揮，向蛇頭劈了過去。

格咯一聲，他十分準確的斬斷了蛇頭，他却想不到牠會發生爆炸。

一陣劈拍的爆响之聲，像鞭炮那樣震耳，同時烟霧瀰漫，毒針四飛，整個客房都籠罩在毒烟毒針之下。

這是一個十分精巧的設計，挑開匣蓋，那條假蛇便會被機簧彈出。

打蛇打七寸，羅量天手持長劍，自然會斬向蛇頭，蛇頭是引爆的機關，這一劍豈不是恰到好處？

羅量天的功力的確不凡，雖是接連不斷的發生意外，也仍能在倉促中猛提玄功，雙袖交拂，那些多如牛毛的毒針，全被他震得釘在牆壁之上，不過他却吸進了幾口毒烟，還是中了別人的計算。

房中毒烟尚多，他不得不穿窗而出，但雙脚剛剛着地，心頭又暗暗一懔。

窗外是客棧的後院，一邊是馬廐，一邊堆雜物，中間還剩下兩丈上下的空地，却有十幾名彪形大漢在靜悄悄的鵠立着。

如果這般人是在等他，那麼敵人處處佔了機先，今晚只怕凶多吉少了。

他暗中運功將毒烟逼入「幽門」之旁，神態從容的哼了一聲道：「有勞各位久等，在下十分過意不去。」

這般人領頭的是四名四旬出頭，五十不到的大漢，由左至右打量，第一個瘦高條子，身穿儒衫，手拿摺扇，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

第二個肩寬背闊，臉肉橫生，懷中抱着一柄大刀，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

第三個身材矮胖，圓圓的臉型瞇着一雙小眼，帶着一副令人莫測高深的笑意。

第四個是一位女人，雖是徐娘半老，風韻倒是還有幾分迷人之處，尤以她那一身裝扮，紅衣紅裙，滿頭珠翠，就像一個新娘子似的。

羅量天瞧了這四人一眼，心頭不由往下一沉。

他不認識這男女四人，可以說是素昧

平生，但由他們的長相與裝扮猜想，他已明白他們是什麼人物。

在當代黑道之中，功力最高，惡名最著的只有四個。

他們名震黑白兩道，江湖朋友稱他們爲黑道四魔君。

儒魔冼耀庭。

刀魔夏侯恭。

笑魔車轅。

毒魔祁紅絹。

他們各霸一方，橫行江湖，當代武林各派，沒有一個敢於招惹這般魔頭。

因而黑道四魔名揚遐邇，是幾個跺跺脚地皮都會震動的人物，現在他們居然齊集泰安，聯手對付羅量天，怎能不叫他心弦狂震！

此時儒魔冼耀庭嘿了一聲道：「這小子好像硬朗得很，莫非祁姑娘的絕活竟然失效？」

毒魔祁紅絹道：「嗯，這小哥兒的確有兩把刷子，我那些追魂毒針一根都傷他不到，不過閻王注定三更死，不會留他到五更，他吸進了我的搜骨香，必然活不過七日。」

笑魔車轅打了一個哈哈道：「這麼說，咱們不必來了，等到七天後替他收屍就是。」

刀魔夏侯恭說道：「不行，他毀了我的朋友陳夷安，我一定要親手剁下他的腦袋。」

笑魔車轅道：「也行，不過你可得跟我留點什麼。」

刀魔夏侯恭道：「車兄放心，我會留下一副完整的心肝給你下酒的。」

他說話之間，已經邁開大步走了過來，長刀一挺，冷冷道：「小子：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如果你沒有後事交待，就將脖子伸過來吧。」

羅量天淡淡道：「羅某沒有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閣下要腦袋儘管來拿。」

刀魔夏侯恭道了一個好字，振臂一揮，寒芒連閃，指顧之間，他已一連劈出二十三刀。

這二十三刀，幾乎照顧到羅量天的全身，如果他是一塊木頭，只怕早已支離破碎了。

可惜羅量天決不是一塊木頭。

而且刀光才斂，精芒乍閃，一顆斗大的人頭像葫蘆一般的滾了下來。

刀魔要人頭，這豈不是天從人願？只是那人頭竟是刀魔的，這就事與願違了。

刀魔殺不了羅量天，他反被羅量天所殺。

羅量天只出了一招，這一招却使日月無光，天地失色。

笑魔不笑了，他臉上的肌肉變得十分僵硬，他如何還笑得起來？

儒魔原是儒雅彬彬，一副悠然神態的，現在也滿臉驚愕，如喪考妣似的。

毒魔更不必說了，她的絕活失靈，等於栽在羅量天的手裏，今後叫她如何能够再闖江湖？

笑、儒、毒三魔雖是表情各異，他們的目的却只有一個，那就是除掉羅量天，除掉他們橫行江湖的一大阻力。

於是他們三人互相一使眼色，倏的彈身而起，分三面向羅量天撲去。

笑魔的日月雙輪，儒魔的鋼骨摺扇，加上毒魔一對梨花短槍，五般兵刃將羅量天裹得風雨不透。

這般魔頭果然盛名不虛，一身功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尤以儒魔的一柄精鋼摺扇最爲出色。

毒魔的功力雖是差了一籌，但她舉手投足之間都可以施毒，簡直令人防不勝防，羅量天最顧忌的就是這個魔女。

無論這般魔頭的功力如何驚人，羅量天還不致將他們放在心上，問題是他身中奇毒，必須以眞力逼住那幾口吸進去的毒烟，那麼眞力無法妄動，就只能以招式取勝了。

他師門的太極慧劍，是武林失傳的曠代絕學，任何一招一式，都富有奪天地造化之功，不必使用眞力，足可擺平這般魔頭。

於是他展開身形，穿插於三名魔頭之間，第一招一劍穿心，先讓毒魔躺下，第二招天外來鴻，摘下儒魔的六陽魁首，第三招……

第三招沒有使出去，因爲笑魔脚板心抹油，逃了。

其實不只是笑魔逃了，他們帶來的那些魔崽子早已逃得一個不剩。

笑魔漏網，等於是爲德不卒，只不過他身中奇毒，無法將眞力用於輕功，眼睜睜的瞧着笑魔逃走，也只能付之一嘆。

「嘆什麼氣？沒出息。」

這話不是他說的，因爲它來自院牆之外。

同時颼的一聲，一團黑影由牆外用了進來，羅量天注目一瞧，正是漏網逃走的笑魔車轅。

適才還活蹦活跳的笑魔，此時已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他的脖子歪向一邊，敢情已經折斷了，勿怪他變作這般德性。

接着紅影一閃，一位一身嬌紅，手握銀鞭的少女，已悄生生的立在羅量天的身前，她向他瞥了一眼道：「中毒了，那魔女身上有解藥，我替你找。」

紅衣少女對毒藥一項知識頗爲豐富，她問明了羅量天中毒的情形，再由毒魔的身上找出解藥，果然着手成春，爲羅量天解除了所中之毒。

「多謝姑娘……」

「謝什麼？解藥又不是我的。」

「不，如若不是姑娘相助，在下實在分辨不出那一瓶才是解藥。」

「小事一件嘛，你就不必婆婆媽媽了，告訴我，你尊姓大名？」

「在下羅量天，姑娘呢？」

「小妹康宣瑛。」

「銀鞭女俠康姑娘？久仰。」

「別酸，如果你是來遊泰山的，咱們明天在頭天門見。」

「好，一言爲定。」

紅影再閃，銀鞭女俠康宣瑛走了，羅量天目送她的倩影消失，這才叫店家找來地保，告訴他因爲强盜搶刦發生惡鬥，所殺的是幾名盜匪，並給了他一些銀子，叫他代爲處理善後。

翌晨他起了一個早，待趕到泰山的頭

天門，銀鞭女俠康宣瑛已然在那兒等待。

經這次泰山之遊，這一對武林俠侶，由於心性相投，情感日增，因而聯袂江湖，專門跟惡人作對，他們功力驚人，爲數百年來所僅見，幾年下來，江湖上妖氣盡除，羅量天博得武聖的尊號，銀鞭女俠也終身有託，與他結成了夫婦。

× × ×

以上是小螺庵主的往事，她爲自己的兒子講述，仍有不勝唏噓之感。

無情浪子說道：「娘：以後爹跟娘就結廬於終南山下了，聽說，娘發現西門姑娘……」

小螺庵主道：「那是江湖訛傳，娘發現的並不是西門珊珊。」

無情浪子道：「啊，那是誰？爹爲什麼又住到西門世家去的？」

小螺庵主雙目一閤道：「是娘的同胞妹子，現在的紅楓谷宣華夫人，你爹前往西門世家，是逃避我那妹子，他與西門世家老主人西門昉有舊，所以才住到西門世家去的。」

無情浪子錯愕良久，道：「估不到其中還有這麼多的隱情，後來爹爲什麼又回到終南山下？」

小螺庵主道：「宣華曾經到西門世家找你爹，被你爹面加責斥，她一怒而去，聲言要對你爹報復，你爹知道她在紅楓谷擁有一股龐大的武力，不願使西門世家受到牽連，才又回到終南山下。」

無情浪子道：「有人說爹跟西門珊珊生了一個女兒名叫俏紅，這也是訛傳？」

小螺庵主道：「俏紅？哦，娘到過西門世家，知道這個女孩，她的確是西門珊珊的女兒，但與你爹無關，她的生父是無雙劍客陳天浩，西門珊珊生了俏紅之後不久就病死了，無雙劍客陳天浩也殉情而死了。」

無情浪子吁出一口長氣道：「原來如此，娘，爹現在那裏？」

小螺庵主道：「紅楓谷。」

無情浪子愕然道：「啊……」

小螺庵主一嘆道：「宣華在紅楓谷生聚教訓，培養實力，最後羽翼已成，她竟然倒行逆施……」

無情浪子問道：「娘：她是對爹不利嗎？」

小螺庵主道：「是的，她要你爹去紅楓谷，否則就掀起一場江湖大難，你爹無可奈何，只得以龜息之法裝死……」

無情浪子道：「那——爹爲什麼又去了紅楓谷？」

小螺庵主道：「宣華時時都在窺伺你爹，他裝死之事也瞞她不過，當她將你爹安葬後，當晚就被她挖開墳墓刦走了。」

無情浪子奮然道：「娘：咱們去紅楓谷。」

小螺庵主道：「紅楓谷咱們是要去的，但尚非其時。」

無情浪子道：「爲什麼？娘。」

小螺庵主道：「娘多年以來雲遊天下，就是爲了尋找紅楓谷，但時至今日，還不知道紅楓谷座落何處，不過你這一來，倒觸發娘的靈感了，也許紅楓谷就在仙霞嶺上。」

無情浪子道：「不錯，那紅楓二字不正是影射那個霞字麼？」

小螺庵主道：「這只是咱們的猜忖，事實如何還待咱們去證實，而且天下武林都已歸入宣華的掌握，咱們母子人單勢孤，如何進行營救你爹，還得從長計議。」

無情浪子道：「這個孩兒就不懂了，當今的武林盟主可是神鷹堡的姓康的。」

小螺庵主道：「我知道是姓康的，只不過康元玠還得聽命於宣華。」

無情浪子愕然道：「會有這等事？」

小螺庵主道：「不相信吧？其實從你在洛河野渡遇到小雪化名的柳烟烟開始，一直到你找到爲娘的爲止，這一連串的事故，都是宣華安排的。」

無情浪子驚得跳了起來道：「娘：這是爲什麼？孩兒名不見經傳……」

小螺庵主道：「不要妄自菲薄，孩子，你有一個功力蓋世，能使江湖危而復安的爹，你自己成就也非一般泛泛可比，不過宣華不是爲了你，她是要逼娘出來。」

無情浪子道：「阿姨的心腸好狠，娘出了家她還不願放過？」

小螺庵主一嘆道：「她一天不除去娘，就一天得不到你爹，所以娘雖然出了家還是她的一個眼中釘。」

無情浪子道：「她不是已經將爹擄去了麼？」

小螺庵主道：「你爹是何等人物，縱然落入她手中，她不過枉費心機而已。」

無情浪子道：「那麼她就應該明白，如果傷害了娘，爹豈會原諒她！」

小螺庵主道：「如果她能想透這一點，就不會倒行逆施，倡亂江湖了。」

無情浪子道：「娘：不管怎樣咱們都得去仙霞嶺，否則孩兒會寢食難安的。」

小螺庵主道：「好吧，不過我想先加强你們夫婦的功力，咱們到外面去，你們演習一下讓娘瞧瞧。」

於是他們走出山洞，無情浪子與月兒先後將本身所習的武功演練一遍。

小螺庵主點點頭道：「無情的武功已不下於你爹，內力比你爹還要高上一籌，只不過趕山鞭法的最後一招你沒有習得，這不能怪你爹，因爲它太過霸道，有傷天和，我與你爹行道江湖數十年，從未用過這招『雷殛五岳』。」

無情浪子答道：「那麼孩兒就不必習了。」

小螺庵主道：「不，如果不習會此招，趕山鞭法就不算完整，再說咱們母子人單勢孤，面對的敵人比你爹當年强過十倍，所以這一招你們必須學習。」

無情浪子道：「娘：霹靂刀也是爹的武功麼？」

小螺庵主道：「是的，此種刀法極端毒惡，所以你爹終身都未使用。」

無情浪子道：「可是霹靂刀已被武林四奇之一的東陵老農所獲，而且曾經掀起一場動亂。」

小螺庵主道：「娘原想你爹毀掉那本秘笈的，但不忍毀掉一個武林前輩的心血結晶，後來你爹一時大意，竟然連同流星輕功一起遺失。」

無情浪子道：「流星輕功孩兒已經得回，只是霹靂刀流入江湖，難免會造成可怕的殺孽。」

小螺庵主道：「好在最具威力的最後一招，並未載入秘笈之上，娘現在就教你，他日遇到使霹靂刀的，就用這招將他除去。」

無情淚子道：「是，娘。」

於是他們在荒山之中多留了兩天，這兩天無情淚子却習會了兩項獨步武林，威懾羣倫的絕藝，月兒也習會了最後一招趕山鞭法。

然後他們母子三人帶着兩隻巨鷹，趕回滎經縣城與康元瑜會合。

對康元瑜及月兒，小螺庵主都十分喜愛，尤其打心眼裏喜愛小孫天潭。

這是天倫，是人性，雖是出家之人也未能免俗。

當晚他們歇在客棧，小別勝新婚，無情淚子與康元瑜自然有一番熾熱的表現，最後……

「妹子：仙霞嶺有沒有紅楓谷？」

「沒有，仙霞嶺有楓樹，却沒有一個以紅楓命名的山谷。」

「唔，妳想想看，有沒有遍地紅楓，却又人跡罕到的山谷？」

「啊，我想起來了，果然有這麼一個山谷。」

「在那裏？快告訴我。」

「在神鷹堡的東南，約莫四十餘里，該谷遍地紅楓，每當陽光投射之際，只見滿谷血紅，有如野火燎天，景色十分艷麗，却又恐怖已極。」

「這話怎麼說？」

「因爲它的四週高峯排雲，根本無路可通，形勢的險惡，當得是無與倫比，曾有不少身手高明的人前往探險，但却有去無回，因而咱們稱它爲亡魂谷。」

「好，好，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她就藏在此地！」

「三哥：你說誰藏在此地？」

「紅楓谷主宣華夫人……」

接着他將武聖的一段往事告訴康元瑜，並將江湖形勢向她作了一番解說，然後微微一笑道：「妹子：如果我跟神鷹堡反臉成仇，妳帮誰？」

康元瑜道：「這是不可能的，咱們兄妹之間情愛極深，他們如果知道我已經委身於你，決不會跟你爲敵的。」

無情淚子道：「妳錯了，妹子，我不是跟妳說過麼？自古迄今爲了權勢利害之爭，骨肉相殘的不乏先例，我懷疑咱們當日被逼落入絕壑，是二哥有意安排的。」

康元瑜錯愕良久，才幽幽一嘆道：「但願這不是眞是。」

無情淚子道：「我也希望如此，不過如果被我不幸言中呢？」

康元瑜決然道：「咱們夫妻同命，我自然要帮你了，不過……」

無情淚子道：「不過怎樣？」

康元瑜道：「希望你手下留情，給他們留下一綫生機。」

無情淚子道：「放心吧，妹子只要可能，我會爲他們留下一條自新之路的。」

康元瑜道：「謝謝你，三哥。」

無情淚子道：「妹子：咱們已是夫妻了，妳怎麼又叫三哥了？」

康元瑜道：「是，相公，妾身以後改口就是。」

他們的談話到此終止，因爲無情淚子正以動作代替言語，此時說話就顯得有點多餘了。

翌晨他們母子四人聯騎上路，日夜兼程向仙霞嶺急馳，終於在一個日落含山時分，趕到了仙霞嶺的山麓。

康元瑜道：「相公：咱們是去神鷹堡，還是先去紅楓谷？」

無情淚子道：「娘：妳老人家的意思怎樣？」

小螺庵主道：「禍源來自紅楓谷，解決了禍源，其他問題自會迎刄而解。」

無情淚子道：「娘說的是。」

小螺庵主道：「將馬匹留在樹林裏，咱們徒步上去。」

於是他們留下馬匹，徒步上山，由康元瑜帶路，一逕馳向東南。

仙霞嶺的東南是一個峻嶺重疊的險惡山區，縱然在白天登陡已屬不易，夜晚自然是步步危機了。

好在他們母子四人全有一身超凡拔俗的武功，就算是刀山劍林，他們也會如履平地一般，山嶺雖險倒也難他們不倒。

難的倒是小潭兒，小傢伙才三月多一點，高山寒氣太重，教他如何忍受得了！

康元瑜原是將他藏在懷裏的，可是他偏偏不幹，非得將小腦袋伸出來不可。

康元瑜實在拿他沒有辦法，只好撇着嘴道：「相公：你瞧這小東西，你小時候是不是跟他一樣調皮？」

月兒噗哧一笑道：「這話要問娘了，我想他也好不到那裏。」

這是天倫之樂，雖然他們的心情不算太好，小螺庵主仍忍不住微微一笑。

約莫一個半時辰之後，他們到達了峭壁插天的紅楓谷旁，此時月明如晝，天色十分晴朗，谷中的景物，大致可以分辨得出。

但見紅楓遍地，林木森森，瞧遍全谷，却找不出一個屋宇。

無情淚子道：「娘：莫非他們住在山洞之內？」

小螺庵主道：「有此可能，不過那些森林之內，也可能隱藏着房屋，只是咱們無法透視罷了。」

康元瑜道：「娘：山谷如此之大，森林又那麼濃密，咱們地形不熟，下去之後絕對不能分開，如果失散就麻煩了。」

小螺庵主道：「咱們不必下去，可以引他們上來。」

無情淚子道：「如何引法？」

小螺庵主道：「你阿姨處心積慮逼娘出山，現在娘現身相引，她怎能不來？」

無情淚子道：「娘說的不錯，這樣咱們就可以減輕不少麻煩了。」

小螺庵主道：「你阿姨能在江湖之上攪起一天風雪，決不是易與之輩，娘縱然能够誘她出來，你們也不可稍存大意。」

無情淚子道：「是，娘。」

小螺庵主道：「元瑜帶着小潭兒，娘有點放心不下，待會如是動手相搏，你要全力照顧她們母子。」

無情淚子道：「是，娘。」

小螺庵主道：「左側那座山頭沒有樹木，地勢也較爲平坦，咱們在那裏與紅楓門下交戰，不易受到暗算埋伏，你們先到那邊去。」

無情淚子應了一聲，立即帶着兩位妻子奔往左側，他們還沒有立定身形，小螺庵主已發出一聲龍吟般的長嘯。

長嘯之後，小螺庵主再以內力向谷中傳音道：「二妹：我來了，如果你有事找我，我等妳一盞熱茶的時間……」

約莫盞茶時份，一行人影由左側數十丈外一塊大石之後轉出，同時西北天際出現近百隻巨鷹，鐵翼鼓風，向他們立身之處飛來。盤旋在無情淚子頭頂的追雲逐電，忽然發出兩聲清朗的呼聲，雙雙向那羣巨鷹迎去。

此時小螺庵主已退到無情淚子立身的山頭，面色穆肅的一嘆道：「宣華果然不凡，咱們母子又落入她的計算之中。」

但無情淚子却淡淡一笑道：「不必担憂，追雲逐電會解决咱們空中顧慮的。」

追雲逐電不但是擊斃了領頭巨鷹，還將其餘鷹兒收服，這是無情淚子沒想到。

此時追雲逐電領着羣鷹在空際盤旋，不時發出幾聲嗚呼，似乎在向無情淚子請示。無情淚子道：「追雲逐電帶着牠們在附近的樹林中歇息，去吧。」

巨鷹飛走了，地面却已劍拔弩張，氣氛緊張得令人喘不過氣來。

宣華夫人的身後，是紅楓的二十四徒，這些女郎年歲不大，但在江湖道上，却已闖出响噹噹的名頭。除了宣華夫人這一夥，西門世家，鐵旗帮，烏家堡，天下黑白兩道知名人物幾乎全部集中。

最使無情淚子感到駭異的，是神鷹堡的領導者，竟然是當代武林四奇之一的東陵老農車淩。現在他居然領導着神鷹堡，所謂武林盟主康元玠也侍立在他的身後。

莫非他制服了神鷹堡？

無情淚子的妻子康元瑜是來自神鷹堡，他在駭異之際，目光很自然的向着康元瑜瞧去。

「妹子：這是怎麼回事？那東陵老農車淩……」

「他不姓車，車淩只是他的化名。」

「啊，妹子，難道他……」

「他是我爹康人驥。」

「啊，這太過意外了，妹子，妳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

「東陵老農爲禍江湖，這不是一件光榮的事，你叫我怎麼向你說。」

「不要難過，妹子，待會如必須動手，神鷹堡交給我，妳對付烏家堡好了。」

「好的，不過，希望你手下留情。」

「放心吧，妹子。」

世局有如白雲蒼狗，原是變化多端的，但無情淚子最近所遭遇的種種變化實在太意外了，因而心頭感到一片淩亂。

小螺庵主神色上瞧出他內心紊亂，不由宣聲佛號道：「孩子：咱們正面臨生死，它還關係着你爹，關係着江湖上千萬生靈，快集中心力，不可爲外事所混淆。」

無情淚子心頭一懍道：「是，娘。」

他語音甫落，宣華夫人冷酷的語聲已傳了過來。

「妳終於來了，大姊。」

「我來了，量天呢？」

「他很好，只要妳能殺了小妹，妳就可以見到他了。」

「二妹：咱們是同胞姊妹啊！」

「是的，但量天只要咱們兩人之中的一個。」

「愚姊願意退讓，而且也已經遁入空門……」

「不，只要有妳的存在，他就不會死心，所以咱們姊妹是無法並存的。」

「唉，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愚姊對這身臭皮囊並不珍惜，不過妳倡亂江湖，禍延無辜，爲千萬生靈計，愚姊只得壯士斷腕，大義滅親了！」

「很好，今天不是妳死，就是我亡，接招。」

宣華夫人使的是一枝梨花神槍，一槍刺出有如天雨生花，狂飈挾着千萬點銀芒，一起向小螺庵主攢射而來。小螺庵主面對强敵，自然不敢絲毫大意，伸手解下她十幾二十年來未曾使用的銀鞭，這雙同胞姊妹就這麼捨死忘生的惡鬪起來。

另一面的敵人也因此項戰火而迅速迎近，首先是神鷹堡主康人驥大喝一聲道：「瑜兒：過來。」

康元瑜道：「爹：女兒已經嫁了人了，嫁誰隨誰，請爹多多原諒。」

康人驥怒叱道：「誰叫妳嫁人的？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私奔，妳敗壞康氏門風，爹就容妳不得！」

康元瑜道：「女兒跟女婿去是二哥允許的，再說，爺，人生慾望是無止境的，自古迄今有誰能將名利二字帶到墳裏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爹，女兒求你……」

康人驥大怒道：「不孝的畜牲，妳居然敢教訓爲父的！」振臂急揮，一刀劈了過來。

無情淚子早已解下天孫網在一旁戒備，此時右臂一抖，一片烏光已迎了上去。

他們這一接戰，全面搏殺立即引發，康氏父子三人，以及該堡五十餘名一流高手向無情淚子展開了圍攻，雙方展盡奇招，打得兇猛無比。月兒與西門兄弟及該派十幾名高手也展開了惡鬪，康元瑜迎上了鐵旗帮及烏家堡主父子。

在人數上，無情淚子四人佔絕對的劣勢，但他們功力之高，已達超凡入聖的境地，敵人人數雖多，他們仍像虎入羊羣一般，以摧朽拉枯之勢，給對方以無情的打擊。最後戰鬥結束了，宣華夫人在重傷之後自栽而死，二十四徒也無一倖存。

康元玠被無情淚子一記趕山鞭震死，康人驥康元璞父子身負重傷，被無情淚子廢了他們的武功，神鷹堡五十多名一流高手已傷亡過半，剩下的全部逃出山去了。

月兒毀了西門兄弟，康元瑜除掉鐵旗帮主及烏家堡主父子，這一塲他們獲得了全部的勝利。

最後無情淚子詢問康元璞道：「俏紅主婢呢？她們爲什麼沒有來？」

康元璞道：「俏紅拒絕了二弟的婚事，被二弟關在地牢之中。」

小螺庵主道：「這樣吧，咱們母子去紅楓谷找你爹，瑜兒月兒到神鷹堡救俏紅，然後來紅楓谷會合。」

於是他們父子再逢，夫妻重聚，小螺庵主在羅量天父子懇留下，也留了下來。

紅楓谷不再神秘了，它成了羅氏父子息隱之地。

（續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冷面財神（完）

馮嘉·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按址找着高森，把一些紀錄片沖晒出來的相片給高森辨認，高森一看，認出是財神，驚嚇得手足無措，司馬洛察言觀色，即判斷高森必與財神有關，在威迫利誘下，終於使高森供出財神是如何的人，原來財神竟是義字帮的首腦之一，並有王子之稱，高森只是傀儡而已……

搗毀僞鈔黨　名車贈綫人

這一點是相當明顯的了。不過高森還是顯得迷惘地看着司馬洛：「我不明白——既然你不知道王子是義字帮的人，那你怎麼又會追殺他呢？」

「那是爲了別一件事情，」司馬洛有點失望地嘆口氣，「義字帮解散了，王子一定是另立門戶，或者替別人工作了。」

「多數是替別人工作，」高森說，「他是那種不能坐第一把交椅的人，地位太低他當然不肯，但叫他坐第一把交椅他又不舒服了，他要居於許多人之上，但也一定要居於三個人之下。你知道的，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的。」

「你跟他很相熟嗎？」司馬洛問。

「不，」高森搖頭，「我跟他連談都沒有談過話。」

「那你怎知道他是這樣一個人呢？」司馬洛問道。

「告訴我，司馬洛先生，」高森說，「當你們消滅了義字帮的時候，你們有捉下來了一個叫告洛賽的人嗎？他是一個混血兒。」

「我猜沒有了，爲什麼呢？」

「告洛賽和王子是一雙老搭檔。」高森說：「告洛賽負責行動，王子負責計劃。從來都是這樣的，王子並不動手。」

「這一次似乎沒有見告洛賽出手。」司馬洛說：「不過，這一次王子實在也並不是來動手殺人的。」

「告洛賽與王子不大可能會分手。」高森說：「假如他們改投主人的話。一定也是合作，同爲一個主人服務。你找到告洛賽，就也找到王子的後台了。而我相信告洛賽這個人是會比較容易找的。」

「告洛賽？」司馬洛說：「我沒有聽過這個名字，但是我可以回去查一查。」

「還有一個人你也可以查一查。」高森說：「這個人不是他一黨，可以說並不是他們圈內的，不過間中也會客串替他們辦一次事的，譬如說，告洛賽同時需要做兩件事的時候，不能兼顧，就會請這個人代替他去一次。這個人就叫葉兆雄。」

「多謝你了。」司馬洛說：「但葉兆雄已經死了，是我們的人槍殺了他的。」

「噢。」高森說。

「不過有一點很奇怪。」司馬洛說：「當我殺死王子的時候，他却是以葉兆雄的臉出現的。」

「這是什麼意思？」高森愕然。

「他戴上了一個塑膠製的假面具，弄成葉兆雄的模樣的。」司馬洛說：「我們起初還以爲是葉兆雄復活了！」

「爲什麼他要這樣做？」高森奇怪地皺着眉頭道。

「這也正是我們想知道的。」司馬洛說：「他似乎還怕人知道他是什麼模樣，就像他本來的樣子還不够神秘似的。」

「總有人認得他的。」高森說：「也許他想連那些認得他的人也瞞過吧。」

沉默了一陣之後，司馬洛又說：「你還沒有問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似乎你並沒有興趣知道。」

「正是！」高森說：「我並沒有興趣知道，也請你不要告訴我！」

「到現在，還有什麼所謂嗎？」司馬洛說。

「你對這些人也許比我有經驗。」司馬洛說：「也許你在這方面是能够帮我的忙的。譬如說，王子現在是以財神的名義出現，而他把大批的美鈔送人——都是假的。」

「你在說什麼？」高森問。

司馬洛把財神送假美鈔的事告訴高森，高森又是皺着眉頭好一陣，終於還是搖頭：「這件事我弄不懂了！」

「也即是說以前並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了？」司馬洛問。

對於這個問題，高森却遲疑起來了，好一會才說：「我祇記得我以前經手過一大批假美鈔，也是這樣的，有五十萬，也是連號碼的。上頭交下來給我，叫我發出

去。印刷上看不出是假的，但紙質不對，拿在手中一搓，皺了之後一拿就知道不對，太軟了。我把它退回去，之後就沒有下文了！」

「你知道那是幹什麼的嗎？」司馬洛問。

「他們沒有講。」高森說：「但是憑我本人的情報，我可以猜得到。他們找到了一個一流的印刷高手，一個叫小林的日本人，替他們專門製假護照和證件。小林來了之後不久，就也來了這一批假美鈔了。一加一等於二，我猜這批假鈔票就是小林的作品，不及格，他們叫他再接再厲。以後有什麼發展就不知道了，再過了不久，我就坐牢了。」

「看來這件事還是脫離不了義字帮。」司馬洛說：「也許並沒有把他們一網打盡，於是他們又再度重整旗鼓了。都是同樣的人，同樣的事。」

「這個可能性也很高。」高森說：「眞有趣，本來我以爲我是帮不到你什麼的，現在我却似乎帮了你不少了。你知道了王子，知道了告洛賽，知道了小林，知道了他們與義字帮之間的淵源。」

「是的。」司馬洛說：「你帮了我不少忙，而我希望你知道，我對你的帮忙是很感激的。在安全方面，你可以不必担心，我們是會盡我們之所能保護你的！」

「不必担心？」高森苦笑着：「也許祇能够說少担心一點吧了。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保安，就是美國總統，也一樣被人刺殺，不是嗎？」

「總之我們是會盡我們的能力保護你的！」司馬洛說：「知道了這一點，你起碼可以較爲安心了吧？」

「我希望的就是你們快點把這件事情結束，」高森聳聳肩，「祇有在把他們全部都解決了之後我才能完全放心。當你一解決了之後，第一個先通知我好不好？」

「很好！」司馬洛說：「即使你不是第一個，也會是在前三名之內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之後，司馬洛又說：「你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我看沒有了。」高森說：「除非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的。」

「也沒有問題了。」司馬洛說：「我看我們還是回去吧。你要不要開車？」

「不必了。」高森說：「你的車子，還是你開吧！」

高森對於這部他本來非常羨慕的車子，也忽然失去了興趣了。

× × ×

「這使事情簡單得多了。」馬先生說：「我們現在祇是要找到告洛賽和小林兩個人的下落就行！」

「是的。」司馬洛說：「找到了他們，就可以知道他們的後台是什麼。不過說不定到時又會由簡單變爲復雜了——假如他們是有很複雜的後台的話。」

「無論如何總及不上我們手上祇有王子的屍體時那麼複雜吧？」馬先生說。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起碼他們都有紀錄可稽！」

事實上現在司馬洛就是在看着有關告洛賽與及小林兩個人的紀錄。告洛賽這個人也近似葉兆雄，不過他則似乎比葉兆雄高了一點。他也不知道用什麼方法造成一個假的印象，使人以爲他在近七八年來已經洗手不幹了。以前他幹的事都沒有什麼證明，他既已洗手不幹就無法奈何他了。連馬先生這個部門的紀錄上也是說，他是已經退休了的。也許主要是因爲他推却過三次的聘請，他說他已經不幹了。於是「圈內」的人也傳說他是已經退休了。當一個爲錢賣命的人有錢也不賺的時候，他已經退休，這似乎就是無可置疑的事了。不過顯然事實則並不是如此，他祇是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僱主而已。很可能這個固定的顧主是能出更高價的。

至於小林，這個人則比較簡單一點，是一個印刷方面的天才。大概這是因爲日本的印刷業特別發達，所以一個此業的天才就有機會得到後天的培養吧。小林雖然有卓越的才能，但據法吃的人也多，而且他認爲他的才能不祇値普通價錢吧，於是他就向犯罪的方向發展了。他主要就是僞造護照。成績很好，好的東西自然可以賣得很高價錢。但是他的成績好，人也出名了，而做這種生意是不能太出名的，他出了名，警方也找來，小林生意也做不成了，祇好逃之夭夭——他就是用一份他自己製造的假護照逃出日本。

他逃到了亞洲，就失去了踪跡，而國際刑警亦並沒有太努力去把他找出來。僞造護照不算是很輕的罪，不過比小林嚴重得多，等着要捉的罪犯是多得很的，小林可以等。假好他沒有再犯同樣的事情，漸漸就不會有人追究他了。但顯然小林並不是洗手不幹，亦不是改了行，而是更升高了一級，他不再是僞造護照，而是僞造美鈔了。他受了義字帮的羅致，而成爲了義字帮旗下的人物。

正如告洛賽，他是找到了一個固定的僱主，做固定的工作，不必再拋頭露面，於是追他的人就也不再追他，以爲他眞的是已經改行了。

兩個人的檔案大致都是如此，而現在，他們又要受到追查了。

也許查起來不會如預期之難。告洛賽和小林已經躲了這麼久，沒有人再找他們，他們很可能已經習慣了，不像以前那麼步步爲營。現在，司馬洛就祇是等着馬先生手下的人查出這兩個人的下落——或者其中任何一人的下落。

「這個告洛賽。」司馬洛說：「看他的紀錄，他似乎並不是一個很高手的殺手呢。」

「一個沒有給捉住的殺手就不是一個低手了。」馬先生說。

「他的最大長處有兩點。」司馬洛說：「第一點就是各種武器都合用，第二點就是非常小心。每一件事情的每一個細節計劃得很周詳。計劃好了然後才進行。」

「這亦是最令我們頭痛的一點了。」馬先生說：「兇悍殘暴我們都不怕，就是怕太小心。太小心的對手，我們抓不住痛脚，就難以奈何了。」

「他在『退休』之後似乎特別小心。」司馬洛說：「他所計劃的行動更加天衣無縫，這很可能是因爲有了王子合作之故。王子是一個小心的人。小心的人加上一個更小心的人，就變成更更小心了。現在

沒有了王子，他也許沒那麼小心了吧？」

「你不是又在想着藍莉那一套吧？」馬先生問。

「什麼藍莉那一套？」司馬洛問。

「讓告洛賽知道你已經知道了他的事，讓他知道是你殺死了王子。」馬先生說：「這樣，告洛賽就會來殺你了！」

「這一套並不是藍莉的。」司馬洛說：「不過是我跟她提過吧了。我現在並不打算進行這一套。」

「爲什麼不打算進行這一套呢？」馬先生問道。

「因爲我不想告洛賽的後台知道。」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要的不是告洛賽，而是告洛賽的後台。萬一告洛賽的後台知道我要找告洛賽，那告洛賽這個人可能不存在了。」

「說得很對。」馬先生說：「我正是這樣想的，既然你也是這樣想，就使我感到很安心了。」

「你究竟不放心什麼？」司馬洛問。

「我就是不放心你的英雄主義。」馬先生說：「我怕你萬一會又去逞英雄！」

「逞英雄也有逞英雄的時候。」司馬洛說：「我不是傻瓜。我在不適宜逞英雄的時候是不會亂逞英雄的。」他站起來：「提起藍莉，我也得去看看她了！」

司馬洛轉身走了出去。

× × ×

那一方面的綫索，結果還是在小林的身上找到的，因爲小林到底是一個比較正常的人類。他並不是一個殺手，祇是一個專門人才而已。他與王子及告洛賽他們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有愛情生活，而且他是一個日本人。日本人可能是亞洲人之中鄉土觀念最深的一種了。

當他們到了海外的時候，這種觀念就特別重了。他們喜歡光顧日本式的館子，交日本朋友，至於愛情方面更加重視本國人了。中國人雖然也有相同的情形，却不及日本人來得那麼嚴重。日本人到了海外而與外國人成婚的，比率低得多。而小林本來就是已經有一個情人叫愛子的。

他們就是從愛子的身上查出了小林的綫索。當然這祇是調查綫路的其中之一條而已，但結果則是在愛子的身上首先有了成績。愛子在兩年之前離開了日本旅遊，而祇是每年回去過一次，因爲她拿的是旅遊護照，當然是眞貨，而不是小林製造的，不能够長久在外，要回國去再度申請。這祇是手續問題，許多人都是這樣的。

愛子並不是罪犯，她並沒有協助小林犯罪，在小林走了之後，她接受過警方的問話，協助調查，此後就沒有再受到警方的麻煩了。她的底細是淸白的。而小林在銷聲匿跡之後，警方就更加沒有理由去注意她。但現在再一查起來，就什麼都查出來了。

這一段時間，很多人的舊帳都給翻出來了。愛子的舊帳就是她一直在外旅遊，但她的經濟能力，她是辦不到的。她不過是一家百貨公司裏的小職員而已。她本人的家庭又並不富有，而且也沒有富有的親戚。父母早死了，祇有一個姨母，也很少來往，主要是因爲住的城市不同，而大家都爲了生活而忙於奔波。那是說，愛子的姨母爲了生活而忙於奔波，現在的愛子則是不需要再這樣了。她已經辭去了百貨公司的職位，用不着工作，祇是旅行，也即是說僑居外國。僑居外國，當然是需要更高的消費的。愛子那裏來這麼多的錢花？

一個比較明顯的答案就是，小林有錢，愛子去與他在一起。

剩下來的問題就是查出愛子是住在什麼地方了。什麼城市已經知道了，祇是要知道她是住在什麼地方。這一點還是不太難。日本土產的店子可以供應這方面的綫索。日本土產店子的數目一向都是並不多的，而且顧客也差不多祇限他們本國的僑民，外地的人除了對那些土產不大感興趣之外，也花不起那些並不便宜的價錢。

其中一家土產店的一個女售貨員認得愛子，是的，她是常客，而且店裏常常送貨到愛子的家裏。這店員並不是日本人，而是在本地請的職員，假如是日本人的話可能就不會合作了——團結心理的影響。

× × ×

「小林就住在這間屋子裏。」馬先生把一張照片在司馬洛的面前放下來：「而愛子就是跟他住在一起。」

「這屋子眞不錯。」司馬洛說：「需要起碼兩個傭人才能保持整潔，而且還得有一個園丁，不然的話，花園裏就要變得蔓草叢生了。」

「換句話說。」馬先生說：「小林要是一個經濟情形很好的人才能够住得起這樣的屋子了。」

「我正是這個意思。」司馬洛說：「所以，小林的錢是從何處來的呢？他到什麼地方上班呢？」

「小林的錢從何處而來似乎沒有人知道。」馬先生說：「他從不寫支票，他和愛子買東西總是付現錢的！」

「那麼他的現錢又是從何而來的？」司馬洛問道。

「也是沒有人知道。」馬先生說：「小林就像一個富翁，用不着上班的，祇是在家享福。」

「怎樣在家享福？」司馬洛問：「也許他是在家裏工作吧了。你有沒有派人進過他的家呢？」

「這個倒沒有。」馬先生說：「不過照我們監視了他一星期所得，他似乎是已經發了大財，正在過着海外富翁的生活，經常帶着愛子到外面去玩，在家的時候還會到花園帮着園丁剪剪草之類，看他的樣子，就不像是在屋裏也有些什麼工作好做的。很有可能他是已經功成身退，不再替他們做事了。」

「你認爲會是這樣嗎？」司馬洛說：「我的看法却是跟你有點不同了，我認爲像小林這樣的人才是沒有所謂功成身退這回事的。聘請他的人不能够讓他再給別人利用，因此假如不是繼續要他工作，就是把他殺掉了。也許小林都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總之他不會是與他們失去了聯絡，就因爲他是仍然活着。」

「這倒是眞的。」馬先生聳聳肩：「雖然暫時還沒有什麼證據加以證明，但這是經驗之談，這種事情的發展過程通常是這樣的。總而言之，我現在已經進一步調查他的僕人與園丁——不錯他是有園丁的

。假如園丁或者僕人是有隙可乘的，就可以替我們工作，爲我們打探情報了！」

「這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總之一個星期的監視是未必足够的，他也許相隔不止一個星期才工作一次。像他這樣的人才，總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在上班吧？」

「但既然財神已經一直在分發那些鈔票了。」馬先生說：「證明那些鈔票的印版是已經完成了，還需要小林幹什麼？」

司馬洛沒好氣地看着他：「你一定是在跟我開玩笑，難道你不明白這種事情的程序嗎？」

「我又沒有幹過印僞鈔的生意。」馬先生說道。

「既然你似乎是眞不明白。」司馬洛說：「那我來給你解釋好了。事實上小林也是不會有功成身退這一天的，除非他們不再印刷那些僞鈔。小林是出色的印刷技師，很好，他替他們弄好了鈔票的印版，但這並不是就算成功了。不論那個版做得多麼好，假如小林不是親自督工印製的話，還是沒有用的，因爲調色的方面，也是需要專家高手才能够做得好。他們除非永遠不再印製鈔票，不然的話就非要小林不可了。」

馬先生沒有做聲。

「現在小林並沒有去工作。」司馬洛說：「這也絕對並非表示這件事情已經結束了。我認爲這意思實在也是相當簡單的：小林正在等，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假鈔票不是報紙，不能够每天印刷，不能够大量印刷。在印了一批鈔票，還沒有用完之前，不必開工再印，於是小林就是閒着了。」

「唔，講得很有道理。」馬先生說：「我們的想法是相同的。」

司馬洛聳聳肩。馬先生有時就是有這種怪習慣：對一件事情似乎完全不明白，其實却是在裝痴扮呆而已，他的目的是要使司馬洛把意見說出來，看看與自己的意見有些什麼出入。現在司馬洛把意見說出來了，與他自己的意見果然並沒有什麼出入。

「所以。」司馬洛說：「我們祇要等着——」

他忽然不說下去了。馬先生則代替他說下去：「我們祇要等着，終於可以等到小林去開工的。當他們需要再印一批鈔票的時候，他們就得勞動小林了。」跟着就舉出使司馬洛不說下去的那一點：「但是要等多久呢？我們能等這樣久嗎？」

「那你認爲應該如何呢？」司馬洛說：「把小林抓起來問話嗎？」

「這是會打草驚蛇的。」馬先生說：「我還是認爲先向他的僕人方面着手好一點。他雖然是日本人，一定很希望聘到日本僕人，但這是有錢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情，因此他現在聘用的仍然祇是本地人而已。」

「也許這件事情是他作不得主的呢？」司馬洛說：「假如我猜得不錯，也許這些僕人也不是他自己聘用的，除了服務之外，還兼任保護之責——和監視之責。」

「也許吧！」馬先生說：「假如是的話，我們應該也能够查得出來的！」

「很好。」司馬洛說：「暫時我們也是祇能够這樣了——觀察一下！」

× × ×

於是他們暫時不去碰小林了，祇是觀察着他。

僕人和園丁方面果然是不適宜入手的，正如司馬洛所講，他們可能正是派來監視着小林，而憑各種跡象看來，他們也正是這樣的人。這就使馬先生不敢貿貿然地與他們接觸了，而且亦不敢把這些僕人們抓起來問話，以免打草驚蛇。假如這些僕人們不肯招供，或者招供得不够，那就很麻煩了。假如一定要抓人來問話的話，那不如索性把小林抓起來更好了。

自然，正如司馬洛所講，假如他們已經印好了一大批鈔票而暫時用不完的話，他們就要等很久才能等到小林開工了。

好在情形並沒有那麼糟糕。他們繼續監視了一個星期之後，小林就開工了。

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王子之死應該使那些幕後的人知所警惕，而暫時按兵不動的。但也許那些人認爲不可能從王子的身上得到什麼綫索，而小林還是安全的吧？也許他們認爲既然小林並沒有給抓起來，那小林的身上就是並沒有什麼危險了。也許他們正在進行着的這個不知什劃是非要推動不可的。

總之那天晚上，午夜之後，監視的人還以爲那個正在享福的小林是正在家中安睡的時候，小林却忽然出現了。

他開了他的車子從屋中出來。

這是很不尋常的情形，由於在監視的時期之內，小林是從未這麼晚出來過的。

自然，小林馬上就受到跟踪了。

有一個跟踪網，小林是不會發現的。好幾部不同的車子交替跟踪着，而這些車子都是用望遠鏡看他，而跟在遠遠的後面，而各車之間又是用無綫電聯絡。小林轉進一條路，前頭就已經有另一部車在等着了。雖然小林可能不會是擅於發覺這種跟踪的人，但仍然是以小心爲上；這是一件大事。

小林的車子向非常荒凉的地區駛去。

在一部作爲臨時總部的貨車之中的司馬洛和馬先生都焦急地研究着車子一壁上掛着的大地圖，因爲小林的地方似乎是太荒凉一點了。

「我不明白，」馬先生說，「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這個地區，連屋子都沒有一間的。」

「這邊呢？」司馬洛拿着指揮棒在地圖上一指，說道，「這邊有一座小鎭。」

「他開這車子要明天中午才能到達，」馬先生說，「假如他是要到這個地方去，他何不坐火車去呢？」馬先生手上的指揮棒也一指，指出地圖上的一條鐵路綫。

「對了，」司馬洛說，「看來這事有古怪！」

這事的確有古怪，幾乎令他們措手不及了。

小林的車子是開到了一片荒凉的空地中間，停下來。

他却沒有把車頭燈熄掉。

「這車頭燈一定是一個訊號！」一個負責監視着的人員說。

「當然是一個訊號！」旁邊的一個說

，「而且祇有一個可能性，那是一個給飛機的訊號！」

「雷達！」司馬洛道，「雷達！」

因爲他與這些監視人員之間還是保持着無綫電聯絡的，他們就像是坐在同一間房間裏，可以隨時互相講話，就祇是看不到別些人的面孔而已。

小林那車頭燈果然是一種訊號，亦是一種爲飛機而設的訊號，當然了，除了飛機之外還有什麼呢？

他的車子停了不到一分鐘，那架直升飛機就從天而降了。小林在時間方面一定算得非常之準，因爲那架直升機並非在頭上盤旋着等他，而是向這個目的地直飛而來的。小林來到，它也在一分鐘之內到達了。

糟糕的就是那是一架直升機。直升機是來得快也去得快的。

那架直升機在小林的車頭燈光所照着的地面上着陸，而當直升機停好了之後，小林也從車上下來了，熄了車頭燈光。

一時，在黑暗之中，那些監視的人是不大看得清楚了，雖然是通過望遠鏡。不過這下一步則是不需要看也明白的了。當然這部直升機是要把小林接走，不然的話，小林到這裏來幹什麼呢？難道祇是交一件東西給他們，或者他們交一件東西給小林嗎？

現在可以明白爲什麼小林有兩部車子了。當他飛走了之後，就沒有人替他把這部車開回家去，於是就得有另外一部車子給愛子應用。

那架直升機起飛，離開那個地方了，祇是機身頭尾及頂上的燈在閃着。

「那部車！」司馬洛的聲音從無綫電視透出來，向那二個直接用望遠鏡監視的人員說，「那部車子怎樣了？」

「沒有月光，我們看都不容易看見，」那裏的其中一人回答，「不過假如車子還在那裏，要開走的話，他是非亮起車頭燈不可的，不然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要開到什麼地方去了。」

「直升機已看不見了！」另一個說。

「直升機你別管了，」司馬洛說，「你們祇是看着那部車子就行！」

於是他們看着那部車。那麼黑暗，他們無法肯定車子是仍然在那裏。他們很害怕車子並不是在那裏，而小林是熄着車頭燈開走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不大可能，也大大不可能。假如在這種地方小林不開車頭燈而把車子開動的話，那簡直是自殺了。不過他們還是有這個顧慮。小林是可能溜掉了的。他們的對手是非常狡猾的對手，什麼都不能夠肯定。

不過，結果證明他們的顧慮祇是顧慮而已，並不是事實。

當天開始亮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看到小林那部車子仍然在那裏了。沒有人。這也並不算是一個不安全的地方，雖然沒有人看守，也不大可能給偷掉的，因爲很難會有人到達這裏來發現這部車子。偷車賊當然不會到這種沒有車子到的地方來偷車子的。

但小林這個人又是到什麼地方去了？

× × ×

「他可能在這裏的任何一個地方！」馬先生揮着手，指着面前佔了整幅牆壁的地圖，「雷達是在這裏失去的！」

司馬洛看見那個用紅圈圈着的地區就頭痛。因爲那裏是一處海面，而那裏有那麼多小島，就像把一大桶的碎石隨便一倒在那裏。

直升機就在這一大羣海島上空失踪了的。

「任何一座小島，」馬先生說，「他一定是降落在這裏的任何一座小島上去了的。」

「但是是哪一座島呢？」司馬洛問。

「這就是問題所在的地方，」馬先生說，「不過，起碼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範圍了。」

「是呀，」司馬洛說，「一個不大的範圍，但是也並不小。我們的雷達眞是這麼糟糕的嗎？」

「這並不是我們的雷達，」馬先生說，「這祇是航空署的雷達，加上氣象台的雷達。他們要用雷達探測民航機的來去以及探測風暴的來臨。還好這直升機並沒有離開他們的探測網。」

「但我們仍然不知道這直升機是降落在什麼地方。」司馬洛說。

「我知道，」馬先生說，「這裏的島大部份都是荒島，祇有一小部份有人居住，也祇是小漁村之類，祇有好幾座島的上面是有工廠的，如無意外，這直升機應該是降落在一座有工廠的島上了。印鈔票，起碼需要有放置印刷機的地方，因此我認爲印刷機可能是在工廠的一部份之內。此外，他們還得有一個地方把直升機收起來的，這也是需要一間工廠的廠房。」

「那麼我們逐間工廠潛進去看看嗎？」司馬洛問道。

「我們已經在調查了，」馬先生說：「這間被利用的工廠，背景一定有點問題，假如生意是正常而旺盛的，也不需要牽涉進一件這樣的事情之中了。除此之外，我們也還在等着照片。」

「什麼照片？」司馬洛問。

「我已經向軍部借用了一架高空偵察機，」馬先生說，「從高空拍攝這些小島的照片。小島上的人不會看到飛機的。飛機現在已經在拍攝照片了，照片回來的時候，希望從中可以得到一點綫索。」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你知道我希望什麼嗎？」

「你希望什麼？」馬先生問。

「我希望他們是那麼有信心，並不把直升飛機收藏起來，那事情就簡單得多了。」司馬洛說道。

× × ×

當司馬洛希望一件事情的時候，他的希望多數會實現。有人說這是他的運氣好，其實運氣所佔的成數並不高。他說希望這件事情發生，乃是因爲這件事情發生的機會相當高。

他希望照片中看得見那直升飛機，他也果然從照片中看到了那直升飛機。

那直升飛機就停在這工廠的廠房後面的空地上，用油布罩着，也許是因爲工廠之內並沒有够大的空位能够讓這架飛機進去，並不是信心十足的問題。

油布罩着，在空中望下去，祇是怪物一團而已，不過假如你心裏已先有了一個印象，要找尋一架直升機，你就會知道這是一架直升飛機了。

「一如我之所料，」馬先生說，「這是一家爆竹廠。」

「爆竹廠」司馬洛說，「那等於是一座火藥庫了！」

「我懷疑那裏面有沒有那許多火藥，」馬先生說，「你可知道爆竹的生意狀況嗎？」

「無論如何不會好了，」司馬洛說，「這個玩意愈來愈少人感興趣，新的一代不大喜歡慶祝什麼，亦更不喜歡用爆竹去慶祝，而且，城市差不多都立例禁止燃放爆竹。假如我是主人，我就會早早準備改行了。」

「這位主人已經改行了，」馬先生說，「他早已經把這工廠讓盤給別人經營，假如別人能够經營下去而有利可圖，那算是別人的本事。」

「他讓給了誰？」司馬洛問。

「祇是一個名字，」馬先生說，「看來也不會是眞的。人也看不見住在島上。也許見到了人的面，就可知道是何方神聖了。」

「那麼這座島是私人的嗎？」司馬洛又問道。

「不是，」馬先生說，「祇是向政府租來的，當然這差不多也等於是私人的了。你租了一間屋子，你就有權不讓任何人進入這間屋子了。但這有什麼分別？」

「是的，」司馬洛說，「這並沒有什麼分別。假如我們要公然進去的話，我們一定是找到了證據。假如我們不是找到了證據，那我們就得偷偷摸摸地進去了。假如我們不偷偷摸摸地進去，我們又不會找到證據的。」

「說得對，」馬先生說，「所以我們偷偷摸摸地進去，先看清楚情形！」

× × ×

自然，這偷偷摸摸的工作也是少不了司馬洛一份的了。要到達這座島上，不是循空路就是循水路了。

空路太吵耳，而且行動一定不够靈活，所以還是循水路去好一點。司馬洛就是與五個人當夜一起出發，由一艘船把他們運到離開那座島相當遠的海面，把五個人放下海。

距離不是大問題，由於他們下海的地方是在上流。海中的湍急的水流會把他們帶向那座島。海也不是問題，他們一身都是蛙人裝備，而且是坐在一艘充氣的膠筏上。這膠筏上有他們需要的各種裝備。一切他們都是已經作好了周詳的準備。自然，意外也總是難免的，島上的情形，除了親自登臨之外，是很難斷定的。

司馬洛希望告洛賽會在島上。告洛賽在，那就一網成擒，也解決了問題了。

登上島上不是大問題，他們的膠筏隨着水流漂浮，到達了那島的附近。他們是不會迷路的，由於那島上有指示船隻航行，使過往船隻知所趨避的燈塔。

一切可以從外表上知道的都從照片上看出來了。白天的情形也從照片上看出來了，就是不知道夜間的情形又會如何。

他們在海邊的岩石間靠岸，膠筏就棄在那裏，氧氣筒暫時還用不着，那是準備在乘膠筏接近島上有困難時才應用的，但是他們並沒有遭遇到什麼困難。

他們登岸的地方也是在島上一個危險的一端，因爲從照片上所見，這座島的這一端是給用鐵絲網間開來了的，情形就是，這島本來已經有一些漁民居住，住在島的另一端，而這爆竹廠裏用的少量工人就是從那些漁民中聘請。白天，他們進入鐵絲網之中，到工廠的裏面工作，晚間就回到他們的漁村去，這鐵絲網使他們晚間不會到島上來。

工廠範圍之內的這一邊也有一座小碼頭，以便把製成的貨運出去。

爆竹廠會有一架直升機，那生意眞是好得超乎任何人的估計了，除非他們所出售的實在並不是爆竹，或者爆竹根本不是正式的生意。

幾個人在黑暗之中登陸，散開，小心地向那座工廠的方向移過去，一面用望遠鏡幫助視綫，以使他們能先看見別人，而不會先被別人看見。

照他們所見的，這裏連守衛都沒有。但這亦不算太出奇。

這裏並不是一個容易用武力防守的地方，主要還是靠秘密作爲保護，保守秘密保不住，也無謂用武力去保護了。

那鐵絲網亦祇是用以使當地的居民萬一好奇心重的話也不會越界進入而已。

但今天，他們則不敢相信這裏會是全無武力的抵抗的。

幾個人分幾個方向逼近，終於到達了燈光的邊緣了，這工廠之外，空地上有好幾枝燈柱，燈柱上的燈發出亮光照亮着周圍的空地。

空地上沒有人，但是越過這空地而到達屋子的牆邊則會是一件比較冒險的事，因爲他們會暴露在燈光之下了。

工廠的窗內是一片黑暗的，這却不能保證窗內沒有人，假如他們越過空地，那麼窗內有人的話，就會看見他們，而他們却看不見窗內的人了。

大家都有相同的想法，所以都不再前進了，而是聚集到司馬洛的身邊，等候司馬洛的指示，司馬洛是這一次行動的領導人！

「聽見沒有？」司馬洛低聲問。

他們都點點頭。在靜夜之中，聽覺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他們可以聽到機器正在開動的聲音。

其中一人說：「依我看，這似乎是一架印刷機正在操作。」

「爆竹廠裏，印刷機正在操作，」司馬洛微笑着，「當然，他們可能是正在印刷他們自己的招牌紙，不過照我們的資料所知，他們的招牌紙因爲數量太少，不値得自己設印刷部門，所以是光顧外面一家印刷廠代印的，而且一印就是一大批，一年都用不完了。」

「所以他們是正在印鈔票了。」另一個說。

「是的，」司馬洛說，「他們用直升飛機把小林這樣一個人運來，就不會是印招牌紙那麼簡單的了！」

「他們連船都沒有一艘在這裏，」另一個又說，「他們要逃走的話，可也並不容

易。」

「但我們要進去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司馬洛說，「他們有告洛賽在裏面，而告洛賽是一個殺手，一個很不尋常的殺手。」

「那我們現在應該幹什麼呢？」另一個人問道。

「我們等，」司馬洛說，「我們有的是時間，現在距離天亮還有很長時間。我們祇聽得到聲音，而看不見燈光，工廠那麼大，我們不知道他們的人是在那裏。」

「假如有什麼地方失火的話，」一個人提議，「他們就會有人出現了。」他們是帶來了許多種裝備的，其中也包括製造失火的武器。

「這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司馬洛說，「不過這裏的場地則不大合適，並沒有一間獨立的建築物，假如去燒工廠的本身，那我就祇怕會燒掉太多了，所以我們先在這黑暗之中等一等，也許他們會有人出來，說不定有人做得累了，就出來散散步，一出來我們就抓起來，跟他玩一些問答遊戲！」

沒有人提出反對，倒不是因爲司馬洛乃是主持這次行動的人，而是因爲司馬洛這個主意在目前是一個好主意。

「既然我們目前還有時間，」司馬洛說，「五號，你不妨過去參觀一下他們那架直升機。這種事情是你的看家本領。拆下一件東西來，使它飛不起就行了，雖然看樣子，這東西他們也不大可能及時應用的。」

「辦得到。」五號說。他在陰影邊緣爬開了。接近直升機比較容易，雖然它亦是在燈光之下的。

由於這直升飛機是一件龐然巨物，它是會擋着視綫的，祇要從它的後面向直升機逼近，就不容易被發覺了。

五號繞過黑暗的範圍，不見了，司馬洛與餘下的幾個人等着，仍然沒有什麼動靜，祇有那機器操作的聲音隱隱地從遠處傳來。

司馬洛不時會用望遠鏡透過黑暗的窗口向裏面望一下，但是望不出什麼來。即使那優良的望遠鏡亦是看不透那黑暗的。

大約半小時之後，五號就回來了，露着一個狡猾的微笑。

「怎麼樣了？」司馬洛問。

「辦妥了。」五號說。

「你拆下了什麼？」司馬洛問。

五號張開兩手，讓司馬洛看到兩手是空的。他說：「用不着拆下什麼，我祇是把兩處的電綫改接一接，有人要開飛機的話，引擎就發不動了。假如要查出是什麼地方不對的話，起碼要花兩個鐘頭時間。沒有人有兩個鐘頭時間做這件事情。我祇不過略爲動手，他們就得頭痛好久了。」

大家在低聲笑。

司馬洛也笑起來，說：「這是一個好辦法。」

而這樣說着的時候，機器的聲音就停止了。

大家又靜下來了。

「現在又是什麼玩意了？」一個人問，「那是……」

「也許暫停一停吧，」司馬洛說，「鈔票是精細的東西，不能夠拚命印的。印一陣就得停一停，而且還要檢驗清楚製成品，你要知道，這並不是一間正式印刷鈔票的工廠，沒有那麼多專家在一起工作，要靠小林一個人。」

「也許是已經印好了。」二號說。

五號又笑起來：「那麼他們就得用直升機離開了！」

但是馬上，事實就證明了還是司馬洛說得對了，工廠的門開了，一個人以散步的姿態走出來，離開了門口幾步，仰起頭深呼吸一下，運動着兩臂以減輕疲勞。

「那是小林。」五號說。

「對了，」司馬洛說，「現在證明我們絕對不是找錯地方了。我希望小林再走遠一點，然後我們把他捉住，就地跟他談談！」

「假如他不肯講呢？」五號問。

「那很簡單！」司馬洛說，「我們就讓他睡着好了。他太久不進去，自然會有人出來找他。我希望他們都出來找他。」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不知道誰這樣回答。

「散開，」司馬洛下命令，「準備，假如他走到黑暗中來，就把他抓住！」

大家又散開了。他們都是一流好手，精銳份子，他們也有着移動起來全無聲息的本領。

司馬洛則仍然在原處，看看小林。小林又向外面走了幾步，又停下來，取出一包香烟，拿了一根，啣在嘴唇上。

司馬洛的手中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

小林再從衣袋裏掏出打火機，遞到香烟的烟咀面前，想了一想，又放下了，忽然之間臉上現出一個狡猾的微笑，伸手進袋裏拿出一張簇新的鈔票來，祇看得見是美鈔，但毫無疑問是百元面額，而且毫無疑問是假東西了。

小林仍然帶着那個狡猾的微笑，用打火機把鈔票點燃了，然後再把鈔票湊到香烟上，把香烟點上，深深吸了一口，看着鈔票燒剩一點點，再丟在地上，看着它燒成了灰燼。

司馬洛也忍不住微笑起來了，這大概是印壞了的鈔票，而小林想像自己是一個億萬富翁，有資格用百元面額的美鈔點燃香烟。

那的確是一種豪華的作風，假如那是眞的鈔票，假如他所抽的是一根名貴雪茄的話。

小林噴出一口香烟，繼續在那裏走來走去，舒展着身上的筋肉，他一定工作得十分辛苦了，所以才有這樣的表現！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他，希望他會走出那燈光的範圍。在那燈光的範圍之內是不適宜動手的。

「出來呀，」司馬洛低聲對自己說着，「你這個混蛋，那裏空氣又不好，爲什麼不走遠一點呢？要呼吸新鮮空氣，最好就是走到海邊來吸吸海風啦。」

好像接受司馬洛的命令似的，小林眞的走出來了。不過並不是向司馬洛這邊走來，而是向碼頭那邊走過去。

不過也不要緊，他們有這許多個人，小林總會撞到他們之中一個的身上的。

是呀，小林走向碼頭那邊，就是三號所在的地方了。

他們是早已有了默契的，因此也不需要司馬洛去下命令了。司馬洛知道大家都懂得怎麼做的。

他看着小林一步一步向那碼頭邊走去。不錯，這才是聰明的呀，吹吹海風，那是多麼有益身心？

果然之間，小林又聽他的話，走進了黑暗之中。這黑暗並不是十足的黑暗，而是半明半暗的黑暗，從屋子那邊的光亮處望過來，也許是一片漆黑，但是從黑暗中望向黑暗中，則並沒有那麼黑暗。司馬洛可以看到三號已經在黑暗之中縮成一團，就像一隻待撲的豹，也像一隻蜘蛛，察覺到有一隻昆虫正接近它的網，要陷身在網中了。

祇要一下，就可以把小林制服，這之後，他們的計劃就可以順利進行了。

司馬洛小心地看着，看見小林巳經經過了三號的身邊，而且相當接近。三號還是沒有動，那是爲了等小林的背向着他。

小林的背果然是向着三號了，而三號就一跳跳起來，撲向小林的背上。

但是事情並不如司馬洛所預料的那麼順利。三號才一到達小林的背上，手臂向小林的頸子一箍的時候，小林就迅速一轉身，三號飛離了小林的背上，滾了兩滾，跌進了海中。

這是恐怖的意外。司馬洛突然醒覺過來了。小林是一個日本人，柔道是日本的國術，很少日本人不懂這個，而因這件事情是那麼普遍，就連紀錄也沒有可稽了。別人的檔案上，也許會有這種紀錄，列明他學過柔道，以及幾段，但是日本人就難一點了，除非他經常參加比賽，有了名氣。不然的話，他可能自小就練習，而你是無法知道他有多高的。

跟着事情就發生得很快了，四號正彎着身子衝向小林，小林大聲叫喊起來。司馬洛左手托着右腕放了一槍。這一槍是沒有聲音的，祇是射出一根沾有痲醉藥的鋼針。

這根鋼針準確地刺進了小林的腿上。小林身子一軟，就屈膝跪倒，撲向他的四號反而撲了一個空，從他的頭上過飛出了，狠狠地仆在地上了。然後一陣「格格」的聲音，司馬洛恐怖地看到四號的身子一陣抽搐。輕機關槍射中了四號，而他還看不到輕機槍是來自何處的。

司馬洛咬緊牙關，向屋子那邊張望。究竟機關槍手是在什麼地方？他看不到有打開的窗子，看不到有忽然之間破碎了的玻璃窗。

但他及時看到放槍之後的那陣輕烟正在消散。在屋頂上。屋頂上有守衛？腦海中馬上就跳現了屋頂的那張照片了。

他雖然沒有來過這個地方來，但是有過那些空中觀察的照片，對這個地方算是知道得相當詳細的了。他馬上就記起了屋頂是怎樣的；有一個門口可以出來，不過屋頂上却是凹凸不平的，由許多交接的斜頂構成，而全部則由一度矮矮的圍牆繞着，而這屋頂的圍牆非常之矮，不到兩呎高。這上面固然不是理想的散步之所，而一個人要在那樣矮的圍牆後面躲起來，也得十分狠狠地伏下了。顯然並不是本來就有人在上面守衛着，而是在一鬧出聲音之後就有一個人衝上天台開槍的。

這個人的反應動作也快得眞厲害，一上到天台上便找到目標開槍了。

而司馬洛也是很快的，這樣想着時，他就從肩上卸下了另一把不長不短的長槍，瞄準，扳了一次槍機。「乒」的一聲響，飛出去的槍彈是非常之巨大的，事實上那根本不是槍彈，而是一隻手榴彈之類。

這隻巨大的槍彈就在那邊緣之下的地方爆炸，「轟隆」一聲，那本來就並不新也並不如何堅固的圍牆竟然差不多全部坍塌下來了。

一個人狠狠地跳起身，司馬洛從望遠鏡中看見他手中一把輕便的輕機關槍，盲目地掃射着，但是射不中什麼，因爲根本就找不到目標。跟着司馬洛手中的卡賓槍也響起來了。

那人整個飛起來，打了一個翻身再跌倒在屋頂上，很可能雙脚也給那排子彈一掃而致與身體分離了。

司馬洛的心中一陣興奮，因爲在這一瞬之間，他巳經認出了這個就是告洛賽。殺手告洛賽，反應果然是那麼快，然而倒下得也快。他肯定告洛賽的雙腿是巳經斷去了，而且在那樣一個充滿斜角的地方跌倒，一定也跌得很重。除非告洛賽是一個飛人，不然的話，這個殺手應該是暫時不足爲患了。有一個人拿着同樣的輕機關槍從門口衝出來，向黑暗中掃射着，但是司馬洛他們幾個人都是佔了好位置的，不知道是誰，祇是一槍，就射中了這人的肩，這人打着轉跌回門內了，那把輕機關手槍則留在門外。

司馬洛把一隻方型的箱子推出去，使它滑到離開自己的身體十多呎之外。這方箱是有一條電綫，連着一個狀似米高峯的東西，拿在司馬洛的手中。事實上他這個也正是米高峯，他對這東西說話，他的聲音就放得非常之大，而從那隻方箱子透出來了。他的聲音刺耳地叫道：「好了，你們裏面的人！出來吧，舉着手，全部出來，你們逃不了的！你們巳經被包圍了！」

沒有反應，自然任何人都不會如此順從，馬上就出來投降的，必須有點威脅。

而司馬洛亦早巳計劃好有什麼威脅了。他的聲音又叫道：「你們不出來，我們就要放火把屋子燒掉了！你們這裏面有多少易燃的東西，你們自己知道的！」

他在那把槍中納入了一隻形狀不大相同的「手榴彈」，再扳動槍機。那隻手榴彈又飛出去了，這一次則是落在屋前的空地上，而這一次爆炸出來的則是一團烈火，顯然那彈中容納着的乃是汽油漿之類的燃燒物。於是空地上就成爲一片火海了。那團燃燒着液體伸出許多條舌頭，帶着火焰爬向每一個方向，有一條差點就爬到屋子的牆脚，但是因爲火焰中間需要更多燃料，把那些液體扯回來，於是那火舌就沒有再繼續向前爬了。

忽然之間，一隻黑暗窗子的玻璃向外碎開了，輕機關槍的子彈向外掃射，散落在司馬洛那隻揚聲器附近。

司馬洛的一個同伴也還了一排槍彈，雖然窗內黑暗，但那人射擊的時候槍咀噴出的火舌可以作準。忽然之間，屋內那人

就沒有再放槍，顯然他是已經給射中了。

司馬洛那隻揚聲器繼續發聲：「這是一個警告，第二枚燃燒彈會落在你們的屋頂上，那時你們想出來也難了。你們大約祇有三十秒鐘考慮！」

「不要出去！」屋頂上有人叫道，「把他們都殺掉了，不要讓步！」

那個人就是告洛賽。告洛賽又出現了，辛苦地爬着，出現在那已經沒有矮牆的屋頂邊緣，吃力地舉起他那機關手槍。告洛賽這反應是意料中事了，他是一個不能被活捉的人，假如他給捉住了，他會死得更辛苦的。其他的人未必這樣想，但告洛賽對他們一定有很大的影响。

司馬洛在告洛賽能够放槍之前掃過去一排子彈，告洛賽手中的槍飛走了，人也一個滾身跌了下來，就跌在屋子的門口。司馬洛雖然很想活着捉住告洛賽，不過當一個像告洛賽這樣的人用槍對着自己的時候，那却是非要先發制人不可了。

屋裏的人看得見告洛賽跌下來。告洛賽的跌下來似乎使他們決定了。

「不要開槍！我們出來了！」有兩個人舉着手出來，站在亮光中。

「還有呢？」揚聲器問。

又一個出來了，然後是再一個。

司馬洛說：「還有！」因爲出來的這幾個都不像是什麼大人物。不可能單單告洛賽是大人物的！

然後屋裏傳出二响槍聲。

「出來！」司馬洛叫道。

「天！」其中一人回頭看，叫道：「他自殺了！」

司馬洛咒罵一聲。那二聲槍响的確表示有人自殺，而且自殺的必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就像告洛賽一樣，寧願死亡也不寧願被活捉。司馬洛叫道：「把他弄出來，讓我們看到吧！你們兩個！後面那兩個！」

那兩個人戰戰兢兢地回到屋裏去了。

而小林則已經給扶到了司馬洛的身邊。司馬洛給他射的那一針麻醉針本來已經使他混身癱軟，快要失去知覺了，但是他們的裝備是多姿多采的，也有另一種藥針，在注射了之後就可以使小林恢復過來。小林仍然是軟而無力，但是可以講話。

「小林，你看見發生了什麼的，」司馬洛用英語對他說，由於知道小林祇會日本話和英語，而司馬洛的日文程度祇能算是幼稚園階段而已，「你們一切都完了，所以你還是合作一點的好！」

「我……我會合作！」小林發抖着說道。

也許他並不是一個如此容易屈服的人，不過剛才中的一針對他的心理一定大有影响。他可能以爲自己是中了一槍，可能以爲自己已經死掉了，但是現在知道自己活着，就有很不同的觀感了。他會特別感到生命的可貴。

「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在裏面，你告訴我，」司馬洛說着把望遠鏡交給他，「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不希望還有人留在裏面，因爲我不想再殺人，不想把這屋子燒掉！」

「還有五個人沒有出來！」小林說。

「五個？」司馬洛心裏一算，兩個進去扶自殺了的，這是三個。

有一個在內放槍時被擊中，也許已經死去了，這是第四個。

誰是第五個。

但不要緊，祇要小心等着就行了。有小林在這裏，他們反正是瞞不過的。

跟着他們就出來了，司馬洛見他們似乎並沒有說謊，他們是兩個人進去拖出來了兩個人的。這兩個的模樣是比較像重要人物了，雖然是已經死去了的。他們的穿着都不同。

「我的天！」小林說。

「我的天！」司馬洛也是這樣說。

不過兩個人說這話的動機則顯然是不同的。

小林說：「老板死了！」

那邊的人叫道：「老板殺掉了他，然後自殺了！」

老板就是其中那個頭髮雪白的死者，司馬洛從紀錄中認識這個人。並不很老，頭髮就是天生雪白色，所以有人稱他爲白頭翁。這是一個死了之後會使人舒一口氣的那種人。他的特徵是頭髮雪白，而他不染黑也不怕讓人找到他，可見得他是多麼神通廣大，而他的神通廣大是那種邪惡方面的神通廣大。現在他的雪白頭髮已經給自己的血染紅了一大部份，而他的生涯無疑是已經宣告結束了。白頭翁主持的，那必然是一件大事。這件大事現在會隨着白頭翁的死亡而告終結了。

白頭翁是額上中了一槍，而另一個人則是心臟部份中了一槍。這另一個人是身材矮小的，穿着整齊的黑色西服，黑色發亮皮鞋，白色襯衣，白色絲質領帶，那血把他的領帶染紅了一部份，幾乎使人懷疑那是領帶上的花紋了。

「這個給老板射死的人是誰？」司馬洛問小林道。

「他是博士。」小林說。

「什麼博士？」司馬洛問。

「經濟學博士，」小林說，「他是一個眞正的博士！」

「唔，你們倒眞是人材濟濟的！」司馬洛說道。

但另一方面，還有第五個人的問題。司馬洛又透過揚聲器，叫道：「還有沒有人？」

「還有一個在裏面，你們打死的。」那邊的人回答，「要不要也搬出來？」

「搬出來吧？」司馬洛說，起碼這些人講的是眞話，這使他很滿意。

他們又分出兩個人進去搬的時候，司馬洛再看看自己的人，中槍的一個正在自己敷治傷口，顯然已沒有什麼大碍，而掉進海中的一個則已經爬出來了。很好，他們並沒有什麼大損失。

司馬洛再轉向小林，問道：「你們究竟在這裏幹什麼？」

小林顯得很頹喪：「你們來這裏進攻，難道你們還會不知道嗎？」

「就當我們不知道，你告訴我們好了。」司馬洛說。

小林聳聳肩：「我們是在這裏印鈔票——美鈔。」

「器材設備都在這裏嗎？」司馬洛問道。

小林點頭嘆口氣：「當然了，所以我們才會躲在這樣一座荒島上。」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爲什麼你們印這許多假鈔票，都拿去送人？」

「送人？」小林問。

× × ×

「小林根本連鈔票送人都不知道，」司馬洛對藍莉說道，「他祇是負責印刷吧了。」

「而這個白頭人把他的經濟學博士也殺掉了，不想他的計劃洩露出來，益了別人。」

「看來是這樣了。」司馬洛說道。

藍莉聳聳肩：「那麼，我們——你們結果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攪什麼鬼了？」

「大致可以猜得出來的。」司馬洛說，「白頭翁是那種做大事的人，義字帮消滅了之後，他就把剩餘下來，而我們還不知道的人接收過來了，小林當初的用途不過是印製僞鈔而已，並沒有其他，但是白頭翁對於小林的用途，則顯然是另有一番估計。加上那個博士，就另有新的大計劃了。」

「那個博士？是經濟學博士？」藍莉說，「是眞正的博士？」

外面的景物正在迅速地倒退，那部跑車是行駛得相當之快的，那一部豪華的意大利跑車，似乎毫不費力就可以發揮出很高的速度，當然了，昂貴的東西，自然有其值錢的地方。

司馬洛回答藍莉的問題：「是的，他是眞的博士，而且是個經濟學的鬼才，他弄過不少經濟學的大騙局，曾經使華爾街的大亨們也爲之啼笑皆非，結果他逃出了美國，因爲假如他繼續逗留在那裏的話，他可能給捉起來判一百年監禁了，他是一個奇怪的人，人家說假如他正正經經地做一個經濟學顧問之類，他是可以生活得很好，可以有很豐富的收入的，但是他却偏偏要去做古做怪。」

「人總是不滿足現實的，」藍莉聳聳肩，「有一百的時候就想得到一千，有一千的時候又想得到一萬。」

「對於他來說，」司馬洛說，「這也許不是錢問題，有人就是喜歡犯罪的，正如我，也不是爲了生活所逼而冒生命的危險。」

「我也是一樣，」藍莉說，「有一次我走在公園裏，走的是一條柏油的小路，路的兩旁有石子砌成的邊緣，我就偏偏要踏到那石子砌成的邊緣上，結果摔了一交，差點把脚骨都扭壞了。人就是喜歡不依規矩的，石子中間的平路好走得多，但是偏偏就要走到石子上去。」

「對了，」司馬洛說，「你也很明白這種事情。是的，博士就是這樣，他就是不喜歡循規蹈矩，而且還要把規矩也攪亂，我猜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規矩攪亂，並沒有其他，這一次，他可能要大大地攪一攪了。他們印這許多鈔票送人，就是爲了進行某一項大陰謀。照小林所聽到的，他們是要在金融市場上攪一攪。你知道美金在金融市場上的重要性，他們的計劃沒有告訴小林，但是照小林所猜，以及我們的人所猜，他們是打算把大量僞鈔發出去之後，才讓人們發現原來全世界都流通着不知道多少假美鈔，這樣，人人都不要美鈔了，而他們的手上可能已經拿住了一大批可以代替美鈔的貨幣，你看這樣一弄，他們可能發多麼大的財呢？」

「但他們怎能使人知道呢？」藍莉說：「他們的假鈔票印得那麼精，就像是眞的一樣，當你告訴我是假的時候，我也不肯相信，他們又怎能教人相信呢？」

「他們現在正在叫小林研究一種新的油墨，」司馬洛說，「這種油墨在一年之後就會自動脫色，一張鈔票在一夜之間可能會變成一張白紙。」

「我的天！」藍莉說：「這是——這是可怕的，太可怕了。」

「但不要緊，」司馬洛說，「他們已經死了，這個計劃就不會有人去加以實行了，而且小林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不是神仙，祇是他沒有告訴他們他辦不到，因爲假如這樣說，他就可能活不下去了，小林也不是傻子。」

「謝謝天！」藍莉說。

「他們兩個大概都是有點瘋狂了。」司馬洛說：「想出這樣的一個計劃來，他們似乎認爲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許多事情也正是瘋子才做得成功，」藍莉說，「他們的字典上面沒有不可能這個名詞，祇是有時給他們莽撞一番，反而就成功了！」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所以說有不少事情都是要靠命運安排的，不過，這一次命運安排得很好，事情是圓滿結局了。你可以放心了。」

「是的。」藍莉點着頭說，「現在既然不會有人趕着要殺我，那我就可以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很多謝你陪着我。」

「不要多謝。」司馬洛說，「我答應過你我會回來的，而且我也答應過當我有空的時候，我就會陪伴你做你所喜歡的事情。」

藍莉的手輕輕擱在他的手臂上：「你是一個奇怪的人，我所認識的男人之中很少像你這樣的。事實上，一個都沒有。」

「你祇是還沒有看到我的缺點而已。」司馬洛說。

「我現在講的並不是缺點或者優點，」藍莉說，「我是說特別。」

司馬洛又聳聳肩：「那麼你說得很對，我自己也有同樣的感覺，我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人，非常特別！」

車子再轉了一個彎，他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的目的地了，這就是沈伯伯那間非常豪華的別墅。

這是藍莉的心願，沈伯伯對她好，她現在安全了，她就回來告訴他一聲，探一探他，她有點自卑地打開雜物架，看看那一隻用花紙包着的小包裹，那是她打算送給沈伯伯的一件禮物。

「別害怕吧。」司馬洛笑起來：「像他這麼有錢的人，我看你不論送他怎樣名貴禮物給他都不會使他高興的了，祇有物輕情意重的禮物他會歡迎，你回來送他一件禮物，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車子到達了花園的門口，在鎖着的大

鐵門外面停下來，藍莉說：「也許他出門旅行去了，他這門本來不鎖的。」

「找朋友總應該先打個電話，」司馬洛微笑：「這是一個教訓。」

「但是我想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藍莉說。

司馬洛按動車子的响號。久久，那個管家才出來。司馬洛看見他穿着黑色的衣服，就知道情形不很妙了。

「找誰？」那僕人問，然後說：「呀，小姐，很久不見了！」他的微笑是牽强的。

「沈伯伯呢？」藍莉問：「他不在家嗎？」

那個僕人的眼光低垂，表示尊敬，他說：「沈老爺——他已經過身了。」

「什麼？」藍莉愕然。

「一星期前，」那個僕人說，「不過他是在夢中過身的，一點痛苦也沒有。」

藍莉開始流淚了。

「他葬在什麼地方呢？」司馬洛問。

「火葬，」那僕人說，「他的骨灰就撒在海裏——他最後的那段日子一直喜歡出海，兩位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找他嗎？」

司馬洛聳聳肩：「可以說重要，也可以說不重要，法律上是不重要的，人情上則是重要的，我們要見他一面，現在見不到了。」

「很多謝你們，」那僕人說，「請你們進來坐坐如何？」

「不必了，」藍莉說，「不必了。」

那僕人也顯得難過，是眞正的難過，沈老先生對藍莉好，對僕人也是好的，他沒有必要發表言論，不過他是要把心裏的話說出來，他說：「沈老先生，他是一個好人，我們都景仰他！」

「我也是，」藍莉嗚咽着說：「我：：我還爲他帶來了一件禮物。」

「你眞有心，」那僕人說，「不過不要緊，他在地下有知，他一定會心領，他這個人是施恩不望報的，他祇是希望對人好，有機會對人好，在他來說就是一種快樂，我相信世界上再難找到像他這樣的好人了。」

「他的遊艇呢？」藍莉問。

「還在這裏，」那僕人說，「他的遺囑吩咐不要辭退任何人，除非自己辭職，他們就是爲他保養着這艘遊艇，十年內可以不必担心失業，他爲每一個人着想。」

「那麼，」藍莉泣不成聲地說：「你可以爲我做一件事情嗎？」

「你要我爲你做什麼事呢？」那僕人問：「祇要我做得到就行了。」

藍莉把那隻小的禮物交給他：「這小小一件禮物，不値什麼錢的，我想你交給船上那位水手先生，請他把船開到沈伯伯最喜歡釣魚的地方，放進海裏。我相信沈伯伯會收到的！」

那僕人用雙手接過那件禮物：「小姐，我保證替你辦妥這件事情，你不進來坐一坐嗎？」

「不了，」藍莉飲泣着，「我不想看見屋子裏沒有了他。」

她轉身跑回車子裏。司馬洛對那個僕人做了一個多謝的手勢，也回到車子，開動了。

藍莉還是在哭，而司馬洛也沒有勸止。在這種情形之下，哭對她是好的。

後來她說：「我不知道活下去還有什麼意思，我尊敬的人，他已經死了，而你，你也不會在我的身邊很久。」

「生命就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有痛苦也有歡樂，有失敗也有成功，假如全部都沒有痛苦和失敗，就襯托不出成功的可貴了，我們應該盡可能爭取歡樂的時光！」

藍莉不哭了，但是沉默。

「讓我們到一些熱鬧的地方去，忘記煩惱吧？」司馬洛提議。

「不。」藍莉說：「我不要熱鬧，我要靜，帶我到一個靜的地方去吧。」

「你告訴我你要到什麼地方吧。」司馬洛說：「我是你的司機。」

「我——我要到海灘去。」藍莉說：「我要去游一個泳！」

「唔，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今天天氣那麼好。」

「爲什麼天氣會這麼好呢？」藍莉說：「沈伯伯死了，應該是陰天。」

「天是不管這些的。」司馬洛說。

× × ×

但天氣是難測的，前一天還是那麼晴朗，第二天就是大雨滂沱了。這雨使高森不停地咒罵着，因爲他的修車房的屋頂後部漏雨，要用一隻桶子承接着滴下來的雨水。而這漏水使他很生氣。他可以把一部車子的車身弄到完全不漏水，然而屋頂那塊漏的地方，他就是補不好。眞是難以置信。

而且，天下雨，試車也不方便。

他鑽在一部車子的底下，修理着車子的機件，而雨水滴在水桶裏的聲音就像是正在對他諷刺。後來他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音。强力的馬達聲，使地面也微震了。

當這馬達聲愈來愈近的時候，高森就皺着眉頭，從車子底下爬出來，因爲車子顯然是到他這裏來的。

果然，車子就是到他這裏來。他看見那部漂亮的跑車穿過大雨，飛馳而至，進入了他的車房中。司馬洛推開車門。

「你來幹什麼？」高森狐疑地看着司馬洛。

「怎麼了？」司馬洛微笑道：「你像是並不高興見到我！」

高森聳聳肩：「我已經接到你的電話，知道事情已經解決，我很放心了。但是我想不到你會來。」

「這車子有點毛病。」司馬洛說：「我想你替我看一看！」

那個在高森的車房裏工作的技工大爲羡慕地望過去，很希望這個任務能落到自己的頭上來，但是又知道不可能的，必然是高森自己去幹了。在他的眼中看來，事情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但是在高森的眼中，事情則並不這麼簡單。

高森用棉紗把雙手抹乾淨了，從另一邊車門上了車，說：「究竟又有什麼麻煩了？」

「機件的聲音有點不對。」司馬洛說着，把引擎發動，讓高森聽聽，「你聽，一發動就聽出來了！」

「我聽得出來。」高森沒好氣地說：「不對得跟上次沒有分別，上次是你自己弄的，這一次也是你自己弄的，你自己會弄，難道自己不會修嗎？所以，你究竟有什麼事，還是乾乾脆脆說出來吧。」

那個技工仍然羡慕地在另一邊看着。司馬洛與高森究竟正在講什麼，他是聽不到的。他祇是看到司馬洛的嘴巴在動，好像在游說高森什麼，而高森則搖着頭，不肯接受。後來司馬洛開動車子，把高森載走，在雨中消失了。

那個技工繼續工作。大約一小時之後，那部車子又回來了，却是高森一個人開回來！高森下車，那技工走過去問道：「怎麼樣了？壞得很嚴重，需要大修嗎？」

「不是。」高森說：「這是我的車子了。」

「什麼？」那技工吃驚地看着他。

「這是我的車子。」高森說：「這位朋友要離開此地，車子不能帶上飛機，所以就拿來送給我！」

「我不是耳朵有問題吧？」那技工說：「我不相信，這樣一部車子，沒有人會隨隨便便送給人的。」

「世界上的事情有時就是無法置信的。」高森說：「你總是不知道命運會爲你作一些什麼安排！」

高森已經把車頭的蓋子打開來，開始欣賞裏面的機件了。

× × ×

司馬洛是乘的士回到那間屋子的。那座海邊的別墅。租回來的，一個暫時的渡假勝地。

「這雨眞討厭，是嗎？」他下車的時候，司機搭訕地這樣說。

「是呀！」司馬洛說：「我們本來是來這裏享受陽光與海灘的，看，現在什麼都不行了！」

他付了車資進入屋中。藍莉就在屋中等着他。他說得很對。這大雨使人大爲掃興，在這樣一個地方，不能享受陽光與海灘，那就很悶了。

她問道：「車子呢？怎麼你開車出去，却坐的士回來？」

「我送給高森了。」司馬洛說：「他第一次看見時已愛不釋手，我知道他是樂於接受的，不過還是花了我好一番唇舌他才下收了！」

藍莉聳聳肩：「在你身邊的東西，從來都不會長久的，是嗎？」

司馬洛輕輕吻她：「別作這種悲觀的想法吧！」

（全文完）

失傳的象形拳

麥海雲

少林十形拳，即是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各有各的獨到之處，其中有兩套拳今已失傳，就是馬拳以及象拳，由於馬的後脚厲害，一般人都會想像得到，馬形拳必然是轉身以後脚出擊的，或者是旋風腿，用脚橫掃，誘敵進攻，然後以脚法擊倒强敵，不過，象形拳就不容易想得出它是怎樣子了。有一名老敎頭稱述，他認爲十形拳裏面只有象形是跟日本柔道比較接近的，兩人搏鬥，難保沒有機會貼身，打到難分難解，碰着這種情況，某一方面如果擅長柔道，能够把自己的身體壓住對方，使對方無法轉動，當然輸實，故此，象形拳等於變相的日本柔道，說不定當年日本柔道就是從少林拳裏面的象形拳偸師。

日本沒有空手道之前先有柔道，其實有一種拳法比較柔道更加古老，叫做日本摔角，兩個大胖子遙遙相對，突然飛撲過去，纏在一起，兩人纏着互鬥，彼此用脚絆倒對方，直到某一方面倒地爲止，另外一個大力士模樣的對手就把自己身體壓在此人的胸上，公證人計算數字，從一數到十，如果此人沒法起來，便算打輸，不過，將跌未跌之際，以及剛剛倒地沒有給人壓住的時候仍有機會反攻。

摔角有許多種，日本摔角規定要超過二百磅過外的人，才有資格做這種競賽或表演，日本人爲了不斷增加體重，拚命飲啤酒，天天喝鹽水，目的是增加體重，進而能够增加壓力，坐在敵人身上時，受擊之人無法轉動。由於他們希望自己變成大笨象，這種心理就跟少林拳的象形相似，至於象形拳的招式，老師傅亦有談及，最重要的就是突然衝到對方前面，下邊用脚勾住對方的任何一條腿，跟住自己把身體緊靠過去，使勁一壓，到時就會壓倒對方，有如給大笨象碰跌一樣。這個招式叫做「象壓法」，看來雖易，實則不易，因爲把一條腿伸到對方的脚後，這種舉動叫做「入馬」，一定要暗中進行，而且四両搏千斤，只有小腿伸過去，甚至僅有足踝伸到對方馬步背後，已經有力量絆倒對方，實在是相當困難的，非苦練不可。

象形拳可能另有一招，就是抱住對方的身體，然後自己的身體微微向後，讓對方緊壓在自己的身上，兩人並不倒地，那時，自己的胸骨壓在對方腹部上端，他就無法呼吸，逐漸窒息，終於倒下來，原因是我們呼吸一定要靠橫隔膜伸縮，要是胸部上端被壓，橫隔膜無法活動，等於呼吸停頓，那是一種絕招，由於這個人要有氣力把對方抱住壓在自己的身上，仍不跌倒，非有沉重的體重不可，特別適合巨型的大漠，故稱象形拳。

至於緊抱雙方的身體時，一定要雙手箍住對方，把對方左右兩手一齊箍緊，然後有用，否則，對方僅有一手騰出來，就可以用這隻手挖眼，打鼻，弄巧反拙，故此，象形拳的氣力一定是十分雄偉的，體格並非特別彪形大漠那一類，就不宜練習，學會了也無大用。

象形拳還有另一招叫做「踐踏」，即是說，一脚踏在對方的脚背上面，就算普通兩人交手，甲方給乙方一脚踏在脚背上面時，不管是赤脚或穿了鞋子，仍是發生痛楚的，除非他穿了很厚的皮鞋，如屬練習過象形的踐踏功夫，那就不同了，這種人一脚踏下去，可以把十五塊磚頭踏碎，故此給他踏了一脚，受擊之人，脚趾壓扁，痛澈心肺，立即倒下來，當然是無法再鬥了。該老師爸所說的話頗有道理，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完）

八仙鬥八魔

狹路相逢算舊賬

諸葛青雲·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韓劍平和藍啓明在鍾離員外的大堂中和「鐵掌」劉壽，「冷面追魂」歐陽雲比武，最後韓、藍兩人制住了劉壽、歐陽雲兩人，並從他們口中探知那兩件寶物「水火明珠」「辟邪玉佛」的來歷，隨後把他們放了。過後，鍾離員外就帶韓、藍入內室，豈知白牡丹也不見了，還拿進鍾離漢心愛的萬年溫玉寶笛，鍾離漢等人立即追趕至隘口，也不見踪影，估計白牡丹是向嶗山的「秘魔莊」逃去，鍾離漢無計可施，只好與藍、韓兩人分路，各自趕上嶗山。

韓劍平與藍啓明二人心中略一思忖，便立即恍然明白，這老兒乃是被李玄看中，定爲「武林八仙」之內，尚告懸缺的「鍾離權」候選人。此老若論外表與姓氏，倒也頗爲合適，不過他的人品與武功上面，是否够得上資格？李玄在甚麼地方遇上他？看雙方的關係，似乎頗有文章，爲何李玄竟故作神秘地，對自己兄弟連招呼也不打？

這一連串疑問，眞覺得韓劍平與藍啓明好不難受。

祗聽李玄怪笑了幾聲，似乎有點無可奈何地又開口道：「好吧，我們這第一場賭賽，就算我老花子認輸，現在便算第二場比賽開始，你約的人呢？」

矮胖老人神情木然，冷冷地說道：「就來了。」

此人說話，吐字如金，珍貴之極，不一個字剛剛離開嘴唇，便立即閉口，生怕嘴唇多張開一下，便會傷了元氣一般。

李玄頗不耐煩地濃眉連軒，一雙怪目注定矮胖老人，冷笑道：「人不在此，當然會來，但我老花子千里迢迢，從閩海陪你到這黃鶴樓，並非專爲欣賞你的冷面孔，須知你所約之人，關係我們的賭賽，我老花子當然有權先弄個清楚……」話聲微頓，沉聲又道：「對方究竟是個甚麼人？」

矮胖老人仍自冷冷答道：「怪人！」

李玄「哼」了一聲，道：「我知道當然是個怪人，否則也不會和老兄拉上關係，不過，究竟怪到甚麼樣子，你總得先說明一下吧？」

矮胖老人嘴皮微動，冷冷說道：「見面自知。」

雙方這一問一答的情形，祇看得韓劍平暗暗好笑地用「蟻語傳音」功力，對藍啓明道：「五弟，李二哥平日仗着一張油嘴，在我們弟兄之間佔盡了上風，想不到這回遇着對手，眞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這時，李玄似乎已不願再開口，便自斟自飲，據座大嚼。

矮胖老人也不和李玄謙讓，搬了幾樣菜餚到自己面前，慢條斯理地舉筷進食。

藍啓明冷眼旁觀，看了一會，方用「蟻語傳音」回答韓劍平道：「李二哥可能是得失之心太切，故而當局者迷，失去了對付這類人物的方針，若然換了我藍小五，哼哼！要不把這個老傢伙整得灰頭土臉才怪。」

說至此處，忽見樓梯口施施然走上一個人，是身穿儒衫的書生，遂倏然住口，冷眼注視着來人的舉動。

這書生剛一上樓，便搖搖擺擺地踱着方步，走到矮胖老人面前，抱拳長揖，並斯斯文文地說道：「先生眞信人也，請受晚生一禮。」

矮胖老人連看也不看這書生一眼，大刺刺地受了一禮，却連身子也沒有動一下。

書生溫和地笑了笑，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大紅東帖，雙手遞與那矮胖老人，躬身說道：「請老先生賞光。」

矮胖老人依舊自斟自飲，舉筷挾菜，理也不理。

書生待了一會，忽然笑道：「老先生想是嫌晚生這副面孔，不够資格，那我就換過一副便了。」

話落，緩緩一個旋身，同時舉手在臉上抹了一把，待得面對矮胖老人之時，竟然變作一個皓首銀髯，相貌清癯的老人。

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禁暗讚一聲：「好高明的易容之術！」却又同時暗忖：「此人究竟是何來歷，那張大紅東帖又是代表甚麼……」

正思忖間，那書生幻變的「清癯老人」已對矮胖老人一拱手，聲音也顯得蒼老地含笑說道：「鍾離兄，久違了！」

這麼短短的兩句話語中，似乎充滿着無比深厚的感情，彷彿多年老友異地相逢一般的激動。

矮胖老人聽了，登時微微一震，酒杯停在唇邊，筷子也逗留在菜盆中，那一雙冷凝的目光，大有閃閃欲動之意。

「清癯老人」手掌一翻，便又露出那張大紅東帖，急切地說道：「鍾離兄，請給小弟薄面，來喝一杯水酒。」

或許是那張大紅東帖的刺激力量，竟然使矮胖老人恢復了冷漠的神情，依然飲啖如故，睬也不睬。

「清癯老人」淡淡一笑，緩緩轉過身子，又復舉手一抹面孔，猛地一旋身，竟然變成一個橫眉怒目，兇神惡煞的「虬髯大漢」，將手中大紅東帖對準矮胖老人面前，猛地一送，厲聲喝道：「鍾離老兒，你敢不敢接這東帖？」

誰知，他這張東帖的一送之勢，雖然又猛又急，有若一柄利刃，但到矮胖老人面前三寸距離，却似碰到一堵堅韌無比的牆一般，竟不能再透進半分。

這一來，頓令韓劍平與藍啓明瞧得暗自駭然，同時，却聽得李玄微微「噫」了一聲……

說時遲，那時快，「虬髯大漢」倏地收回東帖，霍地旋身，並舉手一抹面目，轉來時，已換了一副陰森冰冷的面目，兩道令人悚慄的森冷目光，注定矮胖老人，陰惻惻地說道：「朋友，你有沒有膽量，看我最後三副面孔？」

矮胖老人鼻孔冷哼一聲，尚未開口，李玄却已怪笑連聲地說道：「妙！妙！原來尊駕竟是『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號稱『雙奇一怪』的『七面怪人』宇文化，聽說你最後三副尊容頗爲有趣，就算鍾離兄不敢看，我老花子也代他答應了。」

「七面怪人」宇文化冷冷地掃了李玄一眼，仍然目注矮胖老人，冷然不語。

矮胖老人緩緩轉過頭來，也用他那一雙凝冷的目光，望着「七面怪人」宇文化，冷冷說道：「三更在蛇山見。」

「七面怪人」宇文化冷冷地應道：「好，準定三更，蛇山候駕，不見不散。」

矮胖老人這才緩緩轉過臉來，對李玄冷冷說道：「請便！」

說完，便自盤起雙腿，垂下眼簾，竟然入起定來。

李玄怪笑一聲，朝韓劍平和藍啓明扮了個鬼臉，便起身離座，一拐一跛地走下樓去。

韓劍平、藍啓明自然會意，遂吩咐跑堂伙計算過酒飯錢，跟着下樓而去。

出了黃鶴樓，遙見李玄在前面一拐一跛地裝模作樣，朝江邊走去，二人心知他這般做作，必然尚有原因，遂也換了尋常脚步，遠遠尾隨，同時並互相笑指烟嵐，假裝觀賞江干落日的景色。

一路行來，不覺已遠離市廛，放眼四望，人烟漸稀，秋風撲面，但聞江濤拍岸，地勢頗爲荒僻。

李玄回首一望，隨即一晃身，消失於江岸下面。

韓劍平與藍啓明四顧無人，遂也齊展身形，追近李玄消失之處，引領一望，發現下面乃是一道高約三四丈的崖岸，近水面處有一塊凸出的大石，李玄正自踞坐石上，翹首相待。

二人飄身縱下，藍啓明並笑聲問道：「李二哥，你不是東游沿海諸省的麼？怎會北來黃鶴，並似大吃苦頭地，隨上了這麼一個冷冰冰的老傢伙？」

李玄「嘿嘿」冷笑道：「藍小五，你休要先發制人地，向我質問，你們兩人，不也是北遊幽燕的麼？爲何今天跑到黃鶴樓來，這段時間中，你和韓老四到那裏去了？」

藍啓明搖了搖頭，嘴角一撇道：「李二哥，你這副老大的面孔，可以收起來了……」

李玄怪目一翻，喝道：「藍小五，你好大的膽子，須知張老大不在，我李老二便仍有資格對你擺擺面孔，你還不快把這些日子的所聞所見，和所作所爲，一一從實招來？」

藍啓明冷笑道：「李二哥，你丟人現眼在先，自然應該先供罪狀……」

李玄怪目連翻，倏地躍起，探手揪住藍啓明的衣襟，喝道：「我有甚麼丟人現眼之事，要先供出罪狀？」

藍啓明也不掙扎，却學着李玄適才在黃鶴樓上的神態，怪笑幾聲，一面孔無可如何的樣兒，說道：「好吧，我們這第一場賭賽，就算我老花子認輸……」

李玄「哼」了一聲，鬆開了藍啓明。

韓劍平笑道：「好了，好了，你們兩個眞是難兄難弟，一見面就要鬥嘴，我們還是快點研究正事要緊。」

李玄側目道：「大概是你在這一路上把藍小五縱壞了，不然，他怎敢這樣放肆？」

韓劍平咦了一聲道：「怪了，李二哥怎麼又憑空扣了我一頂帽子？」

藍啓明道：「韓四哥，我猜李二哥定因被人吃癟，霉頭倒足，一肚皮寃水沒地去吐；同時，又自知他此次東遊，所獲所遇，決沒有我們精彩，才如此見人發怒地大冒酸氣。」

李玄冷笑道：「不知你們所遇有何精彩之處？」

藍啓明故作得意道：「我們這一路上，雖已好戲連場，但還祇是序幕，有場精彩絕倫的壓軸大戲，還沒有開鑼呢！」

李玄半信半疑，側顧韓劍平道：「老四，你比較老實，不像藍小五那樣滑頭，快把眞話說來我聽。」

韓劍平點了點頭，便欲將此行說出。

誰知藍啓明却搖頭大叫道：「不行，誰讓他亂擺老大面孔，如今若是想聽我們的精彩好戲，非要先將他怎樣吃癟的經過，招將出來不可。」

韓劍平委實也急於想知道李玄爲何突然折回北遊，以及那矮胖老人的身份來歷，遂微微一笑，也附和藍啓明的建議道：「李二哥，我們的事，說來話長，同時也極需二哥以豐富淵博的閱歷學識，加以研判，所以留待後面說出，比較妥當，這倒並非五弟故意刁難，就請二哥先開金口好麼？」

李玄聽罷，瞪起一雙怪眼，在韓、藍二人的臉上，來回一掃，嘖嘖怪笑道：「看來『難兄難弟』這四個字兒，應該放在你們二人的頭上才對。」

話聲略頓，聳了聳肩，又道：「也罷，我就先說，你們坐將下來，仔細聽着……」

說完，便自在石上盤膝坐下。

韓劍平與藍啓明相視一笑，也坐了下來，藍啓明並向李玄問道：「二哥，剛才在黃鶴樓上，聽你說是從閩省而來，難道你便和那矮胖子一齊比賽脚程，跑了數千里路不成？」

李玄點頭道：「一點不錯。」

韓劍平皺眉道：「二哥既說第一場賭賽輸了，莫非你的脚下功夫，當眞跑不過那個又胖又老又矮的傢伙？」

李玄哼了一聲，搖頭道：「就算我的兩條腿兒，再不濟事，也不見得會輸給他。」

韓劍平好奇問道：「這樣說來，二哥和他賭的是甚麼？」

李玄苦笑道：「我們賭的是從泉州開始，一直到黃鶴樓爲止，祇要我能逗得他那冰冷臉上，產生一絲半毫喜怒哀樂的表示，或者一次說出兩句話來，便算我贏。」

藍啓明笑道：「我不相信以二哥的本事，竟會在數千里的路程中，逗不起對方絲毫情緒變化，以及掏不出他兩句話兒。」

李玄嘆道：「事實的確如此，不然的話，我會讓你挖苦則甚？」

韓劍平問道：「你們的賭注是甚麼？」

李玄道：「還不是想約他加盟『武林八仙』，充個數兒，於明年九九重陽，同到南海普陀……」

韓劍平頷首道：「適才在黃鶴樓上，看見二哥與他同席的情形，我和五弟便已猜到二哥的打算，但是却未曾料到是以這件事兒作爲賭注。」

藍啓明道：「二哥既已輸了這場賭賽，還作不作甚麼挽回打算？」

李玄怪笑答道：「尚未輸定，因爲我和他是共賭三場，雖然先輸一場，還有兩場可以翻本。」

藍啓明問道：「第二、三兩場，賭的甚麼？料來定會比第一場精彩。」

李玄搖頭道：「藍小五，你猜錯了，第二三兩場賭賽，內容十分平常。」

藍啓明「哦」了一聲道：「二哥請說來聽

聽。」

李玄道：「第二場賭賽，相當特別，條件是如果他勝了那在黃鶴樓上與他相會之人，便算我贏；反過來說，他如敗了，便算我輸。第三場則……」

藍啓明搖手截斷了李玄的話頭道：「慢來，慢來，我覺得這第二場打賭的條件中，似乎大有文章。」

李玄道：「有甚文章？」

藍啓明眼珠一轉，目注李玄問道：「這個矮胖傢伙，是否表示很不願意加盟『武林八仙』，同去南海普陀？」

李玄略一沉吟，答道：「他似乎是在兩可之間，沒有明顯表示願或不願，祇表示不想輕易答應，才彼此訂了賭注，藍小五，你問此則甚？」

藍啓明看着李玄，搖頭嘆道：「李二哥，你眞叫聰明一世，懵懂一時，怎會訂出如此胡塗賭約？那老傢伙若是不願意參與『武林八仙』之盟，祇消故意輸與黃鶴樓頭的『七面怪人』宇文化，你豈非便告輸定，再也無法挽回了麼？」

李玄冷哼一聲道：「這種爲了贏得賭賽，而甘願犧牲名譽，故意輸給別人的事兒，大概祇有你藍小五做得出來！」

藍啓明道：「常言說得好：『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二哥對那老傢伙的人品，可曾仔細觀察過麼？」

李玄默然片刻，搖頭道：「我雖然對這老傢伙未細加攷察，但敢肯定地說他絕不至於壞到連名譽都不要的那種地步。」

韓劍平一旁笑道：「但願二哥這種判斷無甚差錯，倘若他與那『七面怪人』宇文化鬥成平手之時，又便如何？」

李玄答道：「那第二場便算和局，需看第三場來決定勝負了。」

韓劍平含笑問道：「第三場賭的甚麼？」

李玄笑道：「這第三場賭賽條件，頗爲簡單，是互相指定一事，祇要誰能將對方指定的那件事兒先行辦到，便是贏家。」

藍啓明連連搖頭道：「完了！完了！我看二哥似乎已經注定非輸不可的了！」

李玄怪眼一翻，冷笑道：「何以見得？」

藍啓明嘆了口氣，說道：「事實甚爲明顯，因爲在這三場賭賽中，第一場二哥已經承認輸了，而第二場萬一是個和局時，則二哥縱然贏得第三場，也不過是雙方平手而已，設或不幸……」

李玄「嘿嘿」怪笑幾聲，打斷了藍啓明的話題，截口道：「我以爲你藍小五有甚麼高明見解，原來你這番悲觀的論調，竟然是根據在我明顯勝算甚高的第二場賭賽所發，嘿嘿！若不是看在韓老四的面子，眞該好好教訓你一番才對。」

藍啓明搖首道：「這是二哥一廂情願的看法，小弟實在不敢苟同。」

韓劍平笑道：「你們不要抬槓了，依我看來，這第二場賭賽的勝負，關鍵在那老傢伙的功力，是否比『七面怪人』宇文化高明？因爲『魔鈴公主』諸葛飛瓊手下的『雙奇一怪』，在江湖上也頗有名望呢！」

李玄怪笑道：「沒有問題，我曾經親眼見他施展武林中極爲罕見的『攝引神功』，在洛陽橋上用無鈎釣綫，釣獲一條重達十斤的紅尾金鱗巨鯉，以此而論，可見他的功力，並不在我們當中任何一人之下。」

藍啓明「哼」了一聲，接口道：「就算此人的功力高過我們，但他的來歷如何，二哥是否清楚？」

李玄微微一怔，隨即怪眼雙翻，喝道：「藍小五，你怎的專在豆腐裏找骨頭？究竟安的甚麼心眼？」

藍啓明慌忙雙手連搖，說道：「二哥莫要誤會，我並沒有安什麼心眼，試想我們『武林八仙』，怎能容許來歷不明之人參加？」

李玄「嘿」了一聲，道：「我祇曉得他複姓鍾離，名秦，其他一概不知，因爲……」

話尚未完，韓劍平與藍啓明竟不約而同齊地「咦」了一聲。

李玄住口，詫然問道：「你們『咦』些甚麼？」

藍啓明笑道：「妙！妙！這個名字，簡直妙極了。」

李玄莫明其妙地問道：「鍾離秦這個名字，有何妙處？」

藍啓明笑道：「因爲我和韓四哥已找到一位『鍾離權』的候選人，名叫鍾離漢，假如張大哥和呂三哥也找到了合適的人選，那時候，說不定便會來個鍾離周、鍾離商，甚至上溯五帝三皇，那豈不是妙到極點麼？」

李玄「哦」了一聲，恍然道：「原來你們也找到一個『鍾離漢』的候選人了，不知此人的來歷如何？功力如何？你們又是如何找到的？這回該輪到我李老二來發問了吧！」

韓劍平微微一笑，方待開口，藍啓明却搶着說道：「四哥，前半段應該由我來說，比較妥當。」

韓劍平笑道：「由你來說也無不可，但却不准你添油添醬地，亂加作料。」

藍啓明「嘻嘻」一笑，便將「魔鈴公主」諸葛飛瓊對韓劍平贈袍送簫之事說出，並朗吟那兩首七言絕句，笑道：「李二哥，你看四哥是不是艷福齊天，居然榮獲諸葛飛瓊的垂青魔眼？」

李玄聽罷，略一沉吟，忽然冷笑一聲，搖頭道：「藍小五，你想錯了！我認爲不是『垂青魔眼』，應該是『圓睜魔眼』才對。」

藍啓明不以爲然地反問道：「爲甚麼？」

李玄怪笑道：「那諸葛飛瓊既然以魔爲號，當然不會是個好東西，她這一番作爲，大概是已經探知何八妹對老四鍾情，而韓老四對八妹也有意思，故此來上這一手，此舉如能攻破韓老四的心中防綫，固然正合了她的預計，即使老四不爲所動的話，而讓何八妹曉得老四收了她的餽贈這回事，必然也會醋海興波地與老四反目，甚至進而破壞了我們『武林八仙』之盟，這一來，這個女魔頭豈非……」

說至此處，突覺嘴唇微微一疼，似乎被蚊子叮了一口，登時下意識地抬手「拍」的一响，却未打着半隻蚊蟲，不由心頭一動，怪笑一聲，鐵枴微頓，人已騰空而起，飛上崖岸。

韓劍平與藍啓明見狀，情知有異，遂一齊飛身縱了上去，並同聲叫道：「二哥，有甚麼事？」

此際，但見暮靄沉沉，荒野寂寂，除了李玄對着一叢野草發呆之外，連個鬼影也沒有。

藍啓明笑道：「李二哥，這幾根草兒是甚麼靈藥，值得你全神研究？」

李玄「哼」了一聲，伸手在草叢中取出一張小紙片，轉身遞給藍啓明，濃眉連軒，冷笑道：「你看這張紙片，值不值得研究？」

藍啓明定睛一看，原來紙上寫着：「寄語酒仙留口德，謹防地獄第九層！」兩句極爲潦草的字，不由哈哈一笑，說道：「二哥，這第九層地獄是甚麼地獄？」

李玄怪眼一翻，沒好氣地答道：「混帳！你是裝傻還是賣乖？」

藍啓明扮了個鬼臉，笑道：「這是李二哥發表宏論卓見引出的事情，怎能把氣兒又出在我的頭上？」

韓劍平皺眉道：「看這紙上的字句，分明是針對二哥適才那幾句話而發，莫非留字之人，便是諸葛飛瓊？二哥可曾有所發現麼？」

李玄「哼」了一聲，喝道：「韓老四，你也學會說風凉話了！我若有所發現時，還會站在這裏發呆麼？」

藍啓明忽然大笑道：「恭喜二哥，你今晚這第二場賭賽，我敢擔保是贏定了。」

李玄聽得一愕，瞪着藍啓明，喝道：「小五，你又要甚麼花樣？」

藍啓明揚了揚手中的紙片，笑道：「二哥，你不要亂罵人好不好？難道你還看不出這張紙片，便是你今晚必贏的保單？」

李玄怪眼連翻，說道：「何以見得？」

藍啓明朝韓劍平神秘地笑了笑，說道：「事情非常明顯，這張紙片，縱然不是諸葛飛瓊所留，也必是她親信手下的傑作，試想，她既然對四哥有意，自然愛屋及烏地對二哥有所關懷，所以我敢擔保那位『七面怪人』宇文化，今晚一定不會去見那鍾離秦，這樣一來，二哥不是贏定了？」

李玄沉吟道：「你這番分析，固然有點道理，但我却不大相信那女魔頭會爲了韓老四而讓部下吃這個啞巴虧。」

藍啓明笑道：「靈與不靈，三更便知，我們且先研究一下，到時要出個甚麼難題給鍾離秦，去讓他傷透腦筋，跑斷雙腿才好。」

李玄點了點頭，轉對韓劍平道：「你們這一路上的故事，藍小五已說了前面半段，那後面半截，又如何呢？」

韓劍平道：「後半截的事情比較複雜，正要請二哥替我們參詳參詳。」

李玄道：「既然如此，我們仍回到下面討論便了。」

三人遂縱落原來坐談的巨石坐下，韓劍平便將如何獲知鍾離漢的消息，並將喜筵上發現「美人狐」白牡丹竊寶遁走，如何發現她被「秘魔莊」之人擄去等情節，詳細說了一遍。

李玄靜靜聽完，點頭說道：「這一連串事情，果然相當複雜，我也無法判斷究竟是眞是假。」

韓劍平道：「二哥見聞廣博，可知那鍾離漢，到底是何等人物？」

李玄想了一想，搖頭道：「這個名字，我也陌生得很，等將來見面時，或許能夠認得出來，現在的確想他不起。」

藍啓明笑道：「若論他的相貌，說來也頗爲有趣，居然與鍾離秦長得一模一樣，其差別祇在神態上，一個是冷若寒冰，一個是笑口常開，除此以外，幾乎令人以爲他們是一雙孿生兄弟呢！」

李玄「哦」了一聲，沉吟道：「有這等怪事？唔唔……我似乎想起來了，可是……不對……不對……他兄弟倆早已經死去了多年，怎會……」

韓劍平笑道：「二哥這樣自言自語，莫非已猜出這兩個人的來歷了麼？」

李玄先是點了點頭，却又連連搖頭道：「我也祇是猜想而已，待我設法把這兩人聚在一起，再加以觀察，才能確定，現時暫且把這疑問，放在我的葫蘆裏再說。」

話音微頓，掃了韓劍平和藍啓明一眼，又說道：「你們這一趟遠上嶗山，是否已有必勝的打算？」

韓劍平搖頭道：「如何打算，目前尚未打腹稿，祇好到時再見機而行……」

李玄不以爲意地接口道：「那時候，你們的對手將不止是『魔心秀士』古玉奇，而是包括了鍾離漢與狄長春，三面受敵，實在不勝應付，怎能不預打腹稿？」

藍啓明突然拍手笑道：「有了，我已想出一個一舉兩得的辦法來。」

李玄笑道：「我們兄弟當中，要數你的鬼板眼最多，快把你剛才所說的一舉兩得之法，說來聽聽。」

藍啓明道：「今晚二哥就把這事情，交給那鍾離秦去辦，豈不是一舉兩得？」

李玄撫掌大笑道：「妙！妙！小五這個辦法，不只一舉兩得，實在可算一舉三得。」

韓劍平不解道：「明明祇是一舉兩得，二哥怎說有三得？」

李玄笑道：「這樣一來，便可以使冷面笑面兩個鍾離聚首嶗山，讓我有個觀察的機會，豈不是三得？」說完，萬分高興地解下背上的酒葫蘆來，嘴對嘴兒一陣狂飲。

藍啓明伸手笑道：「二哥，一人獨飲，最傷脾胃，快拿來讓我和四哥助你一口之勞。」

一個葫蘆，在三人手中傳來傳去，言笑之間，不覺已近三更，遂一齊起身，縱上崖岸，往蛇山而去。

蛇山橫亘鄂州城中，山勢並不甚高，李玄等三人不消多時，便已抵達山嶺，星光之下，但見一片樹林之內，那鍾離秦早已盤坐在一塊青石上面。

三人入得林來，鍾離秦微微張目一瞥，便即合上眼簾，依然冷冰冰地毫不理睬。

李玄等三人，也不去理會，逕自找了一塊乾淨的地方坐下，靜觀下文。

時間在一片靜默中悄然逝去，但聽城中已隱約傳來更鼓之聲，正是五更三點。

那「七面怪人」宇文化，果然不出藍啓明所料地，沒有前來赴約。

鍾離秦霍地睜開眼睛，凝注李玄，一字一頓地說道：「我贏了。」

李玄怪笑一聲道：「恭喜！我也贏了。」

鍾離秦口中只「哼」了一聲，便又默然不語。

李玄又復怪笑連聲道：「鍾離朋友，我們這三場賭賽中，彼此各勝一場，現在，分判輸贏的第三場賭賽，是否可以開始？」

鍾離漢冷冷道：「隨便。」

李玄笑道：「好，現在我想麻煩鍾離朋友跑一趟嶗山『秘魔莊』，把『魔心秀士』古玉奇的一顆心，替我挖出來，你看是否可以辦得到？」

鍾離秦冷冷一哼，兩道冷若冰霜的眼神，注定李玄，半晌，方一字一頓地，冷冷說道：「你去把宇文化的七張面皮，給我剝下來。」

此言一出，李玄等三人，他們都萬想不到鍾離秦竟會提出這麼一個難題，俱不由一愕。

因爲「七面怪人」宇文化今晚之所以不來赴約，顯然是爲了要暗助李玄贏得第二場賭賽，這種犧牲，無論是出於他的自願，或是由於「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命令，對李玄來說，都是極大的人情。

常言道：受人點滴之恩，便當湧泉相報，怎能夠反而將他的七張面皮剝下來，作爲獲勝的賭注？

但李玄又勢不能將吐出去的口水吞回來，承認自己失敗地，宣告這三場賭賽作廢。

更何況李玄倘若認敗服輸，則「七面怪人」宇文化的這一番犧牲，便顯得毫無價值。

李玄心念電轉，仍然拿不定主意，遂怪笑連聲地對他說道：「鍾離朋友，你莫非嫌自己的面孔快要冷僵了，想換幾張比較有人味的面皮……」

鍾離秦聞言，仍自漠然不動地凝視着李玄，那兩道冷冷的眼神，似乎更增幾分逼人的壓力。

李玄無計可施，祇好取下背上葫蘆，「咕嘟」「咕嘟」狂喝了幾口，一方面藉以拖延時間，一方面在暗打主意之際，耳中忽然傳來一縷其細如絲，但却十分清晰的語音：「老花子，不用怕，儘管答應好了。」

李玄聞言之下，心頭登時掠過一綫靈光，遂放下葫蘆，目注鍾離秦，縱聲怪笑說道：「好好好，魔心換人面，這場賭注我們就如此押了。」話聲微頓，神色一整，沉聲又道：「最遲於明年九月初一，我老花子準在『舟山定海』恭候大駕，看是你先取得『魔心秀士』古玉奇的一顆魔心，還是我先剝下『七面怪人』宇文化的七張面皮。」

話聲一落，祇聽鍾離秦發出一聲短促的冷笑，身形未動，人已閃電般破空而起，在夜空中但見他袍袖一拂，便消失於黑暗的夜空中。

這種奇快絕倫的輕功身法，縱令李玄等八都有一身絕學，也不禁為之咋舌，暗地讚了一聲：「好功夫！」

韓劍平眼望着鍾離秦身形消失之後，方自劍眉皺起，目注李玄，頗為不解地說道：「李二哥，這第三場賭賽的條件，未必有利，你怎能這般不加考慮地，便答應他了？」

李玄搖了搖頭，却遙注右側數丈遠處的一叢矮樹，怪笑喝道：「樹後的高朋貴友，適才多承指點，何不出來讓我老花子敬你一口酒兒，聊表謝意。」

秋風瑟瑟，枝葉婆娑，却不聞那叢矮樹後面，有絲毫反應。

李玄「嘿嘿」怪笑道：「朋友既然這般面皮嫩，老花子祇好親自促駕了。」語出，人已朝那叢矮樹飛掠過去。

韓劍平與藍啓明不知李玄的葫蘆之中，裝的甚麼藥兒，遂也跟着飛縱過去，閃目一看，但見枝葉搖搖，那有甚麼高朋貴友的影子？

李玄喃喃自語道：「奇怪，我分明查聽出這叢樹後藏得有人，難道這兩句話的工夫，人便飛上天去不成？」

韓劍平笑道：「李二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何我和五弟均不曾聽出這樹後藏得有人呢？」

李玄怪眼一翻，「哼」了一聲道：「剛才你不是問我，為甚麼答應鍾離秦的條件麼？」

韓劍平道：「不錯，我認為縱然輸了這第三場賭賽，二哥也不應接受才對。」

李玄點頭說道：「當時，我實在也有這打算，但是暗中却聽得有人以傳音密語叫我答應他……」

韓劍平「哦」了一聲，插咀問道：「二哥可聽出那人是誰麼？」

李玄搖了搖頭：「我雖然聽不出是甚麼人的聲音，但當時我的直覺判斷，認為那發話之人，縱然不是諸葛飛瓊，也必是她的手下，故此，我便大膽接受了鍾離秦的條件……」話聲微頓，一指這叢矮樹，苦笑說道：「那時候，我的確從那話聲傳來的方向，查出話聲便是從這樹後發出，却想不到就在兩句話的工夫，竟會眼睜睜地讓人溜掉，眞是笑話，笑話到了家了。」

話剛說完，忽聽藍啓明接口笑道：「二哥，你的笑話在這裏呢？」

李玄詫然望去，祇見藍啓明正從右側數丈遠的另一叢矮樹中鑽出，手中揚着一張紙片，快步走了過來。

韓劍平皺眉問道：「五弟，你又發現了甚麼？」

藍啓明看了看手中的紙片，一面走，一面笑聲唸道：「可笑鐵枴酒仙，專門愛賭大膽錢，若然不看韓湘面，管教輸得淚漣漣！」

李玄怪眼一瞪，怪叫一聲道：「小五，你胡謅些甚麼？拿來我看！」

叫聲中，人已一躍上前，探手一抓將紙片奪了過來，注目一看，紙片上果然用炭筆寫着這麼一首字跡潦草的歪詩，不由把這位平素滑稽突梯，專愛討人便宜的「鐵枴酒仙」，弄得啼笑皆非。

藍啓明朝韓劍平扮了個鬼臉，笑道：「如何？我不是說過，這一路上將是好戲連台，唱足輸贏，熱鬧非凡的麼？四哥這下總該相信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了。」

韓劍平搖頭道：「縱然她有意相助，但我總覺得這行徑實在不……」

藍啓明以指按唇，「噓」了一聲，截住道：「四哥說話小心，不要讓她聽見了。」

李玄怪眼一翻，注定藍啓明，冷笑道：「藍小五，敢情你曾經吃過諸葛飛瓊這女魔頭的虧，所以把膽子也嚇得小了，是麼？」

藍啓明「哼」了一聲，說道：「二哥又亂拿大帽子來扣人了，慢說我不曾吃過她的苦頭，就算當眞有過這回事，也不見得會把我的膽子嚇小。」

李玄怪笑道：「那你為何處處都帮着諸葛飛瓊說話……」

藍啓明聳了聳肩，接口道：「常言說得好，一百個朋友不嫌多，一個敵人却受不了，我認為在明年重九，南海普陀會期以前，能與她保持一個非友非敵的微妙局面，總比較方便一些。」

李玄冷笑道：「話雖如此，但我覺得她這樣跟韓老四纏將下去，對何八妹來說，總是個極大的威脅。」

韓劍平俊臉微紅，趕忙把話題扯開地對李玄笑道：「二哥，你的事情已告一段落，下面有何打算？」

李玄笑道：「當然是跟你們一道，去搗那馬蜂巢，並設法救白姑娘出險，倘若有機會時，索性先下手把『魔心秀士』古玉奇的一顆魔心掏出來，使那鍾離秦根本無法辦到我給他的難題，我便肯定贏得他了。」

藍啓明連聲笑道：「妙妙妙！事不宜遲，我們這就動身。」

於是，三人遂一齊下了蛇山，連夜望山東進發。

由鄂入皖，直趨魯境，沿途上，竟然毫無所獲，連鍾離漢、狄長青，甚至連鍾離秦這幾人也都沒有踪跡。

九月初七這一天，李玄等人已來到距嶗山僅有三百里路程的諸城縣境。

三人進了縣城，李玄首先提議道：「這幾日來，我們晝夜趕路，幾乎沒有好好吃過一頓，睡上一覺，如今嶗山已然在望，我們且先在這裏把五臟廟好好修補一下，找間好客棧，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覺，明天再走。」

他這一提議，藍啓明第一個舉手贊成，韓劍平自然沒有異議，遂一同往城中鬧市走去。

這時，天色約莫已近黃昏，鬧市中的酒飯舖都正是上座的辰光，但見家家都食客如雲，猜拳鬧酒之聲，响徹街衢，好不熱鬧。

尤其一陣陣美酒佳餚的香味，撲入鼻端，直逗得李玄不住地吞口水。

鐵枴一拄，便已當先跨進一家三開舖面名叫集英樓的大酒飯舖。

樓下三五十副座頭，業已座無虛席。

李玄等人把目光一掃，俱不禁暗地眉頭一皺。

敢情這滿座食客，幾乎全部是橫眉豎目，舉止粗豪的江湖人物。

這時，跑堂的已迎了過來，對韓劍平哈腰笑道：「爺們請上樓上雅座。」

韓劍平含笑頷首，遂隨着跑堂伙計，拾級登樓。

李玄在後面對藍啓明一擠怪眼，搖頭嘆道：「眞是自古狗眼看人低，祇重衣冠不重人！看來，我這一身破衣裳，眞該換一換了。」

藍啓明笑道：「我認為這樣才好，免得處處都要顧到門面排場，而大破慳囊，那才是眞的划算不來呢！」

說時，業已上完最後一級樓梯，但見這樓上雅座，雖沒有樓下擁擠，但也坐了八九成，跑堂伙計領着韓劍平到一副靠近角落的座頭，候韓劍平點過酒菜，便哈腰退下。

另一個跑堂伙計送上茶水面巾，韓劍平等人擦過手臉，便再次舉目四顧，竟然發現這雅座上的食客也全是武林中人，祇不過這些人的衣着和舉動，較樓下的來得華麗與斯文而已。

韓劍平回過頭來，低聲對李玄道：「二哥，這樣多的武林豪客聚在一起，你可看出是甚麼原因麼？」

李玄搖了搖頭，道：「這種場合，反正不會有好事情，我們最好少管閒事，修好了五臟廟，便快點找個地方睡覺。」

說時，跑堂伙計已將第二道菜和美酒端來，大家遂一面動筷吃喝，一面留神傾聽食客們的談話。

這一細聽之下，使韓劍平等人，愈發為之納悶。

原來，衆人所談的話題，盡是些甚麼賽寶選美等等，但却甚少談及賽甚麼寶？選甚麼美？在甚麼地方賽？在甚麼地方選？

過了一會，大概是這些食客們已到了酒酣耳熱的程度，說話的聲音也高了起來，忽聽有人一拍桌子，啞着喉嚨，頗為得意地說道：「不是兄弟誇口，這次賽寶選美大會，兄弟的玩意，不入選第一，也準可以得個第二。」

另一個人笑聲接口道：「近年來，誰不知道朱大哥的買賣十分興隆，油水甚足，拿出來的玩意，當然不會差到那裏去了。」

韓劍平等人閃目望去，見那說話之人，乃是個獐頭鼠目，衣着華麗的中年漢子，正在笑嘻嘻地對同席一個黑臉大漢說話。

這一桌的笑聲還未停止，又聽另一桌上有人笑聲道：「黃老爺，這次古大莊主舉辦的賽寶選美大會，固然是近來一場罕見熱鬧，但其眞正的目的，你老人家可知道麼？」

韓劍平等人聞言，俱不禁心頭一動，暗想：古大莊主？敢情便是指「魔心秀士」古玉奇？遂一齊將目光朝這一桌上移去。

這一桌上，共坐了四個人，上首是個相貌奇古的長髯老叟，左首是個面目生冷的藍衣文士，右首是個生得醜陋無比的魁偉老者，下首則是個神采飛揚的白衣少年。

祇見那長髯老叟，眼望着白衣少年，開口說道：「因為明年九九重陽，乃是南海普陀『魔鈴公主』諸葛飛瓊的雙十華誕，古大莊主已接到壽柬，為了表示隆重起見，所以舉辦這次賽寶選美大會，準備在會中選出幾樣奇珍異寶，以及幾名絕色美女，作為賀壽的禮物。」

白衣少年「哦」了一聲，笑道：「不知黃老爺準備了些甚麼奇珍異寶……」

長髯老叟捋鬚笑道：「天機不可洩漏，到時便知。」

白衣少年嘁嘁嘴，說道：「憑老爺子的威名，難道還怕有人搶了你的不成？」

長髯老叟呵呵笑道：「傻孩子，我當然不怕有人來搶，不過，若是我把那玩意兒的名字說出來，恐怕有人聽了會睡不着覺呢！」

長髯老叟這話剛一說完，在滿樓的笑語喧聲中，突然「嗤」地迸出了一聲極為刺耳的冷笑。

本來在這種場合，有人發聲冷笑，並不足為奇，不遲不早，偏在長髯老叟這幾句頗含傲意的話剛一住口之時，便顯得有點尖酸的味道了。

長髯老叟倒還沒有什麼表示，那白衣少年却已霍地站起身來，一雙滿含敵意的目光，朝左右一掃。

誰知，滿樓食客似乎並未注意到白衣少年的舉動，依舊喧鬧如故，也未有人停下手中的杯筷。

白衣少年雙眉一揚，陡地大聲喝道：「剛才冷笑的是那個鼠輩？有種的就站出來。」

他這一聲大喝，果然發生效力，樓上登時靜了下來，所有食客的目光，盡都朝他這邊望過來。

藍啓明低聲笑道：「李二哥，你看這場鬧劇，唱不唱得起來？」

李玄微笑搖了搖頭，方待開口，却聽那白衣少年已再次大聲喝道：「鼠輩再不站出來，休怪本少爺要得罪了。」

樓上仍是一片寂然。

白衣少年勃然變色，身子挪動了一下，似乎當眞要採取行動……

長髯老叟搖了搖手，笑道：「傻孩子，這種見不得人的東西，理他幹甚麼？菜都快冷了，快坐下來吃吧，明天還要趕不少路呢！」

白衣少年忿忿坐下，道：「黃河西岸，誰不欽仰黃老爺子的威名，那鼠輩竟敢公然藐視你老人家，晚輩實在氣他不過！」

長髯老叟呵呵笑道：「他既不敢站出來，便是害怕你了，你還氣些甚麼？」

話剛說完，這寂靜氣氛中，突然又迸出一聲「嗤」的冷笑。

這一聲冷笑，不但較第一聲更為刺耳，同時，因為是在一片靜寂當中，故而發聲的方向和位置，也極為明顯。

所有食客的目光，不期而然都集中向這個方向望去。

這笑聲的來處，竟然是在李玄他們這副座頭的角落。

白衣少年已自一聲冷喝，肩頭微晃，飄身掠起，迅快如風地，掠到李玄他們這副座頭，怒聲喝道：「發笑的人是那一位？」

李玄等人方自莫明其妙，這邊的角落，僅有這一副座頭，但那冷笑之聲的確是從這角落發出，而他們三人都明明不曾笑過，難道當眞有鬼？

這時，他們見那白衣少年過來喝問，本待加以解釋，但却看不順此人跋扈飛揚神態，遂仍自飲酒如故，睬也不睬。

白衣少年碰了個悶釘子，不由愈加惱怒地，一雙目光充滿着恨不得把三人吃掉的神情，來回在李玄、韓劍平、藍啓明的臉上掃射，最後，突然凝注在李玄的臉上，厲聲喝道：「老花子，是不是你？」

李玄仰首喝乾了杯中剩酒，對藍啓明怪笑說道：「小五，你看我這一身破衣裳，眞是到處吃鱉，觸足霉頭，這一下你該不說這樣才好了吧？」

藍啓明聳了聳肩，搖頭嘆息道：「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唉！……夫復何言？」

二人這一和一唱，登時逗得滿樓食客，吃吃失笑。

白衣少年更是氣得雙眉倒豎，滿面通紅，怒吼一聲道：「該死的老花子，快給少爺站起來！」

喝聲中，右臂疾探，五指如鈎，朝李玄肩上抓去。

這時，李玄的第二杯酒又已斟滿，悠然舉杯就唇，對白衣少年這兒猛的來勢，恍如不覺，連看也不看一眼。

這種鎮定的神情，反而將白衣少年嚇住了，他心中疑念一生，五指下落之勢自然微微一緩，同時，耳中已聽見長髯老叟笑聲喝道：「蛟兒住手，不可任性。」

白衣少年聞聲猛然一挫右肘，硬生生將抓落之勢頓住，轉頭忿然叫道：「老爺子……」

長髯老叟已含笑站起身來，擺手止住白衣少年，對李玄抱拳笑道：「小輩無狀，請朋友恕罪！」

人家既以笑臉相向，李玄自然不能不理，遂放下酒杯，起身還了一禮，怪笑道：「好說好說，我老花子沒有挨揍，這位小哥也未吃虧，兩免了吧！」

長髯老叟呵呵笑道：「朋友的是快人快語，咱們萍水相逢，總算有緣，如蒙不棄，便請三位過來共飲一杯如何？」

李玄笑道：「祇要有人會賬，老花子是無不遵命。」說時，朝韓劍平、藍啓明一擠怪眼，微笑又道：「走吧，我們去叨擾那位朋友一頓，讓我把銀子省幾個下來，買一件新衣穿穿也好。」

長髯老叟捋鬚大笑道：「朋友妙語如珠，諧趣橫生，令人佩服。」隨對白衣少年喝道：「還不快點代老夫肅客，站在那裏則甚？」

白衣少年心中雖然頗不服氣，但也不敢不聽吩咐，祇好苦着臉兒，朝李玄他們一拱手道：「請三位移駕。」

李玄等人起身離席，長髯老叟那邊，自有跑堂伙計安排杯筷、座位，滿樓食客，眼見一場好戲竟沒唱成，俱不由有些失望，過了一會，樓上又恢復了原先的熱鬧。

長髯老叟親自爲李玄他們斟滿杯酒之後，便自我介紹道：「兄弟黃戎，承黃河兩岸的朋友瞧得起，賜號『濁水神龍』……」伸手一指那藍衣文士與魁偉老者，續道：「這位是統領運河上下游三千里的『青風帮』總管，『奪魄神判』獨孤喬，這位是泰山『朝陽堡』大堡主馬騰，江湖人稱……」

說至此處，馬騰忽然重重地咳了一聲，「濁水神龍」黃戎便住口不語，側顧那白衣少年，笑道：「這是我的師姪，名叫于洪蛟，年少無知，還望三位多多指教。」

李玄、韓劍平、藍啓明隨着主人的引介，分別向「奪魄神判」獨孤喬及馬騰含笑點頭爲禮，連稱久仰，並由李玄把三人的姓名說了。

「濁水神龍」黃戎等人聽罷李玄的自我介紹，臉上都露出一些詫色地互相看了一眼，顯然是覺得這三個名字，竟似從未聽見過。

但「濁水神龍」黃戎久走江湖，閱歷是何等豐富，此際眼見李玄等三人，個個氣度不凡，無論從那一方面看，都能够得上武林高手之列，自也不敢以名字陌生而存絲毫怠慢地連稱久仰。

李玄一口喝乾了「濁水神龍」黃戎敬來的美酒，怪聲一笑，說道：「黃老兄，你這般破費……」

話尚未說完，突見黃戎的目光已移注樓梯口，臉上的神色，也變得十分難看。

李玄等三人見狀，微微一愣，也將目光朝樓梯口瞟去。

那知，不看猶可，這一看之下，竟連他的臉色，也都不禁爲之一變，相顧愕然。

李玄等三人朝樓梯口看去，但見樓梯口上來了三個人。

當先一人赫然是「藍面魔君」呼延西，後面跟着「神棍震天」孫化石與「蛇丐」孫三。

呼延西上得樓來，一眼瞧見了「濁水神龍」黃戎，臉色也是微微一變，便待朝這方向走來，他跟着發現李玄等人也在座中，他的神情似乎頗感意外地怔了一怔，低哼了一聲，便轉身隨着跑堂伙計，走到另一副座頭坐下。

「濁水神龍」黃戎自也回過臉兒，裝着若無其事地繼續向李玄等人敬酒。

李玄把這情形看在眼裏，便知黃戎和呼延西之間，過去必然有甚麼過節，但另一方面，却不知呼延西這魔頭，爲何遠離湘西老巢，並帶着兩個得力助手，到這山東地面來幹甚麼？

莫非這魔頭已知道「美人狐」白牡丹被擄之事，來尋「魔心秀士」古玉奇的晦氣？若然如此，則這場熱鬧可就够瞧的了。

李玄忖念及此，遂朝韓劍平與藍啓明一擠眼睛，端起酒杯一起喝乾，對「濁水神龍」黃戎呵呵笑道：「黃老兄，你這般破費招待我們，改天我們得好好回敬一頓才對。」

黃戎乾笑幾聲，舉杯道：「那裏那裏，三位遠來是客，兄弟在這山東地面，多少也算得是半個主人，凡是遠親近友，祇要是拿笑臉衝着兄弟而來的，兄弟是無不竭誠招待。」

李玄一聽便知黃戎話中之意，遂怪笑一聲道：「黃老兄這般說法，莫非對那些不拿笑臉而來的朋友，就不竭誠招待了麼？」

黃戎冷哼一聲，方待開口，那于洪蛟却搶着軒眉冷笑道：「在這山東地面，有誰敢對黃老爺子擺冷面孔？」

此言一出，李玄便知好戲馬上就要開鑼，當下，故意加添作料地帮上兩句，怪笑說道：「當然，當然，老花子相信天下間也沒有這種不識相的人，敢來自討沒趣。」

話剛說完，那邊桌上的「蛇丐」孫三已霍地站起身來，狠狠地瞪了李玄一眼，隨即目光一掃樓上食客，沉聲喝道：「各位道上朋友，我家呼延魔君與這桌上的幾位朋友有點小小過節，須要交代，各位如果沒有要事，便請早點回寓所休息……」

須知「藍面魔君」呼延西名列武林八魔，平時雖然甚少在北方做買賣，但北方的黑道朋友，對他的兇名都有個耳聞，如今「蛇丐」孫三這一呼喝之下，稍爲沉寂了片刻，便有人紛紛起身下樓而去。但仍有兩三副座頭的食客，依舊飲啖如故，對「蛇丐」孫三的這番話兒，置若罔聞，理也不理。

「蛇丐」孫三，冷哼一聲，又復冷冷說道：「朋友們既然不聽良言，並存心要看熱鬧，少時若有得罪之處，可不要見怪……」話題微頓，便目注「濁水神龍」黃戎，沉聲喝道：「我家呼延魔君，請黃朋友說話。」

黃戎冷笑一聲，放下酒杯，轉臉向着「藍面魔君」呼延西這一桌，冷冷說道：「呼延朋友，有何指教？」

呼延西臉色一沉，目閃兇光，冷森森注視黃戎，說道：「兩年前那筆舊賬，黃朋友還記得麼？」

黃戎淡淡一笑道：「兄弟生意繁忙，那有時間去記甚麼舊賬？」

呼延西笑道：「那筆賬兒，黃朋友雖沒有記，我却一絲不漏地記下來了。」

黃戎微笑道：「既然如此，呼延朋友早就該與兄弟結算清楚才對。」

呼延西沉聲喝道：「今日清算，也不爲遲，連本帶利，你打算付我多少？」

黃戎冷然應道：「悉聽尊便！」

呼延西「哼」了一聲，目光一閃，瞧着李玄，冷冷道：「李老花子，你不必擠眉弄眼，倘若你有興趣替黃朋友……」

李玄方自端起酒杯，聞言，不待呼延西把話說完，趕忙把酒喝乾，搖頭怪笑道：「慢來慢來，我們和你呼延魔君的過節，似乎跟你和這位黃兄的舊賬，是兩碼子事，怎能混在一起，那不是成了混帳了麼？」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幽靈四艷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湘從玄女廟歸來，對李三奇等人說及鬼王仝釗和鬼母聚在一起的事，認爲他們雖然目前尚未聯合起來，但看形勢的發展，不久他們是會聯手合作，這樣的話，李三奇等人要對付鬼母就不那麼容易了，而且李三奇等人利用鄧充被玄女廟囚禁之事來激起鬼手的怒火，以便好去對付鬼母，經商議後，由任天豪帶着譚長風到燕子樓見鬼王仝釗的門下秦仲，向他透露鄧充被囚在仙女廟之事……

身在溫柔鄉　並非安全地

李三奇、任天豪等人默然不語。

楊衡於是道：「鐵大俠，我看岳湘不像那種見異思遷的人，這中間會不會有什麼……」

鐵大鵬接道：「什麼也沒有，正如你楊總舵主所說，仙女廟充滿着詭秘，那裏也許有着奇怪吸引力量。」

楊衡道：「可惜呀！可惜。」

鐵大鵬道：「可惜什麼？狐狸能早些露出尾巴，總比他戴着假面具好一些。」

楊衡歎息一聲，不再多言。

× ×

岳湘又回到了仙女廟。

這時，仙女廟的會期已盡，原本人山人海的廟外廣場，此刻已曲終人散。

但仙女廟中，仍然有着絡繹不絕的晉香之人。

岳湘很直接的行入了廟中，直入內院去。

行過一重幽靜院落，立刻有一個中年婦人忽然出現，攔住了岳湘，說道：「停下。」

岳湘道：「我要見貴廟的主持。」

中年婦人道：「你是……」

岳湘接道：「我叫岳湘。」

中年婦人點點頭，岳湘進了一座跨院之中。

仙女廟規模很大，進了正殿之後，到處都是跨院。

青蓮子早已坐在上房中等候。

中年婦人帶岳湘進入上房，悄然帶上了房門而去。

青蓮子道：「你來得很快！」

岳湘道：「風塵三俠中鐵老大，逼着離開徐府，只好早些投效了。」

青蓮子道：「他們知道了？」

岳湘道：「一個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我不過在談話，偏袒了貴廟幾句，就引起了很大的誤會，雙方一起爭執，也難再守什麼隱密了。」

青蓮子笑一笑，道：「這麼說，你是正正式式進入仙女廟了？」

岳湘道：「你認爲我偷偷的投過來，別人就不會知道了麼？其實，你們仙女廟的隱密，都已傳揚出去了，還有什麼隱密事實。」

青蓮子笑一笑，道：「幸好，我們已經不太在乎隱密外洩了。」

岳湘道：「那就好，事實上你們的行動，已如星火燎原，也無法再隱藏了。」

青蓮子道：「要不要我替你安排個地方先休息一下？」

岳湘道：「休息倒不必，只不過，咱們之間，還有一些事情，沒有談妥，所以，我想和妳說清楚。」

青蓮子眨動了一下大眼睛，低聲道：「岳兄，別太爲難我，有些事，我也作不了主。」

岳湘道：「妳作不了主，那就去告訴能够作主的人，我不是刁難，而是，最低的條件，能答應，我就留下來，不答應，我立刻告辭。」

青蓮子道：「你先說說看？」

岳湘道：「第一，我暫不參與你們的機要，我只聽你一個人的令諭行事，不管什麼身份，要下達命諭給我，最好是透過妳。」

青蓮子道：「這一點，可以作計。」

岳湘道：「第二，一年之內，我不和風塵三俠正面爲敵。」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第三，是咱們之間的私事了……」

青蓮子接道：「私人之間的事，晚一些時間再說如何？」

岳湘道：「不行，這雖然是私事，却是我投入仙女廟的主要原因，這件事非說清楚不可。」

有種無可奈何的感覺，青蓮子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好吧！你請說。」

岳湘道：「咱們之間的身份，必需要作個確定。」

青蓮子道：「我們這裏，最自由的身份，就是護法，你就委屈一下，作個護法吧？」

岳湘道：「別扯的太遠，我說的是你我之間。」

青蓮子狡猾一笑，道：「公事上，我在你上面，私底下，咱們平起平坐，我作妹妹……」

岳湘接道：「不行，我要你承認，妳已是我的妻子……」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岳兄，這件事，慢慢再說，好吧！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嫁人的事，我心理上還不能適應。」

岳湘道：「我可以等妳三年、五年，才結成夫婦，但我一定要妳親口答應。」

青蓮子道：「江湖事情，變化多端，誰知道三五年後是個什麼局面呢？」

岳湘笑一笑，道：「所以，我才要妳答應，也許，我等不到咱們結成夫婦時，就被人殺了，至少，我有一個未過門老婆啊！」

青蓮子道：「我！我……岳兄，再給我幾天時間，讓我想想好麼？」

岳湘雙目盯注在青蓮子的臉上瞧了一陣，道：「青蓮子，妳……」

青蓮子接道：「我很有些害怕……」

事實上，青蓮子在形勢上，已經接受了這個事實，在岳湘咄咄逼人的氣勢之下，她的神態，完全變成了一個未過門的小媳婦。

青蓮子的武功，都是一流的，但她却沒有過應付這樣事情的經驗。

岳湘暗自慶幸心戰的成功，青蓮子似乎已經屈服在這種奇特的壓力之下。

自然，這也不是人人可用的辦法，必須要有很好的條件，這條件在對方的心理上，早已有了相當的份量。

青蓮子眞的有些慌亂了。

岳湘神情莊嚴的，緩緩說道：「你害怕什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我說不出來，我覺着心裏好慌亂。」

岳湘歎息一聲，道：「青蓮子，這本來就是一件很莊嚴的事，妳知道麼，男女相悅，結成夫婦之後，會有什麼結果？」

青蓮子道：「我想不出。」

岳湘道：「孩子。」

青蓮子楞住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孩子？我要生孩子？」

岳湘道：「對！這沒有什麼困難，天下的女人，十之八九都要生孩子。」

他站起身子，克制着內心中那股勝利的喜悅，神情莊嚴的行到了青蓮子的身前，緩緩說道：「你記着，我爲妳改變了自己，投入了仙女廟，那是因爲我很愛戀自己的妻子。……」

伸出手去，抓着了青蓮子。

青蓮子哀憐的道：「可是，我還不是啊……」

她想閃避，但她只微微移動了一下身子。

岳湘的神情是那麼莊嚴，伸出的雙手，就像在去取一件很神聖的事物，完全沒有男女間那相處的那種綺麗、歡愉。

這就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壓力、使得青蓮子幾乎是不敢閃避。

青蓮子就這樣被他堅實、有力的手臂，摟入了懷中。

她的心開始了劇烈的跳動，玉牙緊咬着櫻唇，微微的搖着頭，但還是很溫柔偎入了岳湘的懷中。

岳湘感覺到前胸的衣服之上，有些濕潤。

那是青蓮子雙目中流出的淚水。

她閉着雙目，淚水由長長的睫毛下湧了出來，身軀微微在發抖。

不知她是在享受，還是在痛苦。

她是個奇怪、美麗的女人，一面是那麼冷厲、飄逸，似乎什麼事都無法使她感動，什麼事都不會放在她的心上。

但另一面，却又是這麼嚴謹，這麼柔弱。像一個被送入洞房的小媳婦，是那麼楚楚可憐，動人惜愛。

岳湘騰出了左手，緩緩端起了青蓮子的下顎，肅然說道：「心中有什麼痛苦，希望能坦然的說出來，我如能够辦到，決不讓妳失望。」

青蓮子舉起衣袖，拭去臉上的淚痕，緩緩說道：「我心中有些慌，有些怕。」

岳湘道：「妳怕什麼？」

青蓮子搖搖頭，道：「很多事，都可怕。」

岳湘道：「是不是妳不能嫁人？」

青蓮子沉吟一陣，人也漸漸由惶恐中鎮靜下來，緩緩推開岳湘，道：「你眞的爲了我，投入仙女廟中？」

岳湘道：「我的人已經來了，難道還會假麼？」

青蓮子道：「好！我會給你一個交代，不過，這個地方不行，你在這裏等，我去安排一下就來。」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轉身而去，半個時辰之後，才轉了回來，道：「跟來吧！」

× × ×

兩個人，又回到地下密室。

青蓮子已完全恢復了鎭靜。

倒是岳湘心中有些嘀咕起來，不知青蓮子，葫蘆裏裝的什麼藥？

但岳湘仍然保持着鎭靜。

青蓮子脫去了一身道裝，露出了一身玄色勁服，笑一笑，道：「隨便坐吧！」

岳湘在床上坐下，拍拍床沿道：「坐過來。」

青蓮子依言坐過去，而且，把嬌軀依偎在岳湘的身上。

岳湘伸出右手，攬住了青蓮子的柳腰，笑道：「妳忽然間不怕了，是麼？」

青蓮子道：「嗯！我總要適應這個事實，對麼？」

她實在很美，望着那桃紅色的雙頰，玲瓏的軀體，岳湘眞的有些動心了。

青蓮子吁一口氣，道：「老實些，我們先談談正經事。」

岳湘心中一凜，升起了的一縷慾念，立刻消退下去，收回右手，正襟而坐，道：「對！妳還沒有確實的答覆我之前，我應尊重妳！」

青蓮子道：「這才對！來日方長，此後，我們相處的時間正多，你又何苦表現出一副急色兒的樣子呢？」

岳湘道：「好！咱們談正經事，妳說個題目吧？」

青蓮子道：「我剛才去見過了一個人？告訴他，你投入仙女廟的事。」

岳湘道：「是九陰鬼母？」

青蓮子搖搖頭，道：「不是，你如是來此臥底的，你已經知道了一個很大的隱密。」

岳湘道：「不是鬼母？是什麼人？」

青蓮子道：「是什麼人？你還要暫時悶着，還沒有到告訴你的時間，不過，我想你已經知道了，九陰鬼母，並不是仙女廟的主持人物？」

岳湘心頭震動了一下，笑道：「不是鬼母，那是你了。」

青蓮子說道：「我只是表面上的主持人。」

岳湘點點頭，道：「他對我的印象如何？」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他根本不相信，你是眞回心歸降仙女廟？」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你不要覺得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不著，我們對你的估價，超過了風塵三俠很多，因爲，你是眞正的強者。」

岳湘笑道：「這麼抬舉我。」

青蓮子道：「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衡量一下。」

岳湘歎息一聲，道：「要我衡量什麼呢？」

青蓮子道：「你是眞心來降還是別有用心，岳湘，我很好對付，但他不行，他是超人、才智、武功，都非你能比得。」

岳湘道：「妳說呢？我是否別有用心呢？」

青蓮子道：「說眞的，我暫時不能分辨。」

岳湘道：「他要你怎麼對付我？」

青蓮子道：「他說你不會眞的投入仙女廟，我都替你爭辯說你被我說服了。」

岳湘道：「爲什麼不說我爲妳美色吸引而來？」

青蓮子道：「給你說眞的，你還有心情說笑？」

岳湘道：「哦！他怎麼說？」

青蓮子道：「他沒有直接再談這件事，但却把你評論了一番。」

岳湘道：「是好是壞？」

青蓮子道：「我一字說出來，你自己琢磨一下，是好是壞？」

岳湘道：「我洗耳恭聽。」

青蓮子道：「他說你是個很有主見的人，決定的事，絕對不會受別人影响，你不拘小節，甚至看上去有些放蕩，對女人，很有手段，但是，不會眞的去愛一個女人……」

岳湘正容接道：「至少這一點，他沒有說對。」

青蓮子道：「就算你眞的愛一個女人，那個人，也沒有辦法改變你。」

岳湘道：「過去我是有些放浪形骸，所以，武林中正大門派中人，對我的批評並不好，但我也沒有眞的愛過一個女人，現在，連我自己也有些茫然了。」

青蓮子道：「你是說，你這一次很認眞了？」

岳湘道：「是！我覺得已經沒有法子控制自己了，你們這裏充滿着兇險，而且，還未在江湖上揚出名聲，我犯不着冒着很大的危險來，就算我這一身武功不錯，也不願單槍匹馬，和你們作對，他要妳怎麼對付我，妳盡管施展，我不會反擊，也不會恨妳。」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他沒有說明如何對付你，不過，他要我澈底的查清楚，你究竟爲什麼會投入了仙女廟中。」

岳湘說道：「現在，你是不是相信我了。」

青蓮子沉吟不語。

岳湘道：「妳可是還不太相信我。」

青蓮子道：「我心中雖然有些懷疑，但我還是希望相信你。」

岳湘道：「他對妳可有什麼限制。」

青蓮子道：「有。」

岳湘道：「什麼樣子的限制？」

青蓮子道：「要我向他担保，你是眞心投入仙女廟的。」

岳湘道：「妳準備如何對付我呢？」

青蓮子道：「我還能如何對付你，我只有一個辦法……」

岳湘接道：「什麼辦法？」

青蓮子道：「希望你不要騙我，你可知道，我在他面前，爲你作保，你要是別

有用心。那就坑死了我。」

岳湘心中有些感動，一時間，沉思不語。

青蓮子伸出手去，輕輕握住了岳湘的右手，道：「你在想什麼，唉！就算你眞的坑了我，我也只有認命了。」

岳湘道：「爲什麼？」

青蓮子道：「因爲，因爲，我好像被你騙了。」

岳湘道：「我幾時騙了妳。」

青蓮子道：「騙一個人，讓他上一次當，並不是太難的事，但如騙一個人的心，使他信任你，那就比較有些困難了。」

岳湘明白了。

這是一種很明顯的表示，她已爲情所困，雖然，她覺得岳湘還有很多的值得懷疑之處，但她也準備認命了。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這青蓮子的人並不壞，只是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又是很具有身份的人，自然有她主觀的看法。

那是强有力的主觀，影响了她對是非的看法。

但她聰明，並不是生具惡根的人，如若能讓她分辨出善、惡、是、非，這個人很可能會有改變。

只聽青蓮子黯然接道：「他還告訴我一件事，這件事，對我太重要了，我不知道如何對你開口。」

岳湘道：「什麼事，你只管請說。」

青蓮子道：「他說的，我正面對着一種奇妙的轉變，在這段時間裏，我必須要好好的照顧自己，把握自己。」

岳湘眞的聽不出語中含意，不禁一皺眉頭，道：「這是什麼意思？」

青蓮子望了岳湘一眼，無限情意的說道：「當時，我也聽不明白，想了一陣，才算明白了這個意思。」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他覺得你不可能眞的投順我們，但我有機會影响你改變心意。還有……」

岳湘接道：「還有什麼？」

青蓮子道：「還有我練的武功，對我有了一些限制。」

這本是很正常的幾句話，但青蓮子的臉色，却突然一紅。

偏是岳湘追着她問道：「什麼樣的限制。」

青蓮子道：「岳兄，你如眞的喜歡我，必須要有一段時間的忍耐。」

岳湘有些明白了，但仍然故作不解，問道：「忍耐什麼？」

青蓮子的雙頰紅得更濃，低聲說道：「不能碰我。」

岳湘突然伸手，一把把青蓮子攬入了懷中，道：「妳……」

青蓮子沒有反抗，微閉着雙目，接道：「我在練一種武功，在沒有成功之前，不能讓你沾我身子。」

岳湘突然放開了手，笑道：「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這是欲擒故縱。

果然，青蓮子有些感覺，低聲道：「岳兄，對你這個浪子的遊俠人物，也許使你很痛苦，是麼？」

岳湘笑一笑，道：「我是隨便了一些，但我絕對不是浪子。」

青蓮子溫柔的說道：「岳兄，我不會限制你，也不願你爲我改變你自己，這裏有幾個女孩子，都還長的不錯，她們可以陪你。」

岳湘笑一笑，道：「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我不拘小節，但絕對不是色狠，我雖有些風流，但決不下流。」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岳兄，那不太委屈你了麼？」

岳湘心中暗道：她雖然不是情場上的老練人物，但却是一個才智極高的人物，雖然在情緒激動之中，仍然能控制着自己，我得小心一些了。

他忽然對青蓮子，有了另一種瞭解，她可能爲了目的，在某些舉動上，表現出很開放的舉止，但內在的，本質上，她是那種生活上絕對嚴謹的人。

一株出汚泥而不染的白蓮。

輕輕歎息一聲，岳湘緩緩說道：「青蓮子，你太低估自己，也太低估了我，我不是那種隨便可以爲個女子所動的人，妳也不妖媚、放蕩的女子，你雖然艷如桃李，但給人的感覺上，却是冷若冰霜……」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說我艷如桃李，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冷若冰霜，大概是不會錯了，因爲，很少人敢對我嘻皮笑臉。」

看到她笑容如花，岳湘又不禁心中怦然一動，笑一笑，道：「現在，正經事談完了沒有？」

青蓮子道：「還沒有。」

岳湘道：「還有什麼好談，在下洗耳恭聽。」

青蓮子道：「我們在江湖上藉藉無名，但我暗中却收集了不少人的資料，這些人，都是眞正的高手，這些人，如若不能爲我們所用時，我們就打算除了他們。」

岳湘問道：「那些人，也包括我在內了？」

青蓮子道：「對！你還是排名很高的人。」

岳湘道：「仙女廟這麼看得起我。」

青蓮子笑一笑，道：「別認爲我對你一點也不瞭解，事實上，我知道你的往事不少。」

岳湘道：「妳倒說說看，我這個人怎麼樣？」

青蓮子道：「你很壞，有過很多女人，是個不折不扣的浪子。」

岳湘道：「唉！傳言不可相信，至少我……」

青蓮子接道：「不用解釋，我不會計較你這些事，我們肌膚觸接，在我而言，是從未有過的事，我如是不接納你，就不會讓你碰我一下。」

岳湘點點頭，道：「我相信妳說的是眞話。」

青蓮子道：「本來就是眞話嘛。」

岳湘道：「現在，妳算不算答應我的求婚呢？」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我只能說，我將來要嫁人時，一定嫁給你就是。」

岳湘對青蓮子的爲人，已經有些瞭解，他明白，這個承諾很重要，會在青蓮子的心理上，發生很大的約束力量，所以，

這一點必須堅持，當下臉色一變，冷冷說道：「妳是說，也很可能不嫁人了。」

青蓮子道：「是啊！我事務繁忙，也許會終身不嫁，你也不會娶一個整日忙碌，無暇照顧她丈夫的妻子吧？」

岳湘回答道：「不過，這個人只於限妳。」

青蓮子道：「其實，日後，我們相處時日正多，你爲什麼不多花時間，對我多瞭解一些，再作決定呢？」

岳湘道：「我投入仙女廟的目的，就是爲了妳，我可以等妳，但妳不能連一個具體的承諾也沒有。」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要等很久，很久，你能等得下去？」

岳湘道：「看來，非等不可了，我要的是妳的心上承認，我已是你的丈夫，然後，咱們才能坦誠相處，無話不談。」

青蓮子道：「我怕你受不住等待的寂寞，我如答應了你，反而構成了你一種負責。」

岳湘道：「有些事，總難免要付出一些代價。」

青蓮子垂下頭去，輕輕歎息一聲道：「好！我答應你，不過……」

岳湘道：「不過什麼？」

青蓮子道：「你也答應我一個條件，好嗎？」

岳湘道：「說！」

青蓮子道：「在我的武功沒有練成之前，不許碰我。」

岳湘笑道：「這件事，我不是早答應過了麼？」

突然一伸手，把青蓮子攬入懷中。

青蓮子急道：「不行，不行，你看你言猶在耳，就動起手來。」

岳湘道：「咱們都非俗人，大概用不着三媒六證了，一個作丈夫的抱着妻子，溫存一番，難道也不對麼？」

青蓮子道：「我奇功未成，如若失了處子之身，很難登極峯成就。」

岳湘笑道：「我不會傷害妳，對妳有害的事，就算妳答應了，我還不肯呢！」

低下頭去，狠狠的在青蓮子的櫻唇上親了一下。

青蓮子想大聲喝叫，但她還是忍了下去。嗔道：「你這樣怎麼行？」

岳湘笑道：「怎麼不行？」

青蓮子道：「你如每天這樣動手動脚的，我非毀在你的手中不可。」

岳湘道：「不會的，我很有分寸。」

青蓮子雙目深注在岳湘的臉上，緩緩把身子偎入岳湘的懷中，道：「我答應了，我已是你的人了，我不應該太忤逆你，可是，我不能冒險……」

岳湘接道：「你想冒險也不成，我不能讓妳冒走火入魔之險。」

青蓮子把臉兒緊偎在岳湘的前胸之上，道：「江湖的傳說，看來不太可靠，人們都說你對女人無情無義，現在看來，好像……」

好像怎麼樣，她沒有說下去。

岳湘却接道：「好像深情欵欵。」

青蓮子點點頭。

岳湘道：「這要看對什麼人，我是屬於那種不容易動情的人。」

青蓮子道：「哦！」

岳湘道：「但妳却是我鍾情的人。」

青蓮子突然流下淚來。

岳湘呆了一呆，道：「妳哭什麼？」

青蓮子道：「我不是傷心的哭，是高興的流出了眼淚。」

岳湘道：「青蓮子，倒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問問你了，我以後，要如何稱呼妳，總不能叫青蓮子吧？」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我的小名叫蓮兒，本名青蓮，青蓮子也就是用我的名字取號，你高興怎麼叫，隨便你吧！」

岳湘笑笑道：「蓮兒，我以後，要住在那裏？」

青蓮子道：「住那裏，我會爲你安排，不過，不能住在這裏就是。」

岳湘道：「我現在是不是，已有了護法身份？」

青蓮子道：「是！這件事，是由我決定。」

岳湘道：「護法，都作些什麼事？」

青蓮子道：「對你很適合，護法身份，沒有固定的職伺。」

岳湘道：「蓮兒，我只有一個要求，別讓我在一年之內，面對風塵三俠？我和他們是朋友，一旦敵對，只怕難免要拔刀相向。」

青蓮子沉吟了一陣，道：「岳兄，我盡量不讓你爲難，不過，這要風塵三俠也有同樣的避忌才成，如是他們不肯逃避，這就有些麻煩了。」

岳湘道：「我知道，這可能使妳很爲難。」

青蓮子道：「岳兄，有些地方，看起來，我好像有很大的權力，但有些地方，我並不能眞的作主，一旦，你和風塵三俠照了面，如若表現的太壞，那就會使我爲難了。」

岳湘道：「這個，蓮兒，不能太爲難我，妳要盡量想法子。」

青蓮子微微一笑，道：「岳兄，如是風塵三俠找上了仙女廟，你說你該怎麼辦呢？」

岳湘道：「我會盡量逃避，如是眞的逃避不及，那就只好放手一戰了。」

青蓮子道：「好！我總不會故意爲難你，現在，你要告訴我一些事情了。」

岳湘道：「什麼事？」

青蓮子道：「丐帮江南分舵主楊衡，是不是到了揚州。」

岳湘道：「是！」

青蓮子道：「他們是不是要準備對付我們？」

岳湘心中暗道：看來，她並沒有爲情所迷，倒眞要小心對付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楊衡和風塵三俠，已經見了面，到我來之前，他們還沒有決定如何行動。」

青蓮子道：「風塵三俠，是不是知道你投入仙女廟中來了？」

岳湘道：「知道。」

青蓮子道：「知道，他們沒有阻止你麼？」

岳湘心中明白，再不宜說謊了，說不定徐府中早有了仙女廟臥底的人，這位青蓮子，不是個輕易可以哄騙的人物，立刻

點點頭，道：「有！為了這件事，在下幾乎和風塵三俠的鐵老大衝突起來。」

青蓮子道：「風塵三俠中的鐵老大，性如烈火，天下皆知，他既然和你翻臉吵了起來，怎肯輕易的放你離開。」

岳湘道：「如非李三哥的勸阻，也許我們眞會動上手。」

青蓮子未再追問下去，轉過話題，道：「這座仙女廟，花了我們不少的時間經營，在地下建立了不少的密室，所以，單從外型觀察，很難看到什麼實力。」

岳湘道：「眞正的人手，都已隱入了地下密室。」

青蓮子道：「所以，你也可以在地下，得到一間宿住密室。」

岳湘問道：「離妳這間密室，還有多遠？」

青蓮子笑一笑，道：「不太遠，等一會，我送你過去……」

語聲一頓，接道：「岳兄，有一件不情之求，你必須答應。」

岳湘道：「既然必須答應，不需再說求我了，你直接下令吧。」

青蓮子笑道：「閨房私室，我可以千依百順，但在人前，廳堂，我是仙女廟的主持身份，你必須遵從我的令諭。」

岳湘道：「蓮兒，別給我加上了太多的枷鎖，我不太習慣。」

青蓮子歎息一聲，道：「你必須聽從，需知，你如要表現性格，就算我能原諒你，但別人不能。」

岳湘道：「別人不能，什麼意思？」

青蓮子道：「有很多維護我權力的人，一直在暗中默默執行他們的工作。」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所以，你如當面對我有所違誤，很可能會突然招來殺身之禍。」

岳湘呆了一呆，道：「有這等事？」

青蓮子道：「對！我不願失去了未來的丈夫，所以，只有先說明白，委屈你要聽命一些。」

岳湘道：「原來如此。」

青蓮子緩緩站起身子，道：「現在，我帶你去住的地方。」

岳湘點點頭，站起了身子。

青蓮子又加上了一件道袍，舉步向前行去。

岳湘緊隨在身後。

他突然間，有一個奇怪的感覺，那就是，他沒有征服了青蓮子，好像被青蓮子征服了自己。

青蓮子帶岳湘轉了個彎子，到了一座密室前面，道：「這就是你的住處了。」

原來，這地下密室，都有交互的甬道相連。

岳湘行入密室，只見一張木牀上，早已經擺好被褥等物。而且，還打掃的很乾淨。

回手掩上了房門，一把抓過青蓮子。

青蓮子臉上閃掠過一抹怒色，但立刻恢復了正常，笑一笑，道：「你這是幹什麼？」

岳湘道：「公事上，我聽命行事，但私底下，妳已經是我的妻子了。」

青蓮子道：「我早已經承認了，而且，我也準備履行這個約定。」

岳湘道：「哦！」

青蓮子吁一口氣，道：「岳兄，我內心中很認眞，我想不出的是你為什麼會突然出手抓我，好粗暴的舉動。」

岳湘心頭一震，放手笑道：「我怕妳不讓我抱妳。」

青蓮子道：「我已經答應了婚約，只要不妨害大局，在閨房臥室之中，你抱抱我，溫存一番，我不會拒絕的……」

笑一笑，接道：「至於你剛才的舉動，不像對自己的妻子，好像在對付一個陌生的女人，有着强暴的味道。」

岳湘本來是想在情感上控制對方，讓她對自己有些怕，但有更多的喜愛，性格明朗的女人大都喜歡帶有三分流氣帥勁。

他試過很多次，無往不利，不少倔強的女人，就被他這樣征服了。

可是青蓮子不同。

她態度溫柔，但却理直氣壯，岳湘一時間，竟有着手脚無措的感覺。

岳湘突然間感覺到，對青蓮子的估計完全錯了。

這個女人，不能用手段征服，要用情去感動她。

他怔怔的望着青蓮子。

青蓮子緩緩脫下道袍，溫柔一笑，道：「岳兄，我平常嚴肅慣了，不會撒嬌，和別的女人不同，你不要放在心上。」

岳湘點點頭。

青蓮子緩緩閉上雙目，張開雙臂，道：「抱抱我吧！」

岳湘苦笑一下，道：「蓮兒，夠了，我知道錯了，妳很忙，去辦事吧！」

青蓮子睜開眼睛道：「你很失望，是麼？」

岳湘道：「不！這是個教訓，我會記着，蓮兒是我的妻子，除了愛她之外，還要敬重她。」

青蓮子道：「唉！我知道，有些地方，我不太像女人，閨房中沒有情趣。」

岳湘道：「不！對我而言，完全是一個很新的感受，有着更强大的吸引力。」

青蓮子嫣然一笑道：「你不生氣就好，你躺下休息一會，我有空再來看你。」

岳湘掩上室門，倒頭大睡。

此地無酒，一睡解愁。

一條人影，悄然潛入。

來的是那麼輕巧，無聲無息。

長髮白衣，是一個很美麗的姑娘，至少，看上去很美麗。

也許因此地略暗，白衣少女的陡然出現，給人一種幽迷的恐怖感覺。

她靜靜的站在岳湘的床前，室中沒有燈火，但那白衣少女的雙目中，却閃動着明亮的光輝。

岳湘睡的很熟，似是完全不知道這白衣女子，進入室中的事。

白衣少女靜靜的站了一陣，突然伸出了纖纖的玉手，緩緩向岳湘胸前按下去。

可是只是一陣觸摸，也可能這一擊會要了岳湘的性命。

不知道一種什麼力量，使那隻即將接近岳湘的手，突然間停了下來。

然後，白衣少女緩緩的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她來的很詭異，突然，去的輕俏，飄

逸。

半啓的室門，緩緩被人帶上。

岳湘霍然睜開了雙目，臉上，滴下來幾滴冷汗。

他的尅制功夫實在不錯，不但一直忍耐着，而且還裝作熟睡未醒。

這個地方，對岳湘來說，一點也不安全。

雖然是偷看那白衣少女半眼，但他已認出那白衣少女，是玄女殿中四位仙女之一。

那四位仙女，看上去那麼美麗，但却像幽靈一樣，忽然而來，忽然而去，是那麼不可捉摸。

岳湘仔細的想了一陣，他決心隱忍下去。

不過，也因此提高了警覺。

那四位仙女，已確有其人，但絕對不是玄女殿中的木像。

那只是巧手精工雕刻的木偶。

岳湘想不通的是，為什麼仙女廟要雕刻那四個神像。

那絕非憑空的構想，而是比照着人形雕刻而出。

在定思冥想中，不知已過去了多少時間。

室門呀然而開，青蓮子匆匆的行了進來。

岳湘挺身而起，伸展一下雙臂道：「好一場大睡！」

青蓮子却神色凝重四顧了一眼道：「岳兄，有什麼事情？」

岳湘故作茫然，道：「沒有啊？」

青蓮子道：「有沒有人進來過？」

岳湘道：「這地方深處地下，想來十分安全了，所以，在下睡的很放心。」

青蓮子道：「是不是睡的人事不醒的，連門也沒有關上。」

岳湘笑笑道：「這倒是，忘記關上門了。」

青蓮子笑一笑，道：「你怎麼如此大意，以後，千萬記着，關上木門。」

岳湘道：「怎麼？難道這地下密室中，還會有敵人摸進來不成。」

青蓮子道：「這個機會不大，但你能摸進來，別人也很可能。」

岳湘道：「哦？」

青蓮子道：「前幾日，廟會未散，每天有幾萬人集中此地，這裏的人都很忙，無暇兼顧他事，這幾天廟會已散，我還在調整守護組織，所以，以後，有人再想混進來，就不是那樣容易的事了？」

岳湘點點頭道：「又有人混進地下密室來了。」

他過去，太露鋒芒，現在，他明白，必須要藏鋒、斂刄才行了。

青蓮子不再解說，笑一笑，道：「以後，要小心門戶，睡覺之前，必須把門拴上。」

岳湘道：「如是妳來看我呢？」

青蓮子說道：「我來看你時，自會叫門。」

岳湘道：「其實，我只要稍為提高一些警覺之心，如是有人想接近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青蓮子道：「不管如何，小心一點就是。」

岳湘聽她口風很緊，只怕很難提出什麼？只好點點頭，道：「在下以後小心就是。」

青蓮子笑一笑，坐在床沿上，道：「岳兄，有一件事，我要和你商量？」

岳湘暗自提高了警覺，問道：「什麼事？」

青蓮子道：「我在想，該不該派你去辦事了？」

岳湘道：「自然是應該了，不過，辦些什麼事，是否適合我。」

青蓮子說道：「我担心的是，怕你為難。」

岳湘道：「只要不和風塵三俠正面衝突，我都可以答應。」

青蓮子道：「你和丐帮中人的交情如何？」

岳湘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在下既然在江湖上行走，自然會認識幾個丐帮的人？」

青蓮子道：「現在丐帮中有一批人，到了揚州……」

岳湘接道：「他們用心何在呢？」

青蓮子道：「自然對付我們的了，以你在江湖上閱歷豐富，我想請你去暗中摸摸他們的底，來的都是些什麼人，用心何在？」

岳湘道：「好，我這就去？」

青蓮子笑道：「不用這樣急，咱們要好好的說說，我們先吃飯去。」

飯廳已不在地下，那是一個仙女廟中廣大院落的一座跨院。

佈置雅緻的飯廳，只有一張方桌。

顯然，這是仙女廟中，高級和重要人員的用餐之處，因為很大的餐廳，只有一個桌子，最多，只能坐八個人！

但現在，只有青蓮子和岳湘兩個人。

岳湘看看天色，已經是旭日初升的時分。兩個青衣少女，送上了很豐富的早餐，立刻退下。

青蓮子很溫柔的說道：「岳兄，要不要喝點酒。」

岳湘笑道：「是旭日初升，正是早餐時刻吧？」

青蓮子道：「對。」

岳湘道：「蓮兒，我還未到以醉解愁的時候，何況，我還要受命辦事了。」

青蓮子笑一笑，道：「岳兄，我已盡力的維護你，但你總要有些表現才成。」

岳湘道：「我明白，除你之外，大概仙女廟中人，都對我岳湘來降一事，心存懷疑。」

青蓮子道：「所以，你要表現出一點對仙女廟的忠誠，我也好理直氣壯些。」

她沒有否認。

岳湘正容說道：「蓮兒，他們對我如此存疑，只怕連妳也受到牽累了。」

青蓮子道：「這個，我倒不怕，不論他們如何多疑，但我總相信，你對我是一片眞心。」

岳湘道：「這也是在下唯一可以安慰的地方了。」

青蓮子道：「岳兄，希望你多多忍耐一下，只要岳兄表現能使我交代得過去，我就會替你建立起一種權威。」（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蕭逸·文　子成·圖

俠侶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駱江元到達義兄百里彤家中，由百里彤引見拜謁乃父百里青河後，百里彤便囑咐他在百里青河離京時，負責後衞，攔阻仇家追擊，以保乃父的安全，是夜，江元在睡夢中忽被一股臭烟燻醒，暈眩無力，幸而他驚覺得早，便奮起破窗而出。落在院中，當時風雪交加，他仆倒雪地上，目閉口張，奄奄一息，豈料雪片飄入他口中，溶化爲水，直入臟腑，才使他甦醒過來，他即振作精神，回到房內，服下解毒藥，然後運功調息，翌日才漸漸復元……

客來主不迎　老少互逞強

江元心中暗自吃驚，忖道：看樣子我已然中了病根了！

江元想到這裏，心中甚是混亂，便着傭人把殘羹收去，說道：「去看看你們少爺，若是起來了，請他立即來一趟！」

傭人答應而去，江元坐了不大工夫，突然咳嗽起來了，他連忙喝了好幾口的熱茶，可是仍然無法加以壓住它了。

江元這時不禁憤怒塡胸，忖道：下毒之人若是被我訪出來，我定要點遍他全身的穴道，而死在最後的一招上面！

他盡力的調息運氣，這才把咳嗽壓了下來。

隔了一會，便見百里彤推門而入，他才一見到江元，不禁吃了一大驚，說道：「江元！你怎麼了？你的臉色……。」

江元搖了搖頭，說道：「沒什麼！我以往的宿疾又犯了！」

百里彤顯得無比的驚奇，他簡直不敢相信，像江元這等人物，居然會有沉疴在身。

他關切的望了江元一陣，說道：「江元！京師城內有位名醫，可治百病，待我叫人把他請來！」

江元苦笑搖頭道：「不必了！我自己也粗通醫理，沒什麼關係的。」

這時百里彤已經發現了那兩扇被撞壞了的窗戶，他立時把目光投在江元的臉上，可是江元此時的神情淡漠，所以百里彤也就只好絕口不問他，直當根本沒有看見這種情形一樣。

江元也不提昨夜之事，因爲他斷定此事與百里彤無關，就是問他也問不出名堂來。

百里彤把聲音放低了些，說道：「我們已經決定好了，今日午後動身，不過也許還會有所改變的，那就說不定了！」

江元聞言思索了一下道：「依我看來，還是今晚動身的好！」

百里彤把頭連點，說道：「我也是這

麼說，可是家父却想在今午動身。」

江元沉吟片刻，問道：「彤兄！恕我問一句話，老伯走的時候，是怎麼計劃的呢？」

百里彤把身子坐近了一些，低聲說道：「江元！一般人都以爲我們是山東人，加上我們在蓬萊置下了一大批產業，所以他們都以爲，我們這次一定回山東去。其實我們是山西人，這次的計劃是：由察哈爾經過，回到五台山去，這是我們行動的計劃。

「至於我爹走的時候，準備是單騎，這樣一來可以減少別人的注意，再則行動也方便一些！」

江元慢慢的點一點頭，很贊成百里彤的這種作法，接着說道：「老伯單騎上路，這是最好的辦法，再說老伯有一身出奇的功夫，普通人那裏比得上他？」

百里彤搖頭嘆道：「唉！你不知道，我爹爹晚年以後，一直沒有動過武，所以這一次他要偷偷的回鄉，不然他老人家很可以挺身而出來，作一了斷的！」

江元點了點頭，說道：「這就難怪了！否則以老伯的武功和聲望，是很容易解決的！」

這數日以來，百里彤似乎已被這件事弄得疲乏不堪，他伸了一個懶腰，對江元道：「我昨夜通宵未眠，現在要去休息一下了！」

百里彤說着已起身而出去了，江元實在猜不透他爲何會如此忙碌，可是他却不願去多想，因爲他又開始輕微的咳嗽了。

× × ×

入夜，江元照例的換上了一身勁裝，在房中靜靜的等候着。

他正在窗前徘徊，百里彤已推門而入，他也是一身勁裝，神色有些匆忙。

百里彤入房之後，立時對江元道：「江元，我爹爹已動身了！」

江元有些意外，站起了身子，說道：「啊！老伯已經走了？」

百里彤點點頭，接着說道：「他們已有些人驚覺到了，你快出來，把守着這西洞門，凡是經此之人，一概阻攔，另外我與陳小浪在前途護送。」

江元把面巾戴上，隨着百里彤來到花園中，奇道：「這裏各處均是可出府的，他們何必一定要經此？」

百里彤匆匆的說道：「此處有一個秘道，他們也探知了！」

百里彤說着，看了看天色，接道：「時間不早了，我要趕上去，江元，事情完後，你請到太行山來大家可以一晤！」

江元還來不及問他一些話，便見他「振臂高飛」了，一連三個縱身，已然越過了數十丈之外的那麼高大的院牆。

江元雖然是久聞百里彤武功高超，可是，今晚還是初見，心中不禁忖道：他一身好優越的功夫，以他父子二人，還怕這些江湖上的人麼？

江元正想到這裏，突見一條黑影，箭也似的飛來，江元一錯雙掌，便要攔上前去。

那人望見江元，突然把身子停下，老遠便道：「前面可是江元兄？」

江元聽出那人口音是陳小浪，這才收住了勢子，含笑道：「正是我，你怎麼還在這裏？」

陳小浪向前趕了兩步，拉着江元的手道：「江元兄！我馬上就出府，這裏的事要交給你了！」

江元笑一笑，說道：「我與百里彤是結拜之交，你放心好了！」

陳小浪點點頭，笑道：「有你在此就好了，剛才百里彤可是由此出府？」

江元點一點頭，說道：「是的！怎麼你還不知道這個麼？」

陳小浪笑着說道：「我已在外面等了他很久，再折回來找他的……我要走了，等事情辦完後我們再好好聚一聚！」

他說完此話，身如瀉箭，也是幾個縱身，便越出了這爿圍牆。

江元望着他的背影，心中不禁詫異萬分，忖道：奇怪了！他與百里彤不過數面之交，爲何如此賣命？百里彤爲何又會把這件大事托付與他？

江元想了半天，仍思索不出一點頭緒，也不見有任何動靜。

四下一片黑暗，雪也停了，只是那透骨的寒風，還不停的吹飄着。

江元自從中毒以後，便時常頭昏咳嗽，只是不太嚴重，所以未放在心上。

這時江元處在冰雪之中，身上竟是一陣陣的發冷，不時要運氣抵寒。

江元這時心中才有所悟，不禁有些害怕起來，忖道：等這件事辦完了以後，我要去找蕭魯西一下，爲我治病！

江元想着，把身子靠在了假山石之上，算計着自己的事情。

這時的江元，已不像數月前那樣混亂了，因爲他已知道了殺害師父的仇人。

皮魯秋已然被他點了重穴，現在只剩下了吉士文和吉文瑤父女，雖然這件事很難解決，可是早晚必需要解決，也必定很快就會解決。

他想：「等我把百里彤這件事辦好之後，我就得尋到吉士文吉文瑤父女，把事情作一了斷，然後我就可以回山了！」

他要辦的事情，就這麼多，辦完之後，整個江湖便與他沒有關係了！

他計劃在花蝶夢的墳前盡些孝，然後隻身遠颺，遍遊中國，去看看新疆的撒哈拉大沙漠、青海的「庫庫諾爾湖」、蒙古的草原牧場、和西藏拉薩的三丈寺……

每當江元想到這些時，他總是激動得很，而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了。

功名、地位、財勢、美色……這些算得什麼？遨遊天下才是最值得高興的事。

江元不覺深深的沉入了自己的幻想，已經忘記他自己的處境了！

直到有一個突發的聲音，才把江元驚覺過來。

那突發的聲音雖然非常微弱，可是却仍逃不過江元的耳朵。

他立時站直了身子，雙目如電，四下略一打量，便見一條黑影，慢慢的向前掩來。

江元不禁發出了兩聲笑聲，朗聲道：

「我已經看見了，不必躲了，出來吧！」

那人行迹被江元說破，無可奈何，只得由一排叢樹後走了出來。

他邊走邊道：「說話的人可是駱江元恩人麼？」

江元聞聲不禁一驚，原來那人正是江文心姑娘。

江元本待避開不見，但這時已來不及了，只好迎上前去，強笑了一聲，說道：「姑娘不必如此稱呼，小虎兄弟可好？」

江文心這時已來到江元面前，她對江元這種打扮，感到非常奇怪，但又不好過問。

她很不自然的笑了笑，對江元道：「小虎已經被一個親戚帶去了，為的是怕有了萬一……也為我江家留一條後苗。」

江文心說到這裏，神情黯然，悽楚可憐，江元心中十分感動，忖道：唉，不知道他們如何結的仇啊？

江文心見駱江元不語，又接着說道：「恩公可是與百里彤保鏢而來的？」

江元面上微微一紅，說道：「我與他義結金蘭，所以有些事不能推開，姑娘，你們之間的仇恨就眞的無法化解嗎？」

江文心含淚搖頭，說道：「親仇不共戴天，恩公，如果是你，只怕也無法化解的！」

江元嘆了一口氣，說道：「姑娘，你不必如此稱呼我，依我看來，你們的功夫，比百里彤實在相差太遠，如此犧牲太過不值，妳要三思而行啊！」

江元的話，說得江文心一陣微顫，流着淚道：「難道我雙親的血仇，就不報了嗎？」

江元輕嘆一聲，懇切的說道：「姑娘，以妳現在的功夫，不但報不成仇，反要把命送上，現在妳江門，只是姐弟二人，相依為命，你如有個萬一，豈不只剩下了小虎孤苦一人？姑娘，妳要把道理想開些，如果我是妳，我絕不會這麼作的。」

江元懇切的勸着她，每一個字，都打入了她的心裏。

她不禁哭了起來，說道：「那麼……我……我該怎麼做才好呢？」

江元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說道：「在沒有把握之前，不宜輕舉妄動，妳與小虎都還年輕，可以再尋名師，十年之後，練成絕藝，再來復仇也不遲呀！」

江元的話把江文心一言提醒，她不禁恍然大悟，感覺到自己這種盲目的尋仇，是多麼愚蠢的事！

江文心止住了哭啼，仰頭問道：「可是到那兒去找師父呀？」

這句話把江元也問得無法回答，他思索了一下，突然想起了一事，不禁拍手道：「有了！」

江文心一怔道：「什麼有了？」

江元笑道：「我不久前曾遇見蕭魯西及浦大祥兩個奇人，他們正在物色傳人，妳可設法，把小虎拜在他們門下，十年之後，必然練成一身驚人的功夫！」

江文心聞言大喜，笑道：「對了，浦大祥的伯伯以前和先父有交，不過很多年沒有來往，我爹爹的死他還不知道呢！」

江元也為她高興不置，說道：「既然有這種關係，加上小虎過人的天賦，想無不成之理，只是他在何處，倒是不容易找呢！」

江文心聞言思索了一下，說道：「不要緊，我有個父執的朋友，與他很熟，一定可以問得到的！」

江元笑道：「這就好了，那麼，妳快去吧！」

江文心却突然的跪在雪地上，向江元叩起頭來，嚇得江元連忙閃開身子，連聲道：「姑娘！妳……妳這是怎麼了？」

江文心含淚道：「駱恩公，小虎前次蒙你施救，這次又蒙你善心開導，日後我姐弟定要報答此鴻恩。」

江元急得頓足，說道：「姑娘，你快起來……我不過進幾句忠言，何敢當此大禮？」

江文心這才站了起來，打掃了一下身上的浮雪，含淚說道：「恩公善心開導，此恩何謂不大？小女子即將別後，尚請恩公善自珍攝，日後再圖良晤！」

江元見她口口聲聲稱自己恩公，無奈只得隨她，聞言說道：「姑娘，天色不早，少時這裏就有巨變，妳快些走吧！」

江文心連連點頭，由懷中取出一本絲絹所包的書籍之類，放在了地上，說道：「這是一本奇書，我有兩套，這一套贈予恩公，我走了！」

她說完此話，如飛而去。

江元連喊使不得，可是江文心已消失在黑暗之中，江元又不敢去追她，怕有人來。

他無奈之下，拾起了那本書，打開看時，却見上面寫着：「大乘般若神功」六字，一時江元欣喜若狂，怔在了那裏。

原來這「大乘般若神功」，原是佛家中最高的內功，江湖已然失傳了數百年，江元料不到會由江文心的手中獲得到它。

這種喜悅來得太突然了，竟使江元有些不知所措，怔怔的站在那裏發痴。

等他漸漸的平靜下來時，這才使他想到江文心已去遠了，心中想道：「我能指她一條明路，這也算是功德無量啊！」

他匆匆的把「大乘般若神功」收在了懷中，心中的那份喜悅也就不用提了。

駱江元已得了花蝶夢的全部眞傳，本來就已技甲天下，現在又得了這部佛家最高秘笈，眞可謂如虎添雙翼了！

江元正在欣喜不置，突見一條黑影，閃電般的向花牆撲去。

江元一驚之下，肩頭一幌，已攔住了他的去路，雙掌交錯，道：「這位仁兄是作什麼的？」

江元說話之際，這才看清了面前之人，正是蕭飛志，心中不禁為了難。

蕭飛志一身勁裝，肩揷三尺鋼劍，威風凜凜，他尚未聽出江元的聲音，聞言雙眉一揚，沉聲喝道：「你又是何人？可是與百里彤保鏢的？」

江元苦笑一下，拱手為禮道：「飛志兄，難道你定要由此經過不成？」

蕭飛志這才聽出了駱江元的聲音，大出意料之外，不禁往後退了一步，脫口道：「啊，原來是你！」

江元心中非常不自然，生硬的接道：「是的，駱江元在此！」

蕭飛志冷笑了一聲，說道：「江元兄，我一向對你很欽佩，料不到你竟作出這等無恥的事來！」

江元不禁一怔，立時問道：「飛志兄，你出此言是何意思？」

蕭飛志怒氣不息，冷冷說道：「早在旅店之中，你知道我與百里彤有着血海深仇，難怪你不願與我同路，原來趕到這裏通風報信來了。」

江元聞言大怒，可是他却強忍着，說道：「蕭飛志，你不可血口噴人，以你的功夫，百里彤不必懼你，更用不着我駱江元出手了！」

蕭飛志仍然在極度的憤慨中，喝道：「事實擺在眼前，你強辯也是無用！我來遲一步，百里彤已從容逃出，不是你的作為，還有何人？」

江元怒氣塡胸，全身也微微的發抖起來，提高了聲音道：「蕭飛志，要是往常，就以你這副狂勁，我也要你斃於掌下，就算是我來這裏通風報信，你又能把我怎麼樣呢？」

蕭飛志聞言，連聲的冷笑着，說道：「好！既然說你與此事無關，你可讓我過此花牆？」

江元被蕭飛志一再激怒，沉聲道：「我與百里彤是結義兄弟，你最好還是改道，除了這一面花牆外，我絕不過問！」

蕭飛志聞言仰天狂笑，說道：「駱江元，你眞以為你是天下第一人？有你把守這道花牆，難道就沒有人能過嗎？告訴你，石伯伯早已過牆了！」

江元聞言不禁面色一變，百里彤交下如此的重任，料想不到石老人已越牆而過了，而自己却不知道，心中懊惱已極。

蕭飛志冷笑着，接着說道：「駱江元，你只把我攔住又有何用？」

江元雙眉飛揚，咬着嘴唇，緩緩說道：「過牆之後，便與我駱江元無關，你有本事也過牆好了！」

蕭飛志大怒，提高聲音喝道：「駱江元！你欺人太甚了！」

蕭飛元說罷，作勢便要撲來，江元正待迎敵，眼角掠處，又見一條黑影，閃電般的向花牆撲去。

江元不得不暫時捨下蕭飛志，略一幌身，已然攔住了那人。

江元還不及看清楚那人面貌，蕭飛志趁得此空隙，於是立時由另一個角度，向花牆撲去。

兩下相隔約有二丈左右，江元如果去攔蕭飛志，那麼這方勢必又要闖關。

江元盛怒之下，大喝一聲道：「我最恨這種取巧的小人！」

隨着這聲大喝，便見他單臂飛揚，一股極大的掌力，斜着向蕭飛志隔空襲到。

這股掌力好不厲害，雖然相隔如此之遠，蕭飛志也不得不挫勢抽身，向後退出了七八尺遠。

江元一聲長笑，狂傲的說道：「蕭飛志，你不要把我駱江元過於看低了，像你這等功夫，就是來上四五人，也未必能越過花牆！」

蕭飛志雖然怒極，可是江元功夫過高，以目前的情況看來，確實不易闖過，只好暫時隱忍，另謀他法。

這時江元才看清了，那另外一人，却是自己在路上遇見的惲冰。

江元不禁心中叫苦，忖道：眞是難辨！怎麼百里彤的仇人，都是我沿途認識的呢？

惲冰淺淺一笑道：「原來是駱江元，你在替百里彤把關？」

這些話却使江元感到痛苦，正色道：「惲姑娘！妳不必如此說話，我與百里彤是結義兄弟了，現在他有了危難，我當然要挺身而出，妳們也不必譏諷我，有什麼仇恨，儘管往我身上招呼好了！」

這時蕭飛志也趕了過來，拱手道：「啊！原來是惲姑娘！」

惲冰點了點頭，含笑說道：「我與秦長安一起來的！」

她說完話之後，便不再言語了，秀眉微蹙，似在思索江元的話。

蕭飛志在一旁又問道：「長安也來了嗎？那麼他人在那裏呢？」

惲冰抬目向後望了一下，說道：「秦長安大概馬上就到了！」

這時三人對面，彼此都沒有什麼話好說，互相靜默了一會兒。

事實擺在面前，江元是受托效力，而蕭飛志及惲冰却是復仇而來，他們的目的，是越牆而過，然而江元在此，如要過牆，勢必引起衝突。

江元心中忖道：我現在只能勸他們離開此地，否則只怕非動手不可了！

江元想到這裏，輕輕嘆一聲，說道：「我知道你們與百里彤有着深仇，這是絕非我幾句話可化解的；不過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處，現在有請各位由其他的地方而出府，不知意下如何？」

江元的話說得相當懇切，蕭飛志搖頭道：「你難道不知道，百里彤是由秘道中遁走的嗎？」

江元聞言暗自吃驚，忖道：百里彤的秘道，他們已經盡知，還叫什麼秘道呢？……千想不到，萬想不到，百里彤外表精明，實際上這麼無能！

江元想到此處，皺了皺眉頭說道：「那麼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呢？」

江元問完之後，蕭飛志及惲冰又沉默下來，寒夜靜寂，三人對面，良久，誰也說不出話來。

又隔了一陣，惲冰抬起了眼睛，神情有些異常的說道：「那麼……我們除了動手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法子了！」

江元料不到惲冰說出這句話來，不禁一怔，說道：「好的！就這麼辦吧！」

於是，他們就這麼神奇的打了起來，江元以一抵二，絲毫不見慌忙。

蕭飛志這一正式與江元動手，才深深的感覺到，江元的功力果然驚人，他與惲冰雖然一再的分化江元的力量，可是江元仍然從容應付，絕不慌亂。

他往往能在極短速的時間內，連出兩

三招，所以惲冰及蕭飛志，都在他的掌勢之內，連一尺也未能越出。

江元與他們動手，根本就未用全力，因爲他與他們並無仇恨。

所以他動手之間，只是逼着他們的勢子，讓他們無法逼近花牆半步。

蕭飛志的輕功雖然很好，可是江元却不見得比他差，即令他一再的加快身法，江元的雙掌，仍能追踪着他，不離分毫。

半盞茶的時間過去，他們仍然僵持不下，蕭飛志及惲冰不禁焦急起來。

蕭飛志大聲的叫道：「駱江元，難道你就眞爲百里彤賣命？你可知道我們有着血海深仇啊！」

他的聲音非常淒厲，可以顯見他的心情激動，江元面上毫無表情，冷冷道：「只要你們捨開此地，我駱江元絕不過問就是了！」

蕭飛志怒火塡胸，狠聲道：「駱江元，我不信你有多大能耐！難道我們兩人都戰你不勝嗎？」

江元得意的笑了一聲，說道：「蕭飛志，我尚未出全力呢！」

蕭飛志急怒之下一聲大喝，他原來巳經够快的身勢，立時更加快了起來，雙掌如暴風雨一般，儘往江元的致命處下手。

然而惲冰却不同，她仍然不焦急又不憤怒，好像根本無所謂一樣。

江元見蕭飛志攻勢奇猛，身手之快，也不禁令人吃驚，當下也把身手加快了一些。

這時江元才讓過了惲冰一雙玉掌，蕭飛志的雙掌又到，兩股頗急的勁力，向江元前胸擊到。

江元不慌不忙，容他雙掌堪堪擊到，他猛翻雙掌，左右掌緣，開了勢向蕭飛志雙腕脈門砍到。

蕭飛志知道江元的厲害，連忙撤回雙掌，江元還來不及還擊，惲冰玉掌又到，「輕拂落塵」，五指便向江元背心按到。

江元只好收住勢子，扭身錯掌，二指如電，向惲冰左肩點到。

他們三人就這樣一來一往，打在一起，江元雖然一時不易把他們打敗，可是他們永遠在江元的掌勢控制之下，任何人都別想抽出一步。

天色巳漸漸的晚了，蕭飛志心如火焚，就誤了這麼久的時候，百里青河及百里彤他們，少說也巳經去百十里了！

江元心中却在暗自慶幸，忖道：像這樣打下去，等到天亮百里彤他們巳經走遠，那時他們二人才過牆也無所謂了！

他們打得正激烈時，突然又見一條黑影，驚鳥出籠般的突空而起，落在了兩丈以外。

江元心中不禁一驚，忖道：糟！又來了一個，這可不好應付了！

那人落下之後，向這邊略一張望，立時劍眉高揚，作勢便要撲入。

蕭飛志雙目一掠，不禁大喜，急叫道：「長安！你快過牆去追他們！」

那個來的人，正是在途中快馬的激怒了冷古的秦長安。

他聞言怔了一下，說道：「你們沒關係吧！」

蕭飛志急得跺腳道：「嗨！你快去追，他們巳經走遠了。」

江元心中暗急，秦長安似乎有些顗傻，他思索了一下，說道：「好！我去追他們！」

說罷此話，立時作勢便要縱去，江元一身不能分三，心中大急，叫道：「秦長安！你可敢與我較技？」

秦長安怔了一下，說道：「現在你沒空，我也沒空，我們下次再談吧！」

說罷此話，他雙腳點處，人若飛鴦，便向那座花牆縱身而去。

江元大急，正好秦長安由他身旁越過，兩下相隔七八尺之遠，江元盛怒之下，百忙中抽出了左掌「隔山異石」，發出了一記十成掌力的劈空掌，而斜着向秦長安的身上擊去。

秦長安萬料不到，江元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能出掌迎敵，無防之下，趕緊撤身；可是仍被江元渾厚的掌力，斜着震出去五六步，才把身子站穩。

這一來，秦長安立時大怒起來，雙掌一分，大喝道：「小子！你眞是找死！」

蕭飛志急得大叫道：「你去辦你自己的事，不要上他的當！」

可是秦長安在暴怒的時候，那裏肯聽它呢？早巳揉身而進。

這樣一來，正中江元下懷，他就怕秦長安不來圍攻，這時立時身形一變，施開了花蝶夢生平成名的絕技「蝶影掌」，只見他身如巨蝶，翩翩飛舞，雙袖飄搖，帶起了一陣陣呼嚕嚕的勁風，方圓一丈以內，全是他的影子，簡直令人無隙可乘。

秦長安一動上手，方才感覺到江元的厲害，也覺得自己上了當，這時被江元的掌力控制着，要想脫身確實很困難了！

儘管他們三人，合力地奮戰駱江元，但仍然不能佔得絲毫上風，駱江元就像一隻出山猛虎似的，有着不可一世的威武。

可是江元這時却有些異常的感覺，剛才他發掌阻攔秦長安時，由於用力猛烈，竟感到頭有些昏眩。

這時他以一抵三，全神貫注，頭越發疼痛起來，並覺得胸口發熱，似要咳嗽。

江元心中好不吃驚，忖道：我中毒後，一直沒有調養，想不到竟會這麼厲害……我一定要堅持下去，絕不讓他們闖過關去！

江元心中有一種莫名的憤怒，他似乎要把滿腹的怒氣，發洩到他們三人身上，因此他的招式越緊，那三人更加吃力了！

他們也都是江湖中一流的高手，可是三人合攻下來，休說取勝，就連脫身也辦不到。

他們雖在極度的驚恐中，可是對於江元的超絕功夫，却不得不衷心欽佩。

又是半盞茶的時間過去了，他們仍然未能分出勝負來，江元雖然只是還可支持，但是頭痛巳很厲害心中不禁暗暗着急。

正在這時，一條黑影，流星似的從一排閣樓上縱下，他發出了一聲長嘯，震人耳鼓。

那人落地之後，長笑一聲，說道：「

江元，你一人打三個，太不公平，分給我兩個。」

江元聞言再向那人一望，心中不禁大喜，叫道：「你若高興，自管把他們引開去！」

原來這人是冷古，他穿着一襲黑衣，雙目炯炯，雖然他是一副病態，可是那神情仍夠驚人的！

這時惲冰也發出了一聲驚叫：「冷古，難道你也帮百里彤？」

冷古含笑道：「這事與你無關，我絕對不會和你動手的！」

冷古說到這裏，提高了聲音對江元道：「江元！我打這兩個男的！」

他說罷之後，不俟江元答言，雙掌一分，身如矯龍，衝進了他們的圈子，左右兩掌，各以奇大的勁力，分別向蕭飛志及秦長安的背心抓到。

蕭飛志及秦長安，立覺背後勁力奇重，各自怒叱了一聲，回身迎敵。

於是，他二人就與冷古打在一起，冷古慢慢的把他們引開，江元立時輕鬆得多了。

他心中非常感激冷古，在自己精神不濟的時候，解了自己的圍。

這時只剩下惲冰一個，江元立時完全採取了守勢，暗暗的調息。

惲冰一面與江元對手，一面狠狠大罵冷古，冷古則如一條矯龍，在蕭飛志和秦長安的圍攻下，不時傳來一兩聲輕狂的笑聲。

這時與方才的情勢又自不同了，他們捉對兒厮殺，江元應付惲冰一人，固是綽綽有餘，冷古初入戰地，所以神勇無比，也殺得蕭飛志及秦長安二人節節後退，不可支持。

這時巳是三更多天，江元估計百里彤必巳走遠了，心中才放下一塊石頭，忖道：就算他們現在才趕去也是太晚了！

江元正在思忖之時，突見假山石後，一人向自己輕輕招手，江元連忙聚精會神望去，不料竟是百里彤，他點手之後立時翻身向內撲去，一閃即逝。

江元心中大奇，忖道：怪了，他怎麼回來了。

他轉念一想，百里彤既然相喚，此處必然無妨，當下高聲叫道：「冷古兄，這個女人也交給你，我有事要先走了！」

惲冰等三人均先是一怔，冷古怪叫道：「好沒良心，你倒不管了，那可不成……你走我也走。」

冷古話還未說完，江元早巳然虛幌一掌，斜着越出了十餘丈，再一閃身，巳失去了踪跡了。

不言這邊衆人，且說江元脫身之後，循着一條甬道向後奔去，走了不遠，果見百里彤在後張望。

江元趕了上去，握住他的手，問道：「彤兄！伯父巳經走了麼？」

百里彤搖了搖頭，說道：「江元，現在不是談話的時候，你快隨我來！」

他說罷此句話，拉着江元的手，便向內奔去，江元心中納悶着，可是看他如此情急，不好發問，只得隨他向內奔去。

他們一連越過了七進大院，江元心中好不吃驚，忖道：天下竟有這麼大的房子呀。

江元不禁脫口問道：「彤兄，你們這個房子到底有多少進呀？」

百里彤漫應一聲，答道：「一共十三進！」

江元好不吃驚，正思忖間，百里彤突然停下了身子，低聲道：「江元，我爹爹一直未離此地！」

江元一驚，問道：「那麼他們爲什麼一起要撞那道花牆？」

百里彤一笑道：「那是我們弄的手脚，其實我爹爹一直留在府內。」

江元心中有些不悅，忖道：你既然要我帮忙，却又欺騙我。

百里彤又含笑道：「江元，你不要怪我，因爲事情太多了，弄得我頭昏腦脹，沒有時間和你詳談，你我結義兄弟，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江元心事被百里彤說破，自己倒有些慚愧，連忙答道：「不要緊……我們現在作什麼呢？」

百里彤立時向遠處望了一眼，接口道：「其實蕭飛志等人，並非大患，即使他們發覺到，我也不在乎它，更犯不上爲他們弄這些手脚，我所以要你出力，爲的是另兩個厲害的人物。」

江元心中不禁一動，緊接問道：「那兩個厲害的人物呢？」

百里彤皺了一下劍眉，說道：「一個是苗疆的五羊婆啊！」

江元不禁一驚，說道：「啊！又是她！她好像是專與別人結仇……她不是文瑤的師父嗎？」

百里彤點點頭，嘆了一口氣，道：「就是！所以我想由文瑤的關係，把她攔住，可是文瑤不辭而別，這老婆子巳經尋了來，現在在客廳待茶呢！」

江元接口問道：「另一人呢！」

百里彤用細白的牙齒，輕輕的咬着嘴唇，說道：「還有一人是鐵蝶的師父石老人！」

江元聞言倒不大驚奇，因爲他早巳知道蕭飛志把石老人搬來了。

百里彤又接着說道：「現在石老人也在客廳待茶，他爲人最重恩怨，你曾爲他守了關，所以少時還請你勸他一下。」

江元心中詫異，百里彤如何知道自己守墳之事，當下說道：「他未必會聽我的話吧！」

百里彤點頭道：「不錯！我也想到這一點，不過你不妨試一試！如果他們不見情的話，最後只有動手，我們二人各抵一人了！」

江元想到要與這類老輩奇人動手，心中又是興奮又是緊張，停了一下，問道：「難道伯父會怕他們嗎？以他的功夫，抵抗五羊婆和石老人二人，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百里彤搖頭嘆道：「唉！若是爹爹肯出面，事情早就解決了，現在我們快進去吧！」

江元答應一聲，把圍在臉上的面巾取

掉，隨着百里彤身後，由走廊向內走去。

這時已然來到客廳之外，江元腳踩在厚厚的毛毡上，想道：「想不到這等富貴人家，居然會成了江湖人聚會之處。」

百里彤輕輕把檀木門推開，只見石老人及刁玉嬋，各坐在一張太師椅上，正在低聲的談話。

江元心中好不奇怪，忖道：他們二人也有着深仇，這時怎麼談到一起來了？

江元念頭尚未轉完，便聽石老人哈哈大笑，說道：「我說你到那去了？原來是把我恩人找來了！」

江元面上一紅，向石老人施了一禮，尚未說話，刁玉嬋已怪笑道：「石老頭，你來了恩人，我可來了仇人了！……小哥！你可認識我？」

江元對她素無好感，聞言昂然說道：「我怎麼會不認識妳？妳又來尋仇？」

刁玉嬋雪白的臉上，湧上了一層怒容，兩道細眉微微向上吊起，怪聲道：「好狂的小子，我上次中了你的圈套，這筆賬可要算個清楚？」

江元想起在墳場之中，逼得他與蘇月雯動武之事，心中好笑不已。

這時石老人搖手止住了刁玉嬋笑道：「五婆，那事是由我身上引起的，一發由我承担好了。」

五羊婆狠狠的望了他一眼，說道：「你的賬自然更要算，這個駱江元欺我太甚，若不教訓他，以後更要目中無人了。」

江元一生高傲，聞言不禁大怒，雙眉一揚便要開口，不料百里彤搶先道：「兩位前輩，江元是我的結拜兄弟，現在能解決家父事情的，只有我們兩人，但看兩位前輩如何決定了吧！」

百里彤的言中之意，等於明白的告訴石老人及五羊婆，關於百里青河之事，他與江元全權代表，要想見百里青河却是不行。

石老人聞言，用手摸着鬍子，笑道：「你們這兩個娃兒武功雖然不錯，可是也未免太狂了，難道我們這類人物，却要與你們小孩子們談判麼？」

百里彤從容自若，含笑說道：「那麼石老前輩的意思如何？」

石老人向內望了一眼，說道：「我與你父多年不見，難道我千里來訪，就不能見他一面？」

百里彤面不改色，說道：「若以前輩與家父的交情，前輩若來，家父定當出門相迎，怎奈家父已於昨日回鄉去了！」

石老人聞言面色少變，刁玉嬋已接口道：「啊！有這等巧事？」

百里彤對刁玉嬋顯然不客氣多了，他劍眉微揚，說道：「這位老婆婆，恕我不知何時妳與家父相識？」

百里彤的話，氣得五羊婆面上變色，怪叫道：「好利口的小子，馬百里有你這種孩子，倒眞是……」

她話未講完，百里彤怫然不悅道：「請妳說明白些，我父親叫百里青河，乃當今一品，官居兵部尚書，從未聽過馬百里其人，妳找錯人了。」

百里彤的話，氣得刁玉嬋連聲怪叫，她霍然站了起來，厲聲道：「你若不把馬百里叫出來的話，我就先將你斃了。」

百里彤却是絲毫不懼，昂然而立，說道：「善言是客，惡言爲敵，妳在百里府內，可要自量些。」

百里彤的話氣得五羊婆渾身發抖，她緊咬着牙齒道：「反了，反了，我倒要鬥鬥你們百里之家。」

百里彤輕輕的搖着手，止住了刁玉嬋，含笑道：「刁婆婆，妳到此總有緣故，就這麼不明不白的動手，恕我不奉陪！」

刁玉嬋聞言才要說話，石老人已含笑道說：「老婆子，妳已來了，何必急在一時？我還有幾句說話要問彤兒的，問過後再動手也不遲。」

五羊婆兩道細眉向上揚起，怪聲道：「也好，反正今天是不見眞章不走！」

石老人微微含笑，轉對百里彤道：「彤兒，你可認我這個伯伯？」

百里彤彎身一禮，說道：「伯伯與家父數十年之交，彤兒焉敢不認？」

石老人點點頭，正色說道：「你這麼說便好……彤兒，現在聽我幾句忠告，你父天生異人，在武林和官場，都創下了極大的名望，他過去所作的事，對、錯是很難確定的，實在不必這麼畏見故人，你現時請他出來，由我作一了斷好了！」

江元見石老人神色誠懇，心中甚是感動，却不料百里彤搖頭道：「伯伯的話，小姪非常感動，只可惜你來晚一步，家父確實已於昨天離開了！」

石老人兩道花眉不禁向上揚，不悅道：「彤兒，我可是一番誠意，你不要想差了！」

百里彤好似顯得有些不耐煩，朗聲說道：「伯伯！小姪一再把話講明，怎奈伯伯不相信，實在叫小姪莫可奈何了。」

石老人雖是長者，聞言也按捺不住，氣得臉上變了色，點頭道：「好，好，你眞是百里青河的好兒子，把你父那一套全學來了。」

他說着站起了身子，把聲音放高了，說道：「青河兄，我可是來勸架的，就算你不接受，也沒有把老朋友關在門外的道理。」

他雙目炯炯，注視着左側的一扇格子門，江元見狀，忖道：莫非百里青河就在這間房子裏？

這時百里彤好似有些緊張起來，緊緊的站在石老人的身旁，帶笑說道：「伯伯，家父確實不在，你老信不過姪兒麼？」

石老人尚未接話，五羊婆已捺不下怒火，站起了身子怪聲道：「石老頭，他們閉門不見，怪不得我們要破門而入了！」

他說着，也慢慢的向那扇格子門走近，江元不禁也緊張起來，只怕這兩個老怪物驟然發難，雖然百里青河一身奇技，不會爲他們所傷，但形跡也必敗露無疑。

於是，江元也連忙趕上幾步，緊緊的貼在五羊婆刁玉嬋的右側。

這時的情形相當的滑稽，江元及百里彤，每人緊緊的守着一個形狀古怪的老人，好似只要他們略有舉動，便要立時抗拒似的。

偌大一座房屋內，沒有一個人說話，顯得非常沉寂而又緊張。

石老人等了一下，不見室內有人答話，他回過了頭，望了望江元及百里彤，不禁笑了起來，道：「哈哈，還眞像是保駕的，怎麼，你們要動手麼？」

百里彤又先躬身一禮，說道：「晚輩不敢？」

這時五羊婆才了解到，江元緊隨在身側，原來是先準備着自己有動作的時候，向前攔阻了，心中好不生氣，斜目望江元一眼，笑着說道：「唷！駱江元，你好大的胆子！」

江元天生傲骨，最不能忍受別人的奚落，聞此言乃大怒，厲聲道：「五羊婆，妳不要小看我，憑你還不配在我面前這麼狂！」

五羊婆聞言早已一聲怪叫，把她那隻枯瘦的手臂高高揚起，可是石老人已經攔阻她，說道：「五婆，我們來此不是爲了這兩個孩子，不必要與他們生氣，且辦正事要緊！」

五羊婆這才忍了下來，同時她也怕花蝶夢，見江元如此氣盛，也弄不清花蝶夢是否在此？

江元這時却對石老人反感甚大，忖道：他歷刧之時，我晝夜爲他護法，五羊婆並且尋仇前來，現在他們却走到一條路上，眞叫人恩仇難分啊！

石老人回過了頭，正色對百里彤道：「孩子，我若想進此房，你可要攔阻？」

百里彤遲疑一下，從容說道：「伯伯，依小姪看來，還是不進去的好。」

石老人雙目一閃，怒道：「爲什麼，難道有什麼人能嚇壞我？」

百里彤含笑自若，不卑不亢的道：「伯伯一世奇人，暢行天下無阻，只是這房內並無伯伯所需之物，你又何必進去？」

石老人臉上露出幾絲不可理解的笑容，說道：「好孩子，你眞會說話，我問你，這房中如果眞沒有人，我就不看了！」

百里彤聞言似乎有些爲難，沉吟了一下，說道：「室內有人，並非家父。」

石老人哈哈大笑道：「你眞可把我當作小孩子哄了，……室內既然有人，我少不得要進去看看了。」

百里彤面色一變，朗聲說道：「伯伯，室內若是女眷，你也非看不可？」

百里彤這句話，說得石老人老臉飛紅，怒道：「你好利口，我若是連男女分不出來，也不能在江湖上混了！開門！開門！」

他說着，命令式的叫百里彤開門，百里彤仍然搖頭，說道：「伯伯，家父確實不在，你不必如此。」

石老人在憤怒之中，聞言喝道：「室內若非你父，我立時就走，快開門！」

百里彤爲難了一陣，低聲說道：「伯伯，開門之後，室內若非家父，只怕你也不易走了。」

百里彤這句話，氣得石老人雙目冒火了，江元却暗暗欽佩百里彤這種胆氣和對話。

石老人搓着雙手，氣得連連搖頭，說道：「好！好！如此說來，我倒是非要看看不可了。」

百里彤見石老人執意入房，怎麼勸說也是無效，不禁也生了氣，往後退了一步，說道：「好，既然伯伯一定要入此房，那麼請你自己開門吧！」

百里彤說畢閃身一旁，石老人怒髮冲冠，伸手就要推門，却不料五羊婆怪叫道：「且慢！小心他們可能有暗器呀！」

百里彤聞言大怒，哼了一聲道：「哼！毒針暗器乃苗番之物，我們百里家是從來不用這些的。」

百里彤的話說得相當陰損，氣得五羊婆怪叫連聲，江元想起師父死在吉文瑤毒針之下，不禁也對五羊婆大生敵意，怒目相視，喝道：「妳鬼叫什麼？五羊針不是妳的毒物麼？」

五羊婆被這兩個年青人，氣得七孔生烟，正要動手之際，石老人已「砰」的一聲，把那扇精美的格子門打開了。

江元不禁隨着他們一起向內望去，心中一驚，忖道：啊！果然百里青河在此。

原來就在門口，放着一把太師椅，坐着一個錦衣老人，手拿一本綫裝書，正在觀看着，正是江元在小樓拜見過的老人。

石老人及五羊婆好似都吃了一驚，齊往後退了一步，口中發出了驚訝之聲。

那老人慢條斯理的把書本放下，笑吟吟的說道：「石老弟，你們何必非要見我不可？」

石老人雙目怒睜，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好聰明的百里彤，就算栽在你手上了！」

五羊婆也跳脚怪叫道：「好刁精的小子，老婆婆也上了你的當了！」

江元見狀却弄得莫名其妙，忖道：百里青河在此，他們爲何反叫上當。

那錦衣老人慢慢的站了起來，含笑道：「石北海，我今生本不想再見你，過去的事也不願追究了，可是前數日聽見你來此的消息，所以我才留下來，原想能夠不見面，還是不見的好，誰知道你却一再逼着彤兒，如今既然見了面，事情反而麻煩了。」

江元不知他說些什麼，却知道了石老人一生無人知道他的名字。

石北海臉上神色數變，連連冷笑道：「依雨農，我可沒把你忘了，今日之會，也是有緣，正好把以前的事作一了斷，走吧！」

江元至此才知道，這位老人原來不是百里青河，而是數十年前江湖聞名的怪傑，人稱「瘦韋陀」的依雨濃，當下不禁用不悅的目光，望了百里彤一眼。

百里彤則用帶有歉意的目光，向江元望來，意思向江元道歉。

依雨濃飄目望了五羊婆一眼，微笑道：「五婆！別來無恙乎？」

五羊婆臉上帶一種不可形容的神情，嘴角撇了一下，却沒有笑出任何聲音來，怪聲道：「你還沒死吧！眞討厭！」

依雨濃一笑，接道：「妳也一樣……本想陪妳談談，可是石老兒這麼守着我，我不得不先應付他，所以失陪了！」

他說着慢慢走出房來，對石北海笑道

：「北海，我們走吧！……後院清靜！」

江元這才知道，原來石老人與依雨濃還有舊仇。

石老人狠狠的望了百里彤一眼，說道：「好！這些年來，我倒要看你功天高了多少。」

依雨濃呵呵大笑，說道：「不行！不行！這些年淨看書，武功都忘了！」

他說着與石老人一齊走至正廳，轉身對百里彤及江元笑道：「五婆婆是遠客，交給你們了，好好招待！」

百里彤施禮笑道：「伯父放心，我們百里家是最好客的！」

說着依雨濃已與石老人，由走廊向後走去，他們沿途低聲的交談着，像是一對知己的朋友，絲毫看不出仇恨的痕跡。

他們走了之後，室內只剩下江元，百里彤及五羊婆三個人。

五羊婆好像是料不到會發生這種事情的，這時剩下自己及兩個小孩子，一時不知怎麼辦好。

江元及百里彤對五羊婆都是恨透，尤其是江元，因爲花蝶夢死在她的「五羊針」下，雖然不是她所爲，却是由她所傳。

百里彤斜眼望了五羊婆一眼，沒好氣的說道：「坐罷！我叫他們倒茶去……」

百里彤話未講完，江元已搖手道：「算了，那來這麼多麻煩？我們趕快把她打發了算了！」

江元的話，說得令五羊婆暴跳如雷，百里彤却對江元道：「她總算是文瑤的師父，看在文瑤的面上給她一杯茶好了。」

可是江元却是怎麼也不贊成，二人爲此事爭論起來，五羊婆那裏受過這等氣，怪叫道：「住口！你們把我五羊婆看成什麼人？」

江元尚未答言，百里彤已答道：「什麼人？苗疆人，苗疆的女人！」

五羊婆知道與他們小孩子鬥口，只是徒自招辱，當下猙笑一聲，說道：「也好，既然老百里不在，有小百里在，你就代他受過也無妨！」

江元早已捺忍不住，冷笑道：「刁玉嬋，你怎麼不把你駱家少爺算在內？」

刁玉嬋面色一變，忖道：我與這個小子並無仇恨，雖然早年與花婆有些不和，但並無大仇，他爲何如此恨我？

她却不知花蝶夢已經被她的徒弟吉文瑤以她獨門暗器「五羊針」，暗算而斃命了。

刁玉嬋冷笑連連，說道：「駱江元！你膽子也太大了，刁玉嬋三字，數十年來就無人敢這麼叫過！大概你自恃是花蝶夢之徒弟，不過也太小看我五羊婆！」

江元却是不耐再聽她說下去，斷喝道：「妳不用說了，我們手下解決！」

五羊婆見江元對自己竟然絲毫不懼，心中也頗佩服他這份膽子，忖道：這駱江元倒是久聽傳聞，莫非他眞得到了花婆的全部眞傳，與花婆不相上下呢？

五羊婆想到這裏，不禁向江元望了兩眼，只見江元俊目圓睜，目光雖然驚人，可是却有些暗晦之色，心中不禁一動，忖道：看這孩子武功果然奇高，只是面有倦色，分明有劇毒在內，莫非他感覺不出來麼？

江元見她只是打量自己，久久不說話，當下催道：「快！妳在想什麼？」

五羊婆含笑點頭，她雖然年逾花甲，可是昔日的姿色仍然略存。

她緩緩的，用着很是低細的聲音說道：「好的！與我動手倒也不難，不過須依我兩件事！」

江元及百里彤不禁奇怪起來，百里彤笑道：「怎麼？與妳動手還有這些規矩，妳且說來聽聽看。」

五羊婆秀目一瞪，說道：「孩子！我大你三倍以上，與我說話不可過分放肆……第一件，快把我不孝的徒兒叫來！」

百里彤及江元都知道她說的是文瑤，江元立時也把目光投在百里彤身上，想聽聽文瑤的下落。百里彤一怔，隨搖了搖頭，說道：「文瑤已不在這，她走了有半個月了！」

五羊婆雙眉一豎，問道：「這話可當眞？你若騙我的話……」

百里彤惱怒的打斷了她的話，說道：「我騙妳則甚？文瑤與我只不過是朋友之交，她不在這裏，這又有什麼可怪的？」

五羊婆點點頭，說道：「你這麼說就不錯了……奇怪，這丫頭跑到那去了？我與她講好的呀！」

江元見五羊婆猜起文瑤的行踪來，不禁又笑又氣，打斷了她的話道：「好了！這是妳們的家事，快把第二件事說來！」

五羊婆瞪了江元一眼，接着說道：「我已數十年來，未曾與小一輩的動手，今天看樣子是要破一次例，你們一個是睛仙花婆婆的衣缽傳人，另一個是馬百里的愛子——。」

江元及百里彤均不耐的對望了一眼，忖道：到底是女人，廢話眞多！

五羊婆停歇了一下，又接着說道：「……所以今天破格，與你們動手，傳出去也是你們的光榮；不過，要想與我五羊婆動手的話，却要先讓我看一看你們的功力如何？如果差得太遠，那麼還是不動手的好，你們二人的意見如何？」

江元及百里彤，均不太明白她言中之意，聞言一齊問道：「但憑於妳！妳說，怎麼考驗均可！」

五羊婆向四下望了一陣，說道：「我們且到走廊上再說！」

江元及百里彤一起站了身子，隨在五羊婆身後，跨出了正廳。

五羊婆站在走廊上，她雙目望天，一言不發。

百里彤看了她一陣，不解的道：「妳倒是快呀！天上有什麼好看的！」

這時雪已停，可是氣候更寒，那些浮雪，都凍成了堅冰，一些也不溶化。

五羊婆倒揹着手，在院中散步，她踏在堅冰之上，不停的徘徊着，像是在欣賞雪夜景色一般。

江元及百里彤二人也不再催促她了，站在一旁靜靜的觀望着，心中却在不停的猜度着：五羊婆到底在想什麼花樣？

——未完——

中華偉人畫像

轉載國父紀念館珍藏



王守仁（明憲宗成化八年—世宗嘉靖七年，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

王守仁，字伯安，學者稱陽明先生，浙江餘姚人，弘治進士。政事、武功、道德均有卓越表現。其學術思想影響尤大。明武宗時，因忤權官劉瑾，謫貴州龍場驛丞，忽悟格物致知之道，遂立「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其學自成系統，號姚江學派。啟日本明治維新之基業，開當代力行哲學之宏規，影響甚大。

程光裕敬撰　楊維鴻拜書